武俠世界



$2.00

747

·特別介紹·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六怒漢** 馮嘉·著

六個憤怒的大漢追殺一個美麗的女郎，司馬洛挺身而出作護花使者，六個怒漢雖都各有獨到的本領，司馬洛相信可以把他們消滅，但，麻煩的是，這個女郎不想司馬洛傷害他們，她想給他們殺掉，她不想活下去…………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六怒漢（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義伸護花手 兩渡死亡關
捨命酬知己 黑洞葬芳魂…………馮嘉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嶺南之虎（兩期完新穎俠情故事）◀下▶
仗義除惡霸 拚命護紅顏…………江南 26

閃電驚虹（一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身法如閃電 劍招賽驚虹…………冷楓 47

碧血丹心（綠林英豪傳奇故事之二）
天香飄四海 鳳嘯震山林…………臥龍生 58

搏命揚子江（新穎俠情中篇連載）◀大結局▶
護花闖虎穴 鋤惡解倒圖…………蕭逸 108

曉山風雲（民初遊俠傳）◀完▶
爲國家民族 捨私怨情仇…………朱羽 11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代劍
犂庭掃穴屠鷹犬…………秦紅 38

霸海心香
追踪窺隱秘 設計奪天丹…………東方英 67

殺伐世家
大俠實忘歿 梟雄抱恨生…………諸葛青雲 75

無影毒神
寒霧濃濃擁 玉人冉冉臨…………蕭塞 83

金劍殘骨令
廢祠驚異變 荒地遇奇人…………古龍 91

刀客
酒罈藏劇毒 語意蘊玄機…………慕容美 101

補白
少林與太極（武林軼聞）…………賽三豐 105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4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文
培新·圖

六怒漢

義伸護花手　兩渡死亡關

賭桌上的服務員用那隻小巧的塑膠耙在絲絨上推動籌碼，把輸家的籌碼扒過來，又把籌碼推給贏家。那位美麗的服務小姐以熟練的手法收入籌碼，兌出摺成長條的鈔票，或者把鈔票收入，派出去各種顏色的籌碼，看賭客的需要而定。

差不多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看着鈔票，籌碼或者絲絨表面上那迷人的圖形，有些人已經在考慮下一次把錢押在哪一格上了。祇有司馬洛的眼睛却不是看着這些。

他是看着賭桌的左角，正正對着他的那個女人。

那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不祇美麗，而且是很美麗。在賭場的豪華裝飾環境之中，一個女人要非常美麗，才能顯得特出的。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她打扮得並不豪華，而且可以說得上是樸素的。身上只是一件黑色的綢質衣服，露胸露肩，胸前開了一條很深的縫，一直通到肚臍的部份。露出來的部份是白得耀眼的，而她露出來的胸部和肩也是同一顏色，並不因爲那個地方少見陽光就特別嫩和白。她是一個有着乳白色皮膚的女人，全身都是乳白色的。她那烏黑油潤的頭髮在頭上盤成一隻髻，暴露着那粉搓玉琢般的頸及腮。她的眼睛大而眼珠烏黑，好像小鹿的眼睛一般，敏感而有光澤。這雙眼睛是她臉上最精彩的部份，簡直會勾魂攝魄似的，當你一看見這雙眼睛，你就會認爲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而忘記了她臉上的其他部份，也同樣是十分之美麗的。司馬洛覺得，祇有瞎子才會不對她行注目禮。但在賭場裏，許多男人都是瞎子，他們的眼睛就祇看得見骰子，紙牌和籌碼。

她剛贏了，服務員把一大堆籌碼推到她的跟前。她沒有去碰那些籌碼，而是抬起頭來望了一眼司馬洛。他們的眼光相遇，司馬洛的骨頭裏就隱約地有了一股酥軟的感覺。她這雙眼睛的威力就是這麼厲害的。她的咀角微微一翹，做成一個淡淡的微笑，然後把那些籌碼一推，包括她的本錢，說：「給你們！」

這時，瞎子們都開眼了，每一個人都望向她。在賭場裏，用鉅欵作賞錢的人不是沒有，但是很少會連自己的本錢都賞出去的。服務員們打恭作揖，連聲多謝。

她已經離開了座位，到了司馬洛的面前。她的眼睛一直凝視着他，而他覺得他的骨頭快要溶化了。她的眼睛裏有一種火一般的熱情，一種普通女人極少有的熱情，就像——就像她趕着要在最短時間之內把生命用盡似的。

她說：「我口渴了，你可以請我喝一杯酒嗎？」

「榮幸之至，我叫司馬洛。」他輕輕觸着她的手肘，扶她向酒吧那邊走。現在離開了座位之後就可以看到她這件黑色衣服的下身是連褲的，自盆骨以下到大腿的中段都窄得像第二層皮膚，可以看到她這一段也有着完美無缺的線條。膝蓋以下，褲脚却像喇叭似的做得很濶，而且長到拖着地毡，因此走起路來時，她就像是在地毡上浮過似的。

「叫我燕子吧。」她一面浮着一面說話。

司馬洛托起一邊眉毛。「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這不是我的眞名。」她很坦白地說着，而且很大方地挽着他的臂彎。

「你一定是一隻極有錢的燕子，」司馬洛微笑，「剛才你賞給人家的錢，就够買一整箱上好的白蘭地了。」

燕子聳聳肩。「錢對於我沒有什麼用處。」

他們到了酒巴，她要了一杯白蘭地。她剛拋走了一箱白蘭地，却要他請她喝一小杯白蘭地。他則要了一杯威士忌。他們碰杯，她一飲而盡。然後她凝視着他，眼中又有着那火一般熱情。她凝視着他：「司馬洛，我看你第一眼，就知道你想和我上床。」

「誰會不想呢？」他有點尷尬地微笑。

「但我是要選擇的，我覺得你是一個值得的對手，」她看看錶，「如果你能在兩個鐘頭之內完事的話，我們是可以上一次床的。」

司馬洛差點把酒噴了出來。他說：「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不，」燕子正色地說：「我並不是在開玩笑！」

「那爲什麼祇能兩個鐘頭呢？」司馬洛問：「是你的丈夫嗎？你的丈夫會在兩個鐘頭之內回來？」

「不，」她搖搖頭，「我沒有丈夫，也不是我的父親，總之，我祇有兩個鐘頭，如果你同意，你就來吧。」她那雙眼睛又是那樣凝視着司馬洛，無可抗拒地。

司馬洛聳聳肩。「我怎能拒絕呢？」

「那麼現在就去吧！」她伸手按着他的手腕。司馬洛發覺她的手是冰涼的。「到我的房間來！」她露出一個狡猾地微笑。「光陰是很寶貴的，我們每一分鐘都不要浪費！」

「好吧！」他說。

如果她不是那麼美麗，司馬洛眞會懷疑她是一個出賣色笑爲生的女人。一開口就提到上床，只有兩個鐘頭，似乎下一句，就是要提到價錢的問題了。但她當然不會是那種女人。那種女人不會有這個程度的美麗，而且，那種女人也不會這樣隨便地把一筆相當大數目的欵子施捨出去的！

×　×

一小時零三十分之後，司馬洛躺在燕子的床上，吸着一根香烟。燕子是躺在他的左邊的，他却側着頭，看着右邊。並不是說他不想看她。他是正在看的。在他的右邊就是牆壁，不過，這一片牆壁是全部鋪滿了鏡子的，因此他望向這邊，就不但可以看到燕子，而且連他自己都可以看到了。

兩個人的身上都是沒有一絲一縷。燕子正蜷曲地睡在他的身邊，背部對着他。她簡直不像是一個人，而是一尊玉雕的雕像，祇不過那却是溫暖的，柔軟的，滑不留手的玉。他還記得當他的手撫在她的皮膚上時那一股觸電般的感覺。看着她的身體，司馬洛又記起了當他們初初進來時的情景。這個女人的態度眞古怪。當他們一進來的時候，她就投進了他的懷中。他們吻在一起。但是司馬洛可以看出，她對這個吻並不感興趣，祇是作爲一種敷衍而已。她的嘴唇是冰冷而缺乏反應的。於是他的吻就離開了她的嘴唇，移到她的腮邊，輕吻着她的耳後，輕吻着她的頸子。這果然使她有了一點反應。她的身子在他的懷中開始軟下來了。

接着，她似乎極力自持着似的退後，離開了他的懷中，說：「我們不要浪費時間！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她把那件黑衣服的肩一推，使它順着手臂滑了下來。

她的上身於是便一絲不掛了。

她柔聲地說：「替我把其餘的脫下來吧！」

司馬洛再上前，吻她的臉頰，然後吻她的肩，隨着，他的吻又滑向下面，到了她的胸部中間，她的眼睛閉上了，深深地呼吸着。他的吻滑過她的肋骨，到了她的肚臍上，享受着那股並非來自香水瓶的香味。

跟着，他的手就伸到她的腰後去，找到了拉鍊的扣子，拉下去。那件被盤骨阻住的衣服此時便繼續滑下去，落到她的腳下，聚成一團。在下面，好像一根凝脂的柱子一般的下身上就祇套着一條鮮紅色的，通花的比基尼式三角褲。

「抱我到床上，」她喃喃着說：「抱着我到床上去，你要怎樣對我就怎樣對我吧！」

司馬洛站直了，輕輕地把她抱了起來，抱過去放在床上。

「脫下你的衣服，」她半命令半哀求地，「我已經說過了，別浪費時間！」

司馬洛退後，退到門邊，把燈熄了，於是房間就陷入了昏暗。

「開燈呀！」她驀地說：「讓我看到你！」

燈再開亮，他身上也已經沒有衣服了。他的衣服已經整齊地摺疊在床邊那張椅子上。

她張着眼睛，一直看着他走過來。在女人的眼中，司馬洛那個强壯健實而比例勻稱的身體，也是一件值得欣賞的藝術品，差不多與她的胴體是同一水準的。

以後，他們是瘋狂而淋漓盡徹的。她眞如她的眼色所表現的一樣，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生命用盡。

後來，在一小時之後，她終於乏力地倒下來，把臉轉側，對司馬洛露着一個輕蔑的微笑。她說：「我已經用過了你，你可以走了！那抽屜裏面有一千元是留給你的！」

司馬洛的臉一沉。「這話眞殘忍！」

「你以爲怎樣？」她冷笑，「難道你以爲我是對你一見鍾情嗎？」接着她的眼睛一閉，就睡着了。

任何男人，都會一肚子氣地走掉的。但是司馬洛沒有。

他祇是點上了一根香烟，在她的旁邊坐下來，深深地抽吸着，看着這個美麗的女人，想着這個美麗的女人……

接着，從鏡中，司馬洛看見燕子一驚而醒，就坐了起身。在這一剎間，她的眼中是充滿着無比的恐懼的。跟着，她看到了身邊的司馬洛，才鬆弛了一點。但是她又緊皺着眉頭：「爲什麼你還沒有走——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洛！」

「司馬洛，走吧！」她說。

「我沒有拿你抽屜中的錢，」司馬洛說：「我在想，我們總可以做朋友吧？」

「不！」她一跳下床，就動手穿上衣服，甚至連洗澡也不去了，「我已經說過，我們只有兩個鐘頭！」

司馬洛仍然鎭定地坐在床上，吸着那根香烟。「你在害怕，」他說：「你在害怕些什麼？」

「這與你無關！」她已經穿好了衣服，開始收拾行李。

「我和你一起走吧！」司馬洛說。

「不！」燕子搖着頭。

他也起了床，動手穿衣服。「我總之跟着你走！」

「我不要你跟着我走！」她叫道，「我討厭你！在我的眼中你不過是一件洩慾工具！」

「你並不討厭我！」司馬洛結着領帶，「你只是在害怕一些什麼！我要知道你是在害怕什麼！」

「好吧！」她停下手來，氣結地看着他，「我告訴你我在害怕什麼吧！有六個男人正在找我，要殺死我！他們會乘十點半的火車到達，而我要在這之前離開，我已經沒有多餘時間了！」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沉臉而笑，「這世界上怎會有男人要殺死你？只有女人會因爲妒忌而想殺你吧了！」

「她沒有開玩笑，朋友！」露台的鋼窗給砰然一聲撞開了，一個高大的大漢闖

了進來。這個大漢的身體接近六呎半高，體重在二百磅以上。他那件黑色波恤上面沾了不少白灰，顯示出他剛才是曾經在外面爬牆。他大概是從隣房爬過來的。他的手上拿着一把彈簧刀，說着話時，他一按刀柄上的掣，六吋長的刀身便跳了出來，在燈光下閃爍着。

「你是誰？」司馬洛喝道。

「我就是那六個人的先頭部隊！」那大漢吃吃笑着，揮動着手中的刀子，「我不是乘火車來，我是乘飛機來的！母狗，你以爲你可以及時逃走，你錯了！」

燕子轉向司馬洛，淡然地說：「你還是先走吧！」

「不，」那人搖頭，「他留在這裏，我不想他出去求救！我不想麻煩！」

「讓他走！」燕子憤怒地道：「他和這件事沒有關係！我是剛剛認識他的！」

「我知道，」那人又笑起來，「我不會殺死他的，我們要殺的只是你！事實上，還要多謝他呢！如果不是他使你在床上睡着了，也許我沒有那麼容易捉到你！」他又哈哈大笑起來，就像很開心似的，但是司馬洛望進他的眼中，却可以看出他是全無笑意的。

「我說讓他走，金鉅！」燕子說。

「他留在這裏，和我們一起等！」這個叫金鉅的人說：「等我們六個人都來齊了，他就可以走了！」

「你在開玩笑，朋友，」司馬洛小心地說：「你是在說，你要殺死這位小姐？」他站在椅子的前面，他的外衣仍然摺在椅子上。

「對了，」金鉅說：「但不是這樣一刀刺死！這樣太便宜了！我們要用我們的方法！要我們六個人都有份！我們要用繩子纏住她的頸子，把她吊起來，直到她的舌頭伸出來——」

「你是瘋的！」司馬洛咆哮道：「現在聽着，我給你十秒鐘時間！你滾出去，否則——」

金鉅轉向司馬洛，好像這才是第一次眞正看到他存在。他又咯咯地笑起來：「你給我十秒鐘？」

「司馬洛，不要！」燕子叫道：「這件事你不要管！」

「對了，」金鉅說：「你祇是閉着咀巴好了！這件事與你無關，我也不想傷害你！」

「我給你的十秒鐘已經完了！」司馬洛說。

金鉅的臉忽然脹紅起來。「媽的，」他吼道：「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不識抬舉的傻瓜！」他向司馬洛踏上前一步。

司馬洛的動作很快。他左手抓起了椅子上的外衣，就露出了下面椅子上放着的槍袋，右手已經把槍從槍袋中拔了出來。

金鉅呆了一呆。

但，也許動作最快的還是燕子。當槍袋一露，她已經動了，她叫着：「司馬洛，不要！」當司馬洛把槍提起來時她已經撲到，她的手掌在司馬洛的手腕上一劈。

司馬洛沒有防備。他想不到她會向他襲擊而不是向金鉅襲擊，也想不到她那一掌會那麼厲害。他的手腕就像給一隻鐵鎚劈中了似的，痛澈心脾，手指一麻，槍就跌在地上了。

金鉅咀巴裏吐出一聲咒駡，手中的刀子高舉，就向司馬洛直刺下來。燕子已經跌倒在地上了，她還是極力要伸起一隻手，要去擋住這刺下來的刀子。很明顯地，她並不想任何人受傷。不過，司馬洛却比她快了一點。到底司馬洛是還站在地上的。他一手托住那隻持刀刺下來的手腕，一拖一扭。這一下純熟的手勢是利用借力使力的原理而施行的，那個金鉅雖然身體特別强壯，也難免受制。他吃驚地叫了一聲，整個人就凌空飛摔，跌到了床上。

當他被床的墊褥彈起來時，司馬洛伸手去拾地下的槍。

但是燕子又一次破壞了他的企圖。她的手一掃着槍柄，那把槍便沿着光溜溜的地板滑進了床底。

「你瘋了！」司馬洛急怒攻心地叫道。因爲，金鉅這樣高大的一個人，是並不好對付的，他希望拿槍在手就可以解決。

才這樣叫了一聲，金鉅又來了。好像一隻巨大的炮彈一般，他向司馬洛直撞過來。他雖然撲得很快，司馬洛還是僅可够時間閃避的。但是司馬洛並沒有閃避，因爲他知道，如果他一閃開金鉅就會剛好壓中燕子。他不知道燕子那弱質纖纖的身軀，是否受得起這一壓。所以他沒有閃避，他祇是用臀部向橫一撞。

但是，金鉅的身子實在太沉重，司馬洛不能完全把他撞開，祇是和他一齊跌倒在地上。而且，金鉅的身體還在他身上一壓，把他肺內的空氣也壓得完全逃出去了。接着金鉅一扭身，雙手便扼住了司馬洛的喉嚨，用力揑緊。血液停止供應司馬洛的腦部，他感到眼前遮了一片紅光，而且他知道，如果他不快點脫身，他就完了。

於是他兩隻手掌挺得硬直，向金鉅的腋窩一插。金鉅狂叫一聲，兩手的氣力就消失了一半，司馬洛的兩隻手掌再在他的手腕上一劈，他的手便脫開了。跟着司馬洛的身子用力一挺，金鉅便整個從他的身上彈起，跌在旁邊的地板上。

這一次，司馬洛比他先爬起來了。當金鉅爬起身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在等着了。司馬洛的左拳在他的右頰上輕輕一擊，把他的頭打得半歪，然後右掌就從另一邊劈過來，剛好劈中了金鉅的氣管，如果叫得出的話，金鉅一定又要尖叫了，因爲，這一擊所造成的痛苦，眞是非同小可。但，由於負痛的地方是在氣管，令到他連呼吸也有點困難了，更何來呼叫的氣量，因此他向地上一倒，痛苦地輾轉着。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站直了身子。這不錯是不大光明磊落的打法，但，對付一個體重和氣力都比自己强的人，如果正面力敵，那却是十分不智的。

「好了，」司馬洛拍拍手上的灰塵，「我們可以把這個惡漢送上警局了！」

「不！」燕子按着他的手臂，搖着頭，「我們得走了！我們得快點走了！」

「你又在開玩笑了！」司馬洛瞪着眼睛說：「他是意圖謀殺的犯人，應該是他想逃走！怎麼會變成是你要逃走！」

「你不明白！」燕子搖着頭，「你不明白的！你已管得太多了，司馬洛，別再多管閒事吧！」她又過去動手收拾她的行

李。

「現在這不單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了！」司馬洛說着走過去拿起電話。下面那接綫生一定開小差去了，因爲司馬洛把電話掣按了幾次都沒有人搭綫，接着，燕子在後面以危險的聲音說：「好了，司馬洛，把電話放下來吧！」

司馬洛慢慢地轉身，發覺燕子的手中就握着一把槍，正指着他。這把就是他的槍，燕子就站在床的另一邊。大概那槍滑進床底之後從另一邊床底滑出來的，現在燕子就把這槍拿到了手。

「我說放下電話！」燕子嚴厲地說：「你也別以爲我是不會用這槍的！」

她拿槍的手勢之純熟使司馬洛一點都不懷疑，他把電話放回了。

「現在，」她說：「我們一起走！」她擺擺槍。

司馬洛聳聳肩。「隨便你好了！」

她一隻手仍握着槍對着司馬洛，另一隻手就把行李箱鎖好了，然後在肩上披上了一件披肩。這是那種漏斗形的披肩，上半身全給罩住了的，因此沒有人看得見她的手上拿着槍，然而這披肩很够寬濶，她的手在下面也可以相當自由地活動。她對她的箱子點點頭：「你不介意吧？」

司馬洛衹好把箱子提了起來，在她的槍咀指揮之下，他走向門口，她也跟着。

在出門口前她說：「再見，金鉅！」

金鉅負創的喉嚨裏吐出一連串含糊的聲音，隱約可以聽得出他是在說：「你逃不了的！」

燕子關上了房門，他們出了門外。燕子走在司馬洛後一點的地方，在別人看來，他們像一雙情侶，祇有司馬洛知道，她在披肩下面是拿着一把手槍的。

他們乘升降機下了樓，到了樓下的停車場。她領他到了一部車子。那是一部漂亮的車子，一部棗紅色的硬頂平治跑車。她從披肩下面掏出車匙給他。司馬洛替她把行李廂打開了，箱子放進去，又開了車門。

「現在，」他說：「我們可以道再見了！」

「不，」她擺擺槍，「你替我開車，我不想你難爲金鉅！」

「你這個人眞是妙極了，」司馬洛不禁笑起來，「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會爲那想殺死自己的兇手設想得那麼周到的！」她沒有回答。

他衹好上了車，把車子開動，駛出了停車場。「現在，」他說：「我們到哪裏去呢？」

「到邊境去！」她在他的身邊扭扭頭指示方向，「到了那裏，我就可以放你走了！」

司馬洛把車子向邊境駛去，一時，他們兩個人都沉默着，後來，司馬洛終於首先開口：「爲什麼逃走呢？如果把那傢伙送上警局，你就不必逃走了！」

「他們有六個人，」她說：「你抓了一個，也阻不住其餘那五個的！」

「逐個抓起來好了！」司馬洛說。

「不，」她又搖起頭來，「這樣沒有用的，關不了他們多久，他們出來時還是會來找我！」

「也許抓過一次就不敢再來了！」司馬洛說。

她的臉上露出一個淡淡的，有點凄酸的微笑。「什麼都阻止不了他們的！即使你把他們的手脚都砍去了，他們還是要來的！」

「你幹了什麼，令他們這樣恨你呢？」司馬洛問。

她搖搖頭。「還是別說吧，反正這件事和你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需要一個幫助你的人，一個朋友！」司馬洛說。

「我不需要人幫助我，」燕子又搖着頭，「沒有人能幫助我！我也沒有朋友！那些人，他們以前都是我的朋友，現在，他們却要殺我了！」

「爲什麼呢？」

「我已經說過了，這不干你的事！」燕子說。

「這裏行了嗎？」司馬洛說：「這裏已經是邊境啦！」

「再過去一點！」燕子說。

「我猜你現在需要我的幫忙了，」司馬洛說，「他們跟來了！」

燕子的身子一震，不由自主地扭頭向後面望，但沒有看見什麼，再回轉來時，司馬洛忽然急速煞車，燕子保持不住平衡，身子撞在車頭的擋風玻璃上，司馬洛一手執住她的槍，把槍咀推歪了，使它對着座位的靠背，另一隻手在她的肩上擊了一掌。這一掌使她整條手臂都痠痲了，再也無力握緊那槍，於是槍給司馬洛奪了回來。他把槍在身上放好。「對不起，我通常不會這樣對待一位美麗的小姐的，但，我最不高興人家搶我的槍！」

她恨恨地看着他，仍然揉着那發痲的手臂。「現在你打算怎樣呢？」她冷冷地道：「人家不要接受你的幫忙，你就是逼也逼不來的！難道說，我不讓你救我的命，你就開槍打死我嗎？」

這句話難倒了司馬洛。她說得很對。她不要他救命，他能怎辦呢？在她能回答之前，她又說：「不過你也沒有時間逼我了！他們眞的來了！」

她看來不是騙他的。司馬洛向倒後鏡裏瞥了一眼，看見也果然不是。一部汽車正在飛馳而來。距離還遠，他看不清楚車中有些什麼人。不過，以那車子的速度，看來也不會是別人了。

「快開車吧，」燕子推推他的腿，「你閒事管得太多了！這一次他們也許會連你也殺掉的！」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沿路繼續向前，然後轉進了一條登山的小路。那車果然是追他們而來的，它也以高速轉進了這一條小路。

這部平治跑車是一部很優良的車子，但是，駛了好一段路之後，後面那部看來祇是普通房車的車子仍然緊隨着，擺脫不掉。

「你這是一部名貴的車子，」司馬洛問道，「捨得棄掉嗎？」

「爲什麼？」燕子問。

「後面那一定是賀剛在開車，」司馬洛說：「以賀剛的駕駛術，你要擺脫他的話，非換車不可！」

她聳聳肩。「這車子不過是租來的。隨便在路邊一放，叫租車公司來拿回也可以——」接着忽然轉問他，眼睛睜得很大，「你怎麼知道那是賀剛？」

司馬洛微笑：「還有別人開車開得好到連我也擺不脫他的嗎？」

「不是這樣的，」她揮着拳頭，「你一定早已經知道——你早已經知道我的事！當你和我上床的時候你已經知道有人要來殺我，所以你不走，所以你會在衣服下面放着一把槍！你是爲了要多管閒事才來和我——」

「我的確是被你的美麗所迷才和你上床的！」司馬洛說：「我可以發誓！」

「噢！」她洩氣地向椅背上一靠，「你大概不知道你闖的是怎樣一個禍！」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微笑。她大概也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愛闖禍的人吧？如果這世界上沒有禍給他闖，沒有閒事給他管，他的人生才是眞正沒有興趣呢！不知多麼大的禍，他都闖過了。

「你逃不掉賀剛的追隨的！」燕子說：「車子在他的手上，好像玩魔術般！」

「我也會玩一點魔術的！」司馬洛說。他忽然一扭軚，車子就轉進了一條兩旁夾着樹林的私家路。

「這裏前無去路的！」她叫起來。

「我知道！」司馬洛說。

車子在那私家路上轉了兩轉，到了一間別墅。在那別墅的園中停着一部美國大汽車，以及一部兩輪的摩托車。

「理想，理想！」司馬洛說着打開車門跳下車，一面說：「把箱子帶來！」

「你在幹什麼？」燕子問。但她下車拿了箱子來了。

司馬洛已經在摩托車旁蹲了下來，在等着。

「看！」燕子向上一指，「他們看見我們了！」

外面那條路是繼續上山而去的，追他們的那部車不知道他們轉進了這裏，繼續前去，到了更高的地方，回望下來，就看見了他們。現在那車停住了。

「這是意料中事！」司馬洛說：「上來吧！」他已跨上了摩托車。一扭手柄，馬達雷鳴般地响了起來。燕子遲疑了一下，提着箱子上了後座，抱着司馬洛的腰，那隻箱子就擱在她的腿上，在他們兩人之間。

「扶穩呀！」司馬洛叫道。

「我不是第一次坐這個了！」她有點不耐煩的。

山上，那部車子正開始調頭。司馬洛這部摩托車兜了一個圈子，沿着那條私家路離開。屋子的門口出現了一個頭髮長到肩部的嬉皮士型青年。他恐怖地叫道：「喂！喂！停車！回來！」他一定是這摩托車的主人。

「和你交換！」司馬洛叫着應他。

那青年人一跳離開屋子的門口，跑回那部大汽車，但他隨即就發覺，大汽車的去路已被司馬洛遺下的這部跑車截住了，沒有可能開出去的，於是他改爲爬上這部跑車。但跑車上並沒有留下車匙。

他只能在那裏發愣。

司馬洛已開着摩托車到了外面的路口，轉進公路上。他也算逃得及時了，因爲對方那部車子也剛剛轉了一個彎，出現在視綫之中。司馬洛蹲低着身子，把持着那部摩托車，沿着來時的路直衝回去。

那部汽車仍然緊緊地跟在後面，不用說擺脫，連離開它的視綫都辦不到！

「你還是逃不掉的！」燕子說。她得很大聲叫才行，因爲車子是正以高速在進行中，聲音一離開咀巴就給風吹到後面去了。

「我已經說過，我有我的魔術！」司馬洛說。

公路經過了一片空曠的野地，又經過了一帶很濃密的樹林，摩托車輕快地，幾乎像在飛一樣馳過，但是，那部笨重的房車仍能緊跟在後面，保持着同樣距離。燕子說車子在賀剛的手上全像玩魔術一樣，這似乎是沒有錯的。

接着司馬洛叫道：「抱緊！」他一扭軚，車子便離開了公路，一躍躍起，越過了路邊一度一呎半高的矮垣，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這片平坦的草地上，是長滿了樹的。這些不知是什麼樹，枝葉都向高處發展，因此下面就只是一根一根光亮的樹幹了。這些樹幹不疏不密地分佈在草地上，有些相隔三四呎，最遠的相隔七八呎。這些距離，是足够一部摩托車從容地通過的。

但，一部汽車就無法通過了。

「現在，」司馬洛吃吃笑着，「看魔術師怎樣跟來吧！」

「他們不能來了！」燕子說。

摩托車仍然以相當高的速度在林中穿過，好像一隻脫兎似的。接着，樹林已盡，前面是一大片平坦的野地。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再想辦法兜回公路上去吧！」

「這並不難，」燕子伸手一指，「那邊再下去就是了！」接着用手一撫她的額，呻吟起來，「噢，不！你看！」

司馬洛也看見了。那部汽車，剛剛爬上了一座小山崗，出現在他們的視綫中。駕車的人一定料到，他們會從這裏出來的，現在就循另一條路繞過來了。

司馬洛在心裏咒罵起來。擺脫賀剛，的確是不容易的。但，正如他對燕子所說，他也有他自己的魔術。他把車子一擺，不再向公路那邊駛去了，改爲向右邊衝過去。

這一塊野地是凹凸不平的，那部摩托車在這上面飛馳着，跳動得很厲害，司馬洛好幾次還要伸脚到地下去一撑，才使車子不致於翻倒下來。他很担心背後的燕子會被拋下車去，但，她到底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抱得他很緊，也騎得很穩。

接着，那部摩托車就接近了橫在前頭的一條小河。

「你衝不過去的！」燕子叫道。

「總得試試！」司馬洛說。

摩托車直向那條小河衝過去。這小河大約有五十呎寬，從他們現在稍高的位置望下去，還是相當深的，並不是可以就此馳過去的那種淺水河。

「抱緊！」司馬洛警告道。

摩托車到達了河邊，司馬洛並無減低速度，還是照樣地直衝而前，不過，他選

擇了河邊一處較高的地方作爲目標。車子斜上地衝上了那塊較高的地方，飛出了河面的上空。但卽使這樣，還是不够的，這一衝，看來大概只可以到達河中心過一點吧了。不過，這一點司馬洛是早已計算到了的。當他的車子落在水面的時候，那裏剛有一塊大石突起，離開水面不到一呎。車子的車輪就是落在這塊大石上，車子一彈彈了起來，又飛越了最後一段河面，便到達了對岸。

一時，車子在那邊的草地搖搖擺擺的，似乎保持不住平衡了，但司馬洛極力和那車軚掙扎着，總算恢復了穩定。他在那塊相當平坦的草地上圓滑地兜了一個圈，便可以完全控制，又繼續向前駛。他駛上了河邊的斜坡，上了一座山崗的頂上，才停了下來，回頭望。

下面，對方的車子已經到達了對面的河邊了。但，那是一部沉重的汽車，任是怎樣神通廣大的司機，也無法能令這車子飛過河來的，比如現在，車子已經停了下來了。有兩個人下了車，叉着腰向這邊張望。

司馬洛也和他們對望。但燕子側過頭望着另一邊。她頹喪地說：「我們還是走吧！」

「如果你需要的話，」司馬洛說：「我可以現在就去把他們殺掉！」

「不！」

「這是一個機會，」司馬洛說：「我知道他們回程會經過哪一條路！我可以繞到前面，在崖邊轉角的地方等着，當他們的車子經過時，我就在車輪上一槍——」

「不，」燕子搖着頭，「我也能這樣做！如果我要做的話，我早已做了！」

「那爲什麼你不做？」

「我不想殺他們！」

「他們的想法却剛剛和你相反！」司馬洛沒好氣地道：「難道你看不出他們並不是在開玩笑的嗎？他們是眞的要得你而甘心的！」

「我知道，」她說：「所以要逃！快開車吧！」

「爲什麼他們要殺你？」

「這不關你的事！」

「好吧，不關我的事！」司馬洛沒好氣地叫道。他把摩托車踢動，馳下那座小山崗的後面。於是看不見小河，也看不見對方的車子了。

司馬洛一直沒有把摩托車繞回公路上，而只是在山野間馳行着。終於，他們再登上了一座山崗，就看見下面有一條鐵路。一列火車剛剛在鐵路上駛過。

「如果我能坐上那列火車，」燕子說：「我就可以逃得很遠，他們也很難找到我了！」

「你還是趕得上這列火車的！」司馬洛說。

「眞的！」

「眞的！」他叫着，一擺軚，車子就直衝下山，到了鐵路邊，就沿着鐵路邊的平地前進。火車雖然已經先走了，但是速度不及這部摩托車，所以，他們愈追愈近了。

「頭等廂位嗎？」司馬洛問。

「不，」燕子叫道：「最好是空的貨卡！我不想人知道我在這火車上，我下車時也不想人看見我！」

「好吧，空貨卡！」

摩托車追上了火車。很方便，火車的最後一節就是一架空的貨卡了。司馬洛駛到了這貨卡的門口，就把車子的速度穩定了。「你能跳嗎？」他問。

「當然能！」燕子說。

「那麼跳過去好了！」司馬洛說。

燕子點點頭。她首先就是把她的箱子舉起來，一拋，丟進了貨卡的門內。然後，她扶着司馬洛的肩，在摩托車的後座上站了起來。然後她伸出手去，扳住了車門的扶手棍，一躍便過去了。

「我馬上就來。」司馬洛說。他把車子的速度增加，開到比火車更快，兩分鐘之後，他已越過了火車頭，領先了好一大段路。他在鐵路邊一棵樹下停了車，站在那裏等着。火車沿着鐵路駛來了，車卡一列一列地在前面經過。他看見燕子在最後那一節貨卡裏伸出半截身子來看着他。司馬洛開始跟着火車跑了。

當貨卡也追上了他時，燕子已經合作地伸出一隻手。「上來呀！」她笑着叫道，「別跌倒，否則我就不等你了！」

司馬洛執住了她的手，另一隻執住車門的扶手棍，急跑了幾步，一用力，便跳了上車。她抱着他，和他一起跌倒在車卡的地板上，司馬洛發覺那地上是鋪滿了稻草的。他們在稻草上滾了兩滾，她一直緊抱着他，哈哈大笑，笑個不停的。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什麼這樣有趣？」

她還是笑不可抑。「我只是在電影裏看見過人家這樣坐火車，想不到我自己也有機會這樣做！」但她高興得快，也掃興得快。忽然之間，她又沉默下來了。她的眉頭皺着。

「我看這也是我們談談的時候了！」司馬洛說。

她聳聳肩，眼睛失神地望着車頂。

「爲什麼他們要殺你？」司馬洛問。

她只是再聳聳肩。她已經說過她不會告訴他的。

「你至少可以和他們談判一下！」司馬洛說。

她又搖頭。

「豈有此理，」司馬洛咆哮道：「對待一個救了你兩次命的人，你是這樣的態度嗎？」

「你並沒有救我的命，」燕子的眼睛轉回他的臉上來，「在那酒店房間裏，卽使沒有你，我也脫得出金鉅之手的！至於開車子，不見得我自己就不會！」

「那麼算一次好了！」司馬洛說。

「什麼一次？」她愕然看着他。

「你以爲上一次你是怎樣從那地下室裏逃出來的？」司馬洛說。

燕子忽然一跳坐了起來，眼睛睜得很大。「你，是你！」

「是的！」司馬洛說：「我看着小辣椒捉住你的！我看着他把你帶回那屋子裏！後來小辣椒喝醉醉倒了，我就進屋裏，開了地下室的門閂！」

「怪不得，」燕子恍然地，「那門本來是已經鎖上了的，後來我一推，就忽然

開了——」

「我奇怪六君子爲什麼會欺負這樣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他們都是硬漢，他們通常不肯做這種事的！我聽見小辣椒對你說，等他的其餘五個弟兄都來了，他們就要用繩子把你吊死！」

「是呀，」燕子點着頭，「他們一直打算做的就是這件事，把我吊死，好像處決一個犯人一樣！」

「我奇怪你究竟幹了什麼萬分對不起他們的事，他們要這樣處置你，」司馬洛說：「所以我開了鎖之後，就在附近看着。你出來了，你看見小辣椒醉倒在那裏！但是你沒有企圖殺死他，你只是走了！」

燕子瞟了他一眼。「如果我企圖殺死他的話，你不會讓我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總之這證明了你不是怎樣壞的一個人！」

「這之後你就一直跟着我？」

「是的，」司馬洛說：「我奇怪像你這樣一個女人，怎麼會令到六君子這樣恨你！」

燕子軟軟地向前一伏，倒在司馬洛的腿上。「那麼，我是的確應該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了！」

「多多少少也要！」司馬洛說。

她的手在他的腿上動起來，移到他的兩腿之間。「目前，我就只有一個辦法能多謝你的！」

司馬洛執着她的手：「不！燕子，我們得談談！」

然後，他們就這樣擁抱着，陷入了半睡眠狀態……

後來，他忽然坐起來，搖着她：「燕子，讓我帮助你吧，我不能讓他們來殺死你！」

「沒有人能帮我的！」燕子又搖着頭，傷感地，「但，他們也沒有那麼容易殺死我！」

「上一次，小辣椒已經把你關進了那地下室裏了，」司馬洛說：「當他們六個人一來齊，他們就會吊死你的！」

燕子微笑：「你以爲你眞是救了我一命嗎？告訴你，司馬洛，卽使你沒有開那門，我一樣可以逃出那裏的！」

「好一個死要面子的人！」司馬洛說：「我不開那門，你又怎逃得出去？」

「那條暗渠！」燕子說：「那地下室的旁邊就是一條地下暗渠！我是因爲有一些渠水滲進了地下室中而知道的。我已經拔出了兩塊墻磚。我相信再遲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挖開一個洞，爬進暗渠裏逃走的！」她爬到他的腿上，輕輕地吻着他的腿部和腹部，「很多謝你救了我，司馬洛，不過我總逃得脫的！」

「但你不能永遠逃，」司馬洛說：「終有一天他們會追上你的！」

燕子嘆一口氣。「我知道，我是一個沒有明天的人，所以我也活得很匆忙！我不會爲明天打算！所以能給人的就給人，可以享受的就享受，因爲我知道，終有一天，他們會把我捉住，那時他們就會吊死我！」

「但你可以使他們不追你的，」司馬洛說：「你可以和他們攤牌！」

「攤牌就是讓他們殺死我，或者我殺死他們！」燕子說：「但我還不想死！沒有人想死的！」

「那麼你殺死他們吧！我會帮助你！」司馬洛激動地說。當他最初沾染這件事時，他祗是爲了好奇心，但現在他發覺他是已經牽涉得很深了！他關心這件事！

燕子又搖頭。「我不能殺死他們！」

「自衞殺人是沒有罪的！」

「不是法律問題，是良心問題！」她說：「我不能殺他們！他們是有理由這樣追殺我的！我就祗能繼續逃走，直至他們捉到我，把我殺死爲止！」

「你究竟幹了什麼對不起他們的事？」司馬洛叫道。

她的手指在他的唇上輕輕揩着。「司馬洛，」她柔聲地說：「我發覺你原來很喜歡我！太喜歡了！」

「你說得很對！」司馬洛說，他忽然猛力地把她擁進懷中，用力地，深深地吻她。她這一次却似乎是毫無反應的，祗是放軟着身子。當他吻完了之後她又說：「我是很危險的，這六個憤怒的人！他們會不顧一切殺死我！現在，殺死我就是他們唯一的目標，卽使把他們抓起來，關禁十年，十年之後，他們還是要來！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的！他們不喜歡殺無辜的人，但如果你再阻止他們，他們却可能連你也一起殺掉，你明白嗎？」

「我也並不是一個沒有經歷過危險的人！」

這一次，是她忽然把他抱緊了。「噢，你這個傻瓜！」她在他的耳邊低聲地說：「但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卡燕子！」

「卡燕子！」司馬洛叫起來。但她把他抱緊，使他不離開她的身上。卡燕子！現在他知道她是誰了。他不認得她的樣子，但是聽過她的名字。一個很出名的女飛賊，很多人聽過她的名字，但很少人見過她的眞面目。

「現在你明白，他們是很難捉牢我的了吧？」卡燕子說：「現在你對我有信心了吧？」

「但……」

「現在再吻我！」

那是一個長而熱的吻，當司馬洛放開她的嘴唇來吸氣時，她在他的耳邊繼續說：「記着，司馬洛，我總是能够逃脫的！我總逃得脫的！」接着，她就一掌擊在他的頸後。

司馬洛這一掌震得眼前金星亂冒，整個人在發軟。他極力要保持知覺，但是另一掌又來了！於是，他陷入了無盡的黑暗中……

× ×

辟拍！辟拍！司馬洛首先聽見這種清楚的聲音，然後覺得臉上刺痛，知道這是手掌摑在他的臉上造成的聲音。然後，他才清醒過來。剛剛張開眼睛，一團飛動着的透明液體就遮了他的視線。那液體潑在他的臉上，帶着無比的寒冷！

冰水！

他整個人一跳跳了起身，而在他還未看得清楚什麼之前，一隻拳頭擊中了他的肚子，使他再坐了下來。坐下的地不是硬的。司馬洛是在地板

上。他張開眼睛，首先看見金鉅那張濶大的臉，在猙獰地望着他。金鉅的手上仍然拿着一隻水桶，在一幌一幌的。潑在他臉上的冰水，顯然就是來自這隻水桶的了。

打他的是另外一個男人⋯⋯瘦瘦長長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黑眼鏡，薄薄的嘴唇緊閉着。完全沒有笑容。他的手指是細而長的，好像鋼琴家一樣。但這雙手不是彈鋼琴的。他是一個開夾萬的能手，他叫李培。六君子這個團體的六份之一。六個分不開的人。在他的後面，懶洋洋靠在一張破舊的安樂椅上的就是開車能手賀剛。一個不修邊幅的漢子，頭髮長而蓬亂，好像嬉皮士一樣。衣服也是的，花襯衣，長長的喇叭褲，都是又殘又髒和李培身上的筆挺西服正好成爲强烈的對照。

另外還有三個人就在較遠一點的窗前，知道司馬洛醒過來了，他們便也轉身。這三個是肥矮而黧黑，有點像冬瓜般的霍文通；他的本事與他的體型並不配合，他是一個飛簷走壁專家，更難爬的墻壁他都爬得上去。還有年紀老邁，滿頭白髮而面貌慈祥的老人諸葛森。人們懷疑他本來不是姓諸葛，祇是他因爲自己善於計謀而盜用諸葛孔明的姓氏吧。但總之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他是善於計劃的。他是六個人之中的腦袋。

最後一個是缺了一隻眼睛的兪光。他那隻缺眼用一塊黑皮遮着。缺眼使他的模樣難看，不過，對於他的眼力則似乎沒有太大的影响。他是一個飛刀好手。

這六個人自稱爲六君子，是一個相當厲害的團體。他們爲了發財不擇手段，不過，殺人並不是他們的愛好。六個奇特的人，現在已經變成了六個憤怒的人，而他們的怒氣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她在那裏？」李培問着，那隻開夾萬的能手又擧了起來，準備摑下。

遠遠，司馬洛聽見傳來火車的汽笛聲。他知道，這間破屋一定是離開鐵路不遠的。但他怎會從那貨卡中轉到這裏來的？

辟拍⋯⋯李培的手掌正反二記摑在他的臉上。他的臉頰痛得像火燒一樣，眼前金星亂冒，想揮拳還擊，才發覺雙手是給縛在背後的。一條長長的繩子縛着他的手，繫在一根水管上。他可以坐下可以站起，但不能走遠。

「回答我⋯⋯」李培喝道。

「她有什麼對不起你們，」司馬洛問，「你們要這樣逼她？」

他以爲，這個問題燕子不肯回答，他們一定樂於回答了。他們既然是理直氣壯的，那他們應該很熱心於把他們的理由說出來，博取人家的同情的。但，他這個問題完全得不到反應，他們好像完全沒有聽到他說這句話似的。

「我問你，她到哪裏去了⋯⋯」李培暴躁地喝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

「爲什麼你會暈在那火車上？」這一次發問的是老人諸葛森。他的聲音是溫和而緩慢的，但他的眼睛警覺而敏銳，隨時準備捕捉任何說謊的徵兆。不過，司馬洛是用不着對他說謊的。

「她打暈我的⋯⋯」他說：「她不想我跟在她身邊拖累她⋯⋯」

「你說謊⋯⋯」矮胖的霍文通靈敏地一跳跳過來，就像他是飛過來似的。他也有小辣椒的外號，也許因爲他生氣起來時臉頰紅得像辣椒吧。上一次就是她看守着燕子，而給她逃脫了的。現在霍文通的臉又紅得像辣椒了，「你祇是睡過了時吧了⋯⋯你一定約好了和她在一個地方見面的⋯⋯在哪裏，說出來⋯⋯」

「我眞的沒有說謊⋯⋯」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霍文通忽然整個人離地躍起了，雙脚在司馬洛的眼睛上一撐。司馬洛的眼球痛得就像要爆裂開來似的。怒火直升上來，他的眼睛睜不開，但他仍然拚命要撲向前。但繩子在後面拉着他。

「放了他⋯⋯放了他⋯⋯」霍文通尖聲地叫，「讓我給他一點教訓⋯⋯」

司馬洛停止了掙扎，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壓下心中的憤怒。他勉强睜開了刺痛的眼睛，看見一個影子擧起了一把刀子，準備擲出的樣子。這一定是獨眼的兪光。司馬洛咬緊牙齒。他們不會殺他的⋯⋯起碼，他們不會這樣早就殺他⋯⋯

接着兪光的手一揮，刀子擲出去了。司馬洛還不能看清楚，他是無法閃避的。他覺得臉頰給一件硬東西猛然一撞，一陣難抵的疼痛，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倒下。

一件東西「拍達」一地跌在地板上。是那把飛刀⋯⋯兪光向他擲飛刀，但不是刺他，祇是讓刀柄在他的臉上一撞⋯⋯

兪光的手又擧起了，手上又有一把飛刀。那手又一揮⋯⋯司馬洛這一次沒有覺得痛，祇是聽見「托」一聲。手忽然鬆了。

他知道飛刀已經把那條繩子割斷了。

「起來⋯⋯快起來⋯⋯」霍文通在叫。

司馬洛的手是仍然被縛在後面的，祇是少了那條繩子把他繫在水管上。

這一次，他的脚尖踢中了司馬洛的肋骨，司馬洛痛得怒吼一聲，跳起來。他勉强睜開那視線還未十分清楚的眼睛，要找尋霍文通。霍文通實在是逼人太甚了，他要——

一隻膝蓋橫撞在他的肚子上，不知道是誰的膝蓋，但總之不是霍文通的。司馬洛的衝前之勢給這樣一阻，頭便直向地上沉下去，打了一個跟斗。又一隻脚在司馬洛的肋骨上一踢，司馬洛的身子一搐，忽然覺得手在背後鬆了，他知道那條把他的雙手縛在一起的繩子一定是不知如何解掉了，也許這是與那條縛着水管的繩子有關連的吧？

他看到那隻踢他肋骨的脚又縮後，要再踢過來了。他看見這是金鉅的大脚。他的雙手已經恢復了自由，他是有時間把這隻大脚執住，把這個魯莽而暴躁的金鉅摔一交的。但，就在這時，他看見金鉅的身後，仍然遠遠地站在窗前的老人諸葛森。諸葛森現在手裏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正在小心地看着他們。

無論司馬洛怎樣反抗都是沒有用的，諸葛森那把槍隨時威脅着他。他卽使可以把眼前的幾個人都打倒，諸葛森的槍咀祇要向他一指，他還是要受制。因此，他還是節省氣力好些了。

金鉅那隻脚踢過來了，在脚尖接觸他之前，司馬洛順着踢勢拚命一滾，但那脚

尖還是踢中了他，給他帶來很大的痛苦。接着，使他無法提防地，小辣椒霍文通又跳了起來，凌空落下，雙脚在他的胸膛一蹬，又跳開。司馬洛的心臟也差點停頓了。在這一刻，他發誓他決不會放過霍文通。但暫時，他祇能忍受着。暫時還不是他動手的時候。

一隻手執着他衣領，把他拉了起來。他不知道是誰的手，但是他隱約可以看到，開夾萬能手李培在他的前面一揮拳，那隻拳頭擊中他的下頷，把他打得整個飛了起來，而落下來的時候，一隻脚一掃過來，掃中他的脚脛，使他完全失去了平衡，結結實實地跌在地上。這之後，他就不知道是誰的拳脚在打他，也不知道被打中的是哪一部份。他祇希望他們不會把他打壞，好讓他在有機會動的時候還能動⋯⋯

終於，拳脚停止了，諸葛森的聲音在冷靜地說：「好了，司馬洛，現在你記起了她是在哪裏了嗎？」

「老天，」司馬洛呻吟着，「你們六個變成什麼了？你們變成了野獸嗎？這樣對付一個無辜的人？」

「爲了捉到那女人，我們什麼都做得出⋯⋯」諸葛森冷冷地說。

「我——眞的不知道她在哪裏！」司馬洛呻吟着說。通過他一隻半閉的眼睛，他看見祇有開車能手賀剛還是懶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其他的人都圍着他站在那裏。

「說謊！」霍文通又尖聲地在叫。

一隻脚在他的肋骨上一連踢了三次，踢着的是一條剛才可已經拆裂了的肋骨，那痛苦就像炸彈在他的胸部爆炸，他的神智也給炸得成了片片碎，離他而去⋯⋯

× ×

當司馬洛再醒來時，他就祇是覺得痛。也說不出是哪一個地方在痛！事實上，他找不出一個不痛的地方。不過起碼，那些人已經不在了。

他小心地運用他的眼睛，向四面望望，發覺他仍在那間屋子裏，仍躺在地上，不過又是天黑了，而屋中並沒有亮燈。他忍着痛動一動手脚，發覺雙手又是被縛在背後了。他再忍着更高度的痛苦試試打一個滾，發覺又有一條繩子把他被縛的手繫在牆壁的水管上，因此他離不開那水管太遠。

而且這時他又發覺他猜得不對，那些人並不是完全走掉了。因爲當他一動時，那張安樂椅就「吱」一聲響，一個人抬起頭來看他。

在昏暗之中，他可以看到，這人就是開車能手賀剛。賀剛正懶洋洋地在那張椅上，和他未暈倒之前一式一樣。賀剛祇是抬起頭來瞥了司馬洛一眼，便又靠好了。

司馬洛說：「他們呢？」

賀剛沒有睬他。

「我眞的不知道燕子到哪裏去了！」司馬洛說：「你們就是殺死我也是沒有用的！」

「現在我們相信你了。」賀剛冷冷地說。

「那麼，還把我困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賀剛忽然格格地笑起來。「諸葛森認爲把你留着會好一點，」他說：「這樣，你不會破壞我們的行動！而且，他認爲那女人有點喜歡你，也許太喜歡你了，他認爲這一點是值得利用的！」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怎樣利用？」

「譬如，」賀剛說：「假如她知道你在我們的手中，很可能她就會來找你了！小辣椒提議把你的一隻手劈掉，使你住進醫院裏！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諸葛森正在考慮，他很可能會贊成的！」

「她不會來的！」司馬洛覺得他的血液也快要冷凝了，「不然她就不會丢下我了！」

「我不知道，」賀剛聳聳肩，「我是不大了解女人的，這祇是諸葛森的看法。諸葛森認爲她是關心你才把你撇下的，因此她也會因爲關心你而回來！諸葛森這把年紀，他的看法大概不會錯在那裏！」他忽然從椅上起來，走到屋子的一角落，蹲了下來，這時司馬洛才看到那地上原來是插着一隻小電爐的，電爐上放着一隻打開了的罐頭，現在賀剛正在看那罐頭中的食物夠熱不會。

司馬洛乘他背着他時移動位置。

賀剛把罐頭從電爐拿了起來，走回椅子，再坐了下來，用一隻匙舀吃罐中的食物。那看來是一罐湯麵之類。他祇是自己吃，似乎忘記了司馬洛是也有肚餓的。不過，暫時，司馬洛對吃不感興趣。

「你最好爲他們祈禱，使他們這一次找到燕子，」賀剛繼續自言自語着，「不然！當他們空着手回來時，他們就會實行這個計劃了，我嘛，我是贊成祇把你縛在這裏，放出聲氣讓她知道，那麼她自然會來救你的。但計劃是諸葛森，不是我！」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們六君子不是那種人！」

「現在的我們，不是以前的我們了！」賀剛說。

「她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們？」司馬洛問。又是沒有回答。司馬洛嘲諷地說下去：「或者，我應該問，你們有什麼對不起她，怕她跟你們算帳，所以要把她幹掉！」

賀剛的動作忽然完全停了下來，司馬洛一時還以爲他會把那罐中東西擲過來的。但沒有，他祇是停着。好久，他才再恢復了動作。他並沒有做聲。

「怎麼樣？」司馬洛嘲諷地說：「你害怕回答我嗎？」

賀剛還是不做聲，司馬洛就像是對一個聾人在說話。

司馬洛在黑暗中運用着他的眼睛，估量着他與安樂椅之間的距離。現在他移換了位置，如果他盡量把脚伸出去，他是可以碰着椅脚的，但是踢不着賀剛。他知道他也必須設法脫身。用他把燕子引回來這個方法，說不定是有效的，而且，怎知道他們會不會採用霍文通提議的辦法呢？

忽然，賀剛又把那隻匙停了下來。他柔聲地說：「司馬洛，你有親人嗎？」

「沒有！」司馬洛回答着，有點慚愧。他是孑然一身的，沒有任何親人，也沒有勇氣結婚而製造一些親人。他無牽無掛，所以他才有勇氣常常爲了一些與自己無關的事去冒險，譬如像現在。

「我們有的，」賀剛的聲音還是那麼柔和，「我們六個人都有！」

司馬洛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這一個並不是他善於談論的題目。

「諸葛森有一對孫女，十八歲，一孖生女兒很美麗，」賀剛說：「小辣椒有個小妹妹，李培有個哥哥，金鉅有個兒子，十六歲，氣力已經和他一樣大，兪光有個六十歲的母親。我們這些都是可憐的人，都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我祇有這些僅有的親人，但起碼，這些可算是我們的親人！」

「你呢？」司馬洛不禁好奇地問，因爲賀剛祗是提了五個人。

「我有個太太，」賀剛夢一般地說：「很美麗，很溫柔！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那時她已經有了四個月身孕！」

忽然，司馬洛覺得像投進一池冰水之中。賀剛在說什麼？「那時」？「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她已經死了，」賀剛的聲音還是那麼柔和的，「我們六個人的唯一親人全都死了！都是死在燕子的手上！她殺了他們！」

世界像停頓了下來，他整個人都像結了冰！

「你在說謊！」司馬洛終於叫道：「她不是兇手！她是那種不忍心拍死一個蒼蠅的人！」

賀剛又不睬他了。就像，剛才的那一番話，他並不是對司馬洛說，而是對他自己說的。

「上一次她本來可以在逃走之前殺死小辣椒的！」司馬洛說：「你不明白嗎？還有最近一次，她也可以殺死金鉅！但她都沒有動手！如果她是一個兇手——」

賀剛轉過來瞥了他一眼，冷笑：「她知道如果她再殺我們一個，我們就不會等了！我們不會等着吊死她！我們會用任何方法，把她當一隻過街老鼠似的殺死！如果我們不要正正式式地吊死她，她早已死了幾次了！」

「你們一定誤會了，」司馬洛說：「她不是那種人！」

賀剛又恢復自言自語：「她很善於逃走，但我們終於會捉到她的。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我們不會計較損失，也不會計較代價！最重要的都已經失去了，我們還怕什麼？我們生存着的唯一目標就是捉住她！」

現在司馬洛明白燕子爲什麼說她祇能逃走了。這六個人已經不可理喻，而除了殺死他們之外，是無法制止他們的。

「我不相信！」司馬洛叫道：「她怎可能殺死這許多無辜的人？」

「她殺了他們！」賀剛冷冷地，慢慢地說：「這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因爲人死了是活不過來的！不論她現在做多少好事給我們看都沒有用！」

司馬洛沒有再和他說話。他忽然把身體伸盡，一隻脚在椅脚上拚命一踏。這張安樂椅是一張搖椅，椅脚和孩子玩的木馬一樣的，司馬洛這一脚踏下去，椅子就猛地一搖。這猝不及防的一下動作使得賀剛手中的那罐食物打翻了，罐內那滾熱的食物淋在他的腿上。

賀剛尖叫一聲，跳了起來。這突然的痛苦使他怒不可遏，馬上就向司馬洛衝過來。這正是司馬洛等着的。

賀剛走了一步，兩步，第三步，司馬洛的兩脚已伸過去，夾住了他的右脚，一絆。賀剛又叫了一聲，失去了平衡，向地上直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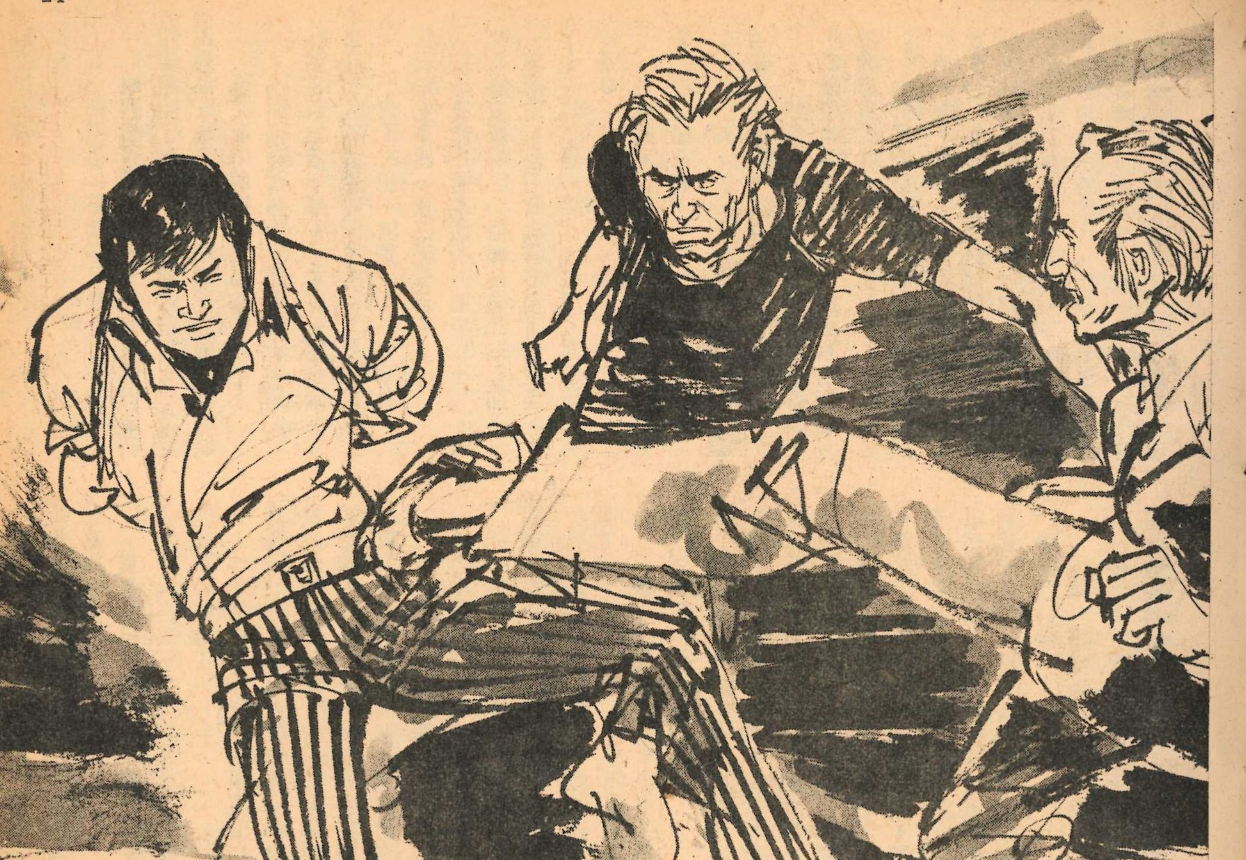
司馬洛滾了一個身。

賀剛伏在地上，呆了一呆，用兩隻手按着地板，要爬起身來。司馬洛的兩脚正從上而下。脚踢中了賀剛的頭頂，這使賀剛的下頷重重地在地板上撞了一撞，然後彈起。司馬洛的脚又下來了。賀剛的下頷就這樣在地板上撞了三次，當司馬洛停了脚時，他已經完全昏迷了。

司馬洛自己也差不多跟着暈了過去。因爲這一連串吃力的動作，使他全身都痛得像陷進了裂火之中。尤其是肋部。他這才知道自己傷得相當重的！他相信他的肋骨至少斷了一根！

他知道他是不能停下來的。他必須快點動。賀剛不會永遠暈在那裏的，而且，其餘那些人，也隨時都會回來。但是他的身體却不服從他的指揮。他的身體認爲非休息一下不可！太痛了！他不能動！他的身體拒絕任何動作！

他一定傷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麼重了。他的抵抗力一向都是很强的，而且他也不是一個怕痛的人。現在他却痛得不能動。他也不知道在那裏呆了多久。總之他覺得他是已經浪費了極多寶貴時間。終於，他的能力又恢復了。他小心地再滾動，滾到賀剛的身邊，用他的脚在搜賀剛的身子。由於手不能動，他就祇能用脚了。脫去了鞋子之後，他的脚趾就可以相當靈活地動起來了。雖然比不上手指那麼靈活，但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却是不能過事苛求的了！果然不出他所料，從賀剛的袋裏，他找出了一把小刀。是那種舊式的摺刀，連酒鑽及罐頭刀都有的。有打開了的罐頭



司馬洛被金鉅踢中，接着，霍文通凌空落下，雙脚在他胸膛上一踏。

，當然就有開罐的罐頭刀。他祇是想不到居然還是一把萬用小刀！這簡直使他有點喜出望外！

跟着的又是另一步艱鉅的工作了，那就是用牙齒把這刀子的刀鋒拉出來，然後是更艱鉅一點的工作，就是刀交到手中，把背後縛着手的繩子弄斷。這兩件事都需要有魔術師般靈巧的手法才能做到的。司馬洛做到了，不過，時間則花去了半個鐘頭以上。當他恢復了自由之後，身體又拒絕動作了。而，賀剛正開始醒過來。

司馬洛只能坐在那裏，眼睜睜地看着賀剛的手脚在動。他自己的身體已經被痛苦侵蝕到就像穿了一個洞，而氣力從這個洞全部漏了出去了。

賀剛霎了幾下眼，定了一定神，忽然一驚地坐起身來，大概是剛剛想起剛才是發生了什麼。他向司馬洛轉過來。司馬洛的脚又伸出去，兩隻脚好像剪刀一般，交叉着在賀剛的頸間一夾。賀剛的眼球也凸了出來，就像要跳出眼眶似的，然後，他的身子一軟，便慢慢地倒了下來。司馬洛的人又撲過去，在他的頸上劈了一掌。

賀剛又暈過去了！

這之後又有十五分鐘，司馬洛的身子痛得一動不能動，隨時預算他會聽到汽車聲，或者其餘那幾個人回來的脚步聲。但是沒有，終於，他爬了起身，就向門口走去。他全身的神經和肌肉都在哀求他停下來，躺下，休息，休息，休息得愈久愈好，最好休息十年。但是他沒有停下來。

門是沒有鎖的。他推開了門，走出去，向鐵路走過去，踉蹌地，生硬地，就像一具夜半行屍。

一列火車正在駛過來。司馬洛應該避開它的，但是他却沒有避開，他祇是踉蹌地直走過去。他的腦筋已經很麻木，不大會隨機應變了。他越過了鐵路，剛剛過去了兩秒鐘，火車就經過了。

如果他走得慢一點，火車就會把他撞倒，使他成爲肉漿。但是他走快了一點。也許，眞的是生死有命吧！

司馬洛踉蹌地進入了樹林中，然後，他就仆倒了。

× ×

當賀剛再次醒來的時候，他是被救醒過來的。一桶冷水潑在他的臉上，使他醒了過來。

「他在哪裏？」諸葛森的聲音柔和而鎭定地問。

賀剛霎霎眼睛，搖搖頭，一時記不起這是怎麼回事。接着他一跳跳了起身，叫道：「他在那裏？」

他四面望望，但是那間屋裏祇有他的五個同伴，而沒有司馬洛在着。「那狗，他逃了！」他開步衝向門口。

金鉅一手捉住他，把他提了回來。「如果他還在屋外，我們早已經把他捉進來了！」

「坐下來吧，賀剛，」諸葛森冷靜地說：「我們不能就這樣衝出去找他的！我們得有一個計劃！你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吧！」諸葛森是一個愛用腦的人。

「你這個飯桶！」小辣椒吼道，「我們叫你看守着他，你却讓他逃了！你這飯桶！」

「我的工作是開車！」賀剛吼道：「你那麼本事，你怎麼也讓那女人逃了一次呢？」

「閉咀！」諸葛森吼道：「閉咀！」

他們都靜了下來，賀剛把他暈倒之前的經過說了出來。然後他咬着牙：「當我找到他的時候，我會用車子把他的腿輾斷！」現在有一個痛恨司馬洛的人了。

「你也要找到他才能用車子輾他的，」諸葛森撫着下頷，「現在，讓我看，出事時是大約甚麼時間？」

「我——記不清楚了，」賀剛說：「我正在吃東西，我已經說過的！」

「我們在屋後還有一部車放着，」諸葛森皺着眉頭，「他却沒有拿走！他不是一個笨蛋，他不會有車不坐而去走路的！……」他的頭一抬，「火車，你有沒有睡着過？」

「沒有，」賀剛苦笑，「我已經不知多久沒有睡着過了！」

「那麼，凌晨四時那班火車，你有沒有聽到它經過？」諸葛森問。

「沒有，」賀剛搖着頭，「我告訴你，我並沒有睡着過，如果這火車有經過，我會聽到的！」

「那麼就是了，」諸葛森把手指擦得「卜」的一聲響，「司馬洛這個傢伙不知怎麼的，並沒有我們料想中的傷得那麼重，否則，他也不能夠把賀剛打倒了！他出了門口的時候，火車正在駛來，於是他就跳上火車去，走掉了，這就是為甚麼他沒有開走車子！來吧，」他一招手，「如果我們走得快一點，說不定我們是趕得上這火車的！」

「這一次！」小辣椒磨拳擦掌着，「我會肯定他是傷得夠重了！我個人可以負起這個責任！」

賀剛皺起了眉頭：「我們似乎走錯路了，司馬洛又不是我們的仇人！我們沒有空去跟他瞎纏！」

「司馬洛對於我們是很重要的，」諸葛森說：「這個女人的踪跡已經失去了，我們可能又要花好大的工夫才能再找到她，好像上一次一樣，但她是重視司馬洛的，只要我們捉住司馬洛，她就會來！」

「好吧！」賀剛說。

「你還能開車嗎？」諸葛森問。

「我並沒有受傷，」賀剛說：「除了頭痛一點之外，我並沒有甚麼大碍！」

「十分好，」諸葛森說：「那我們走吧！」

六個人湧出了門外，上了一部車子，由賀剛開車，飛馳而去。

諸葛森果然是一個會用腦的人，不過，這一次，他的腦筋則似乎是用得太過份一點了。他並沒有想到司馬洛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也許這是因為他對司馬洛這個人知道得還不夠多吧。他不知道司馬洛是一個體力及意志都特別頑强的人，雖然在負創中，仍然能夠作最後的奮力一擊。他還以為司馬洛是已經走遠了，其實司馬洛却是近在咫尺，司馬洛現在仍然躺在鐵路另一邊的樹林中。

當那六個憤怒的人開車走了之後不久，一個老人在黑暗中撐着手杖，慢慢地走着。他顯然是一個那種相信晨運對健康有益的人，所以天還未亮他就出來散步了。

他經過了司馬洛躺着的那附近，踢着了司馬洛伸出來的一隻脚，「噢」一聲，停了下來。他取出一隻電筒，向司馬洛照射，看到他一身一臉都是血。

「我的天！」他連忙蹲下來，把把司馬洛的脈，看看這人究竟死去了沒有。

× ×

當司馬洛再醒過來時，他感到一陣飄飄然。

身體像很輕，很舒服，全身都有一種微癢。他首先是緊閉着眼睛，完全沒有表示自己是已經醒了過來，因為，他雖然還沒有記起曾經發生過甚麼事，但是他的本能告訴他，他是正在危險之中。他首先動一會腦筋，漸漸就記起了前事，於是他把眼睛張開了一綫。如果他又是落回六君子的手中，那他就完蛋了！

但馬上，他就知道不會是在他們的手中。因為他現在是一間乾凈的小房間裏，躺在一張乾凈而舒服的床上。如果他是在那六個人的手中，他們才不會給他這樣舒服的享受呢！他們一定只會給他睡在地板上而已。

他慢慢地動動手脚，奇怪怎麼身上那疼痛沒有了。坐了起來，就發覺整個上身自腰至胸都是包紮了綳帶的。就像他進了醫院一樣。不過這裏肯定不是醫院。

他一動手，床頭上一隻水杯就給他推到地上，「砰」一聲打碎了。他皺起了眉頭。手似乎不大聽他使喚。他的手並沒有預算經過那隻水杯所在的地方的。

那聲音把一個人引進來了。那是一個矮矮胖胖的老人，一頭雪花般白的頭髮，鼻子上架着一副圓圓的鋼邊老花眼鏡，樣子很慈祥的。「哦！」他說：「你已經醒過來了！那很好！肚子餓嗎？」

「我——是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家！」那老人微笑，「當然沒有一流大酒店那麼舒服，不過起碼很清潔！我是個愛清潔的人！」

司馬洛當然知道這是那人的家，但是他問的不是這個，他要知道的是這個家究竟在何處。他抬一抬頭望窗外，就整個跳了起來：「我的天！」

因為，他的床是在窗口旁邊的，而從那裏，居高臨下，他就可以望見他被六君子所囚的那間小屋子在陽光之下。他雖然沒在白天看過這間屋子，但是他認得屋前那空地，以及離開屋子不遠那鐵路。「我——呃——我看我還是離開這裏好點！」

「別急吧，」老人說：「如果你是在害怕那六個人，那你還是少憂吧！如果他們會上來捉你的話，他們半個鐘頭之內就可以上來，用不着等三天的！」

「三天？」司馬洛仍然是那麼吃驚的，現在則是另一種驚了，「我在這裏已經躺了三天？」

「是的，」那人點頭，「而你一直沒有醒過來！我正開始有點担心呢！」

「我更加得走了！」司馬洛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辦！」天！三天！他們現在已經找到了燕子沒有？

「以你現在的健康情況，」那人說：「你就是最不重要的事也不能去辦！」

「我——」司馬洛撫着自己的身體，「沒有覺得甚麼不妥，已經不痛了！」

「斷了三條肋骨，那是三天之內醫得好的嗎？」那人說：「你不痛只是因為我給你注射了那嗎啡。再過三四個鐘頭藥力過去了，你就會痛得叫爸爸媽媽！」

「噢！」司馬洛忽然明白了。他飄飄然的感覺，以及手的不大聽從指揮，就是因為那嗎啡在發揮着痲醉的效力。接着他又懷疑地看看老人：「那六個人的事，你怎會曉得的？」

「他們把你搬進那屋子時我看着的，」老人聳聳肩，托一下鼻子上的眼鏡，「我不想管閒事！但後來我在散步的時候發現你這樣躺在地上，我就不能不顧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那麼他們呢？」

「走了！」那人說。

司馬洛好奇地看着老人。「你可知道嗎？你這樣帮助我，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那六個人是瘋的！你很難預測他們會幹甚麼？」

老人又聳聳肩：「但正如我所說，他們已經走了！他們也許做夢也料不到你是在這麼近的地方，現在已愈找就愈遠！」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不過，我還是得走了！」

「你應該做的事情是起碼在床上再躺一個星期，」那老人說：「這樣走，你痛也會痛死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既然嗎啡可以替我止痛，我隨便找個無牌黃綠醫生也可以給我一瓶嗎啡的。而且，我也要回到我的酒店去拿支票簿，還你醫生錢，我欠你多少錢呢？」

「算了吧！」老人揮揮手。

「我看得出這是醫生做的，」司馬洛指指身上的綳帶說：「醫生是要錢的！」

「在這裏却用不着請醫生，」老人說：「因為我就是那種無牌的黃綠醫生。」

司馬洛忽然覺得臉上熱起來了。「呃——對不起，」他吶吶着，「我實在不是有意——我不知道——」

「別提了，」老人說：「我看我還是給你弄點吃的來吧，痲醉藥也許使你沒有胃口，但食物吃下去，把痲醉藥冲淡了，你的胃口就會好起來！」他說着就出去了，回來時捧着一大碗熱粥。

「吃下去吧！」他對司馬洛說。

「謝謝你！」司馬洛開始進食。當那食物的香味一透進鼻端，他就忽然感到食物的吸引力了。他很快地把那碗熱粥吃了下去。然後他好奇地看着那老人：「奇怪，你並沒有問我這是怎麼回事！」

「為甚麼要問？」老人聳聳肩，「我又沒有準備介入你的事情，所以我也不覺得有問的需要了！」

「你眞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司馬洛伸出右手，「我叫司馬洛！」

「我姓杜，」老人說：「人人都叫我杜老頭！你也這樣叫好了！」他們握了手，杜老頭又說：「現在你最好別再胡思亂想了，因為你的身體甚麼都幹不來的！」

捨命酬知己　黑洞葬芳魂

司馬洛再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黑夜了。他不禁低聲咒罵起來。他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他已經睡了多久，他只是記得，杜老頭給他吃了那幾顆藥丸之後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在吃藥丸之前，他剛剛聽過那段收音機報告的新聞。

他還記得那段新聞是以趣聞的形式播出的，那就是，有一列火車在吊鐘角駛過與公路交界之點時，鐵路管理員正要把閘桿放下，以阻攔公路上的車子時，有一個女人開着一部車子飛馳而過了。管理員放下了閘桿，二十秒鐘之後，就有另一部汽車來了。雖然有閘桿攔阻着，這部車子也並沒有減低速度。而只是一飛飛了起來，越過了閘桿，到了鐵路的另一邊，繼續飛馳。而一秒鐘之後，火車就經過了。新聞報告員說，很可能是一位表演死亡飛車的藝員正在追求他的對象了。

這段新聞報告可能使別人莞爾而笑，但是却使司馬洛的臉色變成紙一般白。只有他知道這個逃走的女人是誰，以及飛車追他的人是誰。還可能有別人嗎？

他已經睡了多久？那段新聞到現在已經過了多久？

司馬洛伸脚下床，戰戰兢兢地站了起來。沒有覺得痛，還是那股飄飄然的感覺，痲醉藥仍然在壓制着他的痛苦。

他出了那間小房間，發覺那外面是一間小小的，但是收拾得很齊整的廳子。杜老頭不在。廳子有一個門口通進睡房裏，睡房中也沒有人。司馬洛心中一動，他必須離開這裏，但是，他需要衣服，而且需要一點錢才能走路的。

他走到屋子的門口向外望望，沒有人。於是他轉身走進杜老頭的睡房裏。

打開五桶柜的右邊第一個抽屜，他看見裏面的只是內衣褲。他再打開左邊的抽屜，裏面有一隻錢包。他打開錢包，有點抱歉地只取了一張鈔票，就把錢包放回了抽屜。

接着，他的眼光接觸了另一件東西。那是一隻方形的紙皮盒子。一隻很熟的盒子，似曾相識的。司馬洛把這隻盒子揭開來看看。沒有錯，那是一盒子彈。他的心中一動。有子彈的地方，是一定有槍的。

他把一叠文件搬開，果然看見一把手槍，用一條絨布包着的。他試試槍的機件，靈巧而油滑，這把槍的狀態是良好的。他抓了一把子彈，納入了槍膛中，拿着槍轉身。這槍他是用得着的，因為他現在是正在旅行中，他自己的槍並沒有帶出來。

事實上，他回酒店拿支票簿也是謊話，六君子既然找不到他，必然會派人在他所住的酒店附近等着，等他回去拿行李的。在這件事解決之前，他決不能回酒店去。

第二步就是找衣服。他自己的褲子還可以，上身的衣服却已全破了，杜老頭大概已替他丟掉。但，杜老頭自己的衣服，尺碼却又太小了，不合他穿的，結果他只好拿了杜老頭的一件雨衣代替。也好，雨衣的口袋更適合放那把槍。

他穿上雨衣，把槍放進雨衣袋裏，走出房門口，就呆住了。因為杜老頭就坐在沙發上。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回來的。

「現在你要槍殺我了？」杜老頭說。

「不……」司馬洛哭着臉，吶吶着，

他把槍和錢都取出來放在桌上，雨衣也脫了下來放在一旁，「我是想借用這些的，但，你大概不會答應，而我是非走不可的！再見。」他向門口走。

「等一等，」杜老頭說：「這些東西借走，你會還嗎？」

司馬洛苦笑：「如果我說會還，你也不會相信的！」

「只要你決定還，你就拿走好了！」杜老頭說。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拿起雨衣。「我會還你的！」

「錢包裏的錢都拿去好了！」杜老頭說。

司馬洛驚愕地看着他：「這一次，你是在開玩笑了！」

「不，」杜老頭說着站起來，走進房裏拿了錢包，丟給他，「你需要這許多錢才能走路的！」他又把一隻鋁貨的藥瓶丟下，「你還需要這個！每四小時服兩片，沒有這個你會痛死的！我本來不能讓你走，但看來你是非走不可的！」

「謝謝！」

「這是最重要的！」老人說：「當你快要吃完的時候，千萬記得再配一瓶！」

「謝謝！」司馬洛把藥瓶接了，也放進袋裏。

「這槍，」杜老頭說：「如果殺過人，就不要拿來還我了，只是丟掉就行！」

司馬洛把槍取出來看看。「好的，不過我多半是不會殺人的，」接着好奇地凝視着杜老頭，「為甚麼？為甚麼對我這樣好？我不相信你對每一個陌生人都是這樣好的！」

杜老頭沉默了一下，聳聳肩：「當我年輕的時候，我也曾經逃亡過。我誤殺了一個人，以後我就一直在逃。所以我不敢掛牌行醫！我同情逃亡的人！」頓一頓，「你殺了人嗎？」

司馬洛搖搖頭。

「那麼就是為了一個女人了，」杜老頭說：「很難逃得出這兩個原因的！」

「對了，」司馬洛點頭，「正是為了一個女人！」

× ×

越過那條鐵路時，鐵軌把車輪輕輕一碍，車子相當劇烈地跳動了一下。司馬洛咬緊牙齒。這一跳動使痛苦好像火星似的在肋部一閃。只是一閃又熄了。但他知道下一次，這火星就會燃一燃，再下一次就會熊熊地燒起來的。痲醉藥的藥力正在消退。他取出那隻藥瓶來，取出兩顆塞進咀巴吞下了，一面低下頭望着窗外的景色。

替他開車的司機疑問地瞥了他一眼。司馬洛說：「一直向前吧！一見有屋子就停下來！」

這司機是他連同汽車聘回來的。他覺得以他這身體，開車不大方便。

車子沿着那條路前進，司馬洛全神貫注在窗外。這裏風景並不美，不過，他也不是來這裏看風景的。這裏是燕子會被賀剛飛車追趕的地方，也是燕子最後出現過的地方。他要知道燕子現在何去，他必須從這裏着手偵查！

車子行駛了大約十五分鐘，已看不到公路與鐵路的交界點時，前面就有一間屋子出現在視線中了。車子在屋子旁邊停下來。司馬洛犀利的眼光已經看見了屋後一塊大石上正站着一個孩子，控制着空中一隻紙鳶。事實上，司馬洛是先發現這隻紙鳶，然後才循着鳶線望下來，找到這個孩子的。

「你在這裏等我！」他吩咐司機，便下了車，向那孩子走過去。

那個孩子也是老遠就看見了他的，正在懷疑地打量着他。也許，司馬洛的外表不像一個壞人，所以這個孩子對他並沒有存甚麼戒心。司馬洛走到了這個孩子的身邊，和這個孩子搭訕起來。他當然是由放紙鳶談起。但是這個孩子却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天真，似乎他一看就看出了他的來意。

「你是來查問那天飛車的事，是不是？」他直接地問。

這反而使司馬洛有點尷尬了。「呃——正是，」他只好承認，「我正在奇怪，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見！」

「有的，」那孩子興奮地說：「那天我也是正在這裏放紙鳶，我看着的！」他顯然很急於把他所見的向人發表，很可能，連他自己的父母也不相信他的故事。

「究竟發生了甚麼呢？」司馬洛問。

「我猜那是一件綁票案，」那孩子說：「那班壞蛋想綁架那個女人。不過那個女人很聰明，她逃脫了！」

「你怎知道她逃脫了？」司馬洛問。

「那邊，」那孩子用手一指，「看見上面那條路嗎？樹林開始的地方。她把車子駛進了那樹林中停了下來。我在這裏是看得見的，但是追她的那部車中的人看不見！她下了車，步行着逃走了。後來那部車就折回來，但是她已經走遠了！」他有點懷疑地看一眼司馬洛，「你不會是和那些綁票一黨的吧？」

「我當然不是了，」司馬洛說：「你看我像嗎？」

「我看你也不大像壞人，」那孩子說：「而且，現在說也沒有關係了！」

「她沒有車子，能逃得多遠呢？」司馬洛問着，四面望望，覺得在這裏步行而逃是並不安全的。

「看見那裏嗎？」那孩子的手又一指，「那裏是一個鐵路的山洞口。從樹林下來，可以到達那山洞口的頂上。那末，火車剛剛駛出來，她就跳下去！我看着她的，她真本事！她這樣一跳跳下去，在車頂上也能站得穩穩的，一點都不動搖！她就在火車逃走了，他們沒有機會追上她！」

「好一個燕子！」司馬洛低聲讚道。

「甚麼？」

「沒甚麼，」司馬洛揮揮手，「那時大概是甚麼時間？」

「唔，比現在早一個鐘頭吧，」那孩子說：「我記得的，因為火車總是五點鐘經過！」

「他們有沒有懷疑她是坐火車走了呢？」司馬洛問。

「我猜沒有了，」那孩子說：「他們回來的時候，火車已經走了很久！他們不可能猜到的！」

「哦，原來是這樣！」司馬洛舒了一口氣。

「你是新聞記者嗎？」那孩子問。

「不，」司馬洛說：「我只是那位小姐的一位朋友！她現在還沒有回到家，我想知道她遭遇了甚麼吧了！」

「那麼，」那孩子嚴重地看着司馬洛，「很可能她是已經給他們捉去了！」

「很可能的！」司馬洛說。

「我有甚麼可以幫忙你的嗎？」孩子問。

司馬洛搖搖頭。「沒有了，謝謝你！」他從袋裏掏出一塊錢，丟給那孩子，說：「給你買一隻新的紙鳶！」

「謝謝！」孩子接住了說。他好奇地看着司馬洛走開。

司馬洛回到他的車子，對開車的人說：「你可以回去了，用不着等我！」

司機把車子開走了，司馬洛沿着那條路向山上走上去。依照那孩子的述說，他進入了樹林之內，後來到達了那火車隧道的頂上，坐下來，等着，吸着一根香烟。現在肋部的隱痛已經沒有了，他又有着那飄飄然的感覺，因為，那痲醉藥已經開始生效。

火車果然一如那孩子所說，在五時正就來到了，司馬洛可以聽到它的嗚嗚之聲從洞口內傳出來，警告着可能在這外面的鐵路上的任何人。司馬洛的心跳得急促起來了，他站了起身，緊張地準備着。

首先就是火車頭出來，然後就是那些車卡。這列火車開得很快，司馬洛很佩服燕子。跳下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當你是在逃命的時候，心境又會不同了。正如司馬洛現在，雖然負傷在身，但是為了她的安全着想，他却沒有理會了。

那些車卡一截一截地從司馬洛的身下過去了，接着司馬洛就忽然一跳，就離開了那隧道口。他跳得很用力，跳出去時跳得很遠，這是必須的，因為他看見一卡裝滿了稻草的車卡才發力跳，如果就這樣讓自己跌下去，那麼當他到達時就可能落在別一卡的頂上，甚至可能落在兩卡之間的空間裏，而給撞得粉身碎骨。但這樣一跳出去，他跟上了火車行駛的速度，因此他落下去時，也只是落進了裝滿稻草的車卡中了。

雖然如此，這一跌還是使他痛得像墮進了火海之中。痲醉藥也消不了那痛的。如果沒有痲醉藥，很可能他現在就已經暈過去了！

整整五分鐘，司馬洛只能躺在那稻草堆中，睜着眼睛，一動也不能動。不過，他全神貫注地看着那從周圍經過的景物。

他決不能漏眼的，因為他知道，跳下了火車的燕子，決不會乘坐火車到站時才下車。下一站離開這裏太遠了，她如果繼續乘坐火車，那麼，萬一六君子猜出了她是在火車上的話，就有時間乘飛機趕在她的前面，在下一站等着她。因此，她在第一個可能跳下車逃走的地方就會下車的。司馬洛必須小心注意着沿途所經過的地方的形勢，否則就追不上她了。

好不容易，那痛苦總算過去了，他又可以爬起身。一方面，他一直在重溫着他對這附近一帶的地理知識。有些地方是可以跳下車但是通不到哪裏去的，她跳下車的地方，必須也是一個可以讓她容易銷聲匿跡的地方。

那列火車急速地前進着，而司馬洛一直在那裝稻草的車卡上留心着周圍的形勢。他現在已經完全把自己當是燕子了！如果他是燕子，他會在哪裏跳下車呢？

火車經過了好幾個地方，司馬洛都沒有下去。雖然那些都容易跳下去的地方，但那些地方都通不到何處去的。如果他是燕子，他也不會跳下去的。

後來，火車經過一度橋，那條橋是橫越一條小河的上空的。在橋上，站在車卡的頂上，司馬洛可以居高臨下地望得相當遠。忽然，他的心興奮地大跳起來了。

當火車過了那條橋之後，他已經不是在稻草堆中，而是站在車卡旁邊的踏脚梯級上，一隻手握住扶手的欄桿，讓自己的整個身子垂出去。盡可能輕地，他離開了火車，跳到了地面上。

着地時那一震又使痛苦在他的肋部爆發，他要咬牙蹲在地上好久，當火車去遠了之後才能站起來。這之後，他就走下河邊。那河邊上有一間屋子，是一家養鴨人家的屋子，他從火車上已經看見屋前一座小碼頭上繫着兩艘小小的舢舨。碼頭旁邊一間鴨屋裏，鴨羣吵得就像屋裏擠滿了女人，而且女人都在吵架。

當司馬洛踏到碼頭上來時，一個老人從鴨屋裏出來了，懷疑地看着他。

「有鴨子賣嗎？」司馬洛問。

「沒有，」那人說：「我只賣鴨蛋！但，如果你是在向我的船打主意，那麼你還是不要白費心機了！我從早到晚都看守着的！」

「為甚麼你覺得我會偷你的船？」司馬洛問。

「前天也有人偷過！」那老人說。

司馬洛的心又在狂跳。他相信他知道是誰偷的。如果他是燕子，他也會偷一艘舢舨沿河逃走。

「我並不是來偷你的船，」司馬洛說：「不過我倒想租一隻船用一用！」

「我這裏是養鴨子的！」那人不耐煩地道：「沒有船租！」

「賣給我好了，」司馬洛說：「我出得起錢！」他掏出一大叠鈔票。實在，那醫生給他的錢已所餘不多了，他現在就是把全部掏了出來。「而且，我也許會把你失去那一條船找回來！」

老人不睬他，向自己的屋子走回去。司馬洛抽出一張鈔票遞出去。攔住他的去路。「這個價錢該不算差了吧？而且，我也不會拿走你的船的，我只是用一用，你到下游去找，就可以找回了！」

那老人停住了。這倒是很優厚的條件，他實在不會有甚麼大損失的。他皺眉看着司馬洛：「你究竟想幹甚麼？」

司馬洛把那張鈔票塞進了老人的手中，以肯定成交，然後才說：「上次偷你船的人，可能是我的朋友！我現在就是正在找尋這位朋友！」

老人聳聳肩，把鈔票塞進了衣袋。「好吧！」

「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除了我之外，這兩天，有別人來這裏找過我這位朋友嗎？」

「你這是一位女朋友嗎？」老人問：

「昨天有三個人來過，他是來找一個女人的！」

「你怎樣回答？」司馬洛覺得心臟在收縮。

「我沒有看見什麼女人，」老人說：「所以我只是告訴他們聽，我丟失了一隻船！」

「這三個人是什麼樣子的？」司馬洛問。

老人告訴他。憑老人所說，他知道這三個人就是諸葛森，小辣椒及金鉅。這三個人都有着很特出的特徵的。最後老人又說：「他們倒沒有要買我的船，他們是坐車走了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他們有個好司機，好了，謝謝你！」他說着就跳下了一艘小舢舨，老人替他把繩子解掉了。他就划着槳，盪出河面，然後讓水流帶着他，浮向下游。燕子一定是向下游去了的，當她坐着一艘偷來的船，而且後面有人正在追來時，她沒有理由會逆流而上，走慢的一條路！

那河的水流一直都是緩緩的，但是，當天差不多黑下來的時候，司馬洛到了一處狹窄得多的河面，水流便急促得多了。而且，那裏的水也太淺，不少地方都有岩石在水中冒出，迎着急流，濺起雪白的水花。司馬洛急急地運動着雙槳，推開了兩塊差點撞着他的船的大石，後來就連忙把船划到岸邊，跳上了岸。他知道他不能再繼續向下游走的，因為下游更窄了！那裏的水會更急，要一個健康很正常，力氣很夠的人才能 船保持平穩的，而，以他目前的健康情況，他做不到這一點，他不能做那些太吃力的事情。

站在那岸邊，他呆呆地看着那流水。燕子又會支持到多遠呢？她的船會翻掉嗎？抑或她能渡過這急流而繼續沿河而下！這一點他却不能肯定了？如果翻了船，燕子就會離開河邊走陸路，但如果通過了急流，則她可能沿河走到很遠，在他未能決定這一點之前，他不能再找下去。

不過，也許這是值得安慰之點。他不能決定，六君子也一樣不能決定的。

背後忽然有一陣沙沙的腳步聲。司馬洛的手閃電般向上裝的裏面一摸，摸住了腋下的槍柄，轉身。他可以在半秒鐘的時間之內拔槍放射。而來者如果是六君子之一，他是眞會毫不留情地發射的。

那只是一個長頭髮的少女。十三四歲。兩條小辮子，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你嚇了我一跳！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是住在這裏的，」那女孩子說：「也許應該我問你，你來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指指他那艘小舢舨：「你也看見的，我到了這裏就不能再前進了！」

「還算你聰明，」那女孩子微笑，「如果你再下去，就會和她一樣翻船了！」

「誰？」司馬洛的手明顯地發抖着。

有一個女人，她硬要划過去，結果就在那下面翻了船，船破了，她游上岸。那孩子就是這樣告訴司馬洛。她又說那個女人還到她家歇過一歇，用她家的火爐烘乾了衣服，然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在家時，她不斷地問這附近的環境，又特別詳細地問南邊的山區，以及那裏一間沒有人居住的古老木屋。

不，她沒有把這事告訴過別人！沒有人來問過她。

六君子沒有發現這個女孩子。司馬洛放心得全身的血液都給放掉了似的。這表示那六個惡魔會繼續向下游找去，結果就會完全失去了她的踪跡。

「那是我的未婚妻，」司馬洛誠懇地看着那個女孩子解釋着，「她的家人反對我們的婚事，她逃了！我在找她，她的家人也在找她！」

他看出這個少女是那種愛情小說忠實讀者那一類型，他相信，對她編造這種故事，一定能博取到她的同情的。果然，她臉上的表情柔和下來了。「噢，原來是這樣？」

「我希望我先找到她！」司馬洛說：「不然，她的家人可能會說服她不要跟我了！」頓一頓，「所以，你能替我保守秘密嗎？別告訴他們她在這裏翻船！」

她想了想，聳聳肩。「我明天就要回到城裏去了！我就是想洩露秘密也是不行的！」

「這樣最好了！」司馬洛點點頭，「很多謝你！」

「你——不要點什麼嗎？」她問：「一點吃的東西？」

「如果你能給我一杯牛奶，我就很感激了！」司馬洛說。

並不是他的肚子餓，而是他的肋骨又開始在痛了！他得服那些藥丸了。有牛奶把藥丸送下，總是比較好一點的！

× ×

司馬洛行了整整一夜，當天亮的時候，他就來到了那瀑布的旁邊。那是一座很奇怪的瀑布，在一座危崖的上面，只見瀑布，而不見瀑布下游的河。那是因為，瀑布是通進一個大洞的。那洞是黑色的，好像一個巨大的咽喉。瀑布的水就是注進這個巨大的咽喉裏。這咽喉直通進山的臟腹之內，究竟它有多深，就很難推測了。

從這崖上望下去，就可以看見那間屋子。一間斜脊的巨大木屋。在喝那杯牛奶時，那個女孩子告訴過他，這是她的祖父建在這裏避世的屋子。自從她的祖父死了之後，就很少有人來這裏了！這麼遠的屋子，交通很不方便，沒有人願意來。

司馬洛相信，燕子有百份之九十九的可能性是躲在這間屋子裏的。她只有這一條路可走。翻了船之後她一定不敢再回到鐵路去截車，因為說不定會碰着那正在找來的六君子的。但是這裏就不同了。這間屋子地圖上是沒有的，六君子除非是那個女孩子的家人，否則一定也不會知道有這屋子。如果他是燕子，他一定也會在這屋子裏躲着，躲到六君子找到了更遠的地方去了，才再出來。

現在燕子可能已經在那屋子裏了。她會不會是已經睡着了呢？

他沿着一條小路向山崖下面爬去。山崖走完了，他便到了平地上。有一條小路通到那間屋子去的。就在路上這條小路上時，司馬洛才察覺到有點不對，這條久已不用的小路上已經長了許多長草，但，怎麼這些長草有些部份却是已經給壓扁了呢？而且，還是給車輪壓扁的。跟着

，身後汽車號角聲忽响，使司馬洛差點跳起兩呎高，他轉身，就看見樹林裏忽然衝出來一部汽車，直向他撞過來，這個地方會出現一部汽車，簡直像一場惡夢，而且，這部汽車還是沒有人駕駛的！

千鈞一髮之際，司馬洛忙一跳跳開，好像粵劇舞台上的小武一樣，一手撐地作了一個大轉身，同時，另一隻手就把槍拔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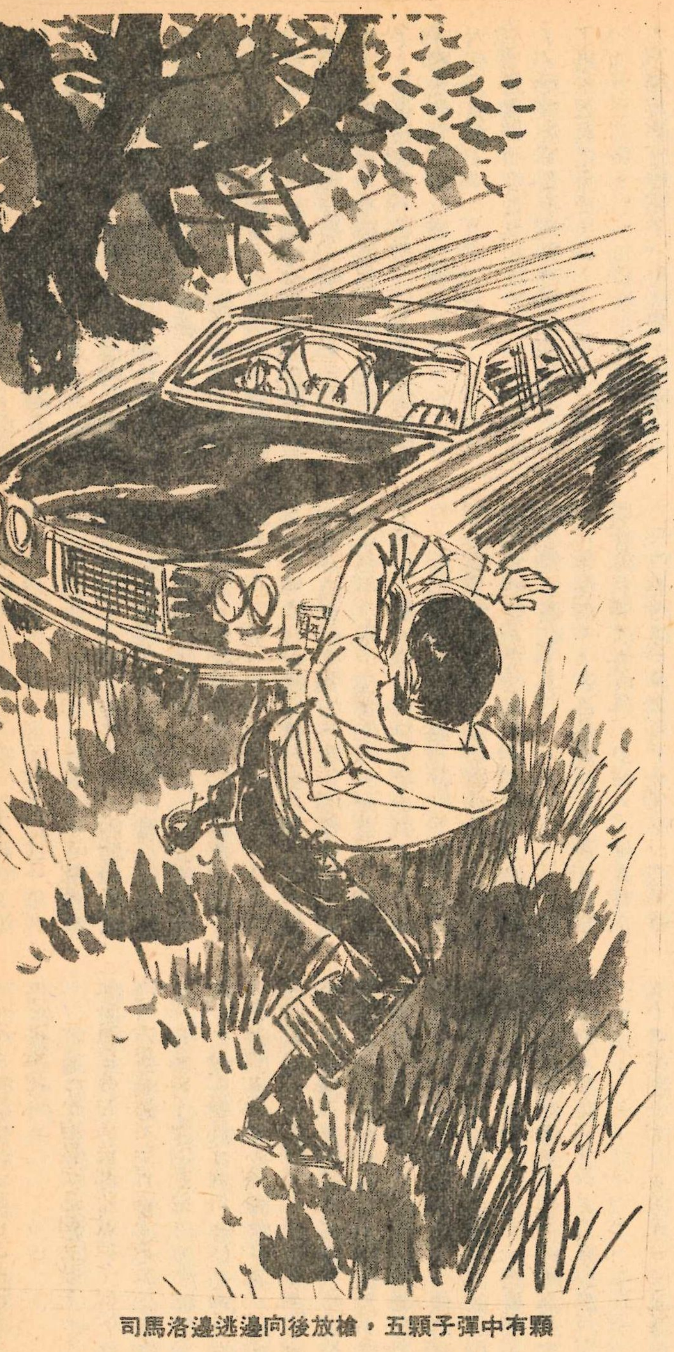
那部車子靈巧的程度使人難以置信，在危急之中，司馬洛已經猜出是誰開的車了。除了開車能手賀剛之外，還有誰能有本領如此開車呢？如果他看得見，他可能會就此一槍打破賀剛的腦袋，但是他看不見，所以沒有放槍。那部車子靈巧地轉了一個極窄的彎，又向司馬洛追過來。司馬洛連忙向樹林的方向逃去，但那部車子迅速地又兜回他的前面去。一連兩次，都是如此。這就把司馬洛逼進了空地之中。

最後，司馬洛只能拚命地向更空曠的地方逃跑，而那部車子毫不留情地追在他的後面，他轉右，車子也轉右，他轉左，車子也轉左。

司馬洛咬着牙，走着之字路跑，使車子很難加速向他衝過來，一面就畧提起左臂，右手把槍伸到左脅的下面，槍嘴對着身後，扳動槍機，那槍中是有六顆子彈的，他一連發射了五顆。不能用眼睛去瞄準，因此只能盲目地發射，靠腦子去瞄準了。但是，五顆子彈之中倒也有一顆是奏效的。他聽見一隻車輪「砰」地洩氣的聲音，跟着車子煞掣。他霍的轉身。

車子果然已經傾側向右邊了，本來是向他直撞過來的，但是也變成從他的右邊掠過。司馬洛一跳上前，望着車子，拉着車門的把手要把車門扭開，但是沒有用，那車門原來是在裏面下了鎖的。

接着車子向另一邊一扭，就拉脫了他的手。賀剛果然是一個汽車的魔術師，他



司馬洛邊逃邊向後放槍，五顆子彈中有顆是奏效的，擊破了一隻車輪。

以蛇形的路綫在空地上行駛了兩圈，很快就摸準了車子傾側之後的性能。他又恢復了控制，而向司馬洛直撞過來了。

不過車子的靈活程度當然已遠遜前時，好像鬥牛勇士似的，司馬洛畧一側身，讓車子在他的旁邊掠過，隨即一隻手按住了車輪的擋泥板，一翻身便上了車頭上，再一翻身上了車頂。

現在，伏在車頂，他就可以看見，果然是賀剛，正在車中把身子縮得很低的，把持着駕駛盤。看見了他，賀剛恐懼地縮向後面。但縮不出車窗的視綫範圍之外，而司馬洛的槍中是還有一顆子彈的！

接着，陽光之下，有金屬的光芒一閃，一件東西打着轉飛過來了。司馬洛僅有時間看到那是一把飛刀，持槍的手已經被飛刀擊中了。但只是擊中，而不是刺中。因為，中他的是飛刀的柄。那飛刀的柄「托」一聲擊中了他的手背，整隻手都麻痺了，槍便從手中跌落，跌到了車子的右邊。司馬洛用不着看，也知道刀子是誰擲來的了。既然賀剛在，六君子的其餘各人一定也在的。六君子之中有一個飛刀手兪光，雖然單了一隻眼睛，對於他的眼界也並無影响，而且似乎使眼界更好了。能夠使飛刀的刀柄擊中目標的人，當然是一流的飛刀好手，因此，雖然槍是跌到了車子的右邊，司馬洛也不能不滾向左邊。刀是從左邊飛來的，如果他滾落左邊去拾槍，第二把飛刀就會接踵而來。他不會有機會拾到手槍的。

司馬洛在車子的左邊落地，整個人便像爆炸了似的！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他

現時的身體已經不比從前，他不能够毫無顧忌地騰跳的！剛才那樣跳上車頭，已經使他有點吃不消了，現在再從車上跳落地下，他就更加受不了，也許，是肋骨的斷口磨擦了一下吧？這樣，那使他吃下了全世界的痲醉藥，都沒有用的。痛苦使他的眼前滿是白光，一動也不能動，除了痛苦之外，他什麽都不知道。他一定暈了好一陣。後來，痛苦稍減，他醒過來。所謂痛苦稍減，也並不就是完全不痛的意思。他仍然是像全身陷於烈火中似的。只不過，剛才就痛得比全身陷於烈火中，更加厲害了！他張開眼睛，看見六個人圍着他而站。雖然他看到的只是六雙脚，他也知道這六個人是誰了。

諸葛森的聲音温和地說：「好久不見了，司馬洛，想不到在這裏碰到你，你約了她在這裏見面嗎？」

「不！我——不知道她在那裏！」

有人暴躁地罵了一句粗話。那應該是小辣椒霍文通了。但諸葛森制止霍文通：「不，不要動粗，你看不見他是已經受了傷嗎？你再踢他一脚，他就不能够和我們談話了！」

「說謊！」霍文通恨恨地，「死到臨頭還是要說謊！」

「為什麽你來這裏呢？」諸葛森問。

司馬洛猜，這一點他是用不着說謊的。「我——以為她會在這裏！」

「我們也以為，」諸葛森說：「但她並不在！我們在下游找到了小艇的碎片。她只可能是在這裏的！但是她却不在！」

「那麽，」司馬洛苦笑，「我們是犯了同樣的錯誤了！」

「我不相信他！」霍文通又高叫了起來。

「你是一個傻瓜，司馬洛，」諸葛森鄙夷地說：「你這樣追着她，你以為對她有什麽好處嗎？以你這身體，你不能保護她，還需要她保護你，所以，你實在不是幫她的忙，而是幫我們的忙，謝謝你的幫忙！」

司馬洛的心就像給一隻巨手揑了一下。諸葛森是說得對的，而且說得很對！他實在幫不了燕子什麽忙的，而現在，他們又捉住了他，可以用他把燕子引來了！媽的，燕子根本不需要他的幫忙！她不是說過的嗎？無論怎樣，她都能逃脫的。但這並不包括他。把他也牽涉了進去，她却就未必能够逃脫了！

「現在，」諸葛森轉向霍文通，「你可以動手再踢他兩脚了！但，」提高聲音，「別弄死他！那母狗不會來領一具屍體的！」

「不！」司馬洛哀求。他實在再受不起一頓拳脚了！

霍文通如獲至寶地上前。司馬洛知道哀求是沒有用的。這六個人已不是他印象中的六君子。無比的怒恨使他們完全變了，他們是什麽都做得出來的！

「這裏，這裏的骨頭都有傷！」諸葛森對霍文通指點着，「所以你要避開這些地方，否則就會弄死他了！」

霍文通叫喊一聲，一隻脚向他的肋骨直踢過來。司馬洛根本沒有閃避的力氣。他覺得身體已經爆炸成幾千萬片了，而每一片都是充滿了痛苦的，每一片自己都想再爆炸。聽見賀剛在說：「留給我一脚，我答應過他的！」

司馬洛沒有感覺到賀剛的一脚；他已經暈過去了。……

他是痛暈了的，醒過來時也是痛醒的。一醒來，他就希望自己再度暈過去。眼前的景物是震動着的，他首先看到的是火光中的屋頂。那是斜背的屋頂，他猜就是那間木屋子的裏面了。火光來自一角落裏的一座壁爐。賀剛正在那爐子的火賁一罐罐頭食物。衹有他和賀剛兩個人，情形差不多和上一次一樣，衹是屋子不同了。賀剛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他們都出去找她了，我們一直監視着這山區的出路，她很可能是還躲在樹林中。如果是，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她的。他們再給我一次機會看守你，不過，這一次，你是騙不倒我的了！」

司馬洛相信他是仍然可以用詭計制服賀剛的，但他的身體已沒有能力。他甚至不能斷定他的手在背後被縛住了。他連把手動一動的氣力都沒有。

「我們會找到她的，」賀剛說：「在我們替她行過絞刑後，我們就會放你！」

司馬洛拚命用力，但是除了使自己身體上的痛苦更加劇烈之外，却成功不了什麽。那痛苦使他又把眼睛閉了一閉。當他再張開眼睛的時候，他的眼前就出現了幻象。他看見了燕子的臉。在火光閃動中，他看見了燕子那張白皙的臉，好像一隻月亮似的懸在他的上空。他急急地霎動着眼睛，希望這幻象消失。

但並沒有消失。忽然，他就明白這並非幻象了。眞的是燕子，她正從那斜斜的天花板上的夾縫中探出頭來。司馬洛覺得喉嚨發乾，混身的血液都在奔騰澎湃着。他祈禱賀剛不會抬起頭去看。一面，他心裏則在罵她。這個大傻瓜！她怎能够在這個時間出現？難道她不想活下去了嗎？

但是他又不敢出聲，而跟着，燕子的半個身子也出來了。她好像一隻待撲的豹一般，凝在那天花板的夾縫處，等待着，不知道她是在等什麽。總之是等待着。司馬洛也祈禱她改變主意，離開這裏。

賀剛從爐上拿起了那罐食物，向司馬洛身邊走過來。原來燕子等着的就是賀剛。當賀剛經過燕子的身下時，燕子就放了她用手扶着及用脚撐着的樑木，飄落下來。她的兩脚剛好落在賀剛的兩肩上，她全身的重量，也聚在這兩隻脚上了。毫無準備的賀剛，是實在負不起這額外的重量的。不由自主的，他的膝蓋一軟，便在地上跪倒了，而燕子跳離了他的肩，在他的頸背上加上一掌。賀剛軟軟地仆倒在地上，暈了過去。

燕子轉身，一躍到了司馬洛的旁邊，蹲了下來。「你還好吧！」

司馬洛苦笑：「你瘋了！」他斷續地說：「你怎會在這個時候到這裏來的！」

燕子微笑。「我並不是在這個時候到這裏來！我是一直都在這裏的！他們忽然來了，我躲在天花板上那夾縫中！他們找遍了屋子，但是沒有找到這夾縫。他們就在這屋子裏逗留下來，於是我被困在這裏了，我不能出去。我是打算在這上面就兩

天的，他們在附近找不到我的時候，我就可以離開！跟着你就來了，我看見他們捉住了你！」

「那麽你還是躲回上面去吧！」司馬洛說：「他們不會找到你的！他們一定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在這裏！」

「不，」燕子搖着頭，「我得救你離開這裏！我們不能讓他們把你帶着跑來跑去。你得進醫院！否則你會死掉的！」

「不——」

「來！」燕子扶着他，「你可以起來嗎？他們的車子已經換好了車輪！車子就放在外面，我們可以坐着車子逃走，他們已經分散了，在樹林的各個部份，他們來不及追上我們的！」

「不——不！」司馬洛抽噎着，當她一托起他的頭時，那痛苦就劇增，使他差點暈了過去。

燕子輕輕吻一下他的臉頰。「忍着！我們得逃命！痛一點也要捱了！」

司馬洛忍着那痛苦，差點把牙齒也咬碎了，但他把那痛苦忍了下來。他走不動，那痛苦不但使他不能動作，而且使他的神智也欠清醒了。他衹是半迷糊地讓燕子把他抱了起來，抱出門口。他也不知道燕子是怎麽把他弄上車的，總之他忽然發覺，他已經躺在車子的後座上了。

「我會盡量不開得快，」燕子說：「但這裏不是一流的公路，總之會痛一點的了！」她在他的嘴巴裏塞了一條捲起來的手帕，「咬住這個！這會使你好一點！」

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在後座上跳動了一下，他覺得全身的骨頭就像都要刺穿皮肉逃出來似的了！

「忍一忍，」燕子說：「我會先送你到一間醫院，叫警方保護你，這樣他們就不能碰你了！」

「燕子，」司馬洛以沙啞的喉音問：「我得問你一件事情！他們說你殺死了他們的家人！全部！」

「是的！」燕子說，「這就是為什麽他們要殺我！」

「我不相信！」司馬洛要支撑起來，但是劇痛使他迫得再躺了下去，「我不相信！」

燕子沉默了一下，然後凄然地冷笑：「這是眞的，那時我們是在北非，我，六君子，和他們的家人。那是一件很大的工作，需要很多人手，於是我們全部出動了。我們的工作就是把一位阿拉伯土王的皇冠偸過來。那隻皇冠的價值，可以讓我們任意揮霍三輩子也揮霍不完！」

「結果出了什麽錯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燕子聳聳肩，「總之消息走漏出去，當六君子到王宮裏去動手的時候，他們已經在等着。於是他們搏鬥起來！六君子都帶了犀利的武器，我們都知道，那不是一個講法律的地方，土王捉到了我們，不會依法律把我們放進監獄，他會把我們斬首示衆的。因此一失手就得殺出一條血路了。土王雖然人多，但是在他們强大的火力抵抗之下，一時也無法把他們捉住。另一方面，土王也派了一隊人馬來捉他們的家眷。我是和他們在一起的，他們都睡着了，我剛剛好到了山上去散步。我們是在沙漠上露營的，我們是以一個旅行團的面目出現。這支人馬把營地圍住，把他們一個一個都捉了起來，衹差我！」司馬洛看見她的手在方向盤上揑得極緊，以至指節微微發白。她說下去：「我不知道是誰通風報訊的，總之，他們知道他們應該捉到多少人！他們數一數，數出是還差我一個，就派人上山來找！我衹是靜靜地躲在那裏！他們找不到，領頭的那個就把其中一個被縛着的俘虜推出來，舉起了大刀。他大聲叫着說給我十秒鐘時間，如果我不下去，他就把這個俘虜的頭劈掉！」燕子冷笑，「這是開玩笑！我下去又有什麽用？我自動投降，他們也不見得就會免我們一死的！我下去，也衹是多送一命吧了！所以我不睬他。但那時我是帶着一把來福槍的，裝了望遠瞄準鏡的那一種。我的瞄準鏡瞄着他。十秒鐘過去，他揮動大刀，我就一槍把他的手臂射斷了。這之後我就沒有選擇了！我不能不把他們殺光的。他們開始向我還槍，而且一面動手斬殺那些俘虜。我盡可能開槍保護那些俘虜，但是，有兩個已給他們劈死——」燕子抽噎起來，「接着，他們十五個人都給我射死了。但眞正的慘劇這時候才發生！那領頭的一個，用他剩下來的手從身上取出一隻手榴彈，向俘虜羣拋過去。我無法制止這隻手榴彈！他擧起手榴彈時我已經放槍射過去，但目標太小了！我射不中手榴彈，我衹是把他射死了！但手榴彈還是扔了出去。他們……都死了！」

「不是你殺的！」司馬洛說。

「但我可以救他們！」燕子說：「問題就是在這裏！如果我下去投降，起碼可以讓他們多活一兩天！那一隊兵士不會就地處決我們的！他們會把我們帶回去交給土王，慢慢泡製！也許我應該投降的，因為一個鐘頭之後，六君子已經突圍而趕回來了，也許如果我投降，他們及時趕回來，就可以把我們全部解救！但我怎知道呢？我怎知道他們會回來！我還以為他們是已經被捉住了，所以才有人來捉我們！」

「這不是你的錯！」司馬洛說。

「也許這是我的錯，」燕子說：「但如果有機會讓我再做一次，我還是會一樣做法的。沒有人會明白！我最害怕給人捉住，我覺得這比死還可怕！我——就像一隻燕子，如果我不能自由地飛翔，我馬上就要死掉了的！」

「我明白！」司馬洛說。

「但總之六君子不明白！」燕子說：「我向他們解釋了情形，他們哭了，然後他們就捉住我，要就在那裏把我吊死！」

她停了一停，由於車子現在正在經過兩叢樹之間，她得加速通過。車子的速度增加，也等於增加跳動的程度，司馬洛差點痛得死去。

「那一次，他們本來就可以把我吊死了的，因為我完全沒有防備！」燕子通過了那兩樹之間，又繼續說下去，「但是剛剛就在這個時候，又一隊人來了！他們得忙着反抗和逃走，於是我乘機溜了，這之後，他們就一直在追我！現在你該明白，為什麽講和是沒有用吧？他們都是可憐的人！他們生存的指望全都寄託在他們的親人的身上。他們的親人都死了，他們還有什麽値得活下去？我猜他們是把指望都

寄到我身上來!他們不肯承認,那些親人的死不完全是我的責任;他們一定要賴在我身上,不然,他們就完全沒有生存的目標了!」

「他們都是瘋了!」司馬洛咬着牙叫道。

「起碼瘋了一半,」燕子說:「他們是可憐的人,他們的神經又不大正常,我怎能殺死他們呢?」

「應該把他們捉進神經病院!」

「這種瘋狂是治不好的,除非把他們的親人都還給他們,」燕子說:「而且世界上也沒有神經病院關得住他們!以他們的本領,他們很容易再逃出來!所以,我除掉逃走之外,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這不是你的錯!」

「這不是任何人的錯,」燕子說:「這是命運之神的殘酷。命運之神像一個老處女,對有些人很恩寵,對有些人很殘酷!對我們就很殘酷!」

司馬洛咬着牙沒有做聲。他知道燕子的話說得很對。

「司馬洛,」燕子說:「我和你也是命運之神的殘酷傑作!我和你本來是可以相處得很好的!但命運偏偏使我們相處不下去!記着,你從醫院出來之後,別來找我了!我逃得脫的,無論如何,我都逃得脫!我不需要你的幫忙。如果你來找我,你就是等於幫忙他們!他們會留心着你,你找到我,他們也會找到我!我們永遠沒法在一起的,記着!」

這就是司馬洛聽到她所說的最後一句話了。這時車子正經過一叢小樹,忽然金屬的光一閃,燕子叫一聲,低下頭,一把飛刀從這邊車窗進來,從另一邊車窗出走了!燕子再踏下油門,第二把飛刀來了,這把飛刀刺中了右邊的後輪,把車胎刺穿了!

燕子不比賀剛,她無法把車子控制住。車子走着之字路,最後翻轉過來。司馬洛給拋出了一隻打開了的車門外。

他的身體受不住這更猛力的一震,他沒有機會看到燕子究竟遭遇了什麼,就失去了知覺!……

他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他才醒過來,當他醒過來的時候,身體又是那麼痛,他奇怪他究竟是否又是痛醒的。他運用他的眼睛,發覺他是仍然躺在地面上,很可能是近着他從車中跌出來的那個地方。但他的頭是朝着這邊,不能回過去望望車子究竟還在不在哪裏。燕子呢?她怎麼樣了?她有沒有跟着跌了出來。抑或,她是仍然留在車中的?

忽然之間,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想起了一件他早應該想起了的事情:那瓶藥!他的腦筋眞是被那痛苦影响得太厲害了!爲什麼他早沒有想起來呢?他是老早就應該有藥的,藥可以止痛!他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止痛。

司馬洛動着一條半麻痺的手臂,伸下去,忍着動作引起的那無比的痛苦,找到了衣袋,在袋裏摸着,喜極地摸到了那瓶藥,取出來。那醫生叫他每次服兩片還是三片?他忘記了,但總之不能依醫生的服量了,醫生並沒有預料他會痛到這個程度的。

司馬洛向咀巴放進了五片那藥片。沒有水,祇能嚼下去。然後他閉上了眼睛,等着。那藥片在他的胃裏消化,藥力散開,就像棉絮在不斷地充滿着他的身體的每一部份。

他再張開眼睛來,把身子滾動。動作還是帶來痛苦,不過,那痛苦却是遙遠的,好像那是別人的痛苦,並不屬於他的。

那部車子就在他的旁邊,已經翻轉了,車頂抵着地面,而四隻車輪朝着天空。燕子已經不在車中,六君子也看不見踪跡,他們都到那裏去了?

一個念頭使司馬洛猛然躍起,他們可能是已經捉到了她,正在去爲她行絞刑!

「燕子!」司馬洛大聲狂叫,跟着他又安慰自己。如果要吊死她的話,那邊就有一棵很合用的樹了,何必還要把她帶到別處?對了,對了,她一定是已經逃走了,而他們正在追她,這就是爲什麼他們都不在了!

他得去保護她!

司馬洛踉蹌地向最接近他的山坡跑過去,麻醉藥雖然驅走了痛苦,但是也使他四肢的靈活程度大減,他的步伐走起來不大準確,他相信,太空人初登月球時在月上行走,大概也是有着差不多的感覺吧?

他跑上了那山坡。

他必須登上一處較高的地方,看清楚周圍的情形,才能知道他們究竟是在那裏的!

他登上那小山的時候,一路上,就覺得像飄浮在雲霧裏似的。那過量的麻醉藥雖然把過度的痛苦驅走了,但是也使他的神經陷於半麻痺狀態。他祇是害怕他會忽然失足,滾下山坡去。但是他結果還是到達了山頂,那不是最高的山頂,不能望得太遠,但是他在那裏也可以看到相當多地方了。起碼,他就看到了金鉅。金鉅是在左邊的樹林,祇是站在那裏,手中托着一件犀利的武器,一把手提機關槍,是那槍咀反映日光而吸引了司馬洛的視綫的。司馬洛連忙縮回一塊大石後面,但是金鉅沒有看見他。金鉅的頭並沒有轉過他這邊來。金鉅的眼睛,祇是定定地望着與司馬洛相反的一個方向。司馬洛伏在那後面監視了他們一分鐘,都是如此。

司馬洛知道他是在幹什麼,金鉅是在監視着一處出入的要道,很可能現在六君子已經分散開來了,每一個都在監視着一處要道。爲什麼要這樣?答案是很明顯的:燕子已經給他們包圍住了。

跟着,金鉅又動了。他拿着機槍,很小心地前進着,眼睛機警地窺視着前面,他們正在縮小包圍網!這幾個狂人,瘋子!難道他們不知道,這件事並不是燕子的責任嗎?但和他們講理,是沒有用的了!

「我要殺死他們!」司馬洛喃喃着說。他向山坡的另一面跑下去,連跑帶滑地下去,一面祈禱那藥的藥力支持得久一些。他是一個幾天之前就應該躺在床上休息的人!但是他却起來到處跑!他知道他終於會弄到,連麻醉藥也不能止他的痛的。

到了山脚,他就投進了樹林,專揀隱蔽的地方走。他走得快,而金鉅是必然走得很慢的,所以不久他就追上了。忽然之間,他就看見金鉅那龐大的背影出現在前

面,距離他祇有十呎!

金鉅完全不知道背後來了個人,他祇是全神貫注在前面,一步一步前進。

托!司馬洛擲出去的第一塊石頭擊中了他的手肘,他哇的叫一聲,輕機槍就不由得從麻痺了的手中落下來了。他憤怒地轉身,看見司馬洛擲出的第二顆拳般大的石子,這塊石子他已經來不及閃避,而被擊中了額頭,「轟」一聲,他覺得眼前變成了烏天黑地,人也倒了下去。

司馬洛還是再擲出第三塊石頭,這塊石頭擊中了金鉅的左額。金鉅的頭側了一側,他必須如此的,金鉅這個亘無霸的力氣太大了,以他現時的傷勢,去與金鉅肉搏是不智的。

司馬洛手中已經舉起了第四塊石頭,這塊石頭實在是不需要的,因爲,金鉅是已經暈了過去了。但,司馬洛還是把這塊石頭丟出去,擊中了金鉅的右手,金鉅的手背上脫去了一大塊皮肉。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的手是暫時不能用了。司馬洛一跳過去,把那挺輕機槍拾了起來。剛才他是充滿了怒恨的,他打算機槍一奪到手就把金鉅殺死!然而現在,他却發覺,他是無法下手了!他記得燕子那句話:他們都是可憐人!他們的神經有問題,燕子雖然一直被他們追殺,却一直都沒有還擊,而且一直都原諒他們,他又怎能殺死這樣可憐的人呢?

而且,他也從來不能下手殺死那些完全沒有抵抗的人的!司馬洛根本就不愛殺人,叫他去殺死一個躺在地上,完全沒有抵抗的人,他是更加難以辦到的!他兇罵了一聲,便棄下了金鉅,托着那一挺輕機槍,在林中繼續前進。

他現在是在繼續金鉅的工作,縮緊那個包圍網。祇不過,當他找到了燕子時,他不會是幫手殺她,而是幫手救她!

前進了一段路,忽然前面有脚步聲。馬上,司馬洛就停了下來,好像石像一般凝住了。這脚步聲仍然在响着,那個人就是賀剛。

他手裏也拿着一把槍,正在進行縮緊他這一角的包圍網。現在這裏是樹林地帶,他不能開車,而且那部車子也開不動了,因此,他可以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他的本領並不是在槍上,同樣地,在林中偷偷摸摸地前進,也不是他所擅長的事。他完全不知道司馬洛是什麼時候接近的。他祇是忽然就發覺,一隻槍咀抵住了他的腰。

「別動!」司馬洛在他的後面低聲喝道:「這不是槍,這是金鉅的輕機槍!」

賀剛好像變成了石像似的,全身都僵硬了,然後,他慢慢地回過頭來一窺。當他看見眞的是一挺機槍的時候,他就放手,讓槍跌下地上。

「她在那裏?」司馬洛咬着牙問。

賀剛的回答是一如他所料的,他的頭抬一抬,指指前面,「在樹林裏!她已經給我們包圍了!」這樣說着,賀剛就忽然轉身,一手撥開司馬洛那輕機槍的槍管,人就向司馬洛撲過來。正如燕子所說,他們是不顧一切的,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

司馬洛本來是仍有時間扳機向他掃射的。賀剛祇是開車能手吧了,在這種搏鬥上,他是遠不如司馬洛的。當他撲到時,司馬洛的機槍就一提,槍咀擊中了他的下頷。

賀剛向後跌去,撞中一棵大樹的樹幹,向司馬洛仆回來,司馬洛側身讓他在身邊經過,然後輕機槍的槍管再一揮,又擊中了賀剛的後腦。賀剛頹然地倒下去,失去了戰鬥力。

司馬洛繼續向前進,他並沒有想到,他現在這樣做,又是違背了燕子最後的叮囑了!燕子一定希望他不要進來,就這樣走掉的。但人的感情是微妙的,司馬洛對燕子這個人已經有了極深的好感,他就無法把她丟下不顧了!

他沒有再碰到六君子的餘下四個人。

再走了一段路,他就明白是爲什麼了,他們已經差不多捉住了燕子。當他衝出樹林的時候,他看見諸葛森,李培及兪光三個人都站在那裏,成爲品字形,仰頭向上。他們是望着那座小山崗,那一座上面有瀑布注進一個無底深洞裏面的小山崗。燕子正站在這山崗上,手中拿着一把手槍。這槍她是從那裏得到的,可就不得而知了。總之,她的手中有一把槍。

看情形,她是被困在那上面了。要離開那山頂,必須先繞下山脚來,但三個人在這下面守着要道。

第四個,小辣椒霍文通正施展他的爬高本領,爬上那近乎垂直的山壁。這個矮胖如球的人,竟然爬得那麼快速和靈活,如果不是親眼看見,眞是難以置信。他的手中有一把刀子,像一隻肥胖的大蜘蛛般,他迅速地向山頂逼近。燕子叫道:「不要上來,小辣椒,不要逼我殺死你!」

小辣椒就像根本沒有聽見。

燕子放了一槍,那一槍射中小辣椒身邊一塊大石,子彈「乒」一聲彈開。沒有用,沒有人能制止他們的。燕子並沒有意思射中他,但,即使燕子打算槍殺他,他也還是要上去的。

「不要來,小辣椒!」燕子竭斯底里地大聲叫着,「我會殺死你的!」

「好了,你們!」司馬洛冷冷地說:「放下槍!」

三個人霍的轉過來,司馬洛手中的手槍响了一聲,李培手中的槍飛走了,李培按着發麻的手腕。司馬洛現在已把輕機槍托在右邊,祇是用取自賀剛的手槍,如果用輕機槍,可能已斷爲兩截了。

兪光及老頭子諸葛森的手上都沒有槍,他們愕着。

「你,兪光,刀子慢慢地拿出來,丟在地上!」司馬洛命令。

兪光那隻獨眼透着兇光,他並沒有打算從命。三個人似乎都打算向司馬洛撲過來。

「想清楚一點!」司馬洛說:「你們撲過來,我就祇好逼得開槍,這樣你們就會死掉,你們永不會再有機會做你們要做的事情了!」

「不要動!」諸葛森是較會動腦筋的一個,「照他的話做!」他大概知道司馬洛果然是不想殺死他們的,不然司馬洛根本就不必和他們說話,祇要乾乾脆脆的,在後面開一掃射就是了。

兪光深呼吸着,以很慢很慢的動作從

腰間拔出他的刀子來，丟在地上，四把飛刀。

「現在，」司馬洛命令，「在地上伏下來！」

「不行，你這——」李培暴怒地喝叫着。

「照做！」諸葛森又命令。

李培又服從了，他們果然是很信服諸葛森的。他們在地上蹲了下來伏着，很丟臉的動作，但必須如此。伏在地上的人，是比較難以反抗的。

而這時候，痛苦又接近了，司馬洛的體內，那痛苦不是遙遠的痛苦，而是很接近的，好像快熄了的煤火，給火一吹，又升起了火焰來。痲醉藥不大帮得了他。

「不！」司馬洛低聲說：「不，」近乎哀求地。他狼狽得連手槍也丟在地上，匆匆把藥瓶取出來，向咀巴裏塞進幾顆那藥丸，然後機槍的槍咀一提提起，瞄向山崖上。

小辣椒霍文通仍然在一步一步的向上爬，而燕子用槍指着他，嘶着聲叫他別上來。霍文通總是充耳不聞的。接着，司馬洛的機槍就發出了權威得多的怒吼，一排子彈橫掃過霍文通的手指對上，祇有幾吋的山崖上，濺起的泥土及石碎洒得霍文通一身一頭都是。

「再爬上去，你就完了！」司馬洛叫道。

「噢，司馬洛！」燕子這時也發現司馬洛了，她痛苦地叫着，「你走呀，你爲什麼不走！」

「不！」司馬洛對自已低聲地呻吟着，因爲，那痛苦已等不及藥力的發作，好像爆炸一般正在侵蝕着他的全身，那輕機槍變成了是一件極端沉重的負担。

霍文通的手又伸上去，再爬高一呎，司馬洛的手又扳動了槍機，子彈掃射在他的手指上一點的崖壁上，霍文通又停下來了。但是，那機槍像已成爲了一隻難以駕御的怪獸！它震的動使司馬洛的痛苦，提高到再難以忍受的程度。他好像全身都碎裂開來，成爲一塊一塊似的。抽泣着，機槍從他的手中跌落，人也跪倒下來。

俞光十分迅速地一滾身，就抓起了一把飛刀。

「不！」諸葛森喝道：「別殺他！」

李培好像一隻跳蚤似的一跳過來，一拳擊在司馬洛的下頷上。司馬洛向後倒下去，眼前像罩了一片紅霧。

諸葛森抓起了他的機槍，機槍响了，一排子彈射得他頭邊的地上泥土飛濺。

「母狗！」諸葛森叫道：「你看見了，你在那上面不要動，乖乖地等小辣椒上來，不然你的姘頭就會變成一隻蜂巢！」

司馬洛在那一片紅霧中向上望，燕子呆在那裏了，如果他能出聲，他會叫她別管，如果他有一分氣力，他也全提起來撲向諸葛森的，但他既做不出聲音，也沒有氣力。

霍文通又開始迅速地向上爬了，這一次，當他爬到上去時，燕子可就逃不了。

燕子凝住在那裏，時間像過得很慢，一切都變成了慢動作似的。跟着，司馬洛聽見她尖叫起來：「好吧！你們要我死，我就死好了！」說着她就回轉身，奔向那瀑布！

清楚玲瓏地，他們看見她向瀑布流進去的那個無底黑洞裏一躍下去！於是，這就成爲了他們看見燕子的最後一次了。

「天！」司馬洛低聲呻吟着，「我——很抱歉！」接着眼前發黑，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一次，他醒得很快，而醒來時又有着那輕飄飄，身子裏塞滿了棉絮般的感覺，大概是那痲醉藥的藥力又發作了。他發覺身邊並沒有人，而那一挺輕機槍仍然棄在地上。

他一滾身就把機槍撈到手中，站了起來。

他們都到上面去了，四個人都站在那瀑布的洞口。司馬洛可以看到，他們就像四根石柱一般呆在那裏。

「燕子！」司馬洛嗚咽地叫起來，「燕子！」

他踏着踉蹌的步伐，沿着側面的那條小路，爬上那座小山。沒有了燕子了，祇有那四個人站在那裏。諸葛森，霍文通，俞光，李培，他們都站在那裏，看着那個無底深潭的黑洞，奇怪，燕子的屍體，現在是流到何處去了。

「好了！」司馬洛嘶啞地叫道：「現在，你們都要死了！」他的手指在槍機上緊扣着。

瀑布的聲音雖像遙遠的雷鳴，也不能完全蓋過司馬洛的聲音，他們是一定聽得見的。他們完全沒有反應，就像司馬洛是根本不存在似的，司馬洛的手在槍機上再扣緊一點。

「你們要死了！」他再叫道：「聽見沒有？」

仍然沒有反應，霍文通搖着頭，自言自語着：「他就這樣死了！」

一時，司馬洛眞想扳動槍機，接着他忽然明白了，如果燕子死了的話，這些人也是等於跟着死去了，因爲，他們是爲了殺死燕子而活着的！現在燕子已經死了，他們就不知道還爲了什麼而活下去。他們不過是空殼，司馬洛殺死他們與否，都是沒有分別的。

俞光轉向諸葛森。「現在，我們到那裏去呢？」

諸葛森迷惘地搖頭：「我不知道！」他是他們的腦子，他却不知道，「走着瞧吧！」

於是他們四個人轉身，好像四具行屍一般走下山去。

司馬洛丟下輕機槍，走到那個洞的面前，望下去。

水不斷地向下傾注，而那個黑洞好像魔鬼的咀巴一般，無饜地吞着。

他不相信燕子已經死了，他仍然記得燕子的最後一句話：「我逃得脫的，無論如何，我都逃得脫！我不需要你的帮忙……」這一次，她逃得脫嗎？她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以後，司馬洛一直都在奇怪，但如果她逃脫了的話，她是永不會出現在他面前的了，因爲正如她所說，他們是註定不能在一起的，如果她和他在一起，六君子就會找來。即使她是活着，她也永不會再出現了！

（完）

兩期完新穎俠情小說

江南·文
盧令·圖

嶺南之虎（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廣東義救舞女，致惹流氓滋事尋仇，不敵後又去找來小江北，代彼等報復，但小江北和小蒲東也非小廣東之敵，鎩羽後，適有名阿雄者在虹口被人所殺，小蒲東嫁禍小廣東，向另一幫會頭子進讒，那頭子派高四、田馬及小王往殺小廣東，小廣東擊敗他們後極口辯釋，田馬等敗返與頭子研究，覺小廣東之言可信，頭子遂下令不再尋仇，唯高四心中不服，翌晚往小廣東賣雲吞檔口查看，見有三流氓滋事，被小廣東擊敗，據三流氓稱是受小蒲東收買，並引他們往見小蒲東，三流氓並向小蒲東索代價——

仗義除惡霸　拚死護紅顏

小浦東大叫道：「好，快放手，我給就是！」

「不，給了再放！」

「他媽的，你敲詐，也不打聽打聽我小浦東是什麼樣人！操你奶奶！」

四個人在糾纏間，小廣東和白衣人到了。小廣東一到，小江北與小浦東兩個就想走，那裏還走得了，都老老實實的捱了一頓，臉腫眼腫的帶着傷逃去。

高四都看到了，小廣東打了五個人，却都放他們走了，沒有殺死一個，由此他想到，阿雄眞不會是小廣東殺的。別說小廣東當時是無法分身，就是眞到了虹口，又和阿雄動手，小廣東不慣用武器，他是用拳頭的，而阿雄是死在人家的刀下。凡此種種都和小廣東不相同，高四想通了這點，不再懷疑小廣東了。

小廣東出了一口氣，吹着口哨回到自己的檔口去做買賣，忽聽得有人叫：「小廣東！」

「珍姐，你想吃餛飩麵？這邊有位，請坐！」小廣東循聲望去，認得是舞女王珍珍，急忙加意招呼一番。

「不是我要，是海棠紅要，你馬上送去吧！」王珍珍說完就走了。

「是！馬上就送！」小廣東高興地說，望着王珍珍遠去的背影。

小廣東急急替海棠紅賚餛飩，海棠紅這時正給邱六橋和小痲皮兩個調戲侮辱。

原來海棠紅的臉上青一塊紅一塊，腫得難看，正對着鏡子發愁。

她是妓女，靠漂亮賺錢的，傷成這個樣子，客人怎會歡喜？

她正發愁，忽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還未回頭，已經由鏡子中看到了。來的是趙閻王的心腹師爺邱六橋，還有邱六橋的保鏢小痲皮！

「哎呀，誰這麼忍心，辣手摧花，傷害我海棠紅小姐的嬌容。這個一定是個蠢猪，一點憐香惜玉也不懂！好不叫我心疼呀！」

邱六橋色迷迷的走近海棠紅，伸手就

去摸她的俏臉，以示關懷！

「別這樣，人家痛得要死了，還多手多腳，眞討厭！」海棠紅望也不望，反手一推，邱六橋不虞她會這樣，一閃身，碰到椅子，失去平衡，「哎呀」一聲，竟然跌倒了。

「海棠紅，你這算什麼？」邱六橋跌了一跤，很不高興。

「這，是你自己先動手的，怎能怪我呢──？」

「這是邱六爺瞧得起你，好不識抬舉，還不快向六爺認個不是？」小痲皮在拍邱六橋的馬屁，拍得可眞落力啊！

「多謝了，我用不着別人瞧得起！我橫豎是個妓女，瞧得起瞧不起，不都是一樣！」

「海棠紅，廢話少說，拿錢來吧，六爺沒這麼工夫等候你！」

海棠紅一聲不响，扯開抽屜，拿出五十元遞給邱六橋。

「這只是給王和尚的錢，還有呢？」邱六橋數過錢之後，再問。

「還有什麼？」

「保護費，你知道！」

「保護費？」海棠紅冷笑哼了一聲，繼續說：「人給打了，錢包給搶了，你還好意思要保護費了？你們到底是保護了誰呀？」

「哈哈，你以爲我們是差人？你把我們當保險公司？要不要你賠償損失？」小痲皮挖苦海棠紅，自以爲很幽默。

「由她說吧！海棠紅，我再問你一句，你到底是給不給？」

「不給！」

「這話是你說的！」

「是我說的！」

「那你就別想再在這裏就下去！」

「好呀，這麼說，趙閻王的錢我也用不着還了！」

「臭婊子，你敢！」

「你娘才是臭婊子！小流氓！」

「我打死你這臭婊子，你敢罵六爺！」小痲皮一揚手，「拍」一聲打了海棠紅一巴掌。

海棠紅的臉本來就受了傷，痛得很，再捱了一掌，直痛澈心肺了，加以精神受虐待，一時悲從中來，便痛哭失聲。

「打得好！」邱六橋爲馬仔叫好。他早先還裝模作樣罵人家不懂憐香惜玉，現在自己也一樣了，多現眼！

小痲皮聽得主子叫好，便飄飄然，更想表現忠貞，又要再打海棠紅。

突然人影一閃，還沒看得清楚，更無法迴避，小痲皮的手腕被抓住，給人家向前一扯，他已站立不穩，踏前一步，人家突然放了他，旋卽橫肘一撞，再加上反彈一拳，小痲皮的小腹和胸口都中招了，痛得失聲慘叫，連退幾步，靠到牆上才穩住了身形。

但是，那也不過是暫時而已，他覺得腹痛難忍，兩眼發黑，一閃身，已經跌在門外了。

「小廣東，你……哎喲！」邱六橋一句話未說完，已經吃了小廣東一拳，也跌出門外去了。

小痲皮定了定神，站起來。他一方面是不服氣，另方面也想在主子面前顯點威風，所以站起之後，便回撲小廣東。

小廣東右手還捧着一碗餛飩麵，碗上面放了一雙竹筷，只用左手迎戰，但儘管如此，小痲皮還是佔不了便宜，才撲上去就捱了小廣東一拳一掌，臉現指印，鼻流鮮血，雖屬外傷，無礙性命，但看起來却非常恐怖可怕。

邱六橋早聽說小廣東功夫了得，知道小痲皮決非其敵手，眞怕他繼續追擊，一爬起身就走，走出了很遠才叫小痲皮快走。小痲皮這時已經鼻血染紅了胸前衣服一大塊了。

「謝謝你，小廣東！」海棠紅親熱地說：「不過，因爲我，你跟他們結下了寃仇了！」

「我才不怕！我跟他們的人早就結怨了！」

「你跟他們有怨？」

「有！許多人都跟他們有怨！嗯，你，是他們打的？」

「不是！昨天晚上，我因爲碰上了刧匪！」

「昨晚？昨晚什麼時候？」

「大約是十一點多一點，我叫黃包車回家，誰知那車伕竟然是個刧匪！」

「你報警了？」

「沒有！」

「爲什麼？」

「報警有什麼用？破財擋災，算啦！你不知道，我有的姐妹遇刧報警，給她帶來無限痲煩，我聽見就怕！」

突然！小廣東想到了什麼似的，急問：「你說，你是在昨晚十一點多鐘遇刧？刧匪是個黃包車伕？」

「是呀！」

「我明白了！嗯，一定是他！」

「你明白什麼？你說誰？」

「你先別問！他搶了什麼東西？」

「一個銀包，裏面有幾十塊錢，還有一些其他東西，女人用的東西！」

「你快吃了餛飩，我帶你去找他！」

小廣東一直去找那個車伕，就是他聽到叫救命聲出去查看時碰到那個車伕！

小廣東找了好些地方，終於找到那個車伕了。

「你要車？」那車伕似乎已認得小廣東。

「不要！」

「那你揚手做什麼？」

「向你要另外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銀包！」

「銀包？什麼銀包？」車伕瞪着小廣東，臉上現出異常的表情。

「就是你昨晚搶去那個女人的銀包，你現在應該明白啦！」

「你侮辱我，小心我揍你！」

「你揍我？你搶了人家的銀包還要揍我！」小廣東挺前一步。

「你以爲我不敢揍你？」車伕把車子一丟，已經遞出一拳，出手好快，小廣東幾乎招架不及。雙方手腕一碰，都吃了一驚，大家都知道對方不是弱者，再動手就小心得多了。

車伕的連環拳練得相當到家，快而密

，狠而勁，一經施展，密如驟雨，小廣東使出小綿拳，把自己身體防衞得很密了，還是擋攔不住，先後被打中幾拳，感到十分疼痛。

不過，小廣東的防守，確使對方枉花不少氣力，終於陷於心躁，冒險搶攻，這樣一來就給予小廣東一個極佳的反擊機會了。

小廣東既然知道對方是强手，一有機會反攻，當然用盡全力，重拳出擊，招招狠，招招勁，一口氣連攻十八拳十八掌，打中對方三拳三掌。但對方身體結實，中了三拳三掌，影响不大，戰鬥力依然未減。這一來可激發起小廣東的豪氣了。他這個人不怕死，不怕傷，遇强更强，越戰越勇。此時也是這樣，越打越顯得龍精虎猛，精神奕奕。

車伕也曾打過不少仗，對付過不少高手，但以小廣東這越戰越勇的對手，過去還未曾有，因此，在心理上他先受到威脅了。

鬥場決勝，武功氣力固然第一，不怕死，戰意濃，也十分重要，車伕就在這一方面輸了給小廣東，所以打到後來，小廣東控制了戰局，車伕完全處在捱打的境地，結果當然是敗在小廣東之手。

車伕求饒了，他交出銀包。

海棠紅本來站在很遠的，見小廣東勝了，才走近去，車伕遞出銀包，海棠紅接過，點數銀紙，說是少了五元。

「沒有了！」車伕從袋中摸出三塊錢和四毫，遞給小廣東。

「送他到警局去！」小廣東憤然地說着。

「算了吧，他還要搵食的，只要他以後別再謀人，就饒他一遭吧！」海棠紅替他求情！

「謝謝你，大姑娘！你眞是好人！願天老爺保你嫁得有情郎，早生貴子！」

「快滾吧！若果我再碰到你害人，小心我打斷你的狗腿！」小廣東說時，他已經走了，後半截話，他未必眞能聽到。

「小廣東，我不知該怎麼謝你才好！」海棠紅甜甜地笑對小廣東說。

小廣東顯得很侷促，不知怎麼說才好。他只有看着她傻笑。

海棠紅在回家的路上，心中不時浮現出小廣東的影子，活靈活現，十分明晰。

海棠紅不算得是頂紅的妓女，却也擁有不少熟客。追求在她裙下者，大不乏人。有的是王孫公子，有的是商界巨賈，也有政界紅員，她都不把他們放在心上，不知怎的，却念念不忘小廣東。

她發覺，她是愛上小廣東了。

她也發現，小廣東也是愛着她的，他在別人面前豪放，隨便，在她面前却侷促，傻氣十足。她懂得，這就是一個老實人對愛的表示。

小廣東是誠實的，可靠的。這一點，海棠紅不但自己有此感覺，別人也這麼說，說他是一個直性子的人，是一個可靠的人！

「我所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可靠的人！」海棠紅對自己承認了，她需要小廣東。

她心中湧起歡愉，感到高興，也興奮。這在她來說，年來是少有的，而這種喜悅，更是過去所未曾有。

「如果小廣東現在在這裏，那是多好？」她突然渴望小廣東了。

小廣東也常常在心中泛起海棠紅的影子，但他敬愛她如女神一樣，不敢作非分之想，所以，他見到她只是傻笑，能看到她已經滿足，不敢再有他求了。

這一天，小廣東就懷着興奮的心情去開檔做生意，也懷着興奮的心情收工返家，他明白，他所以興奮，是因爲帮助了海棠紅，看到了海棠紅，有機會有能力帮助海棠紅，那確是値得興奮的。

「她一定瞧得起我，認爲我是個有用的人！」

「她會怎樣看我呢？」

「她會覺得我太粗魯嗎？」

「她不會認爲我喜歡打架吧？」

「她──」

小廣東有各種各樣的猜想，時喜時愁，但總離不開海棠紅。

這一天，他心中就只有海棠紅。白天，小廣東想着海棠紅，晚上，他還是想着海棠紅。他不去想她的職業，不去想她的身份，他覺得她的容貌是美的，身裁是美的，舉止言談是美的，她整個人，她的一切全是美的。

這一夜，他失眠了。

小毛睡着了，睡得很甜，很甜！

「小毛！小毛！」小廣東輕輕地叫，小毛沒有答話，連手指也沒動一下。

「睡了！」小廣東又羨慕，又可惜地嗌。

他心中興奮着，希望找個人說話，分享他的高興。小毛雖然小，却是他唯一相知的朋友，不和他說又和誰說？而且，只有他在身邊，除了和他說，也沒有第二個人了。所以他叫他，又不忍吵醒他，這是他輕輕叫，希望他能聽到，醒來的原因，及至叫不醒，他便感到可惜，同時也羡慕小毛了。因爲小廣東仍未能入睡，仍無法安睡。

「出去走走吧！」小廣東這麼想，已經向門口走去了。

屋外的空氣十分清新，小廣東爲之精神一振，更無睡意了。

小廣東是嗜武的，他雖然每天都上街做生意，但是，亦風雨無間的必抽出一定時間練功的，他的身體能如此壯實，武功能有進無退，和這是分不開的。

此刻，他又練功了，出了一身汗水，再加上白天一天頓勞，他有點疲倦的感覺了，但心頭還是高興的，興奮的，所以，臉上仍然露出笑容。

練過武的人耳目都較靈，反應也較敏捷。小廣東當然也不例外。

「咦！似乎有人！」小廣東在自己的屋外停了下來！靜靜地傾聽。

不錯，他的聽覺完全對，屋內確是來了外人，除小毛外，還有好幾個人。

第一個要小廣東解決的問題是：是什麼人？想幹什麼？

「衝進去！」小廣東想到了小毛的安全，不再考慮其他。

但是，他剛作出决定，已聽得有個人低喝：「小雜種！快說，小廣東如今在那

裏？」

這是小麻皮的聲音。小廣東聽得出來。恍然大白了，原來是這班兔崽子。

小廣東又想衝進去，但又停住了，他要聽聽小毛的回答，也想知道他們想怎麼樣？

「不知道！」小毛回答了。

「拍」的一聲響，大約是小麻皮打小毛的耳光吧，小毛「哇」一聲叫，小廣東心頭一陣痛。

「小雜種，你敢對老子撒謊？我操你奶奶！你說不說，小廣東在那裏？」

「不知道！」

「你不說？不說就打死你這小雜種！」跟着是「拍拍」兩聲與小毛的哭聲，很明顯，小毛又捱打了。

「不知道，叔叔，沒返來，我不……知道！」小毛帶着傷，帶着哭說。

「好，小雜種，你不說，我就打死你，然後再等小廣東回來，我不怕他不回來的！」

「住手，我在這裏！」小廣東突然出現，把對方嚇了一跳，都不自覺的退了一步或兩步！

小廣東邁向小毛，小麻皮大叫：「小廣東，不許動，你再過來，我先殺死這小雜種，再跟你一拚！你自己想吧！」

投鼠忌器，小廣東果然站定了，不敢走動，冷然問：「你想怎樣？」

「三更半夜帶了傢伙來找你，你還不明白？」小麻皮傲然回答。

「想拚命？」

「可以這麼說，也可以不這麼說！」

「我不懂！」

「你不叫我們吃飯，我們就不讓你拉屎！明白啦！」小江北插咀！

「我不慣猜謎，直說好了！」

「好，我告訴你！」小麻皮說，「只要你答應我們的條件，就不必拚命，要是你不答允嘛，你自己會明白！」

「什麼條件？」

「從今以後，河水不犯井水，我們不會犯你，你也休犯我們！」

「你們也不犯其他人？」

「那是我們的事，你別管！」

「辦不到，我不答允。」

「眞的？你再想想好不好？」

「不用想，不答應。」

「你會後悔的！」

「我不會後悔！我不怕你們！」

「你不怕我們？可是……」

「哎呀，叔叔！」小毛突然大叫了起來。

「小毛！你……小麻皮，你快把刀放下！」

原來小廣東看到小麻皮的尖刀正指在小毛的胸膛上，小毛因此驚叫，小廣東也急了。

「這還不容易，只要你點了點頭就行了！」

「不，我得想想！」

「現在由不得你了！肯就點頭，不肯就後悔！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我們也沒時間等你考慮！」小麻皮看準了小廣東的心意，進逼了。

小廣東看着小毛，不出聲。

「好，我數十下，數到十字你還不出聲，算你不答允，我就把他宰掉！」小麻皮說，並且開始了數數字：「一，二，三，……六，七，八……」

小麻皮沒有再數下去，因爲小廣東終於屈服，點頭了。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小廣東，我相信你。但我也要先說在前頭，假如你有一天悔約了，就莫怪我們不留情面。」小麻皮說。

「還有，」小江北說：「小廣東，你英雄，好打，那是事實，但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你總不能不睡覺不拉矢，這小雜種，你是無法照顧得周全的，這一點，請你不要忘記！」

小江北他們一共五個人，三個人入了屋內，兩個在屋外。小江北說過之後，小麻皮把小毛一推向小廣東，再說：「剛才是你自己答允的，不要當放屁！」說完便出門，聽得背後傳來小毛一聲帶哭帶叫的，「叔叔！」想到小毛對他們竟有如此大的用處，不由的暗自笑了，是由心中笑起來的。

小毛哭了，哭得很傷心，也許是害怕，全身都抽搐着，抽咽不斷。

小廣東撫着他的頭髮，讓他伏在懷中，漸漸，他睡了，但睡不舒服，睡中仍然抽咽，全身抖動，還不時叫着叔叔！可見他是受到如何的驚懼。

小廣東無法入睡，他自己知道，這一夜，他已無法再睡的了。

不過，小廣東實在太疲乏了，他早就想睡了，只因碰上這氣人的倒霉事，才妨礙了他的睡眠，他們走後，小屋又靜下來，小廣東眼皮也瞌上了。

「叔叔，叔叔！起身啦，叔叔！」

小廣東矇矇矓矓中聽到叫聲，又覺得身體給震撼着，整個人爲之一顫，本能地坐了起來，已看到陽光刺眼了。

「小毛，你怎不早叫我？」小廣東有點不悅地說，怔怔地看着小毛。

「我叫過你的，你不出聲，後來我自己……」

「後來怎樣？說呀！怎麼不說了？」

「後來，我自己又睡着了！」

「瞌睡虫！你看你，快變成一條瞌睡虫啦！」

「叔叔，你也是條大瞌睡虫！」

兩個人都笑了。

「趕快洗了面之後就燒水，我去買豬肉，麵粉，知道嗎？」

「知道！」

「不可去玩，小心爐火。」

「知道。」

「我去啦。」

「你去吧，叔叔！我知道的。」

撫一下小毛的頭，小廣東匆匆出門去了。

烈日高高掛在天空，暑帶西斜，小廣東把餛飩檔收拾完整，生起火爐，已經熬好的肉湯倒進大鍋，給火一燒，一陣陣香味透出來了。

「好香啊！」

「好香！」

「眞香！小廣東，你是用什麼東西熬湯的，這麼香！」

路人都稱讚小廣東的肉湯好味道，引起食慾，小廣東聽了甚爲開心，他不瞞人家，說這些是用老鷄，豬骨，左口魚，江瑤柱，蝦等。他說這些東西熬起湯來够香够甜，人人都知道，不過因成本貴些，賺得少了，所以大家看錢份上，不肯用，或用料不足，自然就遜一籌了。

小廣東說來有理，有客人已經嚷着要吃餛飩麵了。

「來了，來了，馬上就來了。」小廣東應着，小毛去擺碗筷，斟醬油，抹桌子這些工作。

突然，不遠處傳來呼喝聲，咒罵聲，呼叫聲，哭喊聲，混成一片，吵耳而煩躁，很不好受。

小廣東埋頭工作，對這些聲音似是不覺，全不理會。這是少有的事，所以附近的小販都用驚異的目光看着他，覺得他和平常有異，有極大差異。

「小廣東怎麼啦？變得又聾又瞎？」有個賣洋雜的小販這樣說。

「他變了就眞，是他們的人了！」賣豆腐花的小販另有見解。

「不會吧？小廣東不是這種人！你們別冤枉他！」賣花布的說。

「不是這種人，是那種人？你難道沒看見？他不是變了！」

「我當然看見。不過，你們想想，如果要變，他也不會等到今天才變了，是不是？」

「這話也是，但他到底是變了！」

小江北，小浦東，小麻皮他們一班人逐個去收攤位規，如狼似虎，交了的便沒事，不交的，不但毀貨，還打人，那份威風，眞叫人害怕。

賣冷麵的老張沒錢交，給打得滿地亂滾，冷麵與碗碟筷子倒了一地，小毛叫小廣東看，小廣東叫他洗碗不要理，也不要看。小毛不看他們，却睜着小眼睛看小廣東。

「記着了，下次不帶錢來，我剝你的皮！」小麻皮指着受傷的老張大聲說。

「眞威風！」賣布小販悄悄地說。

「這叫殺鷄警猴呀，他是故意說給我們聽的！」豆腐花小販說。

「我們怎辦？就快輪到我們了！」洋雜小販担心地問，却無人回答。

「李七，交租，別裝蒜！」小麻皮站在賣水果的李七面前，伸出手去。

「你們來得太早了，我還沒錢！」

「怎麼，老子還要伺候你不成？」

「不是這意思，我沒有，別人有呀，我可以去向別人借，不就成啦！」

「這還像話！走，快去！」

「是！是！」李七走向小廣東的餛飩麵檔去，大約是向小廣東借錢了。

「榮生，你又怎樣？」賣飯的榮生也被喝令交租錢了。

「我還沒做過生意呢！」

「你的意思是不給，是不是？」

「那怎敢！我那有這個膽！」榮生伸手到袋中摸來摸去，眼睛望向小廣東，看他有什麼反應！

李七已經走到餛飩麵檔了，他請小廣東替他們出頭，小廣東說他帮不了忙，團結就是力量，還是大家合起來想辦法，才是澈底解決問題的辦法。

李七再說了幾句，小廣東還是搖頭，李七只好回頭走，一臉惶惑與氣忿之色。

「榮生，找到沒有，快點，別阻了時間！」小麻皮不斷地催促。

「別指望小廣東了，他呀，泥菩薩過江，自身也難保啦！」小江北插嘴說。

「七哥，怎樣？小廣東……」當李七出來經過榮生檔口時，榮生也出去，截住李七，悄悄地打探小廣東的反應，再作自我決定。

「別指望他，我看他給收買了！」李七悄悄地回答，恨恨地側望小廣東那邊一眼。

榮生知道無法推得掉，只好給錢小麻皮買怕，以保安全。

小麻皮一路收錢，越來越順利，小廣東見他們越收越近，心中的怒火就燃燒得越厲害。幾次都幾乎忍不住了，一看到小毛，想到小毛的安全，就不得不咬着牙，把怒火再嚥了回去。

小麻皮和小江北的說話仍在耳中震蕩，老虎也會打睡瞌，他不能不睡覺，不拉矢，這是事實，他在這兩個時候，是無法保護得了小毛的。爲了小毛的安全，小廣東只好低頭了。

小麻皮來到賣蛋老婦的檔口了，老婦只有兩個小竹籃，載着不到一百隻的鷄蛋和鴨蛋，就是賣光了，也值不了幾個錢，何況未必賣得光？但小麻皮一樣不放過她，向她伸手說：「老太婆，付錢！」

「你們做做好事，積點陰德，饒過我老婆子，留下我這條老命吧！」

「誰要你的老命？我是要錢！」

「我沒有錢！」老婦口顫顫地說。她已快六十了吧？頭髮已白了，又黑又瘦，樣子十分可憐，但小麻皮却不可憐她！

「老婆子，你賣了蛋，你的錢那裏去了？」

「我一家就靠這點錢活命啦！」

「誰管你這許多，我只問你到底給不給？」

「不是不給，實在是沒有！」

「眞的沒有？他媽的！」小浦東一脚踢出，蛋籃飛了起來，鷄蛋跌了一地。

「天殺的，你不叫我活了！我，我跟你拚了吧，我，我也不想活了！」老婦撲向小浦東。

看的人都心中燃起怒火，却又不敢動手。

小廣東再湧起怒火，無法忍受了。他把小毛一推說：「快走，到阿姨家去躲一躲！不要出來！」

「叔叔，你……」

「你別管，叔叔不能容忍這些壞人橫行霸道！你快走，走吧！」

「是！我在阿姨處等叔叔！」

小毛走了。

小廣東再看老婦那一邊，見小江北正打老婦一巴掌，老婦跌倒，小江北，小浦東打她，踢她，她身上沾滿了蛋黃蛋白。

「天殺你，雷劈你，你們這班天殺的不會好死的！我死了，咒也咒死你，做了鬼，也要勾你的生魂，取你的狗命！」

老婦帶哭帶咒，在地上滾來滾去，聲音是糢糊的，但各人仍聽得懂，知道她罵

什麼！

小江北已經走開了，小浦東仍然在她身上逞威風，罵她，踢她。

突然，小浦東被一隻手抓住後領扯直了身子，他正在大顯威風，如何受得起人如此戲弄，一句「他媽的，幹什麼？」但話未說完，已經一拳打向後面。

「滾！」小廣東一把抓住他的拳頭，一捏，再加上一掌，打得他跌了幾步！

「小廣東，你……」小浦東萬萬料不到是小廣東出手打他，說了一半，說不下去，事實也無法再說。因爲小廣東已經追過去，再加上一腳。

「小廣東，你說話不算數！」小痲皮一挺胸膛，指責小廣東。

「去你的算數！」小廣東不多說一句，揮拳就打，小販們也抽出扁担，竹升，秤杆等物追打。小痲皮他們四處亂竄，早先收到的錢也有不少掉了下來。

小江北他們走了，小販們透一口氣，有人問小廣東怎麼早不下手，小痲皮說他說話不算數又是怎麼回事？小廣東向大家說了，各人不但不再懷疑小廣東，更同情他，認爲他做得好。

小痲皮他們逃向一間客店，原來邱六橋在那裏等他們。見他們個個帶傷回來，大吃一驚，追問原因，各人都把責任推到小廣東身上。

「你們也太丟人了！你看！」邱六橋向他們一指，道：「小痲皮傷了臂膀，小江北破了頭，小浦東的臉受傷了，血還沒乾，還有他們，那一個沒受過傷的，站出來給我看看！」

「哼，八個人，打不過一個小廣東，你們問問自己，丟不丟人？以後怎樣混飯吃？」

「六爺，你未見過小廣東那兇相，武功又高，人又狠，實在打他不過！」小江北說。

「六爺，你是出了名的智多星，你給我們出個主意，整治整治小廣東，替大家出口氣吧！」小痲皮向邱六橋哀求。

「我怎麼成？手無縛鷄之力，怎對付得小廣東！你找錯人啦！」

「不會錯，你六爺是出名的智多星，只要你六爺肯帮忙，一定能辦到！」小江北奉上高帽子。

「你們別急，我呢，實在沒辦法！只有趙閻王才能對付他，你們先養好了傷，到趙家去，我自有辦法叫趙閻王親自出馬收拾小廣東，替你們出這口氣！」邱六橋胸有成竹地說。

邱六橋他們在商量對付小廣東，小廣東却惦着小毛。是他叫小毛去阿姨處躲一躲的，不知有沒有走錯路？到了阿姨家沒有？

小廣東口中的阿姨是指海棠紅，海棠紅和小廣東的感情很好，眞已成了風塵知己。

小廣東這一晚是自己一個人做生意，少了小毛帮忙，竟然覺得忙了許多，他這才知道，小毛年紀雖小，却帮了他不少的忙，平時不覺得，此刻他不在場，却覺得了。

收檔之後，便立卽走向海棠紅處。

海棠紅也是惦記着他的，似乎在等他的門，他一叩門，海棠紅就出現在門邊，低問：「誰呀？」

「是我！紅姐！」

「快入來！」海棠紅一下子把門拉開，讓進小廣東，便關懷地問：「又打架啦？怎樣？受傷沒有？」

「沒有！」

「眞的？別騙我！」

「眞的，就是拳頭有點疼！」

海棠紅拈着他的拳頭，貼到自己的臉上，呵他，撫他，親他！

「我給你預備了水，先洗洗澡吧！我等你！」海棠紅輕輕地說，還把一套不知怎樣找來的男裝衫褲遞給他。他甜到心裏，欣然洗澡去了。

一會兒，小廣東出來，已經換過一身衣服，海棠紅看他特別顯得瀟洒，不覺欣然說：「你穿這套衣服眞好看，眞瀟洒極了！」

「可惜不可能出門做生意！」

「你就是記得做生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做什麼生意！」

小廣東朝她笑笑，覺得她眞美。

「你洗澡怎麼洗了老半天？我預備的菜都快冷了，許久不會洗澡吧？」

「不，我每晚都洗澡。白天，又汗又水，怎能不洗澡！」

「那怎要這許久？」

「我還洗了衣服……」

「傻瓜，衣服何必洗，留下來，我自會替你洗呀，眞是傻瓜！」她用手在他的額上一點，自己笑了。他也笑了！

「還沒晾起來吧？」

「沒有，不知晾到那裏！」

「你先喝點酒，我給你晾起來！」

「不必了，你告訴我……」

「你別起來，給我乖乖的坐着，知道沒有！」她按住他的雙肩，他就向着她傻笑。

稍後，她自外邊叫起來：「小廣東，你，怎麼，連我的衣服也洗了！」

「我見橫豎都要洗，順手嘛！」

「唉，你眞是，男人，怎麼洗女人的衣服，污穢呀！你眞是！」海棠紅是怨在口中，甜在心中，看她的臉，就知她其實是十分高興的。

「男人，女人，還不是一樣！我不怕的！」

海棠紅晾好了衫，和小廣東喝酒，宵夜。她把酒遞到他口上，把菜夾進他口中，倚在他身上。

「我們睡吧！不早了！」海棠紅喝了點酒，倍顯得嬌美。

她把一張氈鋪在地上，他以爲是叫他睡在地上，但不是，她叫他上床睡，他又以爲她要睡在地下，所以不肯，叫她睡在床上。

「傻瓜，誰說我睡地下？我同你睡床，讓小毛睡這裏！」

小廣東想到有機會和海棠紅睡在一起，心情十分緊張，話也不會說了。

但是，小毛醒了，他哭起來，要上床睡。小廣東替他討人情，海棠紅答允了，於是三個人睡在一起。

小毛睡在兩人中間。這當然是煞風景的。但小廣東不忍他傷心，同意了。

小廣東在美色當前，忍不住了，把手伸到海棠紅胸部，小毛却把他手推開了。恍如海棠紅是屬於他的，不容任何人侵犯。想到小孩子且如此，自己怎好作失禮擧動？心念如此一轉，反而覺得身心舒暢，很快就睡着了。

海棠紅的身世比小廣東更加悲慘，處境也遠不如小廣東。她雖然覺得小廣東與趙閻王結寃越來越深，十分危險，她自己不也是一樣？她受趙閻王控制，也一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呀！她爲小廣東担心，小廣東不是一樣爲她担心？

小廣東的聲音又在她耳邊响起來了。他說：「我有一點積蓄，想開一個小飯館，你要是肯改行，那就好了！」

她記得曾經回答他，如果他眞個開飯館，她一定帮忙他。

她記得，他當時很開心。

她想着，以爲小廣東會對她有所要求的。她已作好心理準備，假如他有要求，她會毫不保留的。但是，他却睡了，睡得那麼甜。

她嘆了口氣，這不是失望，是高興。她高興自己遇上這樣老實可靠的小廣東。她覺得他有許多不同別人的地方。她遇到過不少男人，老的，少的，肥的，瘦的，高的，矮的，他們不管猴急也好，隔夜油條也好，粗野也好，溫文也好，最終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肉慾，侮辱她。可是小廣東，他沒有這樣的想法，沒有這樣的做法。

海棠紅在高興中也甜甜地睡去了，一直到了天亮。她起床，已經不見了小廣東，留意自己的衣服，依然完好，完全沒有受揉揩過的跡象。

「不錯，他眞是個正人君子，怪不得人家說，販夫走卒，有時更可靠了。小廣東是小販，大約也屬於販夫吧？他和那些富家公子比較起來，就可靠得多了，比如王家那小畜牲，結婚第三天，就睡到我身邊了，還把他的新娘子說得一錢不值！」

海棠紅想到許多人，他們爲了討她歡心，不但洩漏妻子的秘密，連父母也加以咒罵，那是多麼無恥？多麼可恥？比之小廣東，他們直情是無得比！

她聽到廚房中有聲响，猜得到就是小廣東在那裏，不願再勞煩他，便急急走入廚去。

「你別動我的東西，出去坐着，這兒的事，由我做！」她把他推了出去。

燒早餐的時候，她問：「小廣東，我一直不知道，你到底姓什麼？叫什麼？」

「我本姓麥，大麥小麥，可製麵粉的麥，名青，是青天大老爺的青，但大家都叫我小廣東，叫開了，人人都這麼叫，反而少有人知道我叫麥青，更沒有人叫我麥青了！」

「以後，我叫！我叫你做阿青哥！」

「你別這麼叫，這樣叫，我會高興得連碗也會掉碎了呢！」

「我叫！我偏要叫，青哥！青哥！青哥！」海棠紅撒嬌，連聲地叫，聽得小廣東心甜手軟，把她抱住不放，兩個都開心透了。

互相摟抱了片刻，小廣東突有所悟地說：「我去看看，小毛可能醒了！」

「小毛？唔，你去看看吧！」海棠紅把小廣東緊緊一抱，親他一下之後，便放開了他。

小毛果然醒了，正坐在床上揉眼，他這晚睡得太舒服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睡這樣舒服的床呢！

「小毛，你醒啦！」

「醒了，叔叔，阿姨呢？」

「阿姨在廚房燒早餐，你快洗臉去，就要吃早餐了！」

「吃早餐？我還未吃過早餐呢！」

「那你就試試阿姨的手勢吧！」

「阿姨燒的，一定好吃！」

「小孩子，也會送高帽了！」

「什麼高帽？」

「沒什麼，你瞧，阿姨叫你啦！」

小毛望過去，果然看到阿姨向他招手，他便急急走了過去。

這一天，趙閻王在家中練功，把自己的看家本領：打，踢，點，拿，跳，跌，劈，扭，撞等功夫都一一施展給徒弟看，還加以解釋，讓門人開開眼界！

「你們都看清楚了？」趙閻王在一陣掌聲過後反問徒弟。

「我看是看到了，却記不得！」

「我不知道怎麼練？」

「師父，你幾時可以教給我們？」

「師父，我們要學多久才學得和你老人家一樣？」

「師父，我想……」

「王水，你出去看看什麼人來了？」

「是，師父！」王水出去了一刹時光，回來說道：「是邱六爺和幾個人一起了來呢！」

「幾個人？什麼人？」

「是小痲皮，小江北和小浦東等！」

「是找我？」

「我猜是的！」

「猜？你不問他們？」

「是，我去問！」

「不用了，他們來了！」

「師父！」小痲皮，小江北，小浦東三個一齊跪在趙閻王面前。

「邱六橋說你們有了痲煩，是什麼事呢？」

小痲皮他們互相看看，大家都不出聲，似有難言之隱。

「你們怎不出聲？」

「他們不敢說！」邱六橋替他們說話，引起趙閻王的興趣。

「有什麼事，不敢說？邱六橋，你知道是什麼事？你說！」

「六哥，你當年在廣東時，有沒有仇家？」

「廣東？沒有！」

「這麼說，那小子忒也大胆了，竟向老虎頭上捫虱子！」

「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不說？」

「有一個在街邊賣餛飩麵的小子，他的綽號叫做小廣東！」

「他怎麼啦？」

「小痲皮，別瞞着師父了，快對師父說明白吧！說吧，師父不會怪責你的！」邱六橋說。

「師父，小廣東這小子，不知怎的和海棠紅姘上了，住在一起！」

小廣東氣極了，把一班流氓打得落花流水。

「那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他們不該隨街罵人打人！」
「他們罵誰？打誰？」
「唔，怪不得上次我替大哥去收賬，她不但不給，還罵大哥了，原來他姘上了這小子，有了靠門，那就怪不得了！」
「什麼？小廣東要跟我作對？」
「師父，他咒罵你老人家，我們聽不順耳，找他理論，還捱了他的打呢！」
「好小子，眞的吃了豹子胆了！」趙閻王擦掌磨拳了。
「大哥，諒他一個小販，有多大的氣候？叫大熊，小童，阿良幾個出馬，就行啦！」
趙閻王把他們叫了來，對他們說：「有一個叫小廣東的，專跟爲師作對，你跟邱師叔出去，聽邱師叔的話，把他抓了回來！」
「是，師父！」三個人齊聲說。
「邱六橋，如你去找小廣東，你給他們出主意吧！我把他們交給你了！」
「是，大哥！」
邱六橋他們目的已達，怕多說露出馬脚，告辭了。
邱六橋帶了六個人離去，趙閻王便等候好消息，等候抓小廣東回來，要親自審問一番。
小廣東這時正在加緊裝修舖面，準備開餛飩麵店，海棠紅則在教小毛寫字。
「海棠紅，東方飯店四百七十號有客人等你，馬上去！」店伴對海棠紅說。
「是！我知道了！」
「阿姨，你要出街？」
「唔！」
「阿姨，怎麼他們一叫，你就要出去了？」
「爲了吃飯啊！」
「阿姨，這裏不是有飯吃？」
「小毛，你年紀還小，不懂的了，快寫字吧，不要亂走動，阿姨很快就會回來了！」
小廣東剛走過來，對海棠紅說：「你出街？舖快裝修好了！」
「恭喜你，但願你生意興隆！」
「謝謝你！」小廣東高興地說。
海棠紅倒說得出，就做得到，她在小廣東那間餐室開張的時候，她就參加工作了。
燒過了炮竹，餐室開張了。
海棠紅負責收銀，她長得美，吸引着不少客人，舖子一開張，就湧進不少顧客了。
「咦，怎麼是他？」海棠紅注意着一個把帽簷拉得低低的漢子，他還戴了眼鏡呢！
海棠紅還看到，有好幾個人跟在這個帽簷拉得低低，戴上黑眼鏡的人後邊，他們看着前者的顏色與手勢行事，分別各佔一張桌子，叫來一碗餛飩麵，還是聲明要小的。
餛飩麵送到之後，各人都並不起筷，祇在吸烟，一支又一支，完全沒有離去的意思。
海棠紅皺起了眉頭，在心中暗罵，但又不敢得罪他們。第一，他們是邱六橋帶來的人，明是有心來搗亂的，不好惹他們

；第二，餐室沒有規定每個客人非幫襯多少不可，也沒有限定客人只許坐多久的時間。
小廣東見了不少人推門進來，發覺沒有空位子，又退出去了，多麼心急？他看海棠紅，海棠紅向他示意，他只好忍住。
海棠紅走出柜外，向邱六橋叫了一聲：「六爺，請多多包涵！」
邱六橋只好除下黑眼鏡，怒瞪海棠紅一眼。
「多謝六爺捧場！餛飩冷了會失原味，六爺，合用啦！」
「急什麼？你想燙死我麼！」
「六爺既然喜歡吃冷的，那就歇一會也不要緊！六爺自便吧！」
海棠紅走開了。
「哼，臭婊子，你等着瞧吧！」邱六橋在牙縫裏透出聲响，臉上現出冰冷的笑意。
白天過去了，夜市也過去了。關上了門之後，小廣東以拳擊桌，忿忿地說：「邱六橋這狗賊，早間我眞想揍他一頓！他媽的，第一天，就碰上這瘟神！」
「算了，總算是過了一天！這老傢伙是該死，也不見得他天天都會來吧！」海棠紅說，看到小毛，向他招手道：「小毛，來，跟阿姨回去！」
「叔叔！你……」
「小毛，你跟阿姨去吧！記住，要聽阿姨的話！紅姐，你明天來不來？」
「可能遲一點才能來，你小心點，別像火藥一樣，一點就爆！」
翌日，才開門，邱六橋就帶大熊，小童，小良幾個來，還有一大班叫化子，他們都聲大大，吵個不休，還踏脚上櫈，搓脚趾，吐口水，丟鼻涕，污糟辣撻，別說客人來時沒座位，就是有，看了這個樣子也不會進門了。
小廣東恨極了，但他記住海棠紅叫他小心，不說爆火的話，拚命把怒火壓下去，向邱六橋講數。
大熊豎起兩個手指，小廣東以爲是兩元，從袋中掏出兩塊錢，大熊一手撥到地下，小乞丐在搶，大熊說：「你以爲我們眞是乞丐？」
小廣東一呆，反問：「你們要二十元嗎？」
「兩百塊！」大熊斬釘截鐵地說。
「兩百塊是開張利是！以後，每天二十元，中午我們自然有人來收！昨天嘛，算是給你一點面子，免了！」小童搶口說着。
小廣東氣呆了！
「怎麼？兩百塊還是沖着海棠紅的面子！要不是念着她與我有霧水緣，不，不止收……哎呀！」大熊左胸被打了一拳。
「打，打！你們都幫手去！」邱六橋一邊挑撥地叫嚷，一邊向外溜走，離開這是非地。
小廣東是勇猛的，盛怒之下，更加銳不可當，但他祇有一個人，顧得東顧不得西，擋得了大熊，小良，小童，擋不了那班叫化子，轉瞬時光，新裝修好剛開張的第二天，就被打得桌碎椅斷，破爛不堪，要再做生意，非三五天修理不了。小廣東眼見自己長期辛勞積蓄下來的銀子，給人家如此破壞，如何不氣？
「我跟你們拚了！」
小廣東一拚命，大熊，小童，小良幾個都支持不住，節節後退。
「你不賠償損失，休想逃出此門！」
小廣東勇猛如虎，大熊被一掌打翻在地，小童搶上前去扶掖，給小廣東追上，一脚踹出幾步，小良也撲向小廣東。
「滾！」小廣東一閃身，馬上吐掌，忽聽得門外傳出哨子聲，大熊等一聞哨聲，各自搶先奔逃。小廣東只抓到兩個小叫化，其餘的全跑光了。
「哼，這班狗賊！」
小廣東的餐室受到這樣毀壞，第二天可不能再做生意了。
這小餐室雖說不過是小買賣經營，可是這本錢都是盡罄小廣東的辛苦積蓄了。如果生意不前虧了本，那是時運不濟，怨不得人，但現在却不是這樣，是人爲的，這就叫小廣東無法忍受了。
「我受了這口氣，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把一張桌子一推「砰」一聲跌倒在地，枱上的東西跌到老遠了。
當小廣東正在憤怒得發瘋，捧枱踢櫈的時候，邱六橋和大熊，小童，亞良等幾個正在王和尚家中慶功呢！
可惜，他高興得太快了。小廣東要找他們報仇，找到了小江北和小浦東，要他們說出邱六橋在什麼地方？小江北但求免打，那有不說之理！
他們正在說得高興，嘻哈大笑，忽然聽得大門「蓬蓬」一連聲，各人正愕然驚顧，一個人突然自大開的門口中跌了進來。
「誰！」邱六橋大叫。
「小廝皮！」小童回答。
「小廝皮？他怎會……」邱六橋驚着地問，但祇說了一半，沒有把話說完，因爲他已經看到小廣東在門口出現，一切都明白了。
「這傢伙，太小看你們了，打！打！」邱六橋一邊叫別人動手，一邊向後退。
邱六橋猛叫大家上，大熊，小童，亞良全上了，仍然支持不住，邱六橋再鼓勵其他馬上動手，見王甲不動手，便說：「王甲，你怕？」
「你不怕，你怎麼不上？」
邱六橋無話可說，呆住了。
這時候，天井那邊傳來連聲慘叫，可以肯定，這叫聲絕不會是小廣東的，因爲他只有一個人，不可能如此叫。
「姓邱的那裏走！」小廣東一眼關七，見邱六橋趁大家打得正緊之際悄悄向外溜，心中一急，震開小童，點足撲向邱六橋。二話不說，右手一把抓住，左手揚處，邱六橋已經吃了兩記耳光。痛得他「哎呀」大叫，痛昏過去了！
「他媽的，你詐死，死了也不能饒你！」說時，化掌爲拳，再打了幾拳。
邱六橋是不懂武功的，而且平日已經淘虛了身子，風大一點吹一下，也會傷風鼻塞，頭暈身熱，如何禁得起小廣東的鐵拳一頓毒打。眞個是死去了。
當小廣東發現邱六橋眞個被打死之後，慌張了，再顧不了其他，匆忙外逃。
小廣東是沒什麼地方可以去的，他只有去找海棠紅，告以實情。

殺人償命，是要殺頭的，這怎麼辦？海棠紅聽後也爲他着急了。

「快走吧，你快逃到鄉下去，住定了，再給我寫信來！」海棠紅淌着眼淚，把身上僅有的幾十塊錢塞到他手中。

「我不要！我怎能……」

「別這麼說！我們是朋友，是好朋友！拿下吧！你比我更需要錢用！青哥！不要這樣！你走吧，小心點！」

「我知道！」

「別掛念我，我會照顧自己的！我不留你了，走吧！遲就走不脫了！」

正在此際，小毛走進來，說：「阿姨，好多人向這裏走來，走得很快！」

「快走！由後門，爬過圍牆出去！記得關上門！走吧，我要去應付他們，不送了！」

「再見，紅姐！」小廣東大胆的吻了一下海棠紅，挽了小毛就走！

「砰砰砰」的打門聲已經傳進屋子內了！

「什麼事呀？眞是倒霉，想睡覺午睡也不行，又不是火燭賊劫，這麼擂法，門也快給擂壞了！」海棠紅匆匆換過睡衣，抓亂頭髮，穿了拖鞋，嘰嘰咕咕的抱怨着，隔門還罵人。

門開了，看到幾個警察，都用槍指住她，嚇得驚叫一聲，雙手掩胸，倒退幾步，怯怯地問：「你，你們這是幹什麼？」

「你是海棠紅？」一個警察把她上下打量了幾眼才問。

「是，大人！」

「海棠紅，我問你，你要說實話，這對你有好處，你不要和自己過不去！」

「是，大人，我知道！」

「好，我問你，你認識一個叫做小廣東的餛飩麵小販嗎？」

「認識！」

「他在那裏？你知道嗎？」

「他最近開了一間餐室，大約在餐室吧！」跟着說出那餐室的地址！

「別扯到天邊去，我要知道他現在什麼地方？你快說吧！」

「我以爲他在餐室！」

「他不在！他早先同人打架，殺了人，你明白嗎？他殺了人，逃了！他……」

警察沒有說完，海棠紅發出一聲驚叫，跟着就暈過去了。

經過急救之後，海棠紅甦醒了，她哭叫着：「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會是兇手！」聲淚俱下，十分悲切，警察也給瞞過了。

搜遍了海棠紅全屋，沒有小廣東，警察也相信小廣東不在海棠紅家裏，由事實到海棠紅的態度，都足以証明小廣東不在那裏。

警察臨走時特別囑咐海棠紅，如果小廣東來了，或聽到有關小廣東的消息，就要馬上報告警方，要是包庇不報，給查出來，作同黨論罪，要她好好考慮。

「我知道！他一定是冤枉的！」

小毛跟着小廣東躲起來，不但悶得很，而且，生活也無法解決。小廣東不便走動，小毛便出而做擦鞋童，替人擦鞋了。

小毛的生意不好，只做了幾毛子生意，連買麵包也不够，實在太差了。他走着想着，已經走了好遠一段路了。

「買兩個饅頭吧！」小毛自語。

突然，他看到一檔燒鷄，燒鴨，燒肉擺滿一枱的燒腊檔，陣陣香味透進鼻孔，小毛受到極大吸引，一個不乾淨的念頭猛的閃進他的心頭，於是悄然上前，走了近去。

小毛第一次和小廣東見面時，就因爲餓，偷了人家的麵包，這一次，因爲聽信了別人的謠傳，再作馮婦，手法倒比過去純熟而俐落多了。

小廣東這時已患了病，又怕被人發現，暫時沒有出外工作，只在家中，他是一個活動慣了的人，突然要靜起來，而且只能在家中呆着，他覺得和所傳的坐牢沒有什麼不同，悶極了。

小毛回來了，小廣東發現他帶回來一隻燒鷄，第一個念頭是想到海棠紅，問他：「你見到阿姨了？」

「沒有！」

「沒有，那麼，你這燒鷄那來的？」

「這個！這個是……」

小毛說不出口，眞後悔剛才不曾說是見過阿姨？可是，話已出口，後悔也太遲了！

「說呀，怎麼不說！你買的？」

「是，是，買的！」

小毛說得很細聲，心虛胆怯，全露了出來。小廣東沉着臉說：「你說謊！你擦鞋，能有多少錢？怎够買一隻燒鷄？小毛，我平時怎麼教你的？做人要有骨氣，不偷不搶！可是你……還騙我！」

「叔叔，我錯了！」小毛眼淚直淌，心中難過。

「你想吃，可以對我說，我會……」

「叔叔，不是，我不想吃……」

「那你弄來幹什麼？」小廣東好奇地問。

「叔叔，我聽人說，生病，吃鷄會好的！我沒錢，又想叔叔的病快好，我……叔叔，我錯了，下次再不敢了！叔叔……」

小廣東又感動又難過的把小毛摟住，熱淚滾流，久久沒有出聲。他是想到自己身上去了。

小廣東想：假如自己不是打死人，躲着不敢出動，何致於生病？又何致於累小毛偷燒鷄？他想到海棠紅，很惦記她，想見她，和她商量商量！

海棠紅這幾天的日子可不好過，他剛在她那兒出去，警察就來，搜不到小廣東，倒沒難爲她，但小痲皮，小江北和小浦東這幾個潑皮，可沒那麼好相與了。

這一晚，小痲皮他們又來了，他們要吃要喝，還對她動手動脚，說便宜話。

小江北說：「臭婊子，你別以爲你是大家閨秀，官宦人家的小姐，以爲好馨香，你不過是個千人騎，萬人壓的婊子！你是臭的，知道嗎？」

小痲皮更因他投來不屑的目光，打了她一記耳光，冷冷地說：「小江北的話，是瞧得起你了！還跟老子擺什麼臭架子，我要揺你就揺你，要打你就打你，你要是不服，去叫你那個姘頭小廣東來找我算賬呀！」

「還不快把酒拿來！還要捱打？」小

浦東也作威作福起來。

海棠紅不敢不聽他們的話，怒湧胸膛淚滿眶，低着頭，一聲不响的把酒拿來，替他們擺好杯筷，在一旁侍候他們。

那一邊，小廣東爲出悶氣，練了一趟功夫，出了一身汗，竟然一身鬆爽，病也沒有了。原來他不是眞的患病，只是心情不好，所以悶悶不樂，覺得自己有病，及至出了一身汗，便沒病了。

不過，小廣東沒病，小毛却病了。他日來吃得不好，又沒時間休息，再加上雨淋，他便抵受不住，病倒了。

小廣東對小毛是有眞愛的，且是共患難的小友，他病了，小廣東十分焦灼，比自己病了更加緊張。他問隣人取來幾粒仁丹，冲水餵給因發高燒已進入昏迷狀態的小毛吃。

小毛病得很重，幾粒仁丹改變不了他的病勢，他是非請醫生診治不可了。

這一夜，小廣東整夜沒睡，天未亮就抱了小毛去找醫生。

天亮了，醫生徐小圃的診所，等候着許多病人，九點正，徐醫生開始替病人看病了，第一個是小廣東抱着的小毛。

徐醫生倒很小心，經過長時間把脈，然後告知小廣東：小毛患了傷寒，十分危險，要小心照顧！

小廣東抱着小毛，帶了藥離開醫館，便走向海棠紅家去。他覺得只有這麼風塵知己最熱心，也最可靠，自己無法好好照顧小毛，只好找她帮忙了。

「她一定肯的！她一定肯！」小廣東自己告訴自己，誠屬一廂情願，但他深信海棠紅會樂意帮忙他照顧小毛，因爲她也愛小毛！

海棠紅這時正在氣苦得要命，她去夕侍候小痲皮他們打牌，不但沒有打賞，反而吃她的，喝她的，還要侮辱她，打她！她是一個倔强的人，如何受得了。

她捱了打，醒過來時發覺自己躺在床上，混身疼痛，用手一捋髮，痛得更加要命，原來臉上受了傷，頭髮給血黐在一起，乾了，黐了，她不知道，用手一捋，便痛極了。

小痲皮他們打她，這已不知是第幾次了，最近，自從小廣東躲起來之後，他就威風了，要把過去捱小廣東的打，在海棠紅身上出氣！她恨極了，却有心無力，無法反抗。

她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溜的，她根本不知道。她只知道醒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他們沒有關上門，她把門關上，從新又睡到床上。矇朧間聽到叩門聲，她醒了，低罵一句：「不知那個短命的，這麼早就來吵人了！」轉個身，不理。

突然，她似乎聽到有人叫門，而且，似乎是小廣東的聲音，她精神一振，清醒了！一下子坐了起來，靜耳再聽。却只有叩門聲，沒有叫門聲了。

她切望能見小廣東，不管是眞是假，却去開門。

「啊，眞奇，眞是你！」她如見到親人，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的，就摟抱住他了。

但只是一瞬時光，她猛然醒悟，急急關上門，問：「青哥，你怎麼出來了？很危險呀！」

「小毛病了，很厲害……」

「啊，好燙手！」海棠紅用掌心按在小毛的額上。「什麼病？」

「醫生說是傷寒，要小心照顧！可是我……紅姐，我想……」

「你交給我好了！你快走吧，他們整天都在外邊巡來巡去的監視着！」

「可有入屋？」

「警察沒有，但那幾個流氓差不多每天都來，好氣人！嗯，你還是快走吧，將來慢慢再說！」

「他媽的！這幾個潑皮！嗯，紅姐，你受傷啦！可是他們欺負你？」

受小廣東輕憐蜜愛的摩挲着的海棠紅，感情洶湧澎湃，無法自遏，理智使她催他快走，感情却要把他留下來。她哭了，就像一個小孩子般伏在他的胸膛痛哭，訴說自己的慘痛！

不過，片刻之後，她說出了心中恨，舒泰多了，神智也清醒了，便催他快走，不許他再留。

小廣東恨着，決心要找小痲皮他們報仇！雪恨！他不能容忍別人欺負了海棠紅的！小毛留在海棠紅家，海棠紅無法隱瞞，只好對小痲皮說他病倒在路上，她看到了抱回來的。小痲皮表面不說什麼，一轉身就去報告趙閻王，還要去報警。趙閻王說不可打草驚蛇，他們去海棠紅附近埋伏好了！小廣東果然不出趙閻王所料，忍不住，過一天黃昏時候又去見海棠紅了。

這時候，小江北，小浦東，小痲皮，小童，亞良，大熊和趙閻王都在張開了網，要全力把他抓住。

但是，小廣東也很機警，他在叩門之前，終於發現了對方，一個轉身就跑。

「還想跑，跑不了啦！」小童與亞良由斜裏撲出，阻其去路！

「讓我者生！」小廣東不顧一切，照直衝過去。

亞良與小童都是他手下敗將，吃過虧，心存怯意，見他撲過來，便讓路了。

小廣東跑遠了，小浦東剛打電話報告了趙閻王之後，出門看到小廣東，立即就撲向小廣東。小廣東恨他刺骨，又見他落了單，便不怕他，不但不逃，更迎上去。他似乎沒料到小廣東會如此好胆，反而驚了，轉身急走。

但是，他怎跑得過小廣東。給小廣東三五個快步追上去，朝他的後心就是一掌。「蓬」然一聲，小浦東已禁受不起，仆倒下去，再加上小廣東一脚踹下，他已活不成了。「小廣東，你又殺人了！你這兇手，逃不了啦！」小童和亞良又追上了。

小廣東殺得性起，想到自己殺一個也死，殺多幾個也死，不如把這幾個流氓全殺了，免得海棠紅以後再受他們欺侮，也替更多人出一口氣和解除威脅。

小廣東如此一想，心意已決，再無反顧地迎上小童與亞良，他覺得自己不是逃犯，不是市井鬧事流氓，而且救大衆於水火的大英雄，大豪傑，而英雄豪傑是不會後悔的，更不會怯畏的。

過去，小廣東打架都怕打死人吃官司，所以未敢用盡全力，未曾盡展所能，此刻，他志在爲大衆除害，心情不同，出手

也自不同了。

「躺下！」小廣東迎着亞良，右手一撥來掌，右拳猛力搗出，「蓬」聲大震，亞良聽話的跌出了近丈，躺着不動了。他一旋身，雙手一撥，反手一抓抓住小童手腕，同時飛起一脚，兜心疾踢，好一記窩心脚，把小童又踢出了過丈。

但小童身子比較結實，受了一脚，還支持得住，跌了一交，馬上便爬起來。他想跑，却遲了，給小廣東追了上去，喝道：「你害人不少，也該返老家了！」一揚手，引開小童眼神，然後再飛出一招閃電脚，小童再傷在舊處，被踢出幾近二丈，吐出一口鮮血，再也爬不起來了。

小廣東舉手投足之間，連殺三個流氓，他們的慘叫，早驚動了住在附近的市民。有人偷看，認得是小廣東，有好心腸的便叫他快跑。

「跑不了啦，他們已包圍了！我現在不是爲自己，我殺一個是償命，殺十個也是償命！這班流氓，我要把他們全殺掉，免得大家再受害！大狗熊，你怕啦，不敢出來啦！」小廣東忽然看到大熊，叫他，罵他，激得他走出來。

大熊長得比較高大，但他不是小廣東對手，交手的第三招，小廣東卽以一記穿心掌，重重擊中他一下，打得他彎下了腰來。

「你行禮也沒用！」小廣東變得頑皮了，竟把人家的彎腰說是行禮。他飛身一躍，偷看的以爲他必是攻擊大熊的後心了，怎知不是，他竟然仰身一翻，一脚蹬在大熊的右脇，痛得大熊掩腹叫痛。

大熊雙手掩腹，步驟已亂，跟着小腹，左脇都中招，最後是心窩捱了一記重的，倒下了，死了，又一個報消了。

「還有小痲皮，小江北，小……嗯，就只剩下這兩個和趙閻王了！」小廣東想着對方的實力，心頭爲之一喜，歡然自語，「好呀，我再把他們殺掉，阿張，阿王他們擺賣東西就不用付攤檔租了！」說完便哈哈大笑。

「小廣東，你笑得太早了，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是誰來了？」小江北的聲音突然傳進他的耳朶。

「小江北，你，你也來送死！」

「你還是先替自己掘掘墳穴吧，死到臨頭，還逞什麼威風！」小江北說。

「他就是小廣東？」一個長得壯健威武的中年人望向小江北。

「是！他就是小廣東！」

「見面不如聞名，我以爲他是個三頭六臂的好漢，原來是個乳臭未除的大娃娃！你們也把他捧吹得太高啦！」

「你是，趙閻王！」

「大胆，敢當面胡說八道！」小江北喝叫。

「把刀給他！」趙閻王確有氣派，出手就與別不同。小江北看他一眼，便把佩刀向前一丟，丟到小廣東脚下。他以爲趙閻王要和小廣東決鬥，有點担心，但趙閻王却說：「你自裁了吧，省得我動手，也免你多受痛苦！」

好個趙閻王，口氣可眞大，居然想不勞而獲，不戰而勝呢！

「你不配！」小廣東冷冷說了一句，腰也不彎，只用足尖一挑，喝道：「小江北，還你！」話聲未完，佩刀已然飛起，寒光一閃，小江北急忙迴避已避不開，肩窩給插中佩刀，深入三寸，痛得他慘叫連聲。小廣東露了這一脚，趙閻王心頭一凛，注目直視小廣東，對他作着不同的估計了。

「小痲皮，你扶住小江北，我招呼他！」趙閻王對小痲皮說。

「是，我知道！」小痲皮應命。

「趙閻王，輪到你啦，你這個假閻王，該去朝見眞閻王了！」

「少廢話，拿命來！」趙閻王運起氣功，「呼」一聲打出左掌。去勢不太疾，却勁道甚足，小廣東用手一格，感到一陣痛楚，退了兩步。注目趙閻王，他也退了一步，一臉詫然之色。大家都知道遇上了勁敵，將有一場惡鬥了。

雙方惡鬥中，小廣東終因打了幾仗在先，氣力用了不少，再鬥勁敵，就顯得吃虧了。老於經驗的趙閻王也看中了他這個弱點，所以奮力進攻，不給他有喘息的機會。小廣東勝在年青，有拚勁，遇到危險時，往往不惜一拚，以圖同亡。趙閻王是不甘心死亡的，所以他本來有機會殺死小廣東，却因怕死，臨時撤招，給予小廣東求生機會。

打了三五十招之後，小廣東爲趙閻王所乘，橫掃一脚，跌倒了。趙閻王大聲喝叫：「上去，把他殺掉！」

小痲皮撲上去，一刀砍下，小廣東一閃，小痲皮一刀斫空，陷在泥地，小廣東手掙一按，整個人已經跳起，趁勢使出連環腿，一連兩腳都踢在小痲皮背上，他被踢得向前跌倒，和正要報仇的小江北碰在一起，互相以刀揷在對方腹部，同時慘叫，雙雙倒地死亡！這是一個意外，小廣東想不到，趙閻王同樣想不到。

趙閻王手下多人，都死了。他雖然自信論武功可以勝得小廣東，但却缺乏他這種拚死精神。他心寒了。

「別走！你是頭，他們等着你去領隊呢！」小廣東抓住小痲皮那柄刀，擋住趙閻王的去路。

遠處突然傳來「嗚嗚」一聲，大約是警察來了，趙閻王更慌，他是不能見官的。他要走，小廣東不許，結果展開一場更狠烈的搏鬥，雙方的傷勢越來越重，趙閻王半爬半跑地走，小廣東半爬半跑地追，漸漸接近海棠紅的住處，她早已聽到慘叫，還不以爲意，一心餵粥給小毛吃，此時慘叫近了，她心頭一凛，想到小廣東，便走出門去看，果然見到小廣東躺在地上，不斷叫着紅姐，她扶他，却看到他不遠處另有一具屍體，背上揷着一柄刀，海棠紅認不出他的背影，不知道他是趙閻王。

海棠紅坐在地下，把小廣東的頭枕在自己腿上，哀痛地狂叫青哥，淚下如雨。

小毛也跑了出來，跪在小廣東身邊，哭叫「叔叔」！

小廣東似乎已經斷了氣，却忽地動了一下，睜着眼，低微地說：「紅姐！趙閻王，死了！你……不用……怕了！」

海棠紅想不到他殺趙閻王原是爲了自己，更感動，也哭得更傷心了。

小廣東的眼皮閉上了，死了。(續完)

七代劍

犂庭掃穴屠鷹犬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以十萬両銀買得鴇母的信賴·帶他往晤海友蘭·事後鬼鴇母留下兩龜奴監視戚明星·然後離去·戚明星乘機將一龜奴殺死·將另一龜奴擊傷·迫問出鬼鴇母在虎丘山的歸來莊棲身·趕在鬼鴇母之前到達歸來莊·把僅留莊中看守的鬼鴇母表兄擊昏·將他藏在柴堆中·自身則躲在後廳樑上·鬼鴇母回來不見她表兄·命三名龜奴四出找尋·她則獨自進入秘密地室·那地室中共有三間房間·鬼鴇母用鎖匙打開其中一間的房門·喝令一名叫上官玉鳳的少女起身答話——

鬼鴇母道：「老身不在的時候，我那老表哥進來過幾次……」

上官玉鳳答道：「兩次，一次是今天中午，一次是個把時辰之前。」

鬼鴇母道：「是送飯進來的？」

上官玉鳳點頭道：「是的。」

鬼鴇母道：「他有沒有說什麼？」

上官玉鳳低頭道：「沒有。」

鬼鴇母嚴厲地道：「說實話！」

上官玉鳳抬臉惶然道：「眞的沒有，不過……不過他……」

鬼鴇母沉聲道：「他怎樣？」

上官玉鳳困窘地道：「他有些老不正經就是了。」

鬼鴇母眉毛一揚，道：「他調戲妳們嗎？」

上官玉鳳一指那另一個姑娘，說道：「他調戲顏姑娘，對顏姑娘，毛手毛脚似的。」

鬼鴇母轉望那顏姑娘問道：「他怎麼調戲妳？」

那顏姑娘羞答答地道：「他一直就是這樣，每次送飯來，就動手動脚的摸我抱我，說我長得很像他死去的妻子……」

鬼鴇母怒聲道：「妳爲何不告訴老身呢？」

顏姑娘道：「我不敢，因爲他警告我不可告訴妳，否則要我好看。」

鬼鴇母冷哼一聲道：「妳有沒有跟他睡過覺？」

顏姑娘玉臉飛紅，急急搖首道：「沒有！沒有！他只是動動手而已！」

鬼鴇母罵道：「不要臉的老東西，居然人老心不老，等下找到他，非要他好看不可！」

她接着問道：「他有沒有向妳們說過要離開這裏的話？」

顏姑娘道：「沒有，他有時會在我們面前罵妳兩句，說妳的脚又大又臭。」

鬼鴇母大怒道：「他媽的，他竟然罵我，我還沒要他洗屁股呢！」

顏姑娘似乎怕惹禍上身，連忙又道：「不過，他有時也稱讚妳，說妳皮膚很白，腰兒纖細。」

鬼鴇母本在盛怒頭上，一聽此言，竟然「噗哧」的笑了，道：「去他媽的蛋，他……嘿嘿，總算說了些良心話！」

上官玉鳳掩口竊笑。

鬼鴇母轉對她叱道：「妳笑什麼？」

上官玉鳳着了慌，忙的收斂笑容道：「沒什麼，沒什麼。」

鬼鴇母「哼！」了一聲，掉頭走出，重重的關上鐵門，下了鎖，又走去其餘五間秘室門口，由門上小窗口探視一番，才轉身走出甬道……

出了樓閣，她佇足四望一眼，開聲喊道：「秋虎，你們找着了人沒有呀？」

她嗓門提得很高，聲音響遍全莊，三龜奴應該聽得到才是，可是却沒有一人回答。

「哼，都死了不成！」

她狠狠的一跺足，又走回後廳坐下，悶坐了一會之後，越想越覺有異，便又走出廳大喊道：「秋虎！照平！照安！你們到底找着了人沒有？」

三龜奴仍無一人答話。

她臉色變了，立卽飛身掠向前院，那知找遍前院都不見三龜奴的踪影，她又疾折回後院，一邊找一邊喊叫道：「秋虎！照平！照安！你們怎麼啦？」

一路尋到院後牆邊，一眼瞥見牆邊一棵老榕樹下似乎站着一人，趨近一看，登時嚇得驚叫一聲，倒退了數步。

原來，老榕樹下確實有個人，但不是站着的，而是被吊着的！

他是藍衣中年人！

他遭到了與鮑四海同樣的命運，被人吊死在樹上，雙目暴瞪，舌頭外吐，死狀

至爲恐怖！

鬼鴇母昨天曾經親手將何媽媽，鮑四海等三人吊死，在靈岩山中，可是此時突然發現自己的部下被人吊死。却驚得魂飛魄散，震駭欲絕。

她號稱「鬼鴇母」，可是却最相信鬼怪，以爲何媽媽等人死不瞑目索命來了，唬得掉頭便跑，大叫道：「照平！照安！你們快來……」

奔過一處屋角，忽然一頭撞上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定睛一瞧，才看清撞上的又是一具被吊在簷下的屍體，不禁又驚得連聲叫了起來。

被吊死在簷下的，是身穿黑衣的龜奴，他的死狀與藍衣中年人相同，被鬼鴇母一撞之下，屍體便如盪鞦韆搖盪起來，其情其景，倍覺恐怖！

鬼鴇母嚇出了一身冷汗，大叫着拔步狂奔，當轉過另一處屋角時——

「蓬！」

又撞上了一具屍體！

這具屍體，自然是身穿白衣的龜奴，他也被吊在屋簷下，死狀與前二人完全一樣！

鬼鴇母已經叫不出來，她的心頭劇烈的震動着，駭然瞪視屍體有頃，才吐出萬分恐懼的聲音道：「不，不，不……」

她越看越怕，一面說「不」一面往後倒退，退了幾步，後腳碰上廊階，登時跌了個四脚朝天，這又使她大吃一驚，以爲輪到她自己，又嚇得「啊哎！」驚叫了起來。

「哈哈哈！」

一片大笑，突自對面暗處响起！

鬼鴇母一翻身跳起來，顫聲道：「誰？誰？你是誰？」

「鮑四海！」

鬼鴇母面如土色，大叫道：「你！你來幹什麼！」

「來要妳的命！」

鬼鴇母更驚，連連倒退道：「不！不！你要什麼老身都可以給你，老身可以聘請高僧爲你超度，讓你在陰間過得——」

「鮑四海」冷冷截口道：「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妳的命！」

話落，人已自暗處轉出。

鬼鴇母一眼看清之下，登時暴怒的跳了起來，厲聲大喝道：「好小子，原來是你！」

戚明星含笑走到她面前，道：「鬼鴇母，妳一生殺人無數，誰知竟是胆小如鼠的。」

鬼鴇母怕鬼而不怕人，剛才的一場虛驚已完全消失，這時態度變得異常兇惡，氣勢洶洶的怒吼道：「你來幹什麼？」

戚明星俊逸一笑道：「來買妳的姑娘，本公子仍然認爲妳應該把海姑娘賣給我吧。」

鬼鴇母吼道：「做夢，我看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煩了！」

戚明星淡淡道：「妳的五龜奴已死，今後妳的生意做不成了，還是把海姑娘賣給我算了。」

鬼鴇母面上殺氣大盛，開始舉步向他迫去，一字一頓道：『你爲何殺害他們五人？』

戚明星巍立不動，道：「怕他們碍手碍脚，而且他們五人積惡如山，也該遭報應了。」

他一邊說，一邊自身上抽出那無鋒寶劍。

鬼鴇母沒有認出那柄無鋒寶劍，但是她知道南蠻門是不以劍爲武器的，故立刻對他的身份生出懷疑，大喝道：『你是何人？』

戚明星笑道：「花錢公子啊！」

鬼鴇母道：「放屁！南蠻王不用劍，他的門下也沒有一人用劍！」

戚明星聳聳肩道：「好吧，我老實告訴妳，我姓戚，名明星！」

鬼鴇母臉色大變，失聲道：「嗄——你是海書郎的傳人？」

戚明星點頭道：「大殺門第七代大殺俠！」

說着，抽出了寶劍，面上神色變得很冷峻！

鬼鴇母驚愕了半晌，忽然換上一副兇悍之相，桀桀怪笑道：「好小子，原來你是爲救海友蘭而來的，老身成日打雁，今日被雁啄了眼睛，不過你想救人還得問問老身這雙手掌！」

「掌」字一落，人已躍起三丈，雙掌齊出，凌空推下兩股瀉瀑般的掌風！

戚明星身形一晃，橫飄而開。

「蓬！蓬！」兩聲巨响，地上的青石板登時碎裂迸飛，出現了兩個坑穴！

這兩掌的威力，比豹頭老者幾乎要强上一倍，甚至比南蠻王也要高明一些！

戚明星飄開之後，哈哈笑道：「妳那雙掌果然厲害，不過地上的青石板可沒得罪妳，妳何必跟它過不去呀？」

鬼鴇母氣得連聲怪叫，身子落地之後，欺身直進，探掌「呼！」的向他猛抓過去。

這次發的不是劈空掌，而是招術，但隨手帶出的勁風仍極驚人。

戚明星不再閃避，舉劍迎着她的手掌刺出。

鬼鴇母發現他刺出的一劍來勢怪異，看不出其動向，情知蘊藏着厲害的變化，故不敢正面爲敵，當即擰身錯步，轉到戚明星身左，跟着右足猛抬，橫掃他腰部。

戚明星也跟着一擰身形，寶劍變招下揮，正好砍向她踢起的右脚。

鬼鴇母一生與人對敵的次數也不少，說得上是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可是從來沒遇上戚明星這樣變招快速奇妙的勁敵，這時一看自己的脚正踢向他的劍，心中大驚，好在她的身手已練到能够收發由心的境界，當下右脚疾縮，同時左手駢伸二指，疾點他右胸下的期門穴。

戚明星朗笑一聲，右膝倏抬，「拍！」的一聲撞開她的左手，繼之寶劍一掄。反劈她左肩膀，破解與攻擊，仍是出人意表，妙到峯巔！

鬼鴇母慌忙頓足倒縱出去。

交手數招，她已看出戚明星的劍法已盡得大殺門劍法的眞傳，心知在招式上一定勝不過他，故一退之後，隨又重施故技，雙掌暴揚，再推出凌厲無匹的掌風！

戚明星一劍劈空，劍順勢點落地面，身子頓如迎風飄起的棉絮，一飄三丈多高

，空中身形一折，突如一道閃電御劍直瀉而下。

這就是說，當鬼鴇母的劈空掌剛剛發出之際，他的劍已凌空刺下，襲臨她的頭上！

鬼鴇母吃了一驚，疾忙滑步閃開，那知她自以爲已經躲開之際，突感肩上一痛，敢情已中了一劍。

無鋒寶劍是沒有劍尖的，所以她中的一劍並不嚴重，只是被劍口刺傷了一些皮肉。

但是她感到像被鐵棒擊中一般，登時立脚不穩，一屁股跌坐地上。

戚明星乘勢再一劍橫砍過去。

他已打定主意要收拾這個可惡透頂的鬼鴇母，這次砍出的一劍，正是要摘下她的首級！

不料鬼鴇母也有她的救命絕招，她跌坐下去時，就知要糟，故雙足立時順勢倒翹而起，左足踢戚明星握劍的右手，右足踢戚明星的左膝蓋——

「砰！」

戚明星避開了她的左足，却避不開她的右足，左膝蓋登時被踢個正着，顛出了三四步。

鬼鴇母乘機一個倒翻滾出尋丈，再一縱身飛上一幢屋頂，瞬即不見！

戚明星原想追上去，可是左膝蓋的骨節被踢得一陣發麻，竟然失去了縱跳的能力，只有眼睜睜的看着她逃去。

他以劍鞘支地爲拐，一跛一跛的疾轉到屋後一看，已不見鬼鴇母的一點影子，心中大爲不甘，脫口大喝道：「鬼鴇母，妳別走，咱們再打個明白！」

但四周一片沉靜，鬼鴇母已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他立刻想到那些被囚禁在樓閣中的姑娘——剛才他在打殺三龜奴之前，曾先尾隨鬼鴇母去到那幢樓閣外面，已看出那幢樓閣是她囚禁姑娘的地方——心想她可能會進入樓閣傷害海友蘭和那些姑娘，當下不敢怠慢，疾疾的往樓閣行來。

來到樓閣門口，但見裏面那堵牆壁並未升起，看樣子鬼鴇母不像已進入秘室，他不由有些躊躇，暗忖道：「她可能不敢在這時候進入秘室，我如貿然進入，萬一被她乘機封閉了出口，豈不等於自投羅網麼？」

他沉思片刻，忽然計上心來，當即跨入樓閣中，先吹熄裏面的一盞燈，使整個樓閣陷入黑暗中，然後摸索到牆壁下那幅山水畫前，依樣葫蘆移開那幅山水畫，伸手一摸後面牆壁，只覺摸着了一個類似機鈕的東西，他先試着左右旋轉一下，發覺轉不動，再試着用力一按，便聽「卡！」的一聲輕响，繼之一片輕微的「隆隆」聲起，整堵牆壁果然往上升起了！

他沒有立刻進入甬道，一見牆壁升起，隨即隱入右方一道樓梯下面躲藏起來。

這是他的誘敵之計，他啓開入口而不入，要讓鬼鴇母誤以自己已經進入甬道，以引誘她現身。

果然，鬼鴇母現身了！

她像鬼魅般突然出現在樓閣門口，在門口站了一下，隨見她躡手躡足的走到入口左側，伸手在甬道壁上按了一下，那堵升起的牆壁立時疾速下降，咕咚一聲，將出入口封死了！

「桀桀桀……」

她立刻發出一陣得意的怪笑，接着道：「小子，這回任你有通天本領，也是死定啦！」

「未必！」

冷冷的話聲中，一道劍光已閃臨她的腰際！

「啊哎！」

鬼鴇母閃避不及，腰上立告中劍，她大叫了一聲，整個人像蝦子般彈跳而起，飛矢也似的掠出樓閣門外去了。

戚明星追到門口時，已不見她的踪影，只看見地上洒落一片鮮血，心中暗叫一聲「可惜！」因爲他知道自己發出的一劍不够好，只傷了她的皮肉，沒有傷到她的要害。

他想追出，但覺右膝仍不聽使喚，心知不可能追上她，故即返身進入樓閣，在那道通上二樓的樓梯口坐下來。

他仍然不敢立刻進入甬道，一來是怕裏面有制人死命的機關，二來也怕鬼鴇母再回來封死出入口，故打算坐等一夜，等天亮再採取行動。

於是，他就在樓梯口閉目靜坐……

× ×

漫長的一夜終於過去了。

樓閣外面曙光漸現，他緩緩站起身子，覺得右膝蓋已復原，於是舉步走出樓閣，循着地上的血漬尋去。

一路尋到莊門口，發現血漬順着莊前的山路洒下去，便知鬼鴇母已逃離歸來莊，忖度她大概暫時不敢回來，乃折返莊中樓閣，再依前法啓開了那堵牆壁——

這時，天已大亮，光綫射入甬道，他見甬道上似再無機關佈置，才放胆走了進去。

甬道上的情形，仍與昨晚上相同，兩邊各有三間秘室，他費了一番工夫才將前面五間秘室的鐵門撞壞，那些姑娘初以爲他是歹徒，經他解釋一番之後，始知來了救星，登時個個轉驚爲喜。

但是，當戚明星撞壞第六間秘室的鐵門時，他却怔住了，因爲他原以爲海友蘭必被囚禁於這最後一間秘室中，但撞開鐵門一看時，却見秘室中只有一個姑娘（前面的五間秘室，每間各囚禁兩個姑娘），不禁愕然道：「咦，她呢？」

那姑娘已知他是救人來的，故無驚懼之色，聽他發問，立刻答道：「你問的是海姑娘？」

戚明星道：「是啊！」

那姑娘道：「她昨天早上被帶出之後，就沒回來，可能……」

戚明星見她欲言又止，急問道：「可能怎樣？」

那姑娘輕嘆一聲道：「可能已經死了，因爲她曾經一再向我表示，要是鬼鴇母強迫她接客，她便要咬舌自盡！」

戚明星立刻搖頭道：「不，她不會咬舌自盡的，昨天她已知我會來救她，怎麼會咬舌自盡呢！」

那姑娘詫異道：「她怎知你要來救她呀？」

戚明星道：「因爲她昨天要接的客人

就是我，我曾經偷偷告訴她我的姓名和身份！」

那姑娘聽了苦笑一下道：「原來你就是她昨天要接的鏢客，我想你雖說要救她，但她還是會尋死的。」

戚明星驚問道：「為什麼？」

那姑娘道：「因為你已經破了她的身子！」

戚明星又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昨天碰都沒碰過她，我是她父親的繼承人，此次偽裝鏢客，目的就為了要救她，我怎麼會傷害她呢！」

那姑娘驚訝道：「哦，你沒有……」

戚明星道：「沒有！」

那姑娘臉上升起一片困惑之色，道：「這就怪了，難道鬼鴞母會殺了她？」

她接着搖搖頭道：「不，不會的，她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的女兒，她的身份高於我們十一人，鬼鴞母一定會把她視為搖錢樹，決不會殺害她的，除非鬼鴞母已知道你要來救她——」

「不，鬼鴞母不知道！」

「哦？」

「而且昨天晚間，她分明會將海姑娘帶回莊上，我曾親耳聽她問那兩個黑白龜奴說『把她帶下去了？』一語，可見海姑娘確已回莊！」

「既然人已回莊，怎麼沒回到這間秘室來？」

「鬼鴞母一直把她關禁在這間秘室中的？」

「是的。」

「奇怪……這裏面是否另有秘室？」

「沒有，就只這六間而已。」

「怪事，怪事……」

他想不通海友蘭何以未被送回秘室，何以失踪不見，不禁憂急如焚，搓着手團團轉。

這時，被他救出的十個姑娘已聚集到秘室門口，她們聽知戚明星是專為救海友蘭而來時，其中一個便開口道：「我想海姑娘可能被關在莊上的某一間房中。」

戚明星停住腳，目光一凝道：「可能麼？」

那姑娘道：「可能的，因為她是個身份特別高貴的姑娘，鬼鴞母還要利用她賺很多錢，可能鬼鴞母怕她自盡，故另闢一室安置她，以防她自盡。」

戚明星覺得她的推測頗有可能，立刻揮手道：「咱們快出去找一找看！」

於是，十一個姑娘隨着他走出樓閣，立即自動幫他在全莊尋找起來。

她們分頭尋找，打開每一間房子，登上每一間樓房，忽聽其中一個姑娘驚叫道：「大家快來看，這房內有血！」

驚叫聲，來自鬼鴞母臥房隔壁的一間廂房！

戚明星聞聲疾趕過去，衝入廂房一看，只見房中除了一張軟榻之外，別無他物，而房中的地上果然有幾滴血！

他仔細的看過地上的血漬，忽然心頭一動，再抬頭看後窗，果見那後窗是敞開着的，便向那發現血漬的姑娘問道：「那窗不是妳打開的吧？」

那姑娘搖頭道：「不是。」

戚明星走近窗前，探頭望向窗外地上，又發現窗外地上也有幾滴血，不由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那姑娘問道：「怎樣？」

戚明星道：「昨夜只有鬼鴞母一人受傷流血，這血是她流下的不錯！」

那姑娘不解的追問道：「是你把她殺傷的？」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她受傷之後，為恐我追擊，當時疾逃出莊，但後來又轉了回來，進入此房！」

那姑娘道：「這一間好像不是她的臥房，那麼她進入此房——」

戚明星道：「劫走海姑娘！」

那姑娘輕啊一聲道：「這麼說，海姑娘昨天回莊之後，鬼鴞母必是怕她羞憤自盡，故將她單獨關禁在這房中的，可是，昨晚你和鬼鴞母打鬥時，她應該聽得見才是，為何不開聲呼救呢？」

戚明星緊繃着臉道：「鬼鴞母一定是點了她的穴道，使她不能動也不能叫！」

那姑娘點點頭道：「嗯，一定是如此了。」

這時，其餘的十個姑娘已都趕到房間來，戚明星想起那姓謝的「莊主」，便向衆姑娘道：「妳們且在此等着，我去抓那姓謝的老頭來問一問！」

說畢，由後窗越出，往莊後奔來。

轉眼奔到莊後牆邊的柴堆，爬入柴堆中一看，却見姓謝的「莊主」已不在柴堆之中，不由微微一愣，暗忖道：「咦，他怎麼也不見了？唔，昨晚我只將他打昏，並未點他穴道，他必是於甦醒之後，與鬼鴞母一起逃走了。」

他又四下搜索了一遍，見無任何綫，只得轉回廂房，將老人已逃走的事告訴十一個姑娘，然後問道：「妳們可知鬼鴞母可能逃去何處？」

十一個姑娘一齊搖首表示不知。

戚明星心中十分着急，又道：「妳們仔細想一想，鬼鴞母平日裏可曾提到某些人或某些地方？」

十一個姑娘又搖首。

戚明星不禁嘆了口氣道：「這下完了，她可能會殺死海姑娘以洩恨……」

其中一個姑娘道：「我想不會，鬼鴞母若要殺害海姑娘，一定會當你的面前動手，而不會把她帶走。」

另一個姑娘接口道：「不錯，而且鬼鴞母愛錢如命，她是捨不得殺死海姑娘的啊。」

戚明星悒悒地道：「那就更可怕了，經過這番變故，她一定會急着把海姑娘賣出去……」

又一個姑娘苦笑一聲道：「凡是落入鬼鴞母手裏的姑娘，有那個能倖免於難？只好認命了！」

戚明星環望她們一眼，問道：「妳們都已經接過客了麼？」

衆姑娘低首默認。

戚明星以同情的眼光看着她們，又問道：「想不想回家去？」

衆姑娘一齊點頭：「當然想啊！」

戚明星道：「妳們能自己回去麼？」

衆姑娘搖搖頭。

戚明星感到為難了，他覺得當務之急是追趕鬼鴞母以救下海友蘭，可是他又覺得不能棄她們於不顧，他皺了皺眉，暗暗在心中問道：「海大俠，如果是你，你將送這十一位姑娘回家？或者是棄她們於不顧，而去救自己的女兒？」

冥冥之中，海書郎似已回答了他的問題，於是他掏出一支炭筆和一張紙，說道：「那麼，我送妳們回家，現在妳們各將姓名住址報上來。」

「我叫上官玉鳳，家住在贛東龍虎山裏。」

「令尊可是『龍虎判官上官德』？」

「是……」

「我叫顏寶蓮，家住洞庭君山。」

「令尊是『洞庭隱俠顏維堯』？」

「是……」

「我叫盧慧慧，家住隆中山西麓。」

「令尊是『九指書生盧國成』嗎？」

「是……」

「我叫湯明玲，家在劍閣。」

「……」

「我叫侯月英，家在峨嵋山。」

「……」

「我叫古小萍，家住潼關。」

「……」

「我叫雷曉鶯，家在五台山下。」

「我叫劉美玉……」

「我叫邱香……」

「我叫唐毓華……」

「我叫宋貞貞……」

十一位姑娘，都是當今武林極負盛名的俠士豪傑的親生女！

戚明星逐一寫下了她們的姓名地址之後，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忖道：「這可不得了，我若要把她們一個個親送到家，恐怕得花上兩年的時間……」

他本來打算救出海友蘭之後，即赴鐵船幫找越西鴻算帳，而現在他却不得不改變計劃，因為眼前這十一位姑娘雖然都是武林著名人物的女兒，却沒有一個曾跟父親練過武功，個個都是「弱不禁風」的姑娘，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說，他都得義不容辭的送她們回去，但是令他感到頭痛的是十一位姑娘，散居天南地北，要一一親送到家，真得花上兩年的時間。

兩年之後，海友蘭將是個什麼樣的情景？

兩年之後，越西鴻又將是個什麼樣的情景？

還有未婚妻慕容燕……

他感到十分苦惱，恨不能練成分身術，把自己化為十一個人。

盧慧慧啓口問道：「戚大俠，你何時送我們回家去？」

他沉吟有頃，答道：「馬上動身也可以，不過在下有個困難無法解決……」

盧慧慧問道：「什麼困難？」

他面泛一絲苦笑道：「妳們十一人各住一方，在下得花上兩年的時間才能將妳們一一送到家，花上兩年的時間倒不要緊，但是一路上妳們必須投宿客棧和飲食，而在下正處在『阮囊羞澀』的時候，實在無力負担這一筆費用……」

湯明玲道：「這事容易解決！」

他轉顧她問道：「妳們有錢？」

湯明玲道：「我們沒有，但鬼鴞母却有，她留在這莊中金銀珠寶一定很多。」

他恍然一悟，笑道：「不錯，在下倒忘了鬼鴞母是個富婆，那麼諸位姑娘請去她房中搜一搜如何？」

「好！」

衆姑娘應了一聲，一齊轉入鬼鴞母的房中，動手翻箱倒篋起來。

不到一刻時間，她們已從鬼鴞母的房中搜出了許多金銀珠寶，價值少說也有五萬兩銀子！

戚明星把它裝入一隻袋子裏，然後說道：「好了，現在妳們回秘室去打點行裝，然後到前院集合。」

衆姑娘又應了一聲，奔入樓閣去了。

戚明星提着袋子來到前院，找到那輛華麗的馬車，將兩匹馬套上，隨將馬車開到莊門口等候。

不久，衆姑娘各提着一個包袱來到前院門口，戚明星命她們先把包袱扔入車廂中，接着說道：「這輛馬車要乘十一個人可能太擠了一點，妳們可要忍耐忍耐。」

衆姑娘齊聲道：「不要緊。」

戚明星忽然微笑道：「對了，妳們可想出出氣？」

衆姑娘一怔道：「出什麼氣？」

戚明星舉手一指全莊，含笑道：「如果妳們想出一口氣，不妨放上一把火，把這座歸來莊燒了！」

衆姑娘都覺該燒，於是再返身入莊，分頭放起火來，不一會工夫，莊中各處樓閣房舍紛紛冒起黑烟和火舌，她們越放越高興，把全莊的每棟房子都縱上火，才興盡退回莊門口。

戚明星笑道：「好，請上車。」

衆姑娘變得好不活潑，在一片嬌笑聲中，紛紛上車坐下，十一個人把車廂擠得滿滿的。

戚明星於是一揮馬鞭，開動馬車，順着莊前山路緩緩駛下山來。

他決定先送上官玉鳳回家，因為她家在贛東龍虎山，以距離來說，她是住得最近的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住在洞庭君山的顏寶蓮，第三個住在隆中山的盧慧慧，第四個是住在劍閣的湯明玲……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好事，但由於心念海友蘭的安危，他的心情始終很沉重。

馬車迤邐下了虎丘，他即轉道南行，這天黃昏時分，車抵吳興縣城，他知道她們坐了一天的車已甚疲困，故決定在城中過一夜，明早再上路。

他找到一家客棧，把車停了下來。

一名店小二上前招呼，他問道：「有清靜的上房麼？」

店小二連聲應道：「有！有！客官要幾間？」

戚明星道：「最少要七間。」

店小二一楞道：「要這麼多幹麼？」

戚明星道：「因為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有沒有呢？」

店小二面現難色道：「我們原有十四間上房，剛剛有八位住客訂下了八間，如今只剩下六間……」

戚明星心想讓她們每兩人睡一房，自己就在車廂中過一夜亦可，當下說道：「也罷，少一間不要緊——姑娘們，請下車吧！」

車門一開，上官玉鳳等十一個姑娘一個一個提着包袱跳下來。

店小二登時看傻了眼，他想都想不到車中的客人竟然全是姑娘，而且個個貌美如花——嘿嘿！莫非是從「女兒國」來？

戚明星見他發楞，一抖馬韁發出「叭！」的一聲脆响，道：「別呆着，快領這些姑娘進去！」

店小二如夢初醒的嚇了一跳，忙道：「是是，姑娘們請！請！」

一面請，一面哈腰。

於是，十一個姑娘，魚貫走入客棧裏去。

戚明星在另一個店小二的引導下，把馬車開入緊靠客棧的一片馬車場中，那馬車場中建有一排馬廐和可以停放車輛的亭閒，此刻的馬廐中拴着八匹雄駿的黑馬，他一見到那八匹黑馬，不由驚喜的叫了起來，道：「咦，他們在這兒！」

店小二一呆道：「客官說誰？」

戚明星一指那八匹黑馬，問道：「這八匹馬的主人，是不是八位青年瞎子？」

店小二點頭道：「是呀！」

戚明星大喜道：「好極了，哈哈，這眞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

店小二道：「客官認識他們！」

戚明星興奮萬分地道：「正是，他們是我的好朋友，你快領我去見他們！」

說着，疾疾把馬車開入亭閒，自車座下提出那一袋金銀珠寶，掉頭便欲轉入客棧。

店小二道：「他們此刻，全都不在客棧中。」

戚明星一怔，刹足道：「那裏去？」

店小二道：「不知道，他們是在半個時辰前到達的，訂下房間之後，連房間都沒進去就走了。」

戚明星道：「上街吃飯去了？」

店小二搖頭道：「恐怕不是，他們走得很匆忙，好像有什麼急事——對了，他們中的一位曾問小的『千柳林』在何處，他們可能去了『千柳林』。」

戚明星訝然道：「千柳林是個什麼地方？」

店小二道：「千柳林在城北七八里處，距太湖很近，那地方有一片茂密的柳樹，約有一千棵之多，故名叫『千柳林』，不過那地方並不好玩，有時還有翦徑賊出現。」

戚明星沉思半晌，又問道：「他們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

店小二道：「沒有。」

戚明星心想「黑龍八俊」絕不會無緣無故趕去「千柳林」，可能與人有約，故決定趕去一看究竟，當即說道：「你領我到客棧裏去吧！」

進入客棧，來到十一位姑娘住入的客房，他遣去店小二，將十一位姑娘召至一處，把手中的那袋金銀珠寶交給上官玉鳳和顏寶蓮，說道：「這袋東西，暫由妳們兩位負責保管，在下要出去一下……」

當下便將「黑龍八俊」也投宿客棧，及自己將趕往「千柳林」一看究竟說出。

上官玉鳳問道：「戚大俠你什麼時候回來？」

戚明星道：「很難說，不過最遲明天早上可回，萬一沒回來，妳們也不要急，就在這客棧裏耐心等候，總之只要在下不死，一定會回來！」

說畢，即開門出房。

他找到店小二，吩咐他好好侍候她們，隨即步出客棧往城北行來。

出了北城門，夜色已濃，他見路上行人不多，便邁開大步，向前疾行。

不消頓飯工夫，已趕過七八里路，來到一處原野上，縱目四矚，遙見左方遠處似有一片樹林，忖度可能即是「千柳林」，當即騰身飛縱過去。

轉眼已到林前，一看果是柳林，乃提輕腳步進入林中，邊走邊注意諦聽，深入約數十丈，忽聽右邊林內傳來幾句隱約的人語聲：

「時候到了吧？」

「嗯，到了。」

「怎麼還不來？」

「再等一會看看……」

黑龍八俊果然是在等人。

戚明星立即轉向右方，循聲悄悄走過去。

他自練成大殺門的武學之後，輕功也隨之增進了不少，此刻提氣悄行，腳下毫無聲响。

行入數十步，已看到了黑龍八俊！

他就在距離他們約七八丈的地方停住腳步，他不想立刻現身與他們相見，因爲他不知道他們要等候的人是敵還是友，只覺他們既然選擇這種隱蔽的地方約人相見，必是不欲外人見到，自己若冒冒失失的現身過去，只怕會破壞了他們「好事」。

所以，他決定先看看再作道理。

此際，一彎眉月破雲而出，柔美的月光照入柳林中，隱約可見到黑龍八俊的模樣。

黑龍八俊的樣子沒有多大改變，他們八人圍成一個圓圈，坐在一塊空地上，每人的腿上都橫擱着一支竹棒，都是自從他們的眼睛瞎了後才有的東西。

他們挺胸端坐着，面上木無表情，但都可以看出他們都在凝神注意着周圍的風吹草動。

一會之後，老二公孫强似乎有些沉不住氣了，開口冷冷說道：「哼，莫非失約了？」

老大端木煌道：「大概不會吧。」

老三楚偉面上浮起一抹笑意，道：「跟女人約會得有耐性，十個女人有九個是不會準時赴約的。」

公孫强道：「我最討厭不守時的。」

楚偉笑道：「難怪沒有女人喜歡你，女人如準時赴約，就顯不出她高貴了。」

老七宮漢卿接口笑道：「對，姍姍來遲才能顯出她的高貴，也才能吊足男人的胃口。」

端木煌忽然道：「聽，好像來了！」

七俊側耳一聽，面上立現笑容。

不錯，他們等候的女人來了！

一片穿林行走所發出的「沙沙」之聲，正從北面林中傳過來。

响聲由遠而近，俄頃出現了兩個丫鬟裝束的姑娘，繼之出現了一乘由四個青年轎伕損抬的紅轎！

原來，來者竟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不過，她不是眞的第二代三花娘子，而是冒牌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因爲，那兩個丫鬟不是春花秋月！

黑龍八俊一齊站起，在轎前站成一字排開之勢似對第二代三花娘子深懷戒意。

紅轎停下來，旋聞轎內的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吐出清脆的聲音道：「對不起，奴家來遲了。」

端木煌面露一絲驚訝之色，問道：「妳就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答道：「不錯！」

端木煌道：「那麼，那第一代三花娘子是妳的什麼人？」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家師。」

端木煌道：「她那裏去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她還在世上，但也可說已經死了。」

端木煌道：「此言何解？」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幽幽一嘆道：「海大俠一死，她的心也跟着死了，所以她將衣鉢傳給奴家，不願再以三花娘子的面目行走江湖。」

端木煌不禁嘆氣道：「令師眞是一位痴女子，雖然她對別人手段十分殘酷，但就憑她對海大俠的這份眞情，就叫人敬佩萬分，普天下之大，像她這樣守情不變的女人可眞不多呀！」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家師挖下你們八位的眼睛，你們不懷恨？」

端木煌道：「不，我們只怪自己當初沒跟她說明，她只答允願出轎與我們相見，並未說不殺我們，所以我們不怪她。」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奴家也聽家師說起八位的風範，知悉八位恩怨分明，故敢約八位到此一談。」

公孫强是性急之人，這時忍不住挿口問道：「姑娘以『第二代三花娘子』的面目出現，那麼姑娘是否將像令師那樣——誰能迫妳出轎，妳就嫁給誰？」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這個當然，否則奴家也就不必死坐在這轎中了。」

公孫强頗感興趣的問道：「令師的三朵花妙絕天下，姑娘是否得其眞傳？」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火候尚差，不過自信已可應付一些不識趣的人了。」

公孫强笑道：「令師當年乘轎行道江湖，目的在引誘海大俠攻轎，而今姑娘承繼令師衣鉢，目的何在？」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當然也在引誘某一個人前來攻轎。」

公孫强笑道：「他是誰？」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公孫强不禁哈哈大笑道：「有趣！有趣！這豈不是繼承令師的遺志？」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可以這麼說。」

公孫强笑道：「那麼，姑娘這一輩子將步令師後塵，失望以終！」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是的，奴家知道，戚明星是永遠不會來攻奴家的轎子！」

公孫强道：「對，姑娘慢了一步，戚明星已有一個未婚妻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苦笑一聲道：「這還不是主要原因……」

公孫强聽她話中有話，不由一怔道：「不是主要的原因？」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悽然道：「是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經死了。」

黑龍八俊聞言面色齊變，同聲急問道：「誰死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語帶哽咽道：「戚明星，他已……已不幸遇害了！」

黑龍八俊駭然一震，又齊聲問道：「是死於何人之手的？」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那個人，你們一定猜想不出！」

端木煌神情激動地道：「一定是南蠻少爺，對不對？」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那個人是『第二代三花娘子』！」

端木煌一呆道：「什麼，是妳？」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不，不是奴家，而是另一個『第二代三花娘子』！」

端木煌驚詫道：「另一個『第二代三花娘子』？這是什麼思意？」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意思就是說：除了奴家之外，武林中還有一個自稱是『第二代三花娘子』的女人，她在冒充奴家！」

端木煌驚疑不置的問道：「她是誰？爲何要冒充妳？」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輕嘆一聲道：「奴家也不知她是誰，至於她爲何要冒充奴家，那更是一個謎……」

公孫强問道：「妳見過她麼？」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見過的，但那情形就像八位現在『見』到奴家一樣，只見轎而不見人。」

公孫强又問道：「妳們動手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沒有，我們打不起來。」

公孫强道：「怎麼打不起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因爲奴家和她如要動手，就得出轎，而奴家是不能自動出轎的，她也不能，因此，就打不起來了。」

端木煌道：「妳不能使用三朵花？」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用了，但沒用，她不知從那裏學來的暗器功夫，她的三朵花居然打得與奴家一樣好，奴家打出三朵花都被她的三朵花擊落了。」

端木煌嘖嘖稱奇道：「這眞是怪事，居然有人會冒充妳而且她的三朵花居然打得與妳一樣好——後來呢？」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苦笑一聲，說道：「最可惡的是，她竟反而指斥奴家冒充了她，說她自己才是眞正的『第二代三花娘子』！」

公孫强道：「戚明星是怎麼死在她手裏的？」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事情是這樣的：奴家爲繼承家師遺志，自出江湖後，即到處尋找戚明星，希望他攻轎娶奴家爲妻，有一天果然在金陵的一家客棧找到了他，奴家自覺不便在市廛與他相見，乃留箋約他次日上午於江邊相見，第二天早上奴家到達那江邊時，却發現已有一乘紅轎停在那裏，而轎前的地上躺着一個人，他就是第七代大殺俠戚明星！」

公孫强道：「死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悲傷地道：「是的，他的肩膀上中了一朵銀色桃花，那是淬毒的銀色桃花，奴家看到他時，他已全身發黑，氣絕死了！」

端木煌問道：「她為何要殺害戚明星呢？」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她的解釋眞妙，竟說是為她師父三花娘子報仇，說海大俠薄情寡義，使她師父含恨以終，因此決定殺死戚明星為她師父出一口氣。」

端木煌冷笑道：「這絕對不是正確的理由！」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當然不是，她冒充奴家殺害戚明星必有原因，奴家懷疑她可能是鐵船幇的人，只有鐵船幇的人才會對戚明星下那樣的毒手。」

端木煌道：「對，她必然是鐵船幇的人！」

老四谷秀全忽然開口問道：「這是幾天前發生的事情？」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在半個月前。」

谷秀全摸摸下巴，沉思片刻，忽又問道：「姑娘今夜約我們到此，不知有何貴事？」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希望八位能協助奴家剪除那個冒充奴家的賤人，為戚明星報仇。」

谷秀全嘿嘿一笑道：「姑娘為何要找上我們？」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說道：「因為奴家知道八位與戚明星交情不惡，一定會答應的。」

谷秀全道：「如果求助者不是別人，我們一定會答應！」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似乎很感意外，詫聲道：「此言怎麼講呀？」

谷秀全冷笑道：「我們與戚明星有交情，與妳却沒有！」

假第二代三花子「哦」了一聲，苦笑道：「原來你們說不恨家師是假的，你們其實恨得要命，是不？」

谷秀全道：「不，我們對令師確無懷恨，但無懷恨並不表示有好感！」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奴家是要求你們替戚明星報仇，不是要求你們替奴家報仇。」

谷秀全道：「我知道，但由於提出要求的是妳，所以我們要考慮一下。」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嘆了口氣道：「如果是考慮代價的問題，奴家都可答應！」

谷秀全突然縱聲大笑道：「妳猜對了，在下正是在考慮代價的問題——假如我們替戚明星報了仇，妳願給我們什麼？」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這要看你們要什麼。」

谷秀全笑道：「如果要妳——」

端木煌眉頭一皺，打岔道：「老四，說話不得無禮！」

谷秀全話聲一頓，轉「望」端木煌道：「老大，我們要她出轎陪我們喝酒，這不過份吧？」

端木煌苦笑道：「我們的眼睛已看不見，要她出轎幹麼？」

谷秀全笑道：「我們雖然看不見，但只要有人知道『第二代三花娘子』曾經出轎陪我們黑龍八俊喝酒，這就夠了！」

端木煌也是個風流人物，聽了覺得有意思，不由微微一笑道：「唔，不錯，這個要求似不過份——姑娘意下如何？」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可以！」

老五干寶通道：「還有一個條件。」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請說。」

干寶通道：「常言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我們上次因未與令師講淸楚，結果於目睹令師的容貌之後，却被令師挖下了眼睛，這一次在下可不希望重蹈覆轍——我們另一條件是事後不得下手傷害我們！」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也可以！」

干寶通神情愉快的笑笑道：「好，我們去為妳剪除那個冒牌貨，她在何處？」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後天午後，她可能抵達距此約兩百里路的金壇，你們可去金壇等她。」

端木煌問道：「姑娘去不去？」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道：「當然要去，你們發現她時，不必急着動手，等她離開金壇到了城外再動手不遲，屆時奴家自會現身。」

端木煌道：「好，就這麼辦，不過妳可不能食言，事情辦完之後，一定得出轎陪我們喝酒。」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嬌聲說道：「決不食言——好了，奴家就此告辭，四轎伕，抬轎！」

四轎伕站着沒動！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喝道：「聽到沒有？抬轎！」

四轎夫仍然木立不動，好似沒聽見一般！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頓感有異，吃驚的叫道：「春花，秋月！看看他們是怎麼回事！」

二婢亦木立未動！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着了慌，叫道：「你們——怎麼啦？」

黑龍八俊看不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端木煌面露驚詫地問道：「他們怎麼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惶聲道：「他們好像被點了穴道——哼，是你們幹的？」

端木煌色變道：「啊，他們被點了穴道？」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怒叱道：「別裝蒜，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端木煌轉顧左右問道：「兄弟們，是那個下的手？」

七俊一齊搖頭道：「不是我！」

端木煌知道他們絕不會說謊，當下回對她說道：「妳弄錯了，妳那二婢四轎伕如是被人點了穴道，那是別人下的手，不是我們。」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又驚又怒道：「可是這地方沒有別人！」

「誰說的，還有區區在下！」

冷冷的聲音，自她轎後傳過來！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大吃一驚，差點想跳出轎，叫道：「你是何人？」

冷冷的聲音答道：「妳還聽不出來了麼？」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已聽出來人是戚明星，登時嚇出一身冷汗，失聲道：「啊——是你……」

端木煌也聽出是戚明星的聲音，但他已相信她的陳述，故以為對方只是個「嗓音與戚明星相似的人」，當下開口喝道：「朋友何人？」

戚明星笑答道：「端木兄，你也聽不出來麼？」

端木煌一楞，說道：「你是——戚明星？」

戚明星含笑自紅轎後面轉出，道：「不錯，小弟『死而復活』了！」

「哼！」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發出一聲冷哼的同時，但見轎簾一揚，一點銀星，已自轎內射出來，打向業已走到轎前的戚明星的背心！

戚明星身形半轉，右手揚處，便聞「噹！」然一响，已掣出無鋒寶劍打掉了她的那朵銀色桃花，哈哈笑道：「姑娘，妳的三朵花火候的確差了些！」

「呼！呼！」

轎簾再度揚起，兩朵銀色桃花一上一下如電射出！

緊隨兩朵銀色桃花之後，是一條身材婀娜的人影由轎內縱出，如燕投空，飛身欲逃！

戚明星大笑一聲，寶劍上下閃動，又打掉她兩朵銀色桃花，同時縱身疾起，緊追上去。

他縱起的速度，快得好像一支剛剛離弦的箭，一下就追上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再一下就抓住了她的頭髮！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大驚，嬌叱一聲，懸空的身子猛然一轉，雙掌暴出，拍向戚明星胸口。

她的頭髮已被戚明星抓住，這是情急拚命，但戚明星的動作好比一陣旋風連續而出，一把抓住她的頭髮之際，身子跟着往上飄起，使得她拍出的雙掌頓告落空。

戚明星有如老鷹抓小雞一般，抓着她的頭髮向上斜掠一丈多高，然後引吭長嘯一聲，脫手猛力將她拋擲到空中去。

這一擲，竟將她擲起三丈多高，而戚明星是在離地兩丈五六尺的空中將她擲起的，因之她被擲上三丈多高時，距離地面實際已在六丈以上！

假第二代三花娘子登時嚇得連聲驚叫，手足無措的在空中亂抓亂撈。

她當然抓不到和撈不着任何東西，於是身子頓如殞星直墮而下。

由六丈高空跌下來，對她來說似乎等於宣判了死刑，因之她發出了一聲淒厲的慘叫，身未落地，人已昏絕過去。

其實，她沒有落在地上，而是跌入戚明星的雙臂之中，可惜她已昏絕不省人事，未能感受到戚明星所給予她的「寬恕」和「溫暖」了。

端木煌聽出戚明星已將她落下的身子接住，原來滿佈緊張的面部才一下鬆弛下來，笑道：「她怎麼了？」

戚明星道：「昏死過去了。」

說着，將她放落地上。

她臉上罩着一方黑色輕紗，掩住了她的面貌，但戚明星已隱約認出她是誰了。

端木煌似乎也急想知道她是誰，接着問道：「她是誰？你認不認識？」

戚明星點點頭，伸手揭去她臉上的黑輕紗，含笑道：「認識，她是海友蘭！」

端木煌一楞，道：「什麼，她是海友蘭？」

戚明星微笑道：「別緊張，是假的海友蘭！」

端木煌輕啊一聲道：「是你上次說的那個叫小……小辣椒的丫頭？」

戚明星道：「正是，她姓應，越西鴻的『後宮佳麗』之一，曾經冒海友蘭把我騙得團團轉的姑娘！」

端木煌驚訝道：「這丫頭，怎麼又冒充起第二代三花娘子來了？」

戚明星道：「大概又是越西鴻的陰謀詭計。」

端木煌說道：「這丫頭眞可怕，要不是你來，我們就上了她的當了——她怎麼樣？」

戚明星道：「尚在昏迷中。」

端木煌道：「快弄醒她問個明白！」

戚明星一嗯，揮手「劈拍！」賞了她兩個耳光，喝道：「小辣椒，妳給我醒過來！」

小辣椒果然醒過來了。

戚明星把劍架到她脖子上，寒臉冷笑道：「小辣椒，妳可眞會演戲，上次扮演海姑娘，這次扮演第二代三花娘子……」

小辣椒臉色發白，顫聲道：「你要殺我？」

戚明星道：「也許！」

小辣椒忽然閉目一嘆道：「能够死在你的劍下也好，你下手便了！」

戚明星道：「我要問妳一些事情，如果妳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也許可以饒妳不死。」

小辣椒道：「我願據實回答，只怕你不肯相信……」

戚明星道：「越西鴻為何要妳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目的何在？」

小辣椒神情變得很平靜，緩緩答道：「錯了，上次是越西鴻要我冒充海友蘭不錯，這次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却是我自己的意思！」

「妳自己的意思？」

「是的，與越西鴻無關，他甚至還不知我正在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

「那麼，妳為何要冒充第二代三花娘子？」

「因為我對越西鴻傷心透了。」

「這是什麼意思？」

「我出生入死為他辦事，原指望他娶我為妻，讓我登上『帮主夫人』的寶座，可是他不但不肯娶我，反而一脚把我踢開！」

「他怎麼一脚把你踢開？」

「自從我回到總舵之後，他就不再召幸我，一連數月不入『後宮』一步。」

「也許他太忙，沒有興趣。」

「才不，他天天都要女人，只不過他不再到『後宮』去玩，而派人去『後宮』把他要的姑娘帶出來！」

「我知道越西鴻有喜新厭舊的毛病，不過他待妳總算不錯了。」

「胡說，他待我一點都不好，他完全是在利用我，所以我傷透了心，決心叛離他！」

（未完）

一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驚虹閃電

冷楓·文
盧令·圖

身法如閃電 劍招賽驚虹

夕陽的餘暉映照在一片瓦礫場上，殘敗的餘燼猶自在燃燒着。

陣陣輕烟隨風四散，烟中夾雜着刺鼻難聞的屍臭氣味，原來地上零零落落躺了二十多具屍體。

在那二十多具屍體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躺在瓦礫場裏，有的却散亂的躺在瓦礫場外，只是不管屍體躺在何處？每一具眉心都有一道深深的劍口，以致血漬模糊，令人怵目心驚。

眉心中劍，正是劍道高手致命的殺着，出手之人非但要拿位準，尤其要把握住時機，如果不然，二十多人怎能在一招之中送命，像這樣兇狠凌厲的劍術高手還不多見，但是今天却在這僻靜的山野中出現了。

這裏是兩座大山中一條狹谷，谷口甚長，到了谷底才現出一片平地，那片瓦礫原來是建築在狹谷盡頭的一座大平房，可惜此刻已付之一炬。

屋毀人亡，這是人間慘劇，下手之人委實說的上心狠手辣，可惜此地太過偏荒，這件慘劇是何時發生？何人所為？由於現場沒有留下一個活口，在這靜靜的山谷可能要永遠成為一個謎了。

其實不然，就在這時，只聽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在不遠處响起，一個滿臉風塵的黑衣少年正一步步由那邊平地走來。

黑衣少年目光冷凝，背上斜斜揹着一把長劍，英氣迫人，但他此刻面上却充滿了殺機，他那雙腳好像負上千鈞重力，每走一步，身子都幌了兩幌，他十分吃力的走過了五六具屍體，此刻，他停在一個靑衣少婦屍體面前。

他注目而視，眼睛漸漸紅了起來。

他仰天吁了一口長氣，又一步步向前走着，現在，他二次停住了足步，在他面前出現了一個中年文士的屍體。

中年文士是仰天而倒，面上雖然血漬模糊，只是兩眼怒張，堪堪快要突出眼眶，黑衣少年牙齒咬得格格作响，突然雙膝跪了下去。

他咀裏喃喃唸着，由於聲音太低，也不知他唸些甚麼？但是說來奇怪，那兩眼怒張的中年文士就在他一跪一唸之後，憤睜的兩眼却漸漸閤了上去。

黑衣少年朝着中年文士屍體拜了幾拜，當他拜罷起身，他眼中已含滿了淚水。

他拖着沉重的足步再度往前走，每走一步，瓦礫都發出「卡」的一响，淚眼模糊中，他第三次停在一個中年婦人屍體面前。

中年婦人是斜斜倒在靑光石的石坎上，她的死狀和中年文士沒有兩樣，所不同的是，她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把寶劍，此刻天色已漸漸暗了下來，那把寶劍猶自在夜暗中發射出奪目的光采。

黑衣少年再一次跪了下去，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但他却咬緊牙齦沒有哭出聲來。

四週靜寂，偶而有幾聲夜梟劃空鳴過，黑衣少年驀地抬起頭來，只見不遠處的門楣上有一桿黑色三角小旗迎風飄幌！

原來那門楣外層有石墻保護，這間房子屬於木製器物的東西都燒的差不多了，獨有門楣只被烟火燻黑，依然完整無缺，此時此地，錯非是黑衣少年這等冷靜之人，要不然，那隻黑色三角旗還不易被人發現！

黑衣少年劍眉微挑，突然長身而起，人在空中一旋，早把黑旗握在手中。

他星目異采一閃，只見旗上有一具骷髏頭，那骷髏頭好像用四個字拼湊而成，黑衣少年一望即知，那四個字是：「斬盡殺絕」！

他冷哼一聲，兩眼煞威倏現，隨手把那隻三角旗揣入懷裏，然後以快得不能再快的動作，挖了三個大土坑。

他在每一個土坑前面都立了一塊石碑，第一塊石碑用大力金剛指寫的是：「先嚴慈趙公海濤夫婦之墓」。第二塊石碑是他的妻子，第三塊石碑是他的家人，他在石碑上所具的名字是：「趙劍秋」！

最後，他兩眼血紅的翻身上馬馳出了那條狹谷，月光照着他長長的影子，他已越走越遠了。

× × ×

瀟湘壯，雲夢高，沙鳥風帆四海飄。走廊廟，搜林泉，鐵鞋踏破何處尋找？

世上一切葛藤，都被劍光劃掉！

乾坤圖畫雖好，難開湖山眼界，又怎能把胸中血仇大恨，盡隨杯影空澆？

這是一首詩不像詩，詞不像詞的曲子，也不知出自那位名家手筆？聽來似通非通，此刻却被人從一片山崖中蒼凉悲壯的唱起。

歌聲嫋嫋，猶自盪空迴旋不已，接着只聽一陣馬蹄聲從山崖中轉了出來。

馬上坐的正是趙劍秋，他面上滿是倦容，若干時日以來，他的年齡似乎大了一倍都不止，他的咀邊居然現出了黑刺刺的鬍鬚。頭上戴着一頂寬大的斗笠，和那襲黑色衣衫一樣，由於長時間受到風雨的侵襲，那頂斗笠也顯得破損不堪。

山下是一塊平原，時值黃昏，平原盡頭正有嬝嬝炊烟升起，趙劍秋情不自禁舐了舐舌頭，帶過馬頭，緩緩向山下馳去。

平原寂寥，他那陣「得得」的馬蹄聲

足可傳出老遠，大約就在他馳出三十多丈之時，平原盡頭立刻有了反應，剎那間燈火盡數熄去。

趙劍秋只顧策騎前行，並沒有注意到這種出奇的變化，待他馳到盡頭，眼前却是一座黑漆漆的莊院，他的神色頓時爲之一緊！

他暗暗吸了一口氣，翻身下馬，正待舉手敲門，那知就在這時，突聽「刷」地一聲，一縷銀光已從頭頂罩落，他第二個念頭猶未及閃起，一把電亮的劍刄已抵在背上。

趙劍秋心頭一震，暗想這人好快的身手，忖念未已，突聽身後一人喝道：「好大的胆子！就憑你獨自一人也敢到『飛雲莊』生事？豈非太以不自量力！」

趙劍秋雖瞧不見說話之人是甚麼長相？但是一聽聲音就猜出身後之人年齡不會太大，但就憑他剛才當頭一劍圈落那種身手，趙劍秋心想，此人足可担當武林頂尖高手而無愧！

趙劍秋劍眉微挑，平靜的道：「兄台，這是怎麼回事？在下乃是過路之人，無非想向貴莊討一口水喝，兄台緣何以武相加？」

那人冷哼道：「哼哼！討口水喝？你這話只能騙三歲小孩，快說！你是赫太極甚麼人？不然休怪周某人劍下無情！」

「赫太極」三字一出，趙劍秋不由暴然一顫，身形倏轉，右手輕翻，姓周的漢子執劍的手腕不知何時已被趙劍秋抓住，姓周的漢子心頭大震，左手一起，「呼」地一掌向趙劍秋手腕切去！

姓周的漢子反應快捷，驟然受制，立刻飛起另一隻手掌應敵，他的動作不可謂不够快，那知他左掌剛起，只覺右腕骨節好像快要碎裂一般，一聲悶哼，驟起的手臂不由垂了下去！

姓周的漢子大爲懍駭，抬眼望去，只見趙劍秋神威凜凜的也正望着他，驚呼道：「你……你想幹甚麼？」

趙劍秋不作理會，反而緊迫的問道：「你是說，那劍出如閃電，其勢如驚虹的『神劍天魔』赫太極要到這裏來？」

姓周的漢子茫然道：「你不是他的黨羽？」

趙劍秋忙把手一鬆，連聲道：「得罪，得罪。」

神色一斂，滿臉倦容一掃而空，姓周的漢子見他一副神經兮兮的樣子，不由怔在那裏作聲不得，就在這時，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問道：「唯峯，怎麼回事？」

聲落人現，只見從大門後面走出五個人來。

當先是一位白髮老者，白髮老者後面是一僧一道，那一僧一道的年齡都在五十開外，三人沉步而行，身後還跟着一個三十多歲漢子和一個妙齡女郞，當一行五人來到近處，都是一臉敵意的望着趙劍秋。

那叫周唯峯的漢子指着趙劍秋道：「稟師父，此人……」

趙劍秋不待周唯峯說下去，立刻截口道：「在下乃過路之人，只因天色已晚，前無村，後無店，想在寶莊借宿一宵，萬望鐵莊主俯允！」

白髮老者微怔地道：「你知道老夫姓氏？」

趙劍秋肅容道：「飛雲莊主鐵南輝名滿天下，憑着手上那柄劍打遍天下無敵手，江湖朋友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知道鐵前輩大名，也許樹大招風，招致了赫太極嫉妒，他才會前來生事是麼？」

他目睹「飛雲莊」戒備之嚴，又聽周唯峯說起「赫太極」三字，心下了然，非但一口道出鐵南輝大名，甚至把鐵南輝眼前處境也說了出來，鐵南輝一聽，不由兩眼大睜道：「你連這個也知道？」

趙劍秋道：「在下胡亂猜測，今不幸而言中，前輩莫怪！」

鐵南輝暗暗吸了口氣，心道：「此子出現的甚是突出，他明知事實眞象，却又說是猜測之言？赫太極身邊正有一名年靑徒弟，莫非就是此人？」

心隨念轉，不由再度朝趙劍秋望了一眼，見他滿臉風塵，衣衫不整，疑念頓生，冷冷道：「小哥好說，老夫眼下有事，不便留客，小哥請便吧。」

趙劍秋道：「莫非前輩對在下起了懷疑？」

鐵南輝道：「那倒不敢！」

右手一揮，沉聲道：「回去！」

妙齡女郞似乎想說甚麼話，只因見鐵南輝如此神情，不由把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衆人轉過身子，一齊向莊院走去！

趙劍秋叫道：「前輩請留步！」

鐵南輝頭也不回的道：「何事？」

趙劍秋追上兩步，道：「前輩卽使不留人，可否賜以一瓢之饑？」

這話說的已够低聲下氣，那知鐵南輝一聽，竟斷然拒絕道：「抱歉，『飛雲莊』不是施捨之地！」

大步前行，轉瞬走入莊門，「飛雲莊」依然恢復到先前沉寂景象，却把趙劍秋孤零零的抛在莊門之外。

趙劍秋搖了搖頭，接着嘆了口氣，目光一掃，只見莊子右側是一片樹林，他一言不發的牽着馬兒向樹林走去！

他在一顆大樹下找到一蓆之地，然後從馬上打開簡單行李，合衣躺了下去！

像這樣的飢餐露宿生活，他已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今夜更是習以爲常，呼呼大睡起來。

這眞是天知道，又有誰知曉他此刻是眞睡還是假睡？其實，他又那裏睡得着？

× × ×

鐵南輝等人回到大廳，一行先後落座，妙齡女郞再也忍耐不住，叫道：「爹，咱們何不殺了此人？」

鐵南輝喝道：「珍珍，千萬不可胡來，咱們且先聽聽妳二師兄的發現再說！」

周唯峯肅容道：「此人來時是以討口水喝爲名，當弟子出劍抵住他胸前之際，他隨手一搭，反而扣住弟子腕脈，身手之快，實爲弟子生平所僅見！」

鐵南輝沉聲道：「你就沒有反敗爲勝之招了麼？」

周唯峯道：「師父責備的是，斯時弟子用的正是本門絕學『一平三反』解救，那知力道剛發，被扣手腕痛澈骨髓，弟子突感全身上下脫力，竟連半點力氣也提不起來！」

旁坐僧人接口道：「鐵大俠千萬不可

責備令徒過甚，赫太極的『蝕骨手』正具這種功力！」

鐵南輝道：「了了大師有所不知，老朽所詢，正是要探明那小子眞實身份！」

了了大師出身少林，現在正是「七賢寺」的主持，他一身修爲不在當今少林掌門之下，爲人俠義，專抱打不平，只因得知「飛雲莊主」有事，故特地趕來助拳。

了了大師合什道：「如此看來，那人是赫太極的探路人是不會有錯了！」

坐在鐵南輝右側的道者聞言搖搖頭道：「了了師兄之言未免過早了。」

了了大師動容道：「不知無爲道兄有何高見？」

無爲道長出身峨嵋，若論輩份還在當今峨嵋派掌門無常道長之上，他是無常道長的師兄，只因一生閒雲野鶴慣了，加之看不慣的就要揷手過問，所以在江湖上有「惡道」的稱號，他之來到「飛雲莊」純然是路過，「飛雲莊」有事，他自然留了下來。

無爲道長道：「師兄也許操之過急，何妨聽周檀樾繼續說下去？」

鐵南輝點點頭道：「不錯，唯峯，他後來對你又說了些甚麼？」

周唯峯寒聲道：「他的精神看來有點失常，他起初只是想討水喝，當弟子詢問他是赫太極的甚麼人時，他反問赫太極是不是要來？最後才喃喃自語的自己要留下來！」

鐵南輝心中微動的道：「這就怪了，莫非他與赫太極有仇？」

鐵珍珍道：「爹，我以爲不然！」

鐵南輝道：「珍兒，此事關係重大，『鳳凰谷』主趙海濤一家遭難，就爲的是事前掉以輕心大意，才給赫太極以可乘之機，妳又有甚麼見解？」

鐵珍珍道：「爹，女兒倒沒甚見解，只是赫太極爲人陰險無比，你是知道的了，惟其行事陰險詭詐，所以孩兒才認爲此人是有意做作，說不定他正是赫太極的探路弟子！」

此話一出，衆人都不覺心頭一震！

了了大師道：「姪女所見，正與老衲不謀而合，要知唯陰險之人最爲詭詐，咱們現在何妨差一人前去瞧瞧他在外面做些甚麼？」

鐵南輝道：「此言有理！」

鐵珍珍道：「爹，待女兒出去瞧一瞧吧！」

鐵南輝道：「妳性子急躁，必需一人同去方可！」

那久久未出言的三十多歲漢子道：「弟子願陪師妹出去走走。」

鐵南輝道：「田志爲人沉穩，你與師妹同去，老夫大可放心，不過你倆出去之後，如果發現他有甚麼異樣，千萬不可妄作主張，盡快回來禀與爲師知曉！」

田志正是周唯峯和鐵珍珍的大師兄，爲人雖然木訥，但對事物觀察却十分精細，有他和鐵珍珍同去，不獨鐵南輝放心，就是了了大師和無爲道長也別無意見。

兩人走出大廳，眼前便是練武場，只見隱暗之處不時有人影閃動，那正是「飛雲莊」的莊丁嚴陣以待，鐵珍珍招了招手，一名莊丁如飛奔了過來，躬身道：「姑娘有何吩咐？」

鐵珍珍道：「外面那人如何？」

那名莊丁道：「好叫姑娘得知，自從莊主和姑娘入莊之後，他便在林子裏入睡了！」

鐵珍珍怔然道：「他不是要討水喝麼？怎麼沒喝水就睡了？」

那名莊丁答道：「這個小的就不知道了！」

田志道：「師妹，咱們既已請命出來，好歹得去瞧瞧，如果他眞已入睡，咱們卽便覆命，最好不要找人生事！」

鐵珍珍冷冷道：「大師兄沒聽見了了大師剛才所說，此人極可能是赫太極的探路弟子麼？」

田志道：「了了大師話雖不錯，但咱們總缺乏確實證據呀！」

鐵珍珍冷哼道：「人已臨門，這不就是證據麼！」

揮手把那名莊丁喝退，當先步出莊門，俏目一掃，果見趙劍秋在林邊一顆大樹下幪頭大睡！

鐵珍珍奔了過去，足尖一起，就待向趙劍秋踢去，田志適時趕到，忙把她向後一拉，道：「師妹，這個千萬使不得！」

鐵珍珍冷笑道：「大師兄，他明明裝模作樣，你的觀察力比我還差得太遠！」

田志道：「愚兄智謀不如師妹遠甚，但是不管怎樣，他總還沒向本莊生事！」

鐵珍珍道：「要等他生事就晚了！」

話猶未了，右足已飛踢而出。

她幾乎是一面說話一面動作，田志要謚阻攔已爲時不及，正自担心把趙劍秋一脚踢死，那知就在此時，突見躺臥在地的趙劍秋就地打了一個滾，剛好把鐵珍珍一足躲過！

鐵珍珍瞪了田志一眼，道：「小妹剛才不過以一足相試，大師兄還道我眞會傷他，大師兄現在要看清楚了，他根本就沒睡着！」

田志道：「這倒是愚兄的不是了！」

趙劍秋全身一滾，好像受到他倆說話聲音所驚醒，從地上一挺而起，揉了揉眼睛，道：「兩位駕臨，莫非貴莊已應允賜以在下一瓢之饑了麼？」

鐵珍珍冷聲道：「別裝蒜，快把你眞實身份說出來！」

趙劍秋迷惑道：「在下過路之人，剛才已對那位兄台說過，何勞姑娘多問？」

鐵珍珍哼道：「既是過路之人，爲何又留在此地不去？」

趙劍秋道：「饑寒交迫，困頓難當，既爲貴莊所不容，在下只好權且借此樹林以棲身，只待天明便走，萬望姑娘行個方便！」

鐵珍珍臉色一沉，道：「不行！」

田志忙道：「師妹……」

鐵珍珍截口道：「大師兄，請你少說話！」

鐵珍珍自幼喪母，從小任性，田志和周唯峯雖是她的師兄，但是兩人對這位師妹遇事都要容讓三分，她臉色一變，田志那敢再吭一聲！

趙劍秋搖頭道：「天生萬物，莫不隨人所取，姑娘以這種態度對在下說話，莫非這片樹林是姑娘家中所有麼？」

鐵珍珍冷冷道：「這片樹林如非本莊所有，本姑娘又何致趕你上路？」

這話聽來有理，其實却霸道得很，趙劍秋假裝不知，微微笑道：「此間樹林既是姑娘家中所有，在下只好另換一個地方了！」

他好像知道鐵珍珍的身份，半句話也不願多說，俯身下去捲行李，鐵珍珍突然一步踏了上去，道：「這也不行。」

趙劍秋星目異彩一閃，道：「爲甚麼不行？」

鐵珍珍道：「本莊週圍十里之地，今夜已劃爲禁區，如非經過本莊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停留，你要走便得走遠些！」

趙劍秋劍眉一挑，嘿嘿的道：「『飛雲莊』好大的產業！」

鐵珍珍道：「不管產業大不大，本姑娘說過的話便算數，你如果心裏不服，大可亮幾手給姑娘瞧瞧！」

田志忙道：「師妹，他要離開樹林就算了，你又何苦逼人太甚？」

鐵珍珍怒道：「大師兄，你是來帮我的？還是來帮他說話的？」

田志愰然道：「愚兄自然與師妹站在同一陣綫，不過……」

鐵珍珍揮手道：「既然站在同一陣綫，那你就少嚕囌，三更未到，你又焉知他不是來探路的？」

田志苦笑道：「愚兄總認爲以赫太極爲人，要來便來，那裏還用甚麼探路之人？師妹適間與了了大師之言，毋乃顧慮太甚？」

鐵珍珍哼道：「大師兄，想不到你反而帮起外人說話來了？」

田志道：「愚兄絕無此意！」

田志越是這樣說，鐵珍珍便越加生氣，大凡每一個嬌生慣養的大小姐似乎都有這種倔强個性，鐵珍珍根本不理田志之言，探手入懷，手裏已多了一條五色彩帶。

田志睹此情景，神色驟然一變，道：「師妹，你眞要向他出手？」

鐵珍珍道：「殺了一個少一個，以免落得和『鳳凰谷』同樣下塲！」

玉腕一抖，但見那條彩帶矯如游龍，一下把趙劍秋捲個正着。

趙劍秋苦笑道：「姑娘這樣何苦？」

鐵珍珍哼道：「我非叫你現出原形不可！」

五指一緊，彩帶倏然捲起，把趙劍秋在空中抖了兩三個圈子，然後「叭」的一聲把趙劍秋摔在地上。

田志急呼道：「師妹錯了，他的武學有限得很！」

若以常情而論，任何武林人物受到這等羞辱，勢非反抗不可，但是趙劍秋被鐵珍珍摔在地上，非但摔的鼻青臉腫，看樣子還像一個不懂武功之人，半天才爬了起來。

鐵珍珍不禁也有些懷疑，喃喃的道：「奇怪，二師兄說他武功甚高，爲何又不堪一擊，莫非他使詐麼？」

田志道：「生命攸關，他如果有能力反抗，師妹適間施出『奪魂一捲』之時，他早該有所動作，他剛才連手臂都不及抬起，此人雖懂武學，只怕也有限的。」

鐵珍珍聞言心動了，要知她剛才彩帶一抖，用了多少力道？她自己心裏有數，如果趙劍秋眞如周唯峯所說是一個武林頂尖高手，自己一捲之下，正是生與死的交界，趙劍秋絕不可能不出手反擊？他今沒有出手反擊，在鐵珍珍看來，趙劍秋充其量也不過是江湖中二三流脚色而已。

鐵珍珍素來自負，田志剛才之言，倒正好投合她的心意，聞言笑道：「大師兄所言甚是，此人就算是赫太極探路之人，殺之反污我手，不如回去禀告爹爹！」

田志道：「師妹能够自我節制，愚兄十分欽佩，走吧！」

說罷，兩人返身掠了回去！

趙劍秋待兩人去遠了，望了望天色，月亮正自天空緩緩升起，他面上有一絲驚迷的表情，抖了抖身上塵土，又合衣躺了下去。

×　　×

鐵珍珍和田志回到大廳，鐵南輝和了了大師，無爲道長三人已在等候訊息，兩人大步走入，鐵南輝迫不及待的問道：「珍兒，那人究竟是甚麼來路？」

鐵珍珍笑道：「一個下三流的小脚色而已，爹根本用不着担心。」

鐵南輝深知女兒自大個性，側臉對田志道：「志兒，這是眞的麼？」

田志躬身道：「啓禀師父，這人武功倒是平庸得很！」

鐵南輝沉思有頃，道：「這就有點不對了！」

鐵珍珍道：「爹，甚麼不對了？」

鐵南輝在廳中走了兩轉，正色說道：「珍兒，你和大師兄與二師兄的武功都不相上下，二師兄認爲此人武功高不可測，何獨你倆又不屑一顧？」

鐵珍珍頗爲得意的道：「爹，這只能問二師兄了，也許他出手不是失機，女兒用的却是『奪魂一捲』，如果他有眞材實學，當時焉有不出手反擊之理？」

鐵南輝神色微動的道：「當時他反應又如何？」

鐵珍珍冷笑道：「他連舉手都來不及，便被女兒捲了個狗吃屎，像這種人物，那裏够得上『高不可測』之譽？」

鐵南輝一聽，不由暗暗吸了口氣，然後轉臉對無爲道長和了了大師道：「不知兩位以爲如何？」

無爲道長面色沉凝的道：「貧道粗知星相命理之學，觀此子長相，倒是不似壞人。」

鐵南輝道：「老朽也看出此子氣質不凡，只是想起赫太極有一門人正和他差不多年紀，加之期約就在今夜，懔於『鳳凰谷』前車之鑑，老朽才不得不格外小心，唉！此子眞是出現得太巧了。」

了了大師合什道：「莊主之言甚爲有理，懔於『鳳凰谷』之禍，咱們對此人寧可信其疑，如依老衲之見，不如遣一人暗中監視於他，方是萬全之策。」

鐵南輝道：「大師所見甚是。」

周唯峯躬身道：「弟子願往！」

鐵南輝搖頭道：「你個性急躁，遠不如大師兄去來的好。」

田志道：「弟子遵命。」

鐵南輝道：「志兒，你老誠有餘，機變不足，此行應多觀察他的動靜，他如果

沒有隕越之舉，最好不要生事！」

田志躬身道：「弟子知道。」

鐵珍珍見爹爹沒有重用自己，面上頗有不豫之色，周唯峯一見，連忙向她抛了一個眼色，鐵珍珍會意，耐住性子沒有再說甚麼。

鐵南輝走到廳口望了望天色，道：「快初更了，再有兩個更次，赫太極便會來到，珍兒，峯兒，你倆也別閒着，到莊子四週走動走動，如果發現有警，趕快回來禀告我知道，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鐵珍珍和周唯峯一聽正中下懷，慌不迭的應了一聲，相偕走了出去！

鐵南輝道：「時值深夜，枯坐苦候未免無聊，待老朽吩咐人準備兩道素菜，咱們一面喝酒一面等候這魔頭的來臨吧！」

隨即吩咐下去，時間不大，早有家人端上酒菜，了了大師和無爲道長平常甚少飲酒，但是今夜情形不同，少時一戰生死難測，這兩位世外高人竟也破例喝起酒來了。

三人一面喝一面談，萬萬料不到外面會出了事情。

和周唯峯走出大廳，鐵珍珍向四週望了一眼，悄聲道：「二師兄，你剛才對我抛以眼色，敢問是何用意？」

周唯峯笑道：「師父剛才派大師兄出去，師妹可是有點不大服氣？」

鐵珍珍道：「二師兄怎會知道？」

周唯峯道：「這個愚兄一看師妹臉色就知道了。」

鐵珍珍道：「想不到二師兄還會善觀眼色，那麼咱倆現在又該做些甚麼？」

周唯峯道：「難道師妹不想到外面瞧瞧麼？」

鐵珍珍道：「爹只叫咱們到四週瞧瞧，可沒命咱們到外面去，如果出去給爹知道，這個罪我可担當不起！」

周唯峯道：「師妹怎麼忽然老實起來了？咱們莊子這麼大，莊裏莊外都有四週，咱們到莊外走走，就是給師父知道，又有甚麼關係？」

鐵珍珍一想也是，點點頭道：「二師兄，出去走走也不打緊，不過你叫我出來，不單只爲了到外面瞧瞧吧？」

周唯峯笑道：「不瞞師妹說，愚兄的確別有用意，不過愚兄這種用意絕非惡意，只是希望不讓大師兄獨得大功勞罷。」

鐵珍珍怔道：「二師兄，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周唯峯道：「師妹一向冰雪聰明，怎麼今天事事糊塗起來了？」

兩人一面說一面走，此刻已快走到莊子門口，鐵珍珍把足步一停，道：「二師兄，你有話就痛痛快快說出來吧，我可沒有那種耐性磨菇！」

周唯峯忙道：「師妹常說愚兄性子急，其實師妹比愚兄性子更急。」

聲調一低，接着又道：「師妹是眞的沒有看出來，還是假裝沒有看出來？」

鐵珍珍茫然道：「二師兄，你說甚麼我沒有看出來？」

周唯峯朝莊外一指，道：「師妹，今夜來的那小子根本就是赫太極的探路弟子，難道你眞沒有看出？」

鐵珍珍精神一振，道：「二師兄又是怎麼看出來的？」

周唯峯笑道：「師妹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此人行動鬼祟，來時只說討口水喝，後來聽說赫太極要來，便故意賴着不走，他矯裝做作，行跡已露，分明是在等赫太極前來一齊動手，師妹眞沒看出麼？」

經他這麼一說，鐵珍珍不由心動了，但她轉念一想，不由懷疑的道：「可是爹他們都沒有動手，難道你我出去就把他宰了不成？」

周唯峯道：「師父他們究竟老了，上了年紀的人遇事考慮多，師妹請想，一個赫太極已經够人頭痛，咱們又何必再替赫太極留下一個帮手？」

鐵珍珍一聽，不覺怦然心動。

她乃大小姐出身，遇事率多主觀，老早就認爲趙劍秋可疑，此刻經過周唯峯加油加醋一說，不由犯了自大毛病，冷笑道：「有理，不過收拾他還用不着咱們兩人去，有我一個就行了。」

周唯峯道：「師妹話雖不錯，不過大師兄尚在外面，師妹如果貿然向那小子動手，只怕大師兄會扛着師父命令阻止，於其如此，還不如待愚兄出去先把大師兄引開，然後好讓師妹動手。」

鐵珍珍想了一想，道：「也好，先殺了那小子，就算爹爹事後知道，爲時也來不及了。」

說罷兩人身子一起，如飛掠出莊去。

趙劍秋蜷伏在外面那裏睡得着？眼巴巴望着夜空出神。

他不願向鐵南輝他們多作解釋，就是鐵珍珍剛才羞辱他，他也忍了下來，臨大事不拘小節，趙劍秋倒眞做到了。

這一刻，他的思潮起伏，爲了報毀家滅門之仇，他幾乎整整找了赫太極三年，有時聽說赫太極在雲夢山出現，待他趕到，赫太極早已得手而去，有時又聽說赫太極在關洛一帶現蹤，待他趕去，同樣又撲了一個空，三年以來，赫太極東殺西掠，已成爲當今武林第一大魔頭，但這個大魔頭做夢也沒想到，在他背後正有一個滿身血債的少年人找他索命。

月亮已升得很高了，看樣子已是初更時分。

趙劍秋喃喃的道：「奇怪，赫太極怎麼還不來？」

在鐵南輝心裏是希望赫太極最好不來，趙劍秋恰好相反，却眼巴巴的望着赫太極趕快來，鐵南輝他們枯坐喝着苦酒，趙劍秋却已等得不耐煩，一骨碌爬了起來。

他在山林附近遊蕩着，表面顯得很沉穩，其實心裏却焦急不已，他甚至希望能在半途發現赫太極，而不必驚動「飛雲莊」的人就把這個大魔頭除掉。

他一步步走着，突然，他發覺身後有了異响。

他立刻把足步停住，站在一顆大樹下不再挪動，他傾耳細聽，身後異响已停在五丈之外。

趙劍秋暗暗吸了口氣，向前走了兩步，身後異响也跟着走動了兩步，那知就在一轉眼之間，趙劍秋已倏然轉過身來。

身後之人已無所遁形，大驚望去，只見趙劍秋臉孔鐵青，不知何時？他已把寶劍拔了出來，劍上寒光閃閃，直指他的心

口，身後之人怦然大震，駭然連退兩步。

身後之人正是田志，他負責監視趙劍秋的行動，趙劍秋一動，他自然也跟着動，但他絕未料到趙劍秋反應竟是這麼快，尤其他在五丈之外拔劍，殺氣直透自己心口，如果他眞要出手，只怕就在剛才一瞬之間，自己早沒命了。

田志心頭猶自怦怦跳動不已，想起趙劍秋早時甘願忍讓鐵珍珍帶子那一捲，暗忖此人忍辱負重，莫非他還是找赫太極報仇的不成？

趙劍秋回頭見是田志，神情一鬆，趕緊把寶劍納入鞘裏，拱手道：「原來是田大俠，對不起，在下只道有宵小欲施暗襲呢。」

田志寒聲道：「那裏，兄弟奉命巡行四週，不想驚動兄台，還望恕罪。」

趙劍秋道：「田大俠好說，看來貴莊今夜不會有事了。」

田志含糊應道：「是是，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兄弟職責所在，還得到各處走走，不打擾了。」

雙手一拱，轉身走了回去。

趙劍秋本想和田志多談幾句話，以便多了解些情形，殊不知田志見他轉身亮劍的身手，恨不得馬上把所見報告師父，和他寒暄兩句，已是迫於無耐，那裏還肯多留片刻？

趙劍秋望着田志遠去的身影，不禁搖了搖頭，暗想：「風雲莊」今夜有事，他們不知我的身份，難怪會對我有懷疑態度，我又怎能怪他們？

他朝自己那身襤褸的衣裳望了一望，不禁啞然失笑，繼續舉步往前走，大地沉寂，月華正濃，看樣子已近兩更時分，心裏正想，也許赫太極不會來了。

念頭轉動之間，人已走出山林，突然，他發覺身後有異，他只道是田志去而復返，頭也不回的問道：「田大俠去而復返，莫非……」

下面的話猶未及出口，忽然發覺情形不對，原來就在這時，一股冷颼颼的劍氣已襲到身後。

出手之人身手好快，趙劍秋剛剛發覺不對，第二句話還來不及說完，劍氣已然襲身，趙劍秋劍眉一挑，身子同時掠起，身後那人已一劍戮空，兩人已經變成面對而立。

那人似是想不到趙劍秋頭也不回便能閃過他致命一擊，當他刹住身子之時，咀裏不禁驚「噫」了一聲。

趙劍秋這時已看清那偷襲之人的面目，只見他年齡不大，三角眼，高吊眉，一身黑色勁裝，剛才一擊不中，劍子猶在顫抖不已，顯見他剛才一擊，已用盡十二成眞力。

趙劍秋星目一閃，冷聲道：「素不相識，閣下爲何遂以武相加？」

那人陰聲道：「你可是『飛雲莊』主鐵南輝的弟子？」

趙劍秋道：「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樣？」

那人獰聲道：「是便納命來，不是也得納命來！」

趙劍秋哂道：「好大的口氣！」

那人哼道：「你不相信？今夜三更，查老子便要把『飛雲莊』的人斬盡殺絕，老子已在林子吊了一人，你如果不是『飛雲莊』的人，趁早在查老子面前叩三個響頭，查老子還可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回去！」

趙劍秋一聽，臉上煞威倐現，厲聲道：「你就是赫太極的弟子？」

那姓查的漢子罵道：「住你狗咀！查老子師父名諱也是你這小子亂叫的麼？」

趙劍秋只覺全身血液沸騰，兩眼也漸漸紅了起來，切齒道：「很好，很好，你既是赫太極弟子，那麼我問你，赫太極自己爲何又不來？」

他一聽姓查的漢子是赫太極弟子，眞恨不得一劍在他身上洞穿千百個窟窿，但他想起家遭滅門慘禍，有許多事還得問個清楚，所以忍了一忍，才沒有立刻向姓查的漢子出手。

姓查的漢子那知趙劍秋此刻心理？見他說話口氣大得出奇，不由冷笑道：「好小子，家師來與不來，憑你也配過問？」

趙劍秋面色一沉，幾乎忍不住就想動手，但他最後還是忍了一忍，道：「不問也罷，但有一事，我却非知道不可！」

姓查的漢子哼道：「甚麼事？」

趙劍秋一字字道：「三年前，鳳凰谷主一家遭難，當夜可有你的份？」

姓查的漢子問道：「你是趙海濤甚麼人？」

趙劍秋鐵青着面孔道：「你別問我是甚麼人？我問你，當夜有沒有你在場？」

姓查的漢子正是赫太極的弟子查天民，他非但武學已繼承了赫太極的衣鉢，甚至連赫太極那種兇殘手段也習會了，但他此刻與趙劍秋面面相對，直覺對方氣勢迫人，竟使得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小魔頭爲之氣餒。

查天民暗暗吸了口氣，道：「你以這種態度對查老子說話，查老子便會回答你麼？」

趙劍秋陡然向前跨上兩步，滿面殺機的道：「說！當夜你在不在？」

他一忍再忍，查天民如果再不說，顯見他也即將動手，查天民一生橫行霸道，跟着赫太極也不知殺過多少人？幾曾受人這種盛氣相凌，不由把臉色一變，罵道：「好小子！你眞敢以這種態度對查老子說話？查老子就不妨告訴你，那夜查老子不但在場，那把火還是查老子放的，哼哼，你又怎樣？」

趙劍秋仰天吁了口氣，道：「有這句話行了，你出劍吧！」

雙手一垂，目光烱烱注視着查天民，看他那副樣子，眞像恨不得一口把查天民吞下肚去。

嗆啷一聲，查天民被趙劍秋一劍殺死。

查天民這時也被趙劍秋所激怒，厲聲道：「小子，你爲何不拔劍？」

趙劍秋根本不理，兩眼已漸漸紅了起來。

查天民寶劍驀然一揚，喝道：「好小子，莫非你吃了熊心豹胆，竟敢在查老子面前這般托大，接招！」

「招」字出口，數十朶劍花已從他劍上彈出，每一朶劍花都罩向趙劍秋一處要穴，數十朶劍花齊出，已無異把趙劍秋身上所有要穴盡數封住，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查天民只出手攻了一劍，若與一般武林高手相較，已不下攻了數十劍之多！

他出手快，招式又狠，奇怪的是，趙劍秋眨眼之間，查天民的劍式已然凌身，但是，幾乎就在同一個時候，突聽「嗆啷」一聲，一縷銀虹已刺眼閃起！

當兩縷銀光先後亮起之時，林子外面好像洒了一大片光幕，但這片光幕太短太急，轉眼就消失不見。

因爲就在光幕即將消失之際，一聲悶哼隨之响起，一條人影帶着漫天血雨向後暴跌而退，「噹」的一聲，寶劍也掉在地上。

趙劍秋仍然完好無恙站在那裏，乍然望去，他甚至連劍都沒有拔出來。

其實，他當然是拔劍了，不過他從拔劍到出招殺人最後再納劍入鞘，動作恰是一氣呵成，單憑他這份乾淨俐落的動作，查天民就差的太遠太遠了。

查天民已倒了下去，胸口洞穿一個大窟窿，再也動彈不得，趙劍秋連望也懶的去望他一眼，飛身搶入林中，果見田志被一根草繩高高吊在一顆大樹上。

田志滿面流血，眉心中了致命的一劍，這種劍法正與他在「鳳凰谷」所見一般無二，他正待將田志解下，突聽一人驚呼道：「二師兄快來，那小子果將大師兄殺了！」

呼叫聲中，只見鐵珍珍和周唯峯如飛奔了過來。

周唯峯拔出寶劍將那根草繩削斷，然後把田志屍體放在地上，用手探了探，驚叫道：「死啦！」

鐵珍珍朝地上的屍體掃了一眼，哼道：「赫太極手下殺人那有活口，自然是死了！」

嬌軀一閃，滿臉殺機攔在趙劍秋面前，切齒道：「本姑娘早看出你不懷好意，可惜爹爹不聽我勸告，要不然，大師兄又怎會屈死在你手上？」

趙劍秋愕然道：「姑娘錯了，令師兄不是在下殺的。」

鐵珍珍秀眉一挑，冷聲道：「殺了人還不承認，你是欺侮本莊無人麼？」

探手入懷，早把彩帶取出，「呼」地一聲，便是一招向趙劍秋攻去。

趙劍秋一閃，同時叫道：「姑娘千萬不要錯怪好人，令師兄乃被赫太極弟子殺死的。」

鐵珍珍道：「他當然是被赫太極弟子殺死的，納命來！」

玉腕一抖，又是一招當頭捲下！

這眞是天大的誤會，此時此地，她竟直認趙劍秋是赫太極弟子，一招落空，第二招跟着攻到，根本不容趙劍秋有喘息機會。

趙劍秋又是一閃，大叫道：「姑娘且慢動手，能否先聽在下解釋清楚？」

鐵珍珍叱道：「人都死了，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哼，你早先裝着又温又呆，現在三更將到，你自然會露出猙獰面目，二師兄，快回去報信，把這賊子交給我好了！」

周唯峯道：「師妹一人行麼？」

鐵珍珍冷聲道：「他的武功有什麼了不起，你只管回去報信！」

周唯峯遲疑道：「他既能殺死大師兄，愚兄只怕師妹力有未逮，於其如此，倒不如咱倆聯手收拾他！」

鐵珍珍倔強的道：「不必多說，你快去報信要緊！」

周唯峯深知師妹個性，知道多說無益，只得說道：「師妹小心，愚兄馬上就回來。」

說罷，提了田志屍體，向莊裏飛奔而去！

周唯峯一走，鐵珍珍又揮動彩帶搶攻，她的彩帶可長可短，人雖在五尺之外，仍可隨心所欲向趙劍秋出手，一起一飛，往往從對方意想不到的部位攻到。

趙劍秋一味閃避，他一心只想等赫太極到來，根本不願還手，誰知鐵珍珍得理不讓人，越攻越緊，有好幾次，趙劍秋還險些被鐵珍珍那根彩帶捲個正着。

鐵南輝和了了大師以及無爲道長三人在廳中喝着悶酒，三人一面喝一面談着話

，立覺空氣沉悶的很，無爲道長不止一次走到廳口去瞧臨空的皓月，又希望三更快到，但看模樣又希望三更永遠不會到來，爲此的壓力又是何等之重。

他剛剛喝了一口酒，旋又再度走到廳口朝夜空望去，了了大師忍不住問道：「如何？」

無爲道長緩步踱了回來，搖搖頭道：「奇怪，看樣子時辰該到了，莫非那魔頭不來了？」

鐵南輝呷了口酒，苦笑一聲，道：「這個道兄放心，赫太極行事又有幾次說了不算？」

無爲道長道：「貧道也深知此獠個性，說過的話絕對不會不數，不過……」

話猶未了，只見周唯峯抱着田志屍體匆匆急奔而入，三人一見，無不爲之臉色大變！

鐵南輝霍然而起，問道：「唯峯，你大師兄出了什麼事？」

周唯峯把田志屍體一放，上氣不接下氣的道：「啓稟師父得知，晚間來的那小子果是赫太極弟子，他殺了大師兄，現在師妹正在鬥他，萬望師父快去！」

鐵南輝一聽，不由冷哼一聲，道：「此人果是赫太極弟子，這只能怪老夫太大意了！」

大步搶到田志身邊一望，嘿然又道：「三更已到，正是赫太極發動的時候，咱們快到外面瞧瞧去！」

身形一起，當先飛掠而出。

了了大師和無爲道長也不怠慢，兩人跟着長身而起，閃電般向莊外飛奔而去！

三人先後來到林中，只見鐵珍珍搶攻未已，趙劍秋却是一味閃避，鐵南輝喝道：「珍兒退下！」

鐵珍珍聞言收招一退，道：「爹，赫太極有沒有來？」

鐵南輝鐵青着臉孔道：「赫太極雖然沒有來，有他門人來也夠了！」

趙劍秋苦笑道：「鐵老莊主來的正好，其實晚輩……」

鐵南輝大喝道：「住口！」

向前走了兩步，又道：「赫太極爲人心狠手辣，老夫想不到他竟會調教出一個陰險詭詐弟子，哼哼，這眞是青出藍而勝於藍了！」

話中之意，自是認爲趙劍秋早時留在此地，都是有意做作，這眞叫趙劍秋百口莫辯，就在這時，只見了了大師跨上兩步，合什道：「鐵莊主，不用和他磨菇，乘赫太極未到，咱們正好收拾他，遲則恐怕爲時不及！」

無爲道長接道：「大師不必操之過急，貧道倒有幾句話想問他一問！」

了了大師雖然一大把年紀，人却是個急性子，聞言忙道：「道兄，咱們連屍體都看見了，還有什麼好問的？且待老衲擒下此子再說！」

僧袍一展，一股罡風已迎面向趙劍秋拂了過去！

趙劍秋向旁滑出五尺，大聲道：「大師乃出家人，爲何不問明事理就向在下出手？」

了了大師冷笑道：「你既是赫太極探路弟子，爲何殺了人還不敢承認？」

趙劍秋氣道：「大師以爲在下殺了何人？」

了了大師來不及答話，鐵珍珍已厲聲接口道：「難道我大師兄不是你殺的？」

趙劍秋氣的全身直抖，道：「姑娘瞧見在下殺死妳大師兄了麼？」

鐵珍珍道：「當然瞧見了，你殺死大師兄之後意欲未足，還想對他羞辱一番，所以站在他屍體前冷笑！」

趙劍秋怒道：「鐵姑娘，妳不可如此含血噴人，需知在下……」

鐵南輝氣在頭上，那容他再說下去，大吼道：「你偷偷摸摸出手殺了人，還有什麼好說的？」

變掌一起，直向趙劍秋胸前擊去！

趙劍秋處此境地，連想解釋一句都不成，如果換成了別人，眞會忍不住要還手了，但他身負滅門深仇大恨，情知查天民現身之後，赫太極可能不久會來，所以忍了一忍，再度向旁邊閃開。

他雖然極力忍讓，可是在鐵南輝等人看來，反而認爲他做賊心虛，有意拖延時間，以便等赫太極前來，鐵南輝一招落空之後，人已欺身直進，雙掌綿延不斷攻了過去。

趙劍秋連閃幾閃，兀自忍耐着不加還手，殊不知鐵南輝的武功要高出鐵珍珍多倍，對鐵珍珍他尚可只閃不攻，對鐵南輝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鐵南輝既然出了手，了了大師只好退處壁上觀，倒是無爲道長看出情形有異，雖數度想喝叫鐵南輝住手，只因見他一副拚命樣子，話到口邊又忍了回去！

趙劍秋連閃鐵南輝十七八招，在他看來已非常吃力，但在鐵南輝看來，却已認爲是生平奇恥大辱。

鐵南輝身爲「飛雲莊」主，論武功不在「鳳凰谷」主趙海濤之下，他如今連攻十七八招，連趙劍秋衣角也沒摸着一下，在他心想，對方不過是「赫太極」一名年青弟子，直到此刻，對方連一招都沒還擊出來，他這一仗縱然能把趙劍秋擊斃，在他看來仍是勝之不武，只怕一世英名也要在今宵一戰之中斷送。

他越想越氣，轉眼之間，鐵南輝已攻了二十五六招，趙劍秋只閃不攻，鐵南輝反而怒極攻心，大喝一聲，他左手一鈎，右掌如電般搗出，這一掌正是他名震天下的絕學，名叫「轟雷印」！

他名震江湖數十年，也不知有多少武林頂尖高手敗在他這一招之下，如非今夜遇到强硬對手，只怕他這一招還不會施展出來！

由於鐵南輝攻的甚緊，幾乎壓迫的趙劍秋連想出語解釋都不可能，這一招他如果再不還手，除了認命之外，看來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就在這時，突聽「刷」的一聲，一物從林梢墮落，剛好橫在鐵南輝掌風中，鐵南輝怔了一怔，掌式慢的一慢，趙劍秋已乘勢閃身而退，那墮下之物也重重摔在地上！

衆人睜目望去，只見地上躺了一具屍體，那屍體胸口滿是鮮血，赫然竟是查天民！

鐵南輝等人只知赫太極身邊有一名年

青弟子，誰不知這名弟子何姓何名？又是何種面貌，是以乍見查天民屍體，他們都不禁呆了一呆！

只聽一人冷冷問道：「老夫這個徒兒是誰殺的？」

聲音猶在四五丈之外响起，但聽的人都不禁臉色一變！

無爲道長呼道：「赫太極來啦！」

那聲音接道：「不錯，老夫早就來了，只因老夫在推測殺死我徒兒那一招用的是什麼劍法？所以，畧爲躭誤了些時間而已。」

鐵南輝驚呼道：「地上這人是你的徒弟？」

那聲音道：「鐵南輝，難道老夫還會騙你？」

聲音漸說漸近，不旋踵間，衆人眼前已出現一個高大的紅面老者！

赫太極不但人長的高大，尤其眉粗眼大，更加之滿面紅光，天生就有一股兒殘懾人氣質，他一身竹布藍衫，腰間掛着一柄寶劍，那寶劍特長，像他那樣高大的人，那柄寶劍幾乎已快拖到地上！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當赫太極身形甫現之際，鐵南輝等人着實爲之一震，但他們馬上聯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地上死者既是赫太極弟子，那麼趙劍秋不是莫明其妙的揹了黑鍋麼？

一念及此，他們又不由把眼睛向趙劍秋望去，這一望，他們更不由心頭爲之大顫！

原來就在眨眼之間，趙劍秋的臉上已泛起鐵青色，他的眼睛紅了，他的雙手像鋼鐵般緊緊拳在一起！

鐵南輝大感意外的道：「珍兒，這是怎麼回事？」

他問鐵珍珍，鐵珍珍這時又何嘗沒有感到意外，顫聲道：「這……」

鐵南輝急道：「這什麼？妳剛才不是說他殺死妳大師兄的麼？」

鐵珍珍哭喪道：「孩兒是看到的，不過……」

她實在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突出的發展，是以話到一半，眞不知怎樣說下去才好？鐵南輝怒道：「珍兒，可是妳剛才看錯了？」

鐵珍珍道：「孩兒來時，他眞的站在大師兄屍體旁邊！」

鐵南輝嘆道：「站在屍體旁邊的並不就是殺了妳大師兄，珍兒，妳太過於主觀了！」

兩父女只顧說話，幾乎把赫太極兇神惡煞般的模樣兒都忘了，赫太極不由大感不耐的道：「老夫剛才問的話，你們可曾聽到？」

趙劍秋冷聲道：「是我殺的！」

此話一出，衆人無不感到震驚！

無爲道長忙道：「此事關係人命，施主千萬不可妄說！」

趙劍秋一字字道：「在下一點都不亂說！」

了了大師道：「如果施主沒有亂說，老衲就更爲不解，施主既殺了鐵莊主弟子，爲何又出手擊斃赫天魔傳人？莫非施主與兩家都有過節麼？」

聽他說話口氣，敢情直到此刻還認定田志是死於趙劍秋之手，不過這也難怪，因爲鐵珍珍剛才還沒有說清原由田志究竟是怎麼喪命的？

趙劍秋道：「大師謬矣！鐵莊主的高徒是死於姓查的『分心劍』下，而後在下殺了姓查的替鐵莊主高徒報了仇，不想諸位不分好歹的，硬指在下是姓赫的弟子，在下有口難辯，只好等姓赫的自己來說明了！」

赫太極就在身旁，以他在江湖上的聲望，趙劍秋非但一連兩次口稱「姓赫的」而不名，甚至說話之時，語含諷刺，連望也不望赫太極一眼，像這種迫人氣勢，了了大師等人又幾曾見過？

了了大師暗吸了口氣，道：「莫非老衲眞個看走眼了？」

鐵南輝嘆道：「不但大師如此，老夫幾乎也錯把好人當壞人，這眞是情何以堪啊！」

赫太極獰聲道：「莫要追悔，莫要追悔，好人也好，壞人也好，你們今夜休想有一個人活在世上！」

大步一跨，陡然欺到趙劍秋面前，嘿嘿又道：「好小子，你的膽子倒是不小，竟敢把老夫弟子殺却，快說！你是何人門下？」

趙劍秋哂然地道：「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赫太極臉色一變，喝道：「好小子！你敢在老夫面前以這種態度說話，可是想加速早死？」

趙劍秋不屑道：「赫太極，當你想殺一個人時，是否也要向那人說明理由？」

赫太極道：「老夫殺人全憑興趣，根本不需說明理由！」

趙劍秋點點頭道：「那就是了，當你今夜即將被殺之時，我又何需對你說明理由？」

這話的口氣好大，鐵南輝等人不由睜大眼睛向趙劍秋望去，直覺他全身上下充滿了殺氣，他們都禁不住心想：「這年青人是誰？居然敢在赫太極面前說出這等狂妄之言？」

赫太極怒極反笑道：「好大的口氣！小子，你是數十年來敢在我面前說大話的第一人，老夫倒眞有些捨不得殺你了！」

趙劍秋冷聲道：「你捨不得殺我，可是我却無時無刻不想把你碎屍萬段，姓赫的，你不拔劍更待何時？」

赫太極對他一忍再忍，他不但着着進逼，如今反而向赫太極叫起陣來，無爲道長一見，連忙叫道：「赫太極非泛泛之輩，小施主千萬不可托大！」

趙劍秋拱手道：「多謝關懷！」

身子一動，反而迎着赫太極站立之處迎了上去。

他的意思已十分明顯，假如赫太極再不出手，他倒忍不住出手了，赫太極殘眉一挑，那張紅紅的面龐，突然泛起一片煞氣，嘿嘿罵道：「小子，你要找死還不容易！」

這時兩人相距約十步之遙，赫太極說過之後，突然一聲厲嘯，向趙劍秋飛撲過去！

衆人正覺奇怪，暗想赫太極有「神劍」之號，爲何此刻捨長取短，棄劍而用掌

，豈非一大失策？

轉念未已，赫太極身子已掠過大半距離，突然銀光一閃，連人帶劍向趙劍秋攻去，他半空拔劍，人到招到，威勢凌厲之極，鐵南輝等人心頭都不禁爲之一震！

再看趙劍秋時，只見他手腕倏一翻，一道銀虹已暴然而出，剛好迎上赫太極那一記凌厲殺着，兩股劍氣一絞，「叮」的一聲，只見人影一幌，赫太極已落下地來，趙劍秋却已換了個方位，只是兩人仍面面相立，寶劍都斜斜垂在地上！

剛才一招，敢情兩人誰也沒討到好處，只見他倆眼睛都睜得大大的，雙足釘立，彼此怒視，深像有生以來是第一次碰到這樣强勁的對手，誰也不敢再輕擧大意。

就這樣，兩人也不知站了多久？整個空氣幾乎都爲之凝結了！

驀地，太突聽赫極一聲暴喝，連人帶劍二次裏又撲了過去！

他手上舞起的光華幾乎罩住整個人影，乍然望去，就像御劍而飛一樣，無爲道長睹狀，不禁嘆道：「練劍能練到這種地步，夫復何求？只可惜他不走正路！」

了了大師頗有同感，但他還來不及答話，趙劍秋已振腕而起，兩人劍招都快如閃電，眼看兩劍卽將觸上，可是就在瞬息之間，兩人忽然都彈了起來，半空之中銀虹交錯，嘶嘶之聲不絕於耳，兩人已互攻數十招之多。

半空發招已屬不易，何況兩人還能在一口眞氣提聚之下連攻數十招之多？鐵南輝等人都是武學大家，但他們現在才算開了眼界，無不看的聳然色動。

了了大師激動的道：「老衲早時對那位小施主頗多誤解，想不到他竟是赫太極的大尅星，老衲知人不明，回寺之後至少該面壁十年！」

鐵南輝嘆道：「大師現在還說這些則甚？老夫只担心他一旦不敵，到時合你我三人之力，也未必是赫太極對手？」

無爲道長面容沉凝的道：「鐵莊主不必憂慮，依貧道看來，那位小施主雖不能勝，相信也不致落敗，只不知他是誰家兒郞？看來像是和赫太極有滅門深仇大恨似的，捨身以拚，貧道哀心欽佩的緊，欽佩的緊！」

鐵珍珍一直沒有說話，唯獨她此刻心裏最是矛盾，她曾兩次向趙劍秋出手，趙劍秋都沒有還擊，頭一次還把趙劍秋捲了個「狗吃屎」，現在一想，如果趙劍秋當時向她還手，她只怕難擋趙劍秋一招。一個陌生男人，對她心存厚道，這在鐵珍珍來說，不禁使她的思緒，陷入了一片混亂中。

半空中的兩人鬥的甚是激烈，地上每一個人思緒和表情都大不相同，就在這時，突聽「嘶」的一聲銳响，半空中一人已疾翻而落。

鐵南輝等人睜眼望去，只見趙劍秋左臂半條衣袖已被利刄所劃破，臂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血槽，正大量流出鮮血。

四人睹狀大驚，正想把趙劍秋替下來，可是他們念頭剛起，赫太極已挾着懾人厲嘯從空中電射而下，他手上銀虹映及十丈方圓，劍氣冷颯襲人，鐵南輝他們還來不及出手，已先被赫太極這種劍氣壓迫的退了兩步！

鐵南輝臉色慘然一變，只當趙劍秋必死無疑，正待奮不顧身衝去，可是他已慢了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趙劍秋手上銀虹挾着尖銳氣勁疾閃而起，劍式又剛又銳，同時聽到他舌綻春雷似的大喝一聲：「躺下！」

旁觀之人被他這一聲大喝震的心動神搖，只覺眼睛一花，陡聽赫太極一聲慘叫，人在空中一翻，好像被一股大力的一推，人雖站在地上，還「蹬蹬蹬」退了三大步！

這幾下動作當眞快的令人目難暇接，衆人睜眼望去，只見赫太極站在那裏搖搖欲倒，他胸口已被一把利刄洞穿而過，鮮紅的血正沿着利刄邊沿往下滴。

再看趙劍秋時，只見他虎然而立，他兩手雖已空空如也，但他的相貌威若天神，剛才一招，正不知他是如何把那柄寶劍揷入赫太極胸口的？

赫太極左手捂着胸口，右手還握着他自己那柄寶劍，他此刻顯然已失去力道，「噹」的一聲，寶劍墮地，身子幌了幾幌，指着趙劍秋道：「你……你……」

趙劍秋凜然道：「在你死前，我自當告訴你，我出身『鳳凰谷』，家父趙海濤，三年前趙某一家二十餘口被你斬盡殺絕，今日一劍正是你應得的報應！」

鐵南輝一聽，不由激動的狂呼道：「呀！原來你是趙世兄！」

趙劍秋道：「不敢！」

鐵南輝似乎還想說什麼？但他現在眞是太興奮了，半晌都想不出一句適當言詞來！

赫太極已越來越不支，如是別人，胸口中了致命一劍，怕不早已倒地而亡？但他天性兇殘，居然還能挺立而不倒，但是當他聽到趙劍秋是「鳳凰谷」主後人時，他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道：「你那一招叫……叫什麼……」

他生平自負劍法天下無雙，今日被趙劍秋一劍擊斃，臨死之前還不忘的問那一招的名稱，但他委實傷的過重，堪堪只說上半句，後面的話再也無法出口，雙足軟軟跪了下去，但是那雙眼睛還瞪着趙劍秋，好像不知那招名稱，死不甘心！

趙劍秋夷然道：「趙某叫你死的口服心服，我那招正是叫着『閃電驚虹』！」

赫太極兩眼倏然一翻，大叫一聲，身子一顫，仰天倒在地上！

要知赫太極的劍法，正是以「快如閃電，勢如驚虹」名震天下，而今他聽到了一記比他更快之劍式，原本忍着一口眞氣沒有散去，此刻突然好像受到重重一擊，眞氣一散，仆地而亡。

趙劍秋迅速紮好傷口，走到赫太極屍體旁邊把寶劍拔出，鐵南輝父女和了了大師以及無爲道長趕緊走過去連道不是，鐵南輝父女更是苦苦相留，都被趙劍秋以必需趕回重建「鳳凰谷」爲詞而婉言謝却，翻身上馬，在鐵南輝等人殷殷送別聲中策騎而去！趙劍秋已漸行漸遠，夜，還是靜靜的，皎潔的月光正好升入頂空，只留下鐵南輝等人站在那裏望着當空皓月發呆。

（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二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碧血丹心

天香飄四海 鳳曦震山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自胡栢齡死後，一反往昔嬌柔之態，毅然捨棄迷踪谷，帶領着鍾一豪、余亦樂、麥小明、苗素蘭、萬映霞和江北四龍，投奔胡栢齡未死前已準備好了的退居之地，那地方在羣山之中，杳無人跡，谷中盆地，野花四處，淸幽絕俗，堪稱世外桃源，盆地中一座木屋，胡栢齡更購備有足供他們兩年食用的伙食，谷寒香臥室佈設，更與迷踪谷中的一模一樣，谷寒香取出胡栢齡遺書，不禁悲從中來，鍾等聞她哭泣之聲，驚奔而入，谷寒香命他們退出，苗素蘭仍佇站原地，說要留此照顧她——

谷寒香若有所悟的嗯了一聲，道：「妳也是大哥的紅顏知己。咱們一起看他的遺書吧！」

苗素蘭別過頭，向下看去，……人生百歲，難免一死，我死之後，尚望香妹節哀順變，十年夫妻，恨無一酬，反害妳以纖纖弱質，伴着我亡命天涯，每念及此，彈劍長嘯，立志以餘年殘生，酬報香妹錯愛之情，但江湖險詐，風波重重，小兄滿身罪惡，兩手血腥，既不能見諒於正大門派，又不容於綠林道上，一己之力，回天何易，但香妹情意深重，我豈能畏艱避死，獨善其身，立志之日，已下定必死之心，香妹知我，想能諒我曲衷，濺血劍下，橫屍荒野，實是償我心願。

此地隔絕塵寰，不啻世外桃源，幽谷無名，姑題天香，就正於香妹粧前。

谷寒香抬起頭來，望了苗素蘭一眼，幽幽說道：「姊姊，他早已知道自己要死，但却不肯避禍遠走……」只覺悲從中來，伏在苗素蘭懷中大哭起來。

苗素蘭輕輕歎息一聲，拂着谷寒香秀髮，勸道：「夫人，請暫時按下悲苦之心，聽我幾句話好麼？」

谷寒香看她臉色莊嚴，說的十分認眞，果然停下哭聲，抹拭一下臉上淚痕說道：「姊姊有什麼事？」

苗素蘭道：「胡盟主爲人，昔年我也聽人說過，他沒有騙妳，過去，他確是一個兩手血腥，無惡不作的人，如若夫人早知道了他已往之事，只怕不會再對他這般用情……」

谷寒香道：「過去的事我沒看到，他自己雖然常常和我提起，但我無法相信，因爲我們相識之後，他是那樣的善良和藹，多少人苦苦相迫於他，逼他動手，但他都忍氣吞聲，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有時連我都忍不下去，可是他却安之若素，任人羞辱，他帶我奔走在深山大澤之中，逃避那些窮追不捨的仇人，我們露宿在霜風之下，食水菓野草充飢……。」

谷寒香道：「你們就不會打點飛禽走獸吃麼？」

谷寒香道：「因爲我不願殺害生靈，他就跟着我吃山菓野草，我看到人家用兵刄刺傷他，鮮血像雨滴，濕了他半身衣服，他都能默默忍受，不肯還手，那些人武功都不如他，只要他一還手，立時可把他們傷在手下……」

苗素蘭凄涼一笑，道：「他對妳用情如此，當眞是世所罕見，他爲了要妳快樂，甘願忍受傷痛，羞辱。」

谷寒香道：「近年來我沒有見他作過一件壞事，但他終於死了，而且殺他的又

都是被認爲江湖上正大門派的人，我親眼看他濺血橫屍，這個仇我如何能够不報，如何能忍下……」

苗素蘭歎息一聲接道：「咱們先看完他的遺書，看看他的心意再說，好麼？」

谷寒香搖搖頭，道：「不用再往下看，我就知道，他一定不肯讓我替他報仇，要我安居此地，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

苗素蘭凝目望去，果見接着寫道：

東室藏書，西室埋寶，望香妹隱名暫居於天香谷中，教子爲樂，養息三年五載，再出此谷，千萬別存爲我復仇之想，因我曾親手拆散了無數的和諧家庭，將人比己，其咎在我，望香妹能依我遺書之言，則小兄雖死，亦含笑泉下了，臨書依依，不勝懷念之情。

胡柏齡

苗素蘭一口氣讀完遺書，黯然歎道：「夫人猜的不錯，他要妳暫居此地，三年五載後再出此谷……」

谷寒香道：「不要講啦，這書信由妳保管着吧。」

苗素蘭怔了一怔，接過遺書，道：「夫人當眞不看下文了麼？」

谷寒香突然挺身而起，滿臉堅決之色，道：「不看啦，看了我會不忍拂違他遺書之意，他的仇，就永遠無法報了！」

苗素蘭接過遺書，摺疊的整整齊齊，放入懷中，說道：「夫人替盟主復仇之心，如此堅決，不知是否已有良策？」

谷寒香凄涼一笑，道：「沒有，但我將不計一切犧牲，要達到復仇之願！」

她微一停頓之後，又道：「姊姊，妳也是大哥的紅顏知己，雖然你們沒有夫婦之實，也沒有夫妻名份，但妳心中却十分敬慕他的爲人，以後妳別再叫我夫人了，咱們就以姊妹相稱，妳長我幾歲，就叫我一聲香妹吧！」說話之間，竟然盈盈拜了下去。

苗素蘭嚇的心中一跳，道：「這個妳要我如何担當得起！」眼看已無法扶起谷寒香來，只好也慌急的拜倒地上。

谷寒香道：「替大哥復仇之事，望姊姊助我相謀，妳如不答應，我就跪地永不起來。」

苗素蘭道：「夫人這等看重賤婢，賤婢怎敢不……」

谷寒香道：「妳又叫我夫人了……」

苗素蘭感動的雙目淚下，挽起谷寒香一雙玉腕，道：「妹妹快些請起，姊姊當竭盡所能，助妹妹報仇就是。」

谷寒香道：「多謝姊姊。」兩人相扶而起。

苗素蘭凝目沉思了一陣，道：「妹妹如眞的要替胡盟主報仇，決不能常駐在此谷之中。」

谷寒香道：「妹妹有何良策教我？」

苗素蘭低聲說道：「鍾一豪，余亦樂，都是當今綠林道上的一時人傑，妹妹可改裝遊蹤江湖，以兩人武功爲準，凡是超越兩人武功者，一律網羅手下。……」

谷寒香道：「此事說來容易，做去只怕非小妹才智能及……」

苗素蘭道：「我在陰手一魔那裏，學了他不少鬼鬼祟祟的東西，就用這一些詐術，加上妹妹的天生姿色，不出半年，定然哄動江湖，那時自會有甚多武林高手追蹤咱們……」

谷寒香嘆道：「一切仗憑姊姊了，只要能替大哥報仇，不論什麼都願幹，唉！老實對姊姊說一句，從大哥死那一刻起，我的心早已伴隨大哥死去，活在世上的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我早已不重視它了，反正報了大哥之仇，我也不願活在世上，九泉之下，我再向大哥負荆請罪，求他饒恕。」

苗素蘭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們兩人個個用情如海，當眞是世間少見，我雖是局外之人，也被妹妹這樣的復仇之心感動了。」

要知她追隨陰手一魔，已然養具惡性，自遇得胡柏齡後，忽然動了相愛之心，胡柏齡的大仁大義，激發起了她向善之心，谷寒香苦苦求她相助報仇，又使她恢復的善良天性，再度喪失。

她對谷寒香有一種知已相遇之感，對胡柏齡又有一份追慕相思之情，這兩種心情，也在她胸中燃燒起了復仇之火……。

只見她仰望屋頂，圓圓的大眼睛中不停轉動了一陣，說道：「妹妹姿色，我見猶憐，如若妹妹不惜佈施雨露，不是姊姊誇妳，武林道上的大部有用之才，都將爲妹妹收用。」

谷寒香道：「一切由姊姊主持，小妹聽命行事就是。」

苗素蘭道：「妹妹這般說，姊姊如何敢當，……」

她眼珠兒轉了兩轉，附在谷寒香耳際，低聲說了幾句，谷寒香連連點頭，道：「小妹一切遵命行事。」

苗素蘭笑道：「妹妹先不要急，暫時放開心中的憂鬱之情，好好的在這谷中休息兩天，再按咱們計劃行事。」說完，緩步向外走去。

谷寒香凄婉一笑，道：「這兩天我要和孩子守在一起，寸步不離。」

羣豪暫時在天香谷中安住下來，余亦樂，鍾一豪，以及出雲龍姜宏，飛天龍何宗輝，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文天生，麥小明等八人打掃林外，整理花草，苗素蘭，萬映霞兩人却把房中存放之物，理得整整齊齊。

谷寒香却是什麼事也不願管，整日夜和孩子守在一起。

她似乎要在短短幾天之中，把一生的慈母之愛，完全的給予孩子，她帶他遊戲在花草地上，食同桌，夜同眠，愛護的無微不至，轉眼光陰，瞬息間已過了七天。

這七天中，谷寒香似是又變了一個人般，她好像成熟的更多了，舉動之間，當眞和生過孩子的婦人一般。

第七天晚上，余亦樂，鍾一豪，姜宏，文天生等，都得到了苗素蘭的通知，邀他們初更時分，在林外花坪之上賞月。

雖然是短短的幾天，但這般久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似是已開始對這風景絕佳的天香谷，生出了留戀，余亦樂輕輕嘆息一聲，低聲對鍾一豪道：「鍾兄，如果兄弟猜想不錯，今夜的賞月宴上，胡夫人定然有驚人的決定……。」

鍾一豪道：「不錯，她兼具了柔婉和冶蕩兩種性格，是天使也是妖婦，她有發人幽思的嫺靜，也有拘人魂魄嬌媚……」

余亦樂輕輕咳了一聲，打斷了鍾一豪之言，接道：「兄弟之意是說，如若胡夫人向咱們提出了不情之求，不知咱們該不該答應？」

鍾一豪沉忖了一陣，道：「這個兄弟就難答覆了……」

他突然站起身來，向前走了兩步，推開窗子，說道：「對她的任何請求，我一直是無法決定的……」

余亦樂點點頭道：「這也難怪，兄弟足跡遍及了大江南北，閱人無數，北地胭脂，南國佳麗，但却無十人能及她，唉！由來美人多禍水……」

鍾一豪面垂黑紗，無法看出他的神色表情，但聽他黯然嘆息聲，似是默認了余亦樂的見解。

這天晚上，正是十二三日月亮將圓，不到初更，那一輪將圓冰輪，已高高懸掛天上。

萬里無雲，月華似水，拂面小風，不停的送來各種花香。

受邀羣豪，都已經坐入席位，流目鑒賞着四外景色。

忽然間環珮叮咚，林木深處，緩步走來了一個艷光奪目，容羞花月的麗人。

麥小明抬頭看看天上的月色，低聲讚道：「啊！好漂亮的師嫂，這月亮的光輝，也被妳的美麗掩遮了！」

余亦樂暗自一笑，望了鍾一豪一眼，心中暗暗忖道：也無怪鍾一豪會爲谷寒香的美色陶醉，連這人事還未全通的孩子，也似乎爲她的美麗迷惑了……。

心中忖思之間，那麗人已然走近了座位，正是胡柏齡的未亡人谷寒香。

在她身邊緊隨着苗素蘭和萬映霞，這兩人也似經過了一番刻意的修飾，描眉敷粉，嬌艷欲滴。

谷寒香藍色短衫色裙，襯着她雪膚玉貌，有如那藍天托出來一輪明月。

苗素蘭仍然是一身雪白，萬映霞却改了一身翠綠。

鍾一豪正覺艷光眩目，眼花繚亂，忽覺一陣香風撲鼻，谷寒香已然走近身前，只見她輕啓朱唇吐出一縷清音道：「有勞諸位久候了。」嫣然一笑，盈盈作禮。

羣豪齊齊起身，躬身還禮。

谷寒香突然一整臉色，探手入懷，摸出了一把鋒利的七首，道：「諸位都是我大哥生前好友，不是他親如手足的兄弟，就是他倚作雙臂的知己，現他已經抛我們離開人世……」話至此處，突然住口，目光環掃了羣豪一眼，接道：「這替他復仇之事，也都落在諸位的肩上了！」

余亦樂輕輕一皺眉頭，道：「夫人請恕屬下嘵舌，胡盟主那遺書之上，不知是否提到過，要我們爲他復仇？」

谷寒香道：「我大哥胸襟何等廣大，自然是不會在遺書之上要你們去替他報仇了。」

余亦樂道：「這麼說來胡盟主復仇之事，全是夫人的主意了？」

谷寒香道：「不錯，替他復仇一事，全是我的主意，但我一個弱女人，那裏有能力替他復仇，還得借仗諸位大力了！」

余亦樂在這般人中，似乎是較爲冷靜的一個，他似是一直沒有被谷寒香的美色所迷，只見他淡然一笑，道：「夫人只想到了報仇之事，不知是否已有復仇之策，須知胡盟主傷在當今武林中兩支實力最强的少林，武當門下，難道夫人要存心把少林，武當兩派中高手，一起誅絕不成？」

谷寒香道：「我雖無全誅兩派門人弟子之心，但兩派中掌門人及主策大局的長老，決不能放過……」

余亦樂笑道：「就憑我們這幾個人麼？不是屬下長他人志氣，就憑咱們幾個人的實力，別說替盟主報仇，只怕連少林寺也難以進去……」

他似是怕言語太重，刺傷了谷寒香的心，頓一頓，歎道：「夫人縱要報仇，也該從長計議，屬下既被盟主生前視作知己，盟主死後又得夫人倚重，自當克盡心力，相助夫人。」

谷寒香突然把目光投注在余亦樂的臉上，莊莊重重的說道：「如若我已想好報仇之策，不知余先生肯不肯相助於我？」

余亦樂似是想不到她會突然有此一問，怔了一怔，道：「這個……屬下自是義不容辭。」

谷寒香道：「替大哥報仇一事，本極困難，雖然我想到一個辦法，但還要借重諸位之力。」

余亦樂道：「在下既已答應，那就義無反顧，夫人有什麼事，不妨請明說出來吧！」

谷寒香道：「我請諸位易容喬裝，伴我在江湖上行走，網羅高手，以壯復仇之力。」

余亦樂沉吟了一陣，放聲大笑道：「夫人既已決定，我等只有遵命行事。」

鍾一豪道：「爲何要易容喬裝呢？」

谷寒香道：「咱們要以新人新面出現江湖，才能引起綠林道上之人的注意。」

麥小明笑道：「不知要扮個什麼樣的人物？」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我要穿上最動人的衣服，讓他們看我一眼，就留下難以忘懷的想念。」

麥小明拍手大笑，道：「好啊！妙極啦，我可以天天看妳了！」

余亦樂仰臉望望天色，笑道：「趁皓月當空，夫人請把心中計議之事，告訴我們吧！」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望着那置放在案上的七首，道：「如若你們不肯相助於我，今晚我要追隨大哥去了。」她緩緩坐下嬌軀，輕伸皓腕，提起酒壺，替每人斟了一杯酒，低聲說道：「各位先請滿飲此杯，咱們再慢慢談吧！」

羣豪各取酒杯，一飲而盡。

谷寒香也喝了自己的一杯酒，細語鶯聲的說出了苗素蘭教他的一遍計劃。

在場羣豪，一個個聽得目瞪口呆，有的點頭微笑，有的搖頭歎息。

這件大事決定之後，谷寒香忽然放蕩起來，滿桌輪轉，有如穿花蝴蝶一般。

這一夜，羣豪在她美色眩耀之下，欵欵勸酒聲中，一個個喝個爛醉如泥。

× ×

七天之後，江湖出現了六匹快馬和一輛美麗的騾車，奔行在馳往中原的大道上，他們第一站，到了古都長安。

六四快馬，和一輛騾車，同時下榻在金龍客棧。

這是西京城最大的一座客棧，也是西京城中最繁榮的地方。

由於他們衣着的特殊，當時就哄動整個金龍客棧。

這一行人正是谷寒香等改扮而成，他們包下一座幽靜的跨院。

鍾一豪已取下了他的蒙面黑紗，換着一身藍色勁裝，余亦樂也改了裝束，不再是長衫福履的算命先生，改穿了一身土布褲褂的趕車騾夫，腰束白布帶子，背上斜揹個土布包袱，那裏面暗藏着鐵板銅鑼，手執長鞭，足着草履，完全是一身騾夫打扮。此人胸藏韜畧，心機深沉，裝龍像龍，扮虎像虎。

那六四快馬由鍾一豪領隊，除了出雲龍姜宏留守天香谷中之外，隨行鍾一豪的五個人，是飛天龍何宗輝，多爪龍李傑，噴火龍劉震，文天生和麥小明。

這些人分騎不同顏色的馬，和不同顏色的勁裝，但有一宗相同處，就是每人在左腕上戴了一個三寸寬的金圈，金圈在太陽下閃閃生光，成了一個極顯明的標記。

谷寒香更是裝束妖艷無比，長髮披肩，用黃綾打兩個蝴蝶結，分排左右，一襲紅衣，全身噴火，衣裙相連，長僅及膝，露出一對瑩晶如玉的嫩圓小腿。

在那個時代中，這裝束在中土極是少見，是以當谷寒香啓簾下車時，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金龍客棧，本就兼營着酒飯生意，閒雜人等，一哄羣應，剎那間重重叠叠的，把谷寒香圍了起來。

苗素蘭仍然是一身素服，白衫白裙，腰結彩帶，她也打扮的艷光照人。

萬映霞一身翠綠，頭梳雙辮，辮梢處用紅綾打了兩個蘭花結。

三女魚貫下車，萬映霞攙扶着谷寒香左臂而行，紅綠相映，只看得四圍觀衆一個個目瞪口呆。

不知那個登徒子，受不住谷寒香艷色照射，大聲喝道：「我的媽媽呀，世間竟然有這樣漂亮的女人，……」他話還沒有說完，打了一個咽，竟暈了過去。

麥小明望了那個暈倒之人，皺皺眉頭尖叫道：「你們站遠一點瞧，好不好？」大步向前面衝去。

圍觀羣衆，看他一個小孩子，那裏放在心上，依然站着不動。

麥小明心頭火起，雙臂一振，登時有四個站在最前面的大漢，被推倒地上。

鍾一豪目睹圍觀羣衆如潮，如不用强，只怕難以進得客棧大門，何况他們此次重入江湖，目的也就是要引起別人注意，鬧出點亂子，鬨動更大，也不去管他。

圍觀羣衆眼看前面的人，一個個摔的鼻青臉腫，不禁心中害怕，但秀色可餐，他們又不願放棄這一個飽睹秀色的機會，紛紛向兩側躲開，讓出了一條去路。

谷寒香低聲說道：「小明，別管他們了。」

麥小明回頭一笑，大步向前走去。

店伙計迎了上來，帶領幾人直入左面一所跨院之中。

這是一所幽靜的跨院，院中放滿了盆花，谷寒香，苗素蘭，萬映霞，住到東面一座房中，鍾一豪帶領了羣豪，住在西房去。

店家送上來豐盛的酒菜，羣豪一日趕路，都已有些飢餓，匆匆吃完後，吩咐店伙未得允准，不許入內，緊緊的閉上了跨院的門。

他們這等神秘的行踪，更引起了人們的好奇，話由金龍客棧伙計口中傳出來，當夜初更時分，就傳遍了半個長安城。

就在傳說播廣之際，谷寒香的房中，也正高燒着四隻紅燭，羣豪團團圍了一桌，研討大計。

苗素蘭望了谷寒香一眼，笑道：「夫人的艷色，已然傾動人心，再加上這一身全身噴火的奇裝異服，已足够留給人談話的資料，但這不過哄傳街坊鬧市之間，要怎生想個法兒，驚動武林中人物？」

鍾一豪道：「長安城乃西北第一重鎭，藏龍臥虎，定然隱跡着不少奇人，咱們只要能多住幾日，定然會有人找上門來的了。」

余亦樂搖頭說道：「眼下咱們同意傳播夫人的艷名，借悠悠衆生之口，以求逐漸聞達於武林之間，此法雖好，但就時刻上講，未免畧慢……」

苗素蘭笑道：「余先生胸羅玄機，想必已智珠在握，我等願聞高論。」

余亦樂笑道：「在下曾經聽人說過，長安城外三十里，有一座屠龍寨，寨主姓金，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他本也很少在江湖上面走動，但實際上，他却是暗中領袖西北綠林道的首腦人物……」

麥小明接道：「有此綫索，最好不過，咱們就從他身上下手如何？」

余亦樂搖頭說道：「事情雖然不錯，但辦法未必就如咱們想的那般容易，此人領袖西北綠林道，垂二十年，但江湖上都沒有他一點事跡傳聞，這等心機，豈是常人能及萬一，兵畧云，攻其不備，如果讓他有了準備，咱們不但心願難償，且將樹一强敵，更遑論把人家網羅手下了。」羣豪全都聽得一怔，不知如何接口。

苗素蘭道：「此事還得仗憑先生的神機妙算……」

余亦樂接道：「眼下第一件事，是要如何接近於他，如何才能派人混跡於屠龍寨中！……」

麥小明笑道：「混入屠龍寨，辦法簡單得很，不必再用心去想了。」

谷寒香道：「你說出來聽聽是什麼辦法？」

麥小明正待開口，苗素蘭已搶先說道：「你的辦法可是借宿於屠龍寨中？」

麥小明道：「不錯啊！咱們待天色將晚時分，離開此地，放馬急奔三十里，天色剛剛入夜，裝作錯過宿站，借宿於屠龍寨中，豈不是混入寨中了麼！」

余亦樂道：「我雖沒有去過屠龍寨，但想那地方定然是房屋毗連，廣厦百間，別說住上一夜，就是住上三天，他也盡可和咱們避不見面……」

麥小明道：「那還不易麼？咱們找個差錯，惹起一點是非，和他們屠龍寨中之人，引起衝突，打傷了他們幾個，那姓金自然會出面干涉，還怕見他們不着麼？」

余亦樂笑道：「這等霸王硬上弓的辦

法，無疑告訴人咱們是有意造訪，能否見那姓金的本人很難預料，咱們眼下之策，是要他們不知不覺中，跌入咱們計謀之中，如若傳言不虛，征服了他一個人，就無疑收服了整個西北綠林。」

苗素蘭輕輕嘆一口氣，道：「如果江湖上傳言不虛，只怕此刻那姓金的已然知道了咱們行踪……」

鍾一豪突然站起身來，舉手一揮，室中燭光登時一起熄去。

谷寒香急道：「你要幹什麼……」下面的話還未出口，人已被鍾一豪攔腰抱起，縱身一躍，直向一側躍去，附在她耳際間低聲說道：「有人來了！」麥小明似乎也警覺到有人來了，尖喝一聲：「什麼人？」身子一幌直向後窗衝了過去，人還未近，長劍已到，砰然一聲，一扇窗應手而開，疾穿而出。

余亦樂，江北四龍，文天生等緊隨着麥小明身後，穿窗而出。

苗素蘭，萬映霞雖未追出窗外，但也都拔出兵刄，守在窗子兩側。

鍾一豪抱起谷寒香躍躱到一側之後，抱着谷寒香的雙臂，並未放開，反而勁力暗加，愈抱愈緊。

谷寒香想到他爲人冷傲，居然肯對自已言聽計從，在他的心中，亦不知强忍了多少委屈。

一縷憐惜之情，迅快在心中擴大，一面把嬌軀依偎過去，一面輕輕的在他臉上親了一下，低聲說道：「放開我，別讓他們看到了……」

鍾一豪依言放下了谷寒香的嬌軀，附在耳際間低聲說道：「妳好好站在這裏，不要動，我去瞧瞧。」

也許夜暗壯大了他的膽子，也許是谷寒香緊偎在他身上的嬌軀，給了他無法耐受的誘惑，說完話，他竟然大膽的向谷寒香櫻唇上親了一下。

他似是覺出自已的舉動太過放蕩，望也不敢再望谷寒香一眼，縱身向窗外一躍而去。

谷寒香倒似是未放在心上，一語未發的站起了嬌軀，緩步向窗邊走去。

鍾一豪躍出窗外，脚尖一點實地，立時又騰空而起，落在屋面之上。

只見江北四龍，各執兵刄，分守在四個屋角，不停的左顧右盼，却不見了麥小明余亦樂的人影。

噴火龍劉震回望了鍾一豪一眼，緩步走了過來，低聲說道：「余先生和麥小明追趕來人去了。」

鍾一豪道：「他們走的那個方向？」

劉震道：「追往正北。」

鍾一豪道：「你們好好守在此地，別再離開，我追上去看看。」說完話，縱身而起，直向正北方向追去。

這時，不過是初更稍過，華燈高挑，夜市正鬧，街上行人，接踵擦肩，鍾一豪翻越過幾座屋面後，停了下來，心中暗暗忖道：街上行人如梭，到處燈火通明，我在屋面之上行走，難免驚擾行人，如就這樣回返客棧，心又未甘，正感懊惱之際，忽見滿街行人之中，有兩個步履矯健之人，奔走在人潮的街中，抵隙穿行，快捷異常。

鍾一豪回望一眼，立時看出兩人之中，那後行之人，正是慓悍絕倫的麥小明，微微一笑忖道：這孩子，也像脫胎換骨了一般，竟然有耐心和敵人在人潮之中追逐，心念轉動之間，人已疾躍而下，沿着街邊，疾追兩人。

這時，他已看出前面奔行之人，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大漢，身着長衫，足登福履，雙手提着衣角，疾行在人羣之中間。

看他那一身勁裝衣着，頗似公子哥兒模樣，但身法迅快，隱隱可看出身負上乘武功。

兩人在人潮中追逐，雖然引起了不少人注意，但因行動極快，一幌而逝，剛一轉頭相望，兩人已走的踪影不見。

那人像是有意尋麥小明開心一般，單揀行人衆多的地方奔走。

麥小明追了一陣，心中不耐起來，尖叫道：「給我站住。」縱身一躍而起，從人頭上飛掠追去。

他這舉動，登時使滿路行人爲之震動，齊齊停了下來，抬頭相望。

那身着青衫大漢目睹麥小明身子向下沉落之際，突然身子一閃，滑溜無比的由人羣之中，閃躱開去。

待麥小明身子落下，那人早已閃避老遠，害得麥小明撞在了別人身上。

他下落之勢十分疾猛，近身幾人被他撞的踉踉蹌蹌，向一側倒去，這一來，立時激起衆怒，拳脚交加向他打去。

麥小明生性暴躁，如何能忍受挨打之辱，雙臂一振，揮拳反擊，片刻之間，被他打傷了十四五個。

他出手極重，挨打之人，不是臂折腿斷，就是胸腹重傷，四週之人，眼看他落手奇重，拳無虛發，嚇的紛紛向兩側讓去了。

鍾一豪目覩麥小明陷入了別人的圈套，但又不好出面相阻。

不知何人，忍不住傷疼之苦，大叫一聲，哭了起來。

一哭羣應，轉瞬間，一片叫痛喊傷之聲。

大街之上，燭火通明，人潮洶湧，那慘叫呼號之聲，顯得極不調和。

麥小明抬頭看時，早已不見了那身着長衫之人，冷哼一聲，罵道：「沒有出息。」雙臂一振，拔身而起，飛上屋面，疾奔而去。

但站在一側的鍾一豪，却已緊緊的盯住那身着長衫大漢，見他戲耍過麥小明後，微微一笑，沿街向北而去。

鍾一豪因爲衣裝特殊，怕引起路人注意，乘着混亂之際，出手點了一人穴道，脫去他身上一件長衫穿上，又拍活了他的穴道，疾追那長衫客人而去。

他久在江湖上行走，經驗豐富，始終和那人保持三丈以上的距離。

兩人穿行了幾條大街，到了一處極爲熱鬧所在，但見宮燈走馬，彩帶飄飄，家家朱門綠瓦，氣象十分豪華，那身着長衫之人，直向左邊第三家，一所大門之中走去。

鍾一豪抬頭一看，只見那上面寫道：「春江書寓」四個大字，不禁微微一笑，

暗道：原來此人落足這等所在，想不到花街柳巷之中，竟成了藏龍臥虎之地，當下記熟了街道，匆匆返回金龍客棧。

他一回到跨院之中，立時覺出了不對，四面一片漆黑，不見一點燈光。

他故意放重了脚步，走到谷寒香臥室門前，重重的咳了一聲，叫道：「夫人休息了麼？」

他一連問了數聲，不聞回答之言，不禁大生驚慌，舉起右手，暗運內勁，用力在門上一推，想震斷門栓，推開雙門。

那知兩扇門，竟然是虛掩，鍾一豪手指一和木門相觸，兩扇門立時大開，但他蘊蓄在掌心的內勁，已難再收回，隨着兩扇大開的房門，撞入房中。

但聞一聲蓬然大震，吃他掌力擊中，桌上的茶杯，茶壺，相撞一起，一陣呼呼亂響，碎片橫飛。

鍾一豪心懸谷寒香的安危，已不顧及本身危險，室門一開，立時縱身而入，口中叫了一聲：「夫人。」人却疾向室中一角閃去。

室門一觸而開，鍾一豪已然想到暗中可能有敵人，是以脚落實地之後，立時舉起雙掌，護住前胸。

那知事情又出了他的意外，除了那一陣連續的杯盤聲響之外，再也無其他動靜了。

他經過一陣靜站之後，目光已可在夜暗之中見物，仔細的把房中看了一遍，毫無可疑之處，再從懷中摸出了火摺一幌而燃。

火光初亮，突然由門口傳來了步履之聲。

鍾一豪探手摸出一把毒針，扣在手中問道：「什麼人？」

耳際間傳來了余亦樂的聲音，道：「是鍾兄麼？」

鍾一豪伏身撿起地上的蠟燭，燃了起來，室中登時一片通明。

余亦樂緩步而入，人到鍾一豪身前，目光已然遍掃全室，低聲問道：「夫人那裏去了？」

鍾一豪道：「兄弟亦正為此事焦急不安……」

余亦樂目光一掃那散落在地上茶杯碎片，還未來得及開口，鍾一豪已搶先說道：「這茶壺、茶杯，乃兄弟掌力所毀，奇怪的是，苗素蘭和江北四龍等，都守在此地，竟然不經搏鬥而讓人把夫人刼走。」

余亦樂低頭沉思了良久，突然抬頭笑道：「鍾兄怎知夫人是被人刼走？」

鍾一豪奇道：「不是被人刼走，難道是她自願而去不成？」

余亦樂笑道：「不錯，正是她自願而去……」他微微一歎，接道：「胡夫人的智慧和聰明，高出咱們甚多，不是兄弟自滅威風，兩年之後，她將咱們玩如掌上木偶，她的美麗正和她的聰明一般，超絕人寰，最可怕的是她嬌憨的神情，遮蓋了她的智慧，使人對她不生戒心，誤把她認作了一個楚楚可憐的弱女子去惜憐產生愛護之心……」

鍾一豪不耐的說道：「眼下最要緊的事，是如何查出胡夫人的下落，余兄的高論……」

余亦樂笑道：「如鍾兄能够先知道胡夫人的性格，才能相信兄弟推斷之言。」

鍾一豪道：「那余兄就先說出胸中高見。」

余亦樂知他對谷寒香失踪之事，有着雙重憂慮，既怕她會受到傷害，又有着一種強烈的妬忌，輕輕歎一口氣，道：「苗素蘭深藏不露，但她的武功決不在江北四龍之下，萬映霞、文天生，也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江北四龍久走江湖，對綠林上悶香之類，一目就可辨識，除了夫人自願隨來人而去之外，非經過一番搏鬥，決不致被人刼走。」

鍾一豪道：「如果她自願而去，總不能不留下一點消息。」

余亦樂道：「唯一不解的，就是這一點，但胡夫人為人，不可以常情測度。」

鍾一豪突然抬頭望望天色道：「現在天色不到一更，余兄如果有興，咱們不妨到屠龍寨去瞧瞧？」

余亦樂道：「縱然夫人是被屠龍寨中之人帶走，也不會直回屠龍寨中。」

鍾一豪眉頭一皺，道：「余兄的意思是，咱們守在這裏等消息了？」

余亦樂道：「縱然要去找，也得等麥小明回來再說，以兄弟之見，明日午時之前，夫人必然有消息傳來。」

忽覺一陣微風拂動了案上燭光，一條人影飄然而入，接道：「我怎麼樣？」

鍾一豪道：「你師嫂不見了。」

麥小明雙目圓睜，滿室瞧了一眼，道：「怎麼不見了？」他微微一頓之後，尖叫道：「這鬼地方，惹得我動了火，燒它個片瓦不存。」

鍾一豪心中暗暗忖道，余亦樂為人持重，和他走在一起，反而碍手碍脚，倒不如和麥小明聯袂行動，可以放手大幹。心念轉動，微笑說道：「余兄告訴我們屠龍寨方向去路，兄弟和小明去走一趟，余兄就請守在客棧之中，等候消息。」

余亦樂道：「兩位一定要去，兄弟也難攔阻，但望遇事三思而行，免得樹下強敵。」當下給兩人說明屠龍寨的去路和方向。

鍾一豪、麥小明，立時換了裝束，聯袂離開了金龍客棧。

幽靜跨院中，只餘下了余亦樂一人，他收拾一下打破的茶杯碎片，和衣倒在床上睡去。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忽覺一股脂粉芳香，觸鼻馨心。

睜眼望去，蠟燭只餘下一寸長短，艷絕天人的谷寒香，嬌軀斜臥，就在他身傍睡去，鼻息微聞，似是睡的十分香甜。

余亦樂凛然挺身而起，走下木榻，就案邊坐了下來。

谷寒香人見人愛的姿色，對他有着極大誘惑，他忍不住轉過臉去，多望兩眼。

只見她嫩臉勻紅，星目緊閉，柳眉彎彎，櫻唇輕啓，襯着那雪膚冰肌，一襲紅裝，當眞是耀眼生花，不自覺怦然心動。

他輕輕站了起來，重又走近榻邊，低頭鑒賞那美麗的容色，只覺愈看愈是好看，不禁搖頭低吟道：「秀色可餐，古人誠不欺我……」

忽見谷寒香雙目啓動，緩緩坐了起來

，笑道：「你在說什麼？」

余亦樂怔了一怔，道：「夫人幾時回來的？」

谷寒香道：「我剛回來不久，看你好夢正甜，不忍叫醒於你，但我睏倦的很，只好和衣躺下了。」

余亦樂道：「夫人怎不叫醒在下之後，再睡呢？」

谷寒香道：「我看你睡的很甜，叫醒之後，你心中定然十分難過！」

余亦樂輕輕咳了一聲，道：「屬下不該擅自躺在夫人臥室之中。」

谷寒香道：「你又不知道我幾時回來，如何能够怪你？」

余亦樂啞然一笑，暗暗忖道：我也被她的美色所迷了，怎的說了半天，還未談到一句緊要之言，當下一整臉色，問道：「夫人那裏去了？」

谷寒香微微，道：「我要渴死了，你替我倒杯茶喝好麼？」

余亦樂只覺她那柔婉的一笑之中，潛蘊着無可抗拒的力量，叫人無力抗拒，只好依言轉過身去替她倒茶。

那知桌上茶壺、茶杯，盡都被鍾一豪掌力擊碎，一時之間，那裏去找，看了半天，仍然找不出一個好的茶杯，搖頭一歎道：「茶杯茶壺，都被鍾一豪打破了。」

谷寒香一皺眉頭，道：「打破啦！」

余亦樂道：「鍾兄回客棧之時，不見了夫人行踪，心中慌急，失手打破……」

谷寒香緩步下榻，淡淡一笑，接道：「他一定是心中生氣，才打破茶杯。」

余亦樂道：「鍾兄和麥小明為追查夫人行踪，已經趕到屠龍寨去了。」

谷寒香臉色一愕道：「你為什麼不勸住他們呢？唉！我又不是被人搶去的。」

余亦樂道：「他們去意堅決，屬下勸留不住。」

谷寒香沉吟了一陣，忽然微微一笑道：「只要他們不殺傷別人太多，大概不會引起衝突。」

余亦樂聽得一皺眉頭，只覺她言語之中，含意極深，但却無法完全瞭然，又不好再多追問，拱手一禮，道：「夫人既然睏倦難支，那就請早些休息了，屬下暫行告退。」

谷寒香星目轉注在余亦樂臉上，笑道：「只有我一個人孤伶伶的回來，你一點也不覺着奇怪麼？」

余亦樂道：「夫人才華蓋代，想必早有安排，用不着屬下枉自操心。」

谷寒香忽的收斂了臉上歡笑之容，幽幽一歎，道：「大部份和我相交之人，都是沉醉、迷戀於我的容色，唯獨先生不然，你對我無求無慾。」

余亦樂輕輕歎息一聲，道：「夫人過奬了。」抱拳當胸，躬身而退。

這一夜余亦樂如臥針毡，席不安枕，谷寒香的突然歸來，留給他一個無法索解的疑團，這疑團也給了他極大的困擾。

直到五更過後，他才有了一點睡意，矇朧中忽聽房門聲響，立時睡意全消，轉眼望去，只見鍾一豪和麥小明，一先一後，步入房中。

只聽麥小明尖尖的嗓門罵道：「什麼屠龍寨，王八烏龜寨，我總要放起一把火燒它個片瓦無存。」

余亦樂聽他罵的十分辛酸，就知道兩人沒有討到便宜回來，忙挺身坐起，說道：「你們回來啦。」

鍾一豪道：「回來啦！夫人有消息了麼？」

余亦樂道：「你們走後不久，夫人已無恙歸來，只怕現在好夢正甜。」

鍾一豪沉吟不語，解下腰中緬鐵軟刀，和衣倒在床上。

兩人似是經過了一番劇戰，倦意甚重，麥小明隨手丟下了寶劍，倒頭而臥。

余亦樂心中本有着甚多話，要對鍾一豪說，但見他睏倦模樣，又不忍驚擾於他，只好暫時蹩在肚裏，迷迷糊糊的熟睡過去。

三人一陣好睡，直到申末時分，才醒了過來。

大概谷寒香早已在房中相候，三人一醒，苗素蘭立時過來相請。

余亦樂怔了一怔，道：「妳幾時回來的？」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金龍客棧呀！」

麥小明一躍下床，尖聲叫道：「妳胡說八道，我們昨夜歸來，鬼都沒有一個，男男女女全都不見，還說沒有出去……」

苗素蘭道：「你說話有點分寸好不好，什麼人胡說八道？」

麥小明似自知言語傷人，但他生性倔强，明知不對，也不願示弱於人，聳聳肩，道：「我說了又怎麼樣？」

余亦樂怕兩人衝突起來，難以勸阻，趕忙接口笑道：「那麼夫人也沒離開金龍客棧了？」

苗素蘭道：「夫人正在房中等待諸位，大概有事情和幾位說。」

鍾一豪目光一掃余亦樂和麥小明道：「咱們去吧。」當先向外走去。

余亦樂、麥小明、苗素蘭魚貫相隨身後，走入谷寒香房中。

只見李傑、劉震、何宗輝、文天生、萬映霞等分坐兩側，谷寒香居中而坐。

谷寒香一見幾人，立時站起，笑道：「你們睡的好啊……」

余亦樂怔了一怔，凛然忖道：是啊，縱然是困倦難支，也不致這等貪睡，怎的一覺睡到日升三竿以上……。

忖思之間，谷寒香已拱手笑道：「幾位請坐吧！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們商量。」

羣豪依言落座，目光一齊投注在谷寒香的身上，個個神情肅然一派關注之情。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目光緩緩由余亦樂、鍾一豪、麥小明的臉上掠過，道：「我們幾乎見不到三位了。」

鍾一豪心頭一震，道：「夫人此言從何而起。」

谷寒香低聲說道：「昨夜我們都中了別人的暗算……」

鍾一豪道：「什麼人，有這樣大的胆子？」

谷寒香笑道：「那人智計多端，防不勝防，雖有李傑等守在室外，仍被他闖了進來。」

鍾一豪接道：「可是那屠龍寨主？」

谷寒香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她微微一頓後，又道：「他說今日午時之前，來看你們，有事和你們談……」

余亦樂，鍾一豪，都為之愕然一驚，不自禁回頭向後望望。

麥小明却冷哼一聲，道：「他來了，先和我打一百招，能勝我，咱們再和他談談！」

谷寒香正待開口，忽然一陣極輕微的笑聲，傳入耳際。

這笑聲雖然很小，但却如長針穿進耳中一般，震動心神，聽得人十分不安。

鍾一豪長長吸了一口氣，喝道：「什麼人？」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葛布長衫，手搖摺扇，足登福履的老人，當門而立。

這人的衣着、打扮，看去十分和藹，行動舉止間，也似乎異常文雅，但那臉色，却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

他的臉並不難看，只是死板板的，毫無表情，越看越不像一個活人臉。

余亦樂突然站起身來，舉手一拱，道：「大駕什麼人？」

那老人舉起手來，一拂胸前長髯微微一笑，道：「老夫一向來去自如，相逢何必會相識，定要問名詢姓。」

他這一笑，神情更是難看，當眞是皮笑肉不笑，笑的陰氣森森。

麥小明縱身而起，尖聲叫道：「你這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老怪物，不通姓名，就別想進來！」

那老人又是淡淡一笑，道：「老夫向不信邪。」舉步直走過來。

麥小明翻腕拔出背上長劍一掄，劃出一道銀虹，道：「你闖一下試試看？」

那老人對那劃起的森森寒鋒，視若無睹，仍然舉步而行。

麥小明生性雖然慓悍，但却從未遇到過這等鎮靜的人，呆了一呆，才尖聲叫道：「你再前進一步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那老人望也不望麥小明一眼，仍然緩步而進，不慌不忙，若無其事一般。

麥小明冷笑一聲，暗運功力，手腕一振，撒出一片劍影，疾向那老人刺去。

這一劍十分辛辣，旋飛的寒光，籠罩了數尺大小。

在這等狹窄的房間，想閃避開這等流動的劍影，實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但那老人竟然視若等閑，手中摺扇一揮，立時有一股强勁之力，隨扇而出，把麥小明的劍勢逼住。

麥小明但覺手中寶劍，有如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住一般，別說刺人，就是移動一下，也不容易。

鍾一豪冷哼一聲，挺身而起，舉手一掌，直向那老人推去。

那老人輕輕咳了一聲，身子微微一側，滑溜無比的衝了過來。

這一側的身法，奇奧無倫，竟把那麥小明的劍勢，鍾一豪的掌力，一起讓開。

但見他身子搖了兩搖，人已到谷寒香的身側，屁股一抬，竟然在谷寒香旁邊坐了下來。

余亦樂為人持重，一直留神看着那老人的一舉一動，想從他舉動身法之中，看出一點端倪，目覩他身法的奇奧，不禁心神一震。

鍾一豪一擊落空，回身如風，疾向谷寒香身側撲去，右手同時解開腰中扣把，抖出緬鐵軟刀，人到刀出，一刀直向那老人前胸刺去。

那老人自進門之後，臉上始終沒一點表情，叫人瞧不出他心中是喜是怒，他有着無比的鎮靜，也有着無比的冷漠。

但他的言語，却是充滿着和藹之情，只見他摺扇一揮，說道：「閣下稍安勿躁，眞要想打，也容老夫把話說完，再打不遲。」

鍾一豪只覺他那隨手一揮之中，摺扇掃出了極强勁力，竟把手中的緬鐵軟刀震開。

谷寒香素手一揮，低聲說道：「不要打啦！快坐下吧！」

鍾一豪已覺出對方武功，强過自己甚多，眞要動手打將起來，也是自討苦吃，聽得谷寒香一說，也就借階下臺，收了緬刀，回歸原位坐下。

麥小明雙目流露着忿怒的目光，緩緩由李傑、劉震、何宗輝、文天生等臉上掃過，似是對他們袖手旁觀一事大為不滿。

他雖然悍不畏死，但亦覺出遇上了從未遇過的强敵，如和鍾一豪聯袂拒敵，或可有一線獲勝之望，僅憑自己一人之力，實非敵手。

鍾一豪默然歸坐，洩了他甚多豪氣，也收了寶劍，緩緩歸入座位。

那老人死板板的面孔，緩緩轉動了一週，看清楚了所有在座的人，輕輕的咳了一聲，道：「老夫來此，並無惡意，只是想和諸位商量一件事，但不知諸位之中，那一個能够作得主意？」

羣豪沉吟不語，無一人能够接口說話，似是誰也沒有信心，能够控制全局，讓大家都聽他的。

那老人又是一咧嘴吧，無聲無息的一笑，道：「怎麼？難道諸位中的瓢把子，還沒有到麼？」

谷寒香秀目一轉，輕啓櫻唇，說道：「你有什麼事，對我說吧……」她頓了一頓，又道：「昨晚咱們見過面麼？」

那老人揮揮摺扇笑道：「沒有，老夫今日才到長安。」

谷寒香怔了怔道：「不是你麼……」

那老人搖搖頭，道：「不是。」

他臉上仍然沒有一點表情，似是任何震動人心的事，都不足使他生出一絲驚愕之情。

苗素蘭突然揷口接道：「大駕何以不肯以眞正面目示人？」

那老人道：「老夫生就此像，看上去雖然有些怕人，但心地却是忠厚仁和。」

苗素蘭道：「閣下戴着人皮面具，何以故意要危言聳聽？」

那老人忽然呵呵大笑起來，舉手在臉上一摸，說道：「不知姑娘何以會指在下戴有人皮面具？」

苗素蘭笑道：「老前輩這人皮面具，製作的十分精巧，如非內行之人，決然看不出來。」

那老人兩道目光，突然移注在谷寒香的臉上，咧開嘴巴一笑，接道：「不知和姑娘相約之人，是什麼樣的人物？」

苗素蘭知他有意避開自己，也不再多說，心中却在暗暗忖道：此人來的太是突然，不知有何作用，但決非無因而來……

只聽谷寒香銀鈴般的聲音，在耳際響起道：「你既非和我們約定之人，定然非無因而來，什麼事？快請說吧！」

那老人輕輕搖揮着摺扇，道：「我來和姑娘商量一件事情……」

他又冷漠的笑道：「我已經尋了三十年啦，好不容易才尋到妳。」

谷寒香奇道：「尋到我？」

那老人道：「不錯，尋到妳，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個心願，現在已經完成了一半，下一半的事，那就要看妳是否和我合作了……。」

谷寒香道：「不知咱們如何合作，不過，我是決不願吃虧的。」

那老人道：「自然，我不會讓妳吃虧，這是對咱們雙方都有益的合作。」

谷寒香道：「既是對咱們雙方都有益，那就不妨談談吧。」

那老人目光緩緩由苗素蘭、鍾一豪等臉上掠過，道：「老夫此事，異常機密，目下這樣多人，說出來甚是不便，姑娘最好能摒退左右由在下單獨和姑娘談談。」

麥小明突然站起身來，說道：「誰信你的鬼話，你想把我們騙出去，好單獨對付她一人，是也不是？」

那老人冷哼一聲，站了起來，道：「老夫不願勉强，無非是想和平的互惠合作，如果迫使老夫動手，你們這般人，决非老夫敵手。」

麥小明道：「我一人雖然打你不過，但我們聯袂出手，你決然不是敵手。」

那老人突然把手中摺扇一陣急揮，桌上的茶杯茶壺，全都飛了起來，但杯中蓄水，却是點滴不溢。

但見手中摺扇逐漸放緩，茶壺、茶杯，重又歸落原位。

這一手驚世駭俗的武功，使全室中人，無不臉色大變，面泛驚愕，只有麥小明仍然有着不服之色。

那老人毫無表情的臉上，又泛現出一絲笑容道：「諸位心中還不服麼？」

麥小明道：「自然不服了，你那摺扇雖然能把桌子上的茶壺茶杯，煽了起來，但那是屬於一種偏激取巧的武功，算不得正宗之學只能用來嚇唬一下外行而已。」

那老人兩目中閃射怒意，冷冷說道：「不知什麼樣的武功才算得正宗之學？」

麥小明道：「咱們學習武功，講求刀法拳路，克敵制勝，自然是能够取人性命的武功，才是正宗之學。」

那老人一陣陰冷的長笑後，道：「這麼說起來，你是非要和老夫動手不可？」

麥小明忽然放聲大笑道：「這還有什麼不敢，大不了一死而已。」翻腕拔出寶劍一揮，接道：「走！室中狹小，動手不便，咱們到院中打吧。」

室中之人都知道麥小明決然不是那老人敵手，但他却仍然有着這等悍不畏死的豪氣，不禁暗暗佩服。

鍾一豪也隨着站了起來，對那老人說道：「你先勝了我們兩人再說。」

那老人眼看已無法推辭，低聲對谷寒香道：「這兩人在妳屬下中，算不算一流高手？」

谷寒香道：「他們幾人，武功都在伯仲之間，並無第一、第二之分……。」

她微一停頓之後，又道：「你不用和他們打啦，先把咱們合作的事情說出來，這些人無一不是我的心腹，不論什麼大的事，我也從不避忌他們。」

那老人突然站起身來，說道：「我先把妳手下全部制服，咱們再談不遲。」摺扇一揮，突然向左面的何宗輝點了過去。

他出手快迅無比，何宗輝又在驟不及防之下，匆忙起身避敵，前胸要害雖然讓開，但却被那疾來摺扇，敲在「肩井穴」上，只覺身子一麻，全身力道突然失去，斜斜摔倒在地上。

那老人左手摺扇向左點出的同時，右手也向右面的噴火龍劉震點去。

劉震想不到他竟會突然出手，不禁微一怔，身子還未站起，穴道已被點中，連人帶椅倒栽地上。

多爪龍李傑一躍而起，舉手一拳，直向那老人後背擊去。

一向穩重的余亦樂，似是也被那老人狂傲激的火了起來，冷哼一聲，探手入懷摸出鐵筆，欺身而上，筆尖寒芒閃動，直點「玄機」要穴。

苗素蘭、萬映霞也雙雙站了起來，保護住谷寒香退到一側。

文天生却借機會扶起何宗輝、劉震。

那老人雙足一點，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掠過桌面，讓開了余亦樂的鐵筆，和李傑的拳勢。

鍾一豪、麥小明早已拔出兵刃，俟機出手，眼看那老人縱身飛過桌面，立時欺身相迎，不待他身子落着實地，一齊出手，鍾一豪右腕振處，迎面劈出一刀，麥小明寶劍一揮，攔腰橫斬。

那老人一沉丹田眞氣，正在向前飛行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閃避開鍾一豪迎面一刀，摺扇斜斜推出，封住了麥小明的劍勢。余亦樂自那老人進入此室之後，一直注意着他的一舉一動，早已看出此人身負上乘武功，鍾一豪麥小明既然出手，事情已成不了之局，倒不如羣起相攻，一舉把他生擒，或是擊斃，當下疾躍而出，一招「流星趕月」筆芒閃動，疾點他後背「命門穴」。

那老人身子向前一傾，避開鐵筆，反手一記「雲霧金光」撒出一片扇影，逼的余亦樂，斜向一側退開。

麥小明一劍「鐵索攔舟」，鍾一豪迎面一刀「丹鳳撩雲」，刀劍閃起了一片森森寒芒。那老人冷哼一聲，身子橫移兩尺，手中摺扇一招「潮泛南海」，拍出一股暗勁，把襲來的刀劍一齊彈開。

但余亦樂却又揮筆疾攻而上。

四人展開了一場凶險絕倫的惡鬥，但室中却聽不到一點兵刃相接的聲音，也不聞呼呼的拳風和掌力，只是以極辛辣的招術，無聲無息的指攻對方要害大穴。

原來幾人都怕驚動了客棧中人，是以，閃避開室中之物，以免不小心時撞上桌椅，弄出聲音。這是場充滿着殺機的兇殘之門，流動的劍光，閃動的刀芒。忽點忽刺，夾雜着刀光劍影，變化詭奇難測，極是難防。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李中元單身獨闖七殺島主七指叟韓烈等的集會，座中玉扇夫人董佩佩因與白義生有過交情，藉此向李中元攀交，李中元也爲爭取友誼，故示好感，這一會中，韓烈原擬集合羣力擬用强對付李中元，但在李中元擊敗辣手仙姬羅金鈴，韓烈又接獲密報，獲知黑龍會主已在困龍愁死於李中元之手後，突改變主意，設宴欵待李中元，席間李中元因不知同桌的高一鳴是何來歷，向董佩佩詢問，董佩佩也不知道，但她却藉故生事，要和高一鳴一較，兩人離席走向庭中，董佩佩取出兵刄後，要高一鳴取出兵刄——

追踪窺隱秘　設計奪靈丹

高一鳴高傲的一拍雙手道：「兄弟沒有甚麼兵器，就只這雙手掌。」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兵刄無眼，我如失手傷了你，你可別怪我出手狠辣。」

高一鳴冷笑一聲，道：「憑你玉扇夫人，只怕還沒有傷人的本事。」

玉扇夫人董佩佩道：「能不能傷得了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小妹不能不將話說明白。」

高一鳴不耐煩道：「你現在已經把話說明白了，可以出手了吧！」

玉扇夫人董佩佩一笑道：「那你就留神了。」話聲出口，人已欺身而上，手中玉扇招演「魁星點元」，迎面疾點而出。

高一鳴氣定神閒的對着玉扇夫人迅速猛烈的攻勢，大有視若無睹之勢，直待她那玉扇點近面門之際，才隨着玉扇夫人攻來之勢，突然一側身子，先讓過來勢，接着右手一抬，五指曲屈如鈎，便向玉扇夫人手中玉扇抓來。

玉扇夫人暗笑了一聲，手中玉扇，陡然一抖，展了開來。立時舞動一片扇光，向高一鳴抓來五指切去。

高一鳴就立在當地，一雙手掌穿插於扇影之中，避讓，施襲，但他雙脚却始終立於原地，未移動半步。

兩人一交手，便是以快打快，玉扇夫人手中寶扇其快如風，就是奈何不得高一鳴，心中不由驚震無比。

瞥眼間，只見高一鳴穿插於扇影中那雙手臂，也漸漸的由黃變白，由白轉紅，最後竟然成了一雙赤紅的手掌。

玉扇夫人臉色一變，大叫一聲，道：「三光絶戶掌！你是『狼人谷』來的！」

高一鳴「嘿嘿！」一笑道：「算你有點眼光，只是你知道得太遲了一點！」手法忽然一變，五指一探之下就抓住了玉扇夫人飛舞之中的寶扇。扇光一歛，高一鳴就只二個指頭擺在扇面之上。而玉扇夫人董佩佩玉面之上，冒起了顆顆豆大的汗珠。

玉扇夫人對自己這把寶扇愛逾性命，可是使出了全身勁力，也別想從他手中奪回。

玉扇夫人董佩佩這時正如同被粘着蠅

紙上的蒼蠅，被高一鳴粘住了。

七指叟韓烈剛才還說得好好的，要大家點到爲止，但這時他眼看玉扇夫人受害，他却坐山觀虎鬥，袖手不管了。

玉扇夫人一陣苦撐之下，奇怪的事情忽然發生了，玉扇夫人直接感受到的，便是高一鳴潮湧般的內力，忽然弱了下去，相對之下，彼弱我强，玉扇夫人慢慢佔了上風。

仔細猜測高一鳴的情形，似乎並不是有甚相讓，只見他臉上青筋直冒，一雙眼睛睜得快要脫眶而出的那副兇像，顯然是把吃奶的內力都使出來了。

玉扇夫人心中納悶，轉目朝李中元望去，李中元向她微微一笑，示意她速卽了斷。

玉扇夫人隨後暗中較足勁力，手中寶扇一震一收，接着向外一抖。

只見高一鳴五指一鬆，脚下已是站立不住，一連向後退了十來步才拿樁站穩。

玉扇夫人冷哼了一聲，正眼也不再望高一鳴一眼，轉身走回位子上坐下。

七指叟韓烈一楞之下，大殿之中却暴起了一陣哈哈大笑。

高一鳴面目木訥，毫無表情的站在那裏，發了半天呆。忽然，大步朝玉扇夫人走來。

玉扇夫人的勝利得來糊塗，見高一鳴直走過來，難免心虛胆怯，暗中吸氣，較足了眞元內力，蓄勢以待。

詎料，高一鳴走到近身五尺左右，忽然停住身子，雙拳一抱道：「夫人，絶藝神功，無敵天下，兄弟多承教益，就此謝過！」接着躬身到地行了一禮。

高一鳴向玉扇夫人行過一禮，接着便不再發一言，轉身向殿外走去。

七指叟韓烈大聲叫道：「高兄，你現在不能走呀！」

高一鳴不但不答話，身形反而走得更快，閃身就出了大殿，隱於夜暗之中。

七指叟韓烈怔了一怔，忽然打了一個哈哈，端起桌上酒杯，道：「酒菜都已冷了，大家請！……。」

驀地，玉扇夫人叫了起來道：「不好！我中了那小子暗算！……。」

話聲中，只見她這時臉上升起一片燒紅之色，全身手足發出了忍不住的顫動。

「夫人，怎樣了？」一個老蒼頭帶着四個年輕美貌的少女，飛掠而到，出現在玉扇夫人身前。

那四個美貌少女，立時動手要替玉扇夫人推拿。

玉扇夫人喘息着道：「不用動我，我是中了『狼人谷』的穿心狼毫……。」

七指叟韓烈驚叫一聲，道：「『狼人谷』的穿心狼毫，可不是好玩的，中人之後，除非找得『狼人谷』的『天狼丹』，無人可救，七七十四九天之後，精乾血枯而死。」

玉扇夫人發作了一陣，身心又漸漸的恢復了常態，只是這時臉色蒼白，精神萎靡不振已極。

玉扇夫人抬着無神的眼光，望着七指叟韓烈冷然一笑，道：「對不起，小妹一步之錯，破壞了你韓烈兄的整個計劃。」

七指叟韓烈苦笑道：「那裏！那裏！兄弟是眞心眞意與李大俠化敵爲友，並沒有……。」

一轉頭向座位上看去，那裏還有李中元的人影子，話聲一歛，不由張大着眼睛楞住了。

敢情，玉扇夫人這一鬧叫之下，許多人都圍了過來，鬧哄哄的忙着替玉扇夫人推拿和出主意，却忘了注意李中元的存在，這時七指叟韓烈心中想到李中元，再向李中元望去時，李中元却是不見了。

七指叟韓烈楞了一下，接着回過神來，大喝一聲道：「李中元不見了，大家快找！」

話聲一落，他已不顧玉扇夫人走出大殿，自去指揮人手，追找李中元去了。

同時，大殿之中忽然冷清了下來，大半也都出去找李中元去了，只留下一小部，仍然逗留在大殿之內，這些人大約都和玉扇夫人的立場差不多，雖然和七指叟韓烈結成一氣，但還算不得七指叟韓烈的死黨，各人還保留着各人的自由意志。

玉扇夫人董佩佩悄聲向身旁的少女問道：「李中元有甚麼話留下來沒有？」

四個少女一搖頭道：「沒有！」

玉扇夫人頗爲失望地一皺眉頭，自言自語地道：「奇怪！他竟然招呼都不打一個，就偸偸的溜走了？」

說起李中元的離開那座大殿，要不是玉扇夫人引起的那陣紛亂，他還眞沒有辦法哩！

其實，李中元當時並未離開那座大殿，只隱住身形藏在暗中，等待機會。

七指叟韓烈離開大殿之後，李中元可就暗中跟上了他。

只見七指叟叫過幾個心腹手下，吩咐了一些話，他自己却獨自一人出了這座古寺，向着一條羊腸小道奔去。

他一口氣放腿疾奔了十多里地，最後停在一座獨立房屋之前。

這時，那房屋之內，隱隱有一道燈光透出戶外。

那道燈光顯然給了七指叟韓烈某種穩定作用，只見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伸手拍着門道：「高兄，小弟韓烈，請開開門來。」

現身開門的果然是高一鳴，兩人相對一笑，七指叟韓烈跨步走了進去，大門隨着他身後關上了，奇怪的是，屋內的燈光也同時隨之熄滅了。

李中元迅快的閃身接近窗口，發現屋內已是空無一人，高一鳴與七指叟韓烈都已不知去向。

李中元自忖一路躡後而來，行動特別小心，料不致被七指叟韓烈發現，這樣看來，高一鳴與七指叟韓烈定然有着某種不爲一般人所知道的秘密。

可是，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李中元可以大胆的說一句，在他施展神功嚴密監視之下，他們兩個人絶未離木屋他去，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屋內有屋，他們轉入暗間去了。

李中元反應銳敏已極，幾乎在未加思索之下，便斷定屋中另有暗室。因此，他身形一起，大胆的跳進了屋內，直接闖入那間剛才還有燈光的房子。

李中元運起神功，星目之中射出二道

精芒，在房中搜尋起來。

他在一陣仔細搜索之下，發現房中一隻破舊的衣櫃左角邊，有着日久用手推動時留下的痕跡。

那些痕跡，當然非常難辨，如非李中元心理上早有了準備，那是很不容易發現的。

李中元試着伸手，把在衣櫃邊，微吐內力，搖撼了一下，結果並沒有發現想像般的反應。

李中元蹙眉沉吟了一陣，接着又用各種方法推動着那衣櫃。

忽然「卡察！」一聲，衣櫃裏面傳來一聲輕响，李中元接着再用力一推。那隻衣櫃便緩緩的升了起來，升高約二尺左右，衣櫃下面現出一道暗門，裏面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像是地獄之間。

李中元藝高人胆大，暗中提起一口眞元內力，排出一道護身罡氣，身形輕輕一起，便落入那道暗門之內。

脚踏實地回頭一看，只見那隻衣櫃依然高高吊起，並未恢復原狀，這時李中元却無心再去找尋復原的開關，將衣櫃恢復原狀，脚下一動，便順甬道走了下去。

這座房子，乃是依山靠崖而建，甬道雖然左彎右拐，但却保持着平面前行，由此可見暗室就在山腹之內，也許那就是一座天然的山洞。

李中元一面不停的作着各種推測，一面盡量把輕身之術施展到極至，使不發出絲毫音响來。

慢慢的，輕輕的，向裏面一步一步地走去，經過幾次轉折之後，甬道盡處，果然是一座天然石洞，洞內的燈光斜斜的射在甬通之上，照亮了半邊甬道的牆壁。

李中元不敢露身於光亮之下，身貼着那面光亮照射不到的牆壁，默運神功，張耳聽去。

洞內除了高一鳴與七指叟韓烈的話聲外，另外又多出了一個人的聲音。

那人的語氣，冷肅而簡短，看來身份遠在七指叟與高一鳴之上。

只聽那冷肅的聲音說道：「一鳴，你這種急躁而衝動的脾氣，那一天才能够改好，你看！我們的一片心思，又算是白費的了。」

李中元遲來一步，想必那高一鳴與七指叟韓烈已經把經過情形告訴那人了。

這時只聽七指叟韓烈代替高一鳴說話道：「袁老，依在下看，高兒雖然不該一時不忍，與那多事的玉扇夫人發生衝突，但就當時的情形來說，我們因爲沒有料到李中元的功力强到足了致黑龍會主於死命的程度，在準備上，實在沒有把他留下來的把握，如今高兒這樣一來，看似破壞了整個的計劃，却歪打正着，給我們創造了另一個機會，……。」

那姓袁的冷笑一聲，截口道：「此話怎講？」

七指叟韓烈道：「事情很明顯，那玉扇夫人分明與李中元暗中有了某種默契，所以才由她出面向高兒尋事生非，如今玉扇夫人身中高兒『穿心狼毫』，玉扇夫人可說是因李中元而身受其害。照李中元的爲人來看，他絕不能坐視不救玉扇夫人，他要救玉扇夫人，勢必趕到『狼人谷』去要『天狼丹』不可，『狼人谷』是個甚麼地方，他縱能進得去，又脫身出來，也非脫一身皮不可，那時我們動他腦筋的地方可就多了。」

只聽那姓袁的哈哈大笑：「韓兄，眞有你的，我袁公鼎佩服之至，事成之後，老夫一定要好好的重謝你。」

「袁公鼎？袁公鼎？他不就是久已死去的一代大魔頭，號稱『血手教主』的袁公鼎麼？難道『血手教』又死灰復燃了麼？……」李中元千萬個不「相信」，可是，他的臉色已經變了，雙腿也不由自主的發出一陣戰慄。

說起「血手教主袁公鼎」，再回頭來看今天的黑龍會主，那簡直是小巫之比大巫，不可同日而語，這「血手教主」袁公鼎一身功力高不可測不說，他那滿手血腥，嗜殺的性格，說來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不敢回想。

據說，他親自就殺死了上萬的武林人物，後來還是集合武林各大門派全體之力，才得將「血手教」消滅。

誰知道，這個老魔頭竟然還沒有死，又在暗暗中蠢蠢而動了。

李中元懷着無與倫比的恐懼之心。震撼了一陣，心情才漸漸冷靜了下來。

第一個掠起他腦中的意念，便是絕不可驚動他，使他知道有人知道了他復出。

在這大前題之下，李中元不敢再偷聽下去了，雖然繼續竊聽下去，可能得到更多更有利的消息，但是萬一被他發現了，自己要沒有除去他的力量，那麼對後果的影響，可就不堪設想了。

李中元不是一勇之夫，也不是貪得無厭的人，他很能控制自己那種無形的慾念，畧爲自我思忖了一下，决定見好就收，好在現在已經發現了這個震驚江湖的大秘密，來日方長，似乎不必急在一時，貪這片刻之功。

於是，他輕輕的退了出來，把衣櫃恢復原狀，走出屋外。

這時，東方天際，已經吐出了魚肚白，夜暗已逝，白日的光明又開始照向人間了。

李中元對着初現的曙光，吸了三七二十一口朝陽靈氣，立覺精神大振，疲憊盡失，於是，身形一起，又向那古寺方向掠去。

他到得古寺之內時，這時古寺之內已是人踪杳然，連身受「穿心狼毫」重傷的玉扇夫人董佩佩也不見了。

他繞着那古寺找尋了一遍，古寺確是空得再無一個可以査問的人。

對玉扇夫人董佩佩，他心裏確是有着萬分的歉意，不管玉扇夫人對他有無別的用心，但這次玉扇夫人的不幸，却完全是他的責任，正如七指叟韓烈所說，他責無旁貸，明知「狼人谷」不是一個好去處，他也非去替「玉扇夫人」把「天狼丹」弄來不可。

他狠狠的咬了一咬鋼牙，然後一頓足道：「我當然是要去『狼人谷』走一遭！……。」决念之間，他忽然猶豫了起來。

接着，只聽他又自言自語道：「且慢，我爲什麼捨近圖遠，不先找那高一鳴弄個明白，他身上能有『狼人谷』的『穿心

狼毫』，說不定也就有『狼人谷』的『天狼丹』，——對！我該先找他！」

李中元想通了這一點，心裏似乎舒暢了不少，不自覺的聳了一下肩頭，步履輕快的離開了那座古寺回轉長安而去。

他回到長安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派遣人手，找尋玉扇夫人，準備先把她接到長安來養傷。

除此之外，李中元再沒有驚動任何人，連四師兄白義生面前，都支吾其詞，只請他全心全意照顧長安的一切。

白義生經過冷魂宮一番造就之後，一身藝業，突飛猛晉，除了李中元本人之外，他已是實力最强的一人了，當然，這份責任，就落到了他頭上。

李中元利用白天的時間，運功調息了一番，疲勞盡復之後，華燈初上之際，他又獨自一人，風塵僕僕的奔向了五台山。

他這次來的目的，是找高一鳴，他確然知道高一鳴的落脚地方，但他不能明顯的去找他，以免引起袁公鼎的敏感生疑，因此，他只能裝做漫無目的地在五台山一帶梭巡守候。

他要製造一個偶然的機會與高一鳴相遇，這樣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殺了高一鳴，也不會使人懷疑他已發現了「血手教主」袁公鼎的秘密。

一路上，沒有發現任何打眼的人和事，他在五台山走了一圈，也沒發現七指叟韓烈的手下，昨天那麼多人，今天便一個都不見了。

不知不覺，他又轉到了昨晚到過的那座古寺外面。

到了古寺外面，李中元心中無由的一動，忖道：「反正到了門前，何不再進去看一看。」

此念一生，他又踏進了山門。

他這無由的念頭，可起得眞巧，古寺裏竟然有了燈火又有了人。

偸窺之下，李中元不由暗笑了起來。敢情，原來是四個叫化子，正在據桌大吃大喝。

那四個叫化子，年紀都不大，最大的不過二十歲左右，最小的那一個却只有十二三歲。

但他們四個人，都像是練家子，就那年紀最小的一位，也雙目精光烱烱，根基扎得極爲深厚。

李中元不由得心中又是一動，忖道：「他們莫非都是丐帮弟子？」

李中元雖然行走江湖有年，但從來沒有和丐帮弟子打過交道，不過他很清楚，丐帮之中，雖然龍蛇混跡，良莠不齊，由於丐帮帮規嚴厲，小焉者有之，却是大節不虧，崇尙孝義，似乎不可能和七指叟韓烈打成一片。……

正當李中元暗暗推測之際，只聽一聲驚喜呼叫之聲，從一廂偏殿傳了過來，道：「哥兒們，我這裏又有好東西來了。」

呼聲隨着人影，一同飄了進來，那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花子，雙手抱着一隻青花瓷罈，瓷罈不大，罈口泥封已被拍開，李中元就遠在大殿之外，已覺到一股奇香撲鼻的酒香飄來，不由得暗自嚥了一口口水，道：「好一罈陳年竹葉青！」

李中元只是心裏那麼羡慕着，其實口中並沒發出話聲來，不過，他吞那口口水的時候，倒是沒有留心發出了一聲輕响。

詎料，就這輕微的一聲輕响，已被其中那個年紀最大，但也只有二十來歲的花子察覺到了。

那花子年紀不大，經驗可是老到了家，眼睛一轉，瞄了殿頂一眼，不動聲色地道：「眞看不出這座香火早衰的古寺，還藏得有不少東西，讓我也去找找看。」說着，閃動身形奔向內殿。

他到內殿打了一個轉，便向李中元身後繞來。

李中元眞沒想到自己行藏已被那花子發現了，要不是功力深厚，先聽到了身後衣袂飄風之聲，可眞要丟一個大人。

就這樣，現在要走避已是來不及了，只好驀地轉過身來，面向着那花子一笑，道：「朋友可是有心請在下嘗一嘗你們的陳年竹葉青。」

那花子自恃輕身功夫高人一等，却不料依然沒有逃過李中元的耳目，不由得心神一震，張目望着李中元怔了一怔。

好一個年輕花子，立時便沉斂了下來，打了一個哈哈道：「烟酒不分家，朋友既然不以爲花子們同席爲侮，那是我們的榮幸，……兄弟們！有貴客到！」

其實，不待他喚叫，李中元一開口說話，裏面的小花子已紛紛朝李中元圍來。

李中元一回頭，那四個小花子已到了身前。

李中元抱拳一笑，道：「那麼在下，就叨擾各位了。」

大步走進殿內，向正面座位上坐了下去，微微一笑道：「在下叨在年長，又身屬客位，也就不客氣有僭了。」

李中元就自己不坐下去，那年輕花子在禮數上，也非讓他上坐不可，可是李中元那一個自作主張，就顯得有點過份了。

那年輕花子楞了一下，還沒有答話，那最小的小花子却是大叫一聲道：「不行！那是我們大哥的座位。」

那年輕花子輕喝一聲，道：「小九子，不得無禮。」

小九子一搖頭道：「國有國法，帮有帮規，他憑什麼坐上？」

李中元一笑道：「小兄弟，你把國法帮規都搬出來了，不覺得太嚴重了麼？」

小九子被李中元說得不好意思起來，瞪着眼睛，鼓着兩腮，一臉怒氣。

李中元笑了一笑，又道：「小兄弟，你知不知道，我是你們的客人，是客人，就有上坐的資格，你懂不懂？」

小九子一甩頭道：「我不懂！你又不是我們的眞客人，是自己說來矇吃矇喝，還能讓你得了便宜又賣乖不成。」

李中元一笑道：「我已經坐下來了，那怎麼辦呢？」

小九子道：「站起來，換個位子，我們照樣還是請你喝酒。」

李中元道：「喝完了酒，你們是不是準備要打我一頓呢？」

小九子道：「這個我不管，如果大哥要揍你，我們就出手。」

李中元皺着眉頭道：「我心裏有數得很，等會你們大哥一定會揍人，與其喝醉了再挨揍。倒不如我們先把話說明，你們

以為如何?」

那年輕花子剛才喝了小九子一聲後，就沒再開口說話，任由小九子與李中元夾纏。

李中元來得突然，實在使人生疑，那年輕花子不便盤問，樂得由小九子出面，小九子年紀小，說錯了話，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客人也怪不上丐帮弟子無禮。

這時，李中元說出這種話來，那年輕花子卻無法再默緘下去了，接口一笑，道：「朋友，看來今天是吃定我們兄弟了，難得你痛快，咱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朋友，你找上我們兄弟，到底來意如何?請說吧！」

李中元搖頭笑道：「我說我對你們毫無目的，只是巧遇，你們相不相信?」

那年輕花子冷笑一聲，道：「有這樣巧的事！」

李中元道：「巧的是你們，而不是我，因為我昨天已經來過一趟了。」

那年輕花子一震道：「那你是七指叟韓烈請來的朋友。」

李中元道：「你們也知道七指叟韓烈昨晚在這裏請客。」

那年輕花子一笑道：「有吃有喝的地方，丐帮弟子能不知道麼！」

李中元「哦！」的一聲，笑了起來，道：「在下這句話，問得太沒道理，咱們再從頭開始，現在我要鄭重的聲明一句，我與七指叟韓烈毫無關係。」

小九子挿嘴道：「那你來做什麼?」

李中元一笑道：「這也正是在下想問各位的話。」

小九子道：「我先問你要先回答。」

李中元腦子一轉，想起了玉扇夫人，於是把她抬了出來，道：「找一個人。」

「誰?」小九子緊迫問道。

李中元道：「玉扇夫人！」

那年輕花子一怔道：「你找玉扇夫人做什麼?你們是朋友?」

李中元道：「昨晚新交的朋友。」

那年輕花子從頭打量了李中元一陣，道：「朋友，你是……?」

李中元一笑道：「且慢！我先說，你們就不透一點口風麼，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呢。」

年輕花子沉思了一下，道：「我們也是來找一個人。」

「誰?」

年輕花子決心已下，便不再猶豫，坦然道：「高一鳴！」

李中元一皺眉頭道：「你們來找高一鳴?」

年輕花子又道：「我們是受人之托，向他要點『天狼丹』。」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那是說玉扇夫人在貴帮了。」

那年輕花子點了一點頭，接着又說道：「朋友，你現在就可以報出你的大名了吧！」

李中元緩緩的道：「在下李中元。」

所謂「人名樹影」，「李中元」三字一出，那五個花子都是一震，望着李中元看了又看。

那小九子忽然一搖頭道：「我不大相信。」

李中元道：「小兄弟，你要怎樣才相信?」

小九子道：「我們有人見過李大俠，除非你能同我們回去，叫我們的人認一認你。」

李中元一笑道：「小兄弟，你倒是老練得很！……」

大廳之外，又現衣袂飄風之聲，李中元話聲一歛，擧目向着殿外望去。

那五個花子雖然還沒有察出有人來到，見了李中元的擧止，心中都已明白，一齊跟着李中元的目光望去。

片刻之後，來人已落身殿外，是時那年輕的花子已經聽到，不由得轉眼向李中元望去，目光之中充滿了驚訝敬服之色。

人影陡現之際，來人之中，已有一人發出一聲驚喜之聲道：「哦！李大俠你也在這裏！」

走進殿來的共是二個人，一個老花子和一個年輕少女，那年輕少女可不就是玉扇夫人隨身四女之一。

李中元的身份，因那少女之到，立時澄清。

五個小花子和那初來的老花子對李中元都止不住一臉興奮之色，向李中元重新行禮相見，報出了自己姓名。

那個後來的老花子，便是五台分舵的舵主朱偉。

那五個小花子，其中有四個便是朱偉分舵上的弟子，依次是：喇叭花、小泥鰍、小狗子、小九子。

只有那位年輕花子，不是本地弟子，他叫林三清，與五台分舵舵主朱偉彼此甚是敬重客氣。

李中元與花子們應酬過去，回頭向那少女一抱拳，道：「請恕在下失禮，還沒請教姑娘……。」

那少女還禮不迭地道：「大俠如此多禮，折煞婢子了，婢子小瑾，但請大俠直呼小瑾就是。」

李中元輕嘆一聲道：「在下昨晚不辭而別，夫人沒見怪吧?」

小瑾神色尷尬的笑了一笑，沒有說話，當然那是不好意思說，也就是說玉扇夫人對李中元的離去，多少有點失望。

李中元微微一笑道：「我當時急着想追趕那高一鳴，所以一有機會脫身，就來不及向你們打招呼了。」

小瑾笑靨一放，道：「原來你追高一鳴去了，追到了沒有?」

李中元笑着點了一點頭，小瑾緊接着又問道：「取到『天狼丹』沒有?」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我還沒有向他動手哩！」

小瑾急切的道：「你為什麼不向他動手呢?他要跑了怎麼辦?」

李中元一笑道：「你放心，他跑不了，其實他也不會跑走。」

小瑾道：「在那裏?我們現在大家就去找他好不好?」

李中元道：「我本來就準備去找他，……不過……。」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流轉，看了他們大大小小五個花子一眼，接着道：「我們不能這樣大夥兒去找他……」

話聲未了，小九子已是聽得非常不舒

服，雙眼一鼓，揚着頭截口道：「你是看不起我們小孩子，是不是，要不，我們走二招看看。」

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小九子竟然大胆的向李中元叫起陣來。

李中元聽得哈哈一笑，同時，丐幫五台分舵朱舵主卻是面色一凛，喝道：「小九子，你練了幾天招式，不怕笑掉了李大俠的大牙！」

李中元搖手道：「不要罵他，小九子夠豪氣，算上他一份。」

小九子興冲冲的一挺胸膛道：「如何，我小九子就不信邪！」

李中元含笑道：「先別得意，我還眞要攷一攷你。」

小九子一翻雙眼道：「攷什麼?我除了年紀小不能和你們比力道外，其他什麼都不含糊。」

李中元笑而不說，只動手把殿上的桌子凳子擺出一個迂迴百折的迷宮，然後，指着那迷宮向小九子道：「這裏面進入只有一條路，不過轉折極多，我要你以三擊掌的時光，通越而過，你做得到麼?」

小九子笑道：「小巧功夫，正是我的拿手，你看吧！」

說着，身子一低，便向裏面鑽去。

李中元笑道：「別忙，我還沒有準備擊掌呢！你先在入口處站好，我喊『動』的時候，你便立時起步。」

小九子依言站好，暗中還提足了勁力，準備在二擊掌之下，就穿越而過，大大的露一露臉。

李中元先向他打了一個招呼，接着喝聲道：「動！」

只見小九子身形一幌，第一次掌聲還沒有响，他已通過了一半。

但是當掌聲發出來的時候，小九子也在裏面轟的一聲，衝在一張櫈子上，把那張凳子衝得飛了起來。

小九子卻是滿臉不服的哇哇大叫道：「不算！不算！這凳子擺得不是位置，擋住了我的勢子……」

這時，那林三清笑喝道：「別丟人了吧，要都順着你的勁勢，那還攷什麼?」

小九子對林三清似乎打從心裏就佩服，聽了他的話之後，忙又點頭道：「那我再來一次。」

第二次，小九子一次經驗一次教訓，不敢使勁猛衝，這次他倒沒有衝翻桌子凳子，只是走完全程之後，已在六擊掌之後，而且還出了一身大汗。

不過，他又有他的說法，歪着頭道：「你分明是有意難人，三擊掌誰也通不過，你要通得過，我就服了你了。」

李中元不是自高身份的人，當下一笑道：「說了的話，可要算數啊！」

小九子認眞地道：「男子大丈夫，說一句是一句。」

李中元笑着走向入口處，站好身形，道：「小九子，我準備好了，現在由你發號施令。」

這時，如果冷眼旁觀的話，小九子固然是一片天眞無邪，想看李中元的笑話，但五台分舵朱舵主和那年輕花子林三清的表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流露出來的表情是意外之色多於驚訝之色，而驚訝之色又多於好奇之色。

要知，今日的李中元，在江湖之上已是無人不知的熱門人物，見面之下，想不到他竟然這樣和易過人，沒有一點擺架子的時代病，使人有着一種親切之感。

是以，朱舵主與林三清都有着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李中元值得一交。

小九子這時正着面色，高擧着一隻小手喝道：「準備！……起！……。」小手就合着「起」字向下一落，正要回手擊掌的時候，他卻楞住了。

敢情，就在他落手之際，李中元已遊身過去了，沒有再擊掌的必要了。

那份子快，簡直叫人見了之後，無以想像。

小九子面色一慘，頹然道：「我……我小九子認輸了。」

李中元走到小九子身旁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小九子精神一振，笑道：「好！我再試一試。」

再試下去，小九子一擧之下，就進步了二掌，四擊掌之下，就通過去了，而且身上也不冒汗了，只高興得小九子笑不離嘴，一個勁的練了下去。

小九子一練，其他三個小花子的興趣也跟着起來了，於是陪着小九子一同練。

這時，李中元與朱舵主林三清及小瑾姑娘，便站過一邊去了。

他們四人相談了一陣，彼此之間的交情，又進了一步，尤其那林三清更有相見恨晚之感。

李中元也看出林三清年紀雖輕，眞正功力只怕遠在朱舵主之上。正是自己最好的幫手，當下微微一笑，道：「林兄，我想我們去找高一鳴，有林兄你和小九子兩人同行就夠了，不知林兄……。」

林三清不讓他把話說下去，便截口道：「小弟樂於奉陪，如果李兄看得起小弟，叫小弟一聲老弟，就更感榮幸了。」

李中元豪邁的一笑道：「好，我也就不假客氣，我年紀本來就要比你大六七歲，那我就有僭叫你林老弟吧！」

林三清欣然回稱一聲：「李大哥！」

小瑾姑娘急着挿咀問道：「就你們三個人去，那我們呢?」

林三清一笑道：「自然是回去靜候佳音。」

小瑾姑娘回頭望着李中元道：「李大俠，他們回去都可以的，但婢子一定要跟去。」

李中元搖着頭道：「瑾姑娘，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其中有很複雜的內情，就我們去找他，還得用一番心計，所以你不方便去。」

小瑾姑娘那裏相信，挑着柳眉道：「不，你一定是認為我功力差，怕碍了你們手脚。」

李中元一笑道：「姑娘的功力差！只怕林老弟也強不過妳去，小九子就更不用說了，你自己想一想就會明白。」

小姑娘的脾氣，一聽李中元誇她功夫不弱，心裏便舒坦多了，秀眉輕輕一蹙，語氣和緩了下來，說道：「裏面眞有內情麼?」

李中元道：「要沒有顧忌的地方，我昨天就會留下高一鳴了。」

小瑾想了一想，覺得李中元的說話不無道理，何况她一向跟在玉扇夫人身前，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完全恃仗武功，而智慧的運用尤其重要，最後輕輕一嘆，道：「李大俠，好，婢子聽你的話。」

李中元一笑，誇奬道：「姑娘眞的是慧心人，一說就明白。」

林三清一招手，把小九子叫過來，問道：「練得怎樣了？」

小九子愁眉苦臉的道：「離三擊掌就差那麽一點點。」

李中元道：「好了，今天算了，回來再練吧！」

小九子驚喜地道：「李大俠，你眞的要帶我小九子去？」

林三清笑道：「你可是不願意去？」

小九子心中說不出的高興，嘴還張得大大的，道：「誰說不願意來着！去那裏？我小九子帶路。」

李中元一笑道：「到那裏去你都不知道，你這路怎樣帶法？」

小九子訕訕的笑道：「我是說，只要你們說個地點，我可以帶你們抄近路。」

笑語聲中，李中元帶着林三清與小九子出了古寺，來到一處無人之處，李中元停身下來，把高一鳴的住所描述了一遍，然後存心相試地道：「外表上看來，那裏只住了高一鳴一個人，但事實上，附近左右，絕不止他一個人，但是我不願意驚動其他的人，你們有什麽辦法，在不驚動別人的情形之下，把他引出來？」

小九子小眼睛一翻，立時接口道：「我有辦法！我去把他引出來。」說着，頭一低拔腿就跑。

林三清伸手抓住他道：「別忙跑，你有什麽辦法？先說出來聽一聽。」

小九子嘻嘻的咧着嘴道：「我的辦法是見景生情，現在還沒有到地頭，我那能說得出來。」

林三清面色一正，道：「不能胡來，想好了再走。」

小九子眨着眼皮，想了一陣道：「我去偷他一件東西，引他追出來如何？」

林三清搖頭道：「不行，本幫弟子不准偷盜奸淫。」

小九子道：「我又不是眞的偷他，這是用計呀！」

林三清道：「用計也不行。」

小九子雙手一攤道：「那我沒辦法了，你們出主意吧！」

林三清沉思了一下，道：「有了，你看這樣行不行……。」

如此這般說出一番話來，李中元聽了非常滿意，點頭道：「好！好！好！比我自己想的笨主意，不知好了多少倍。」

林三清見李中元誇奬他，自是非常高與，口中道着：「見笑了，見笑了。」臉上更是堆滿了笑容。

× ×

小九子摸到了高一鳴落脚的那地方，這時，小九子左邊的臉腫了一大片，嘴角上殘餘着丁丁點點的血痕，像是被人揍了一頓的樣子。

他伸手輕輕的推開了大門，跨步走進門內，正張目四望的時候，忽然被人從後面一把抓了起來，同時一聲冷峭的話聲，貫入他耳中道：「小鬼，你來幹什麽？」

小九子根本沒覺到背後有人，眞的被嚇得驚叫一聲，道：「大爺！大爺！……。」那人手一鬆，把他摔倒在地上。

小九子暗暗定下心來，斜目瞥去，見那人一張冷面孔，抿着嘴巴，像是要吃人的樣子，使他從心底打了一個冷噤，連大爺也不敢叫了。

高一鳴冷喝一聲，道：「說，是誰叫你來的，你來做什麽？」

小九子身子一翻，爬在地上，哭叫道：「請大爺救命，請大爺救命，他們要殺我！大爺！大爺！請救命！」

高一鳴眉峯一蹙，道：「不要哭哭啼啼的，有話好好說。」

小九子爬在地上磕了一個响頭，接着又爬到高一鳴脚前，道：「謝謝大爺！謝謝大爺！大爺你是答應救我小九子了。」

高一鳴冷冷的道：「你有什麽事，我救得了你麽？」

小九子道：「等下有人來找小的，只要你大爺把他支吾走就行了，以後小的就有辦法了。」

高一鳴見他說話的口吻和大人差不多，不免重新把小九子打量了一陣，看出小九子身子雖髒，却是一個非常靈秀的孩子，而且大眼睛轉動之間，精芒如電，分明有很好的內功基礎，當下心中一動忖道：「將這孩子留在身邊跑跑腿，做做小事情，倒也不錯。」

此念一生，接着面色一沉喝道：「好小子，你明明是丐幫弟子，你還想來騙人麽？」

小九子道：「大爺，小的又沒有說不是丐幫弟子，那裏騙了你大爺。」

高一鳴道：「你既然是丐幫弟子，出了事情，不會去找同門相救麽？」

小九子道：「大爺，你不知道，要小的命的人，就是小的同門啦！」

高一鳴皺眉頭道：「你犯了幫規？」

小九子低下頭，不說話了，也就是默認了。

高一鳴道：「你犯了什麽罪，從實說來，也許老夫可以替你說兩句話。」

小九子雙眼一睜，望着高一鳴道：「你認得我們舵主？」

高一鳴輕蔑的一笑，道：「誰要認得他。」

小九子道：「你大爺不認得他，又怎能替小的說情？」

高一鳴道：「老夫有朋友認得他。」

小九子道：「說來我們舵主對小的倒是蠻好，就這次的事情來說，他也準備放過小的，就是總壇來了一個混帳小子，偏偏找小的麻煩，要治小的罪，把我們朱舵主也弄得一點辦法沒有，所以小的就逃出來了。」

高一鳴點了點頭道：「你到底犯了甚麽罪？」

小九子面孔陡的紅了起來，訕訕的道：「是，是，……是我們舵上來了五個女客，小的在舵上一向最能幹，所以朱舵主就要小的侍候她們，小的見她們有一把好漂亮的扇子，偷偷的拿出來玩了一玩，不料偏偏撞上了上頭來那混帳小子，硬說小的偷了她們的扇子，打了小的一頓，還要

按帮規整治小的，小的想了一想，當花子也當煩了，如今有了一身好本事，到那裏不能出人頭地，憑甚麽糟塌自己，所以小的就逃出來了，眞倒霉，不料路上又給那小子看到了，小的被他追得上天無門，入地無路。不想遇見了大爺你這個大好人，請大爺你就救救小的吧！小的也不想回去了，只請大爺讓小的躲一躲，度過這一關，小的就感激不盡，將來有出息的時候，一定不忘你大爺的大恩。」說着，一連又磕了好幾個响頭。

小九子伶牙俐齒，娓娓道來，自然極像。

高一鳴竟被說得完全相信了他的話，面上微微有了一絲笑容，道：「你眞的不想當花子了？」

小九子道：「當花子最沒出息，我現在有了本事，爲甚麽還去當花子。」

高一鳴道：「那你願不願意跟老夫做事，老夫一月給你一百两銀子零花，有空的時候，老夫還可以教你一點武功，將來你長大之後，就會更出息了。」

小九子眼睛一亮道：「你老要給小的一百两銀子一月！那眞太好了！……」

高興剛剛起來，驀地，臉色一慘，嘆了一口氣，道：「多謝你老，小的不能在這附近留下來。」

高一鳴道：「爲甚麽？」

小九子道：「小的怕五台分舵的人將來找你老的麻煩。」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你放心，你要是跟上了老夫，包你回到舵上去，誰都要對你另眼相看！……」

一語未了，門外已是有人發話道：「好大的胆。竟然叫引本帮弟子脫帮，本爺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呼！」的一聲，大門撞了開來，一個年輕花子虎的跳了進來。

小九子一見來人，大叫了一聲，抱着頭向房內躲去。

高一鳴橫身擋住林三清，冷喝一聲，道：「老夫這裏，那有花子帮撒野的份，你給老夫滾出去！」

右手一揮，一股奇强無比的勁力，便向林三清一捲而到。

林三清倒眞想和他拚一拚，無奈那股勁力太强了，竟被震得向屋外倒飛了出去了。林三清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就在屋外發話道：「好，今天算你狠，有種的可敢和你小爺訂下三日之約？」

高一鳴冷哼一聲，道：「甚麽地點，你說吧！」

林三清說了時間地點，接着又狠狠的道：「咱們是不見不散，候着你的大駕便了。」

高一鳴不再答理林三清，只發出一連串冷笑，給了林三清一個極度的難堪。

林三清暗笑一聲，回身與李中元會合在一起，點頭一笑，道：「成了！」

× ×

約期到了，高一鳴可眞沒把丐帮的人放在心上，他不但沒有把這件事告訴七指叟韓烈。而且竟然把小九子也帶着前來赴會。

小九子現在換了一身光鮮的衣服，面上洗得乾乾淨淨，小臉蛋白裏透紅，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這時的小九子，可就活神活現，叫誰見了，誰都要多看他兩眼了。

高一鳴來到約會地點，林三清已經和一個老花子在等着他了。

高一鳴望了那老花子一眼，不屑一顧的一揚頭，道：「小子，這就是你們丐帮的高手麽？」

林三清道：「別狂，動手之後，你就要後悔了。」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你們丐帮麽！能和老夫動手的人，還沒有出生哩！」

那老花子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夜郎自大的狂徒，報上名來！」

高一鳴道：「老夫高一鳴。」

老花子「呸！」的一聲，道：「無名之輩！」

高一鳴却連他的姓名都懶得問，一揮手，叫小九子退向一旁，冷冷的道：「你們兩個人同上吧！免得老夫多費手脚。」

那老花子也是一揮手把林三清斥退下去，一領雙掌道：「收拾你一個無名小輩，用得着兩個人麽？先吃我老花子一掌吧！」喝聲出口，欺身進步，右掌一舉，便向高一鳴當胸劈去。

高一鳴似乎存心要叫那老花子丟人現眼，回掌之下，就提足了九成眞力，接着口中喝道：「去你的吧！」

兩人掌力一接，只聽轟然一聲巨响，四週捲起了一陣激盪的勁氣，帶動了地上的塵土，一片塵土飛揚中，高一鳴登！登！登！被李中元巨大的掌力，震得向後退了三步。

高一鳴臉色一變，指着李中元疑訝的道：「你！你！你！……。」

那老花子哈哈一笑道：「你想不到吧！」餘音未絕，人已疾撲而上，左掌右拳，着着猛攻，拳如巨斧開山，掌似飛鴻掠翼，倏忽之間，把高一鳴迫得退了七八步去。高一鳴拚力失敗，心神一沮之下，被那老花子搶制先機，以迅快的招術，打得他連連倒退，還手無力，心中大是驚震不已。

本來高手過招，一着之失，影响全局，高一鳴上來時，目空四海，傲氣凌人，詎料事出意外，對方的那老花子比他强得多，心中一震一怯可就完全失去了先機。

那老花子，先機在手，也就再不給他喘息的機會，一鼓作氣，展開了雷霆萬鈞的攻勢。綿綿不絕，無窮無盡。

高一鳴還想盡力穩住陣脚，徐圖搶回先機，詎料，兵敗如山倒，心氣浮動，已是不可收拾，欲振無力……。

驀地，只聽那老花子大喝一聲，右手一探，便向高一鳴肩頭抓到。

高一鳴左肩一斜，堪堪讓過那老花子一抓，老花子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怪笑道：「你今天可完了啦！」

高一鳴一低頭，只見那老花子左掌一遞而出，已奔向自己胸口而來。

這一掌來得飄忽無常，攻向正是自己全身重心左傾，無法回救的部位，高一鳴實無回天之力，暗叫了一聲：「我命休矣！」只覺胸前一窒，已被那老花子一掌擊個正着，但覺兩眼一黑，張口噴出一口鮮血，倒了下去。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灰衣老人偕同陳繼志、朱家鳳奔至一座樹林，灰衣老人取出玄陰寒煞秘笈命陳繼志將之藏於樹梢，以備稍待敵人追至而己方不敵時，落入敵手，陳繼志剛將秘笈藏好，于君璧已趕到，緊跟着，幽冥教高手傾巢追至，幽冥帝君覃逸親臨指揮，以武力脅迫灰衣老人交出玄陰寒煞秘笈，交換自由，灰衣老人堅決拒絕，聲言必要時，拚着老命不要，也要拚個你死我活，覃逸笑臉相勸，假李致中也從旁插咀，勸灰衣老人以一本沒生命的秘笈，換回有用的生命，何樂不爲，眞要拚個玉石俱焚，又有什好處——

大俠賫志歿　梟雄抱恨生

灰衣老人一挫鋼牙道：「我這一輩子，就毀在你們手中，使我一直沒臉見人，過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覃逸截口大笑道：「那不要緊，你自己沒臉見人，我替你將身份抖開……」

灰衣老人截口厲叱道：「你敢！」

覃逸呵呵大笑道：「我有力量毀了你，竟然沒胆量揭開你的身份，那不是笑話麼！」

他的話聲未落，灰衣老人已像一隻瘋虎似地，撲了上去，劍掌兼施，展開一場猛烈的搶攻。

灰衣老人氣極之下，使的都是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因此，儘管他們的功力是在伯仲之間，而且嚴格說來，覃逸的身手，還要比他高明一點，但一開始，就逼得覃逸連連後退。

覃逸既不願與對方拚命，又不甘被逼處下風，因而他被逼得擊退八尺之後，立即揚聲向那假李致中沉聲喝道：「老弟，咱們併肩子上！」

假李致中微微一怔之後，才點點頭道：「好的……」

于君璧緩步而出，冷然接道：「在下奉陪。」

出人意外的是，于君璧一出場，那位假李致中却停下來，向覃逸揚聲問道：「帝君，你看，該怎麼辦？」

這時，覃逸已暫時穩住頹勢，聞言之後，冷笑一聲道：「你自己看着辦吧！」

假李致中笑道：「依屬下之見，不如由屬下再開導他們一番。」

覃逸沉聲答道：「可以。」

假李致中向灰衣老人揚聲說道：「那位灰衣朋友，請你聽在下說幾句話，可以麼？」

灰衣老人怒聲接道：「有屁快放！沒人阻止你。」

這兩位頂尖高手的惡鬥，儘管覃逸已穩住了頹勢，但灰衣老人却仍然是形同一隻瘋虎似地，以同歸于盡的招式，在拚命攻着。

假李致中揚聲笑道：「朋友，別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我，說實在一點，我也跟你一樣，是不能以本來面目見人的人，你看我不是過得很舒服麼！」

灰衣老人冷哼一聲道：「你算甚麼東西，怎能跟我比！」

「不錯。」假李致中接道：「以表面上的身份地位來說，我是不能跟你相提並論。但在生活享受上，我可以隨心所欲，連帝君的三位公主，我都可以要如何便如何……」

覃逸截口接道：「你這是甚麼話！」

假李致中笑道：「屬下是實情實說，而且，這已經是半公開的事實，沒有甚麼保密的必要。」

這幾句話，對覃逸來說，似乎有點感到顏面無光。因爲，以自己女兒的清白，去攏絡一個手下人，畢竟不是甚麼光彩的事。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但此時此地，他却發作不起來，只好悶在心中，而莫可奈何。

也由於他心中的不快，微一疏神之下，幾乎着了灰衣老人的道兒。

灰衣老人的攻勢，仍然是一招緊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一面却沉聲說道：「你跟我說這些，是甚麼意思？」

假李致中笑道：「我只是告訴你，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活着的時候，就該儘量享受生命的樂趣，爲了一些身外的虛名，而自尋苦惱，固然犯不着，而爲了一本武功秘笈，犧牲自己的生命，更是愚不可及……」

灰衣老人截口冷笑道：「別作清秋大夢了，老夫拚着一死，也絕不會將秘笈交出來！」

假李致中接道：「朋友，人，只能死一次啊！」

灰衣老人厲聲叱道：「鼠輩，別說風涼話了，老夫臨死之前，你們兩個當中，總得有一人替我墊背。」

假李致中呵呵大笑道：「朋友壯志可嘉，只是這麼不明不白地死去，未免太以委屈了你一世英名，在下索性作個順水人情，在你臨死之前，替你宣揚一番，李致中大俠，你說可以麼……」

他的話聲才落，覃逸已沉聲喝道：「你瘋了！」

假李致中笑道：「帝君，他本來就是三劍客中的『通天秀士』李致中呀……」

這當口，一旁的于君璧，陳繼志，朱家鳳等三人，於聞言一驚之下，同時發出一聲驚「啊」，朱家鳳並搶先歡呼道：一

師父，原來您就是李伯伯？」

陳繼志也接着說道：「李叔叔，您為什麼要隱秘自己的身份呢？」

李致中（即灰衣老人）長嘆一聲，道：「孩子們，這些，待會再談吧……」

他，自從那假李致中揭開他的眞實身份之後，竟像是突然之間，變成了一個人似地，招式也為之沉穩起來。

不過，他的招式雖然沉穩，而不像方才那種與敵偕亡的拚命招式那麼潑辣，但却是每一招一式，都蘊涵着全部眞力，因而比較起來，可比方才那種瘋狂攻勢，更為懾人心魂。

至於那位幽冥帝君覃逸，在這剎那之間，似乎心中突然興起一股莫名的憤怒，臉寒似水，有攻有守，大開大闔地應付着，一時之間，不但已將頹勢扭轉，而且顯然佔了上風。

由此忖測，覃逸方才的節節後退，固然是由於李致中的拚命招式不好應付，但主要原因，却恐怕還是故意保存實力，以消耗李致中的眞力，等待適當時機，加以反擊。而目前正是他開始反擊的時候了。

一旁掠陣的于君璧，自然是旁觀者清，他雖然不明白覃逸為何會突然發怒的全部原因，却也多少有點領悟，尤其對於李致中的危機，他更是看得很清楚。

因此，他以眞氣傳音向陳繼志，朱家鳳二人交代幾句之後，立即揚聲喝道：「李二俠請下來歇歇，這場由小弟代勞。」

李致中揚聲說道：「不必了，老弟台還是請護着兩個娃兒早點離開這兒吧！」

覃逸笑道：「別作清秋大夢了，這兒撤下天羅地網，連一隻蒼蠅，也別想能飛出去。」

于君璧朗聲大笑，說道：「姓覃的，別說你的兩個主要助手，岑浩然夫婦已無再戰之能，即使他們不會負傷，我也要走就走。」

覃逸冷笑道：「那你何不試試看？」

于君璧冷笑接道：「可是，我根本就沒打算走……」

覃逸呵呵一笑道：「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岑大俠伉儷不算，這位假李致中也姑且撇開，你認為牛銘的身手如何？」

于君璧笑了笑道：「牛銘的身手，很高，比起岑浩然夫婦來，也並不多遜。」

「這就是了。」覃逸含笑接道：「現在，我可以正告你，只要我一聲令下，像牛銘那樣身手的人，至少可以叫出十個以上來，這還不包括其餘的高手在內。」

覃逸的身手，也的確是高明，面對像李致中這等高手，他一面在說笑着，一面却仍然是殺手連施地，迫得李致中徐徐後退。

于君璧軒眉一笑道：「覃逸，別吹牛了，縱然你能叫出一百個以上來，又能奈我何……」

這當口，李致中也展開反擊，一連三記絕招，居然將覃逸迫退了五尺。

一旁的假李致中呵呵大笑道：「李大俠，不含糊啊！原來你還藏了私……」

「嗆」地一聲金鐵交鳴過處，李致中與覃逸二人的長劍，都被強勁無匹的內家眞力，震成寸斷，緊接着，兩人都虎吼一聲，各以肉掌配合着「玄陰寒煞」，繼續惡拚着。

由於李致中又使出豁出老命的打法，因而雖然雙方使的都是肉掌，但其激烈與驚險程度，却比方才使用長劍時，更有過之。

這情形，使得覃逸厲聲喝道：「兄弟們，通通上……」

四周傳來一串暴吼，十數道人影，一齊向當中撲了過來。

于君璧扭頭向陳繼志，朱家鳳二人，以眞氣傳音說道：「咱們背裏面外，聯手對敵，切記不可分開……」

李致中也同時震聲喝道：「于老弟，別管我，趕快護着兩個娃兒衝出去……」

就這說話之間，一場激烈混戰，業已展開。

假李致中撲向于君璧，其餘那十多個勁裝漢子，則分由四面八方撲了上來，假李致中並冷笑一聲道：「現在想走，已經來不及啦！」

由於那十多個勁裝漢子，都是幽冥教中的高級人物，身手與以前的那牛銘，都是在伯仲之間。

因此，混戰一起，于君璧等三人，立即感到壓力如山，如非是他們三人身手高強，並事先採取背裏面外的聯手戰術，同時，于君璧又將實力最強的假李致中接了下來，則最初的驚天一擊，就很可能承受不下來。

于君璧，朱家鳳，陳繼志等三人，都心中明白，目前，只有奮勇力戰，苦撐待援，一切的廢話，都不用說了。

同時，他們心中也明白，只要焦三，孟二，兩人在途中不被阻撓，則援兵也該要趕到了，因而，他們雖然處在衆寡懸殊的困境中，心中却並不慌亂，而能從容防守。

而且，對方雖然人數多達十三人，但由於活動的空間有限，却並不能構成與人數相等的壓力，因而反而使得人數少的這一方面，無形之中，佔了便宜！

經過十多個回合的衝殺，于君璧等三人，仍然是悶聲不響地，咬牙苦撐，情況雖然對他們不利，壓力也是有增無減，但一時之間，對方却也奈何不了他們。

另一邊，李致中與覃逸的惡鬥，顯然已到了生死決於俄頃的階段，兩個人都是悶聲不響地，拚命搶攻。

就當此時，那位假李致中，忽然呵呵大笑道：「李大俠，你死不了的，因為，你死了，還有我，我早已繼承了你的一切啦……」

他的話中，蘊涵着太多的挑逗，也許李致中是忍不住心中太多的怒火，聽他厲叱一聲：「匹夫，今宵，你我兩個，一個也活不了……」

「砰」地一聲霹靂巨震過處，兩道人影一觸而分。

李致中連退七八步之後，跌在地上，「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覃逸也被震退了五步，但他的傷勢，却顯然要輕得多，因為他並沒噴出鮮血，同時，退過五步之後，又向李致中身前徐徐逼近，一面並冷笑道：「李致中，你還有遺言麼？」

這當口，可急煞了于君璧等三人，他

們都眼看李致中生命垂危，但却被對手們死死困住，而沒法分身馳援，只急得于君璧厲聲大叱道：「覃逸，你算不算一號人物……」

正與假李致中聯手對付他的一個勁裝漢子，乘他說話分神之際，以為有便宜可檢，冒險欺近，却被他一掌震飛出三丈之外。

同時，朱家鳳，陳繼志二人，於情急之下，也大奮神威，各自使對手們一死一重傷。

就在這些死傷人員的慘號聲中，傳出覃逸的狂笑道：「我覃逸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誰敢不尊重我是一號人物哩！」

由他那步履蹣跚的情況推測，儘管他口中說得硬，但他所受的內傷，也決不會太輕。

于君璧厲聲接道：「你既然自己承認算一號人物，為何向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下手！」

覃逸冷笑道：「這是生死之搏，我不殺他，他會殺我的……」

一聲龍吟長嘯，遙遙傳了過來。

嘯聲嘹亮悠長，有似龍吟瀚海，格外響亮。

于君璧不由精神一振道：「李大俠，請振作一點，楊大俠馬上趕來了。」

覃逸奸笑道：「遠水難救近火，來不及啦！」

話聲中，人已走近李致中身前，揚掌向李致中的頭頂擊了下去。

重傷垂危的李致中，哪能再承受這致命的一擊。

但在一種求生的本能下，就在這生死一髮之間，他居然就地一滾，避了開去。

而且，他避敵不忘攻擊，就在那就地一滾之間，左足一挑，疾踢向覃逸的那下陰。

覃逸在志得意滿之間，自然沒想到李致中還有這一手。

儘管他反應够快，及時閃避，右腿彎上，還是結結實實地挨了一腳，如非是李致中傷重而力道有限，這一腳極可能就踢斷了他的右大腿。

楊天佑的長嘯又起，而距離也顯然近了很多。

覃逸在連番重創之下，也顧不得再殺李致中了，猛提眞氣，沉聲喝道：「弟兄們！退！」

「退」字出口，那些圍攻于君璧等三人的人，如响斯應地，一齊暴喏，各自虛晃一招，飛身後縱。

那假李致中並一把將覃逸抓起，向背上一搭，騰身飛射而去。

朱家鳳厲叱一聲：「留下命來！」

于君璧連忙喝道：「窮寇莫追，咱們救人要緊……」

一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似地，瀉落當場。

正是「四海游龍」楊天佑。

他，精目一掃，禁不住頓足長嘆道：「我，還是來遲了一步。」

李致中掙扎着爬了起來，慘然一笑道：「大哥，你來得並不晚，雖然我沒臉見你，但我還是希望能見你最後一面。」

楊天佑一怔道：「你……果然就是二弟？」

李致中點頭道：「是的，但我已不配作你的二弟……」

楊天佑連忙接口說道：「二弟，不許這麼說，不論你作錯了什麼事，我都會原諒你！」

李致中苦笑如故地道：「可是，我不能原諒我自己。」

接着，却是一怔道：「聽大哥的語氣，似乎早已猜到是我了？」

「是的。」楊天佑點首接道：「否則，我怎會放心將兩個娃兒交給你，不過，這情形，我並沒跟別人說過。」

李致中「哦」了一聲道：「繼志，趕快將那小包裹取下來，趁着我還有一口氣在，我有很重要的說話。」

「是！」

陳繼志恭應着，飛身登上竹梢之間，王長亭，焦孟二將，和焦三，孟二等人，也相繼到達竹林前！

楊天佑頓足接道：「可惜我沒將張老弟帶來……」

李致中截口一嘆，說道：「大哥，我的內臟均已碎裂，縱然是大羅金仙，也救不了……」

楊天佑截口接道：「不！『地獄神醫』必有辦法，來，我揹着你，咱們立即趕回去……」

李致中搖手苦笑道：「大哥，別勉強我，我現在是以一粒靈丹護住心脈，大概還有半個時辰的生命，這半個時辰，太以寶貴了，如果你一定要揹我回去，不等到家，我已斷了氣，那將使我死不瞑目，因為，我須要說的話太多了……」

楊天佑蹙眉接道：「且等傷勢好了再說吧！」

李致中接口道：「大哥，咱們結盟數十年，情逾兄弟，難道還不知道我的個性麼……」

陳繼志已取下小包裹，在李致中面前揚了一下道：「師父，已經取下來了。」

李致中慰然一笑道：「好，坐下來，諸位都坐下。」

楊天佑仍在眉峯緊蹙地，不知如何是好，李致中以哀求的語氣接道：「大哥，這是我最後的一次請求了，你忍心讓我失望。」

楊天佑一挫鋼牙，扭頭向焦，孟二將沉聲說道：「二位老弟，勞駕趕回去，立即將張神醫請來，越快越好！」

焦孟二將恭應着飛奔而去。

楊天佑這才擺擺手道：「諸位都坐下吧！」

羣俠圍着李致中，就地坐下之後，李致中却長嘆一聲道：「可惜，還有一位很重要的人沒有來。」

朱家鳳搶先訝問道：「師父，您說的是誰啊？」

李致中道：「我說的是繼志的養母陳夫人……」

楊天佑苦笑道：「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繼志的養母和生母都來了，啊，還有伍夫人……」

不遠處，三道人影，疾奔而來。

不錯，那正是陳繼志的養母陳紅蓼，

生母左映紅，以及伍家僅存的一位夫人，牛家菊。

這三位到達之後，少不了又得由楊天佑作一番簡畧的說明。

然後，李致中才正容說道：「大哥，現在，我先說公事，對於幽冥教中那個假冒我的人，最好是立卽設法，加以利用，我並且希望，現在開始進行，爲時是不算晚。」

楊天佑一怔道：「此話怎講？」

李致中接道：「以往，我也不會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方才，我却發現了一個很大的秘密。」

朱家鳳插口問道：「師父，您說的秘密，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李致中接口說道：「我說的，是那個假冒我的人，他方才所表現的一切，是表示他羽翼已豐，已有將覃逸取而代之的企圖了。」

陳繼志「哦」了一聲道：「對了，他方才揭開您的身份，並激使您去與覃逸拚命，顯然是想坐收漁翁之利。」

「對了，」李致中點點頭道：「這些年來，覃逸那老賊，閉關潛修『玄陰寒煞』，一切大權，都被那厮所掌握，如今，覃逸又受了傷，所以，如果覃逸沒有什麼特別的辦法，去控制那厮，則幽冥教的大權，勢將完全掌握到那厮手中？」

楊天佑沉思着點首接道：「不錯，這情況，極有可能。」

李致中苦笑道：「所以，最好是希望咱們發現這一秘密，不算太晚，同時，也希望覃逸能另有辦法控制那厮，然後，大哥才能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善加運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好的，」楊天佑點一點頭，又接問道：「二弟，知道那個冒充你的人，是誰麼？」

李致中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現在，要說到我自己的私事了……」

李致中雖然是受了嚴重的內傷，但他的精神，却還顯得很旺盛，連楊天佑想要扶着他，也被拒絕了。

他一頓話鋒，才長嘆一聲，道：「大哥，我很對不起你，連累你揹了十幾年的黑鍋。」

楊天佑聽得不禁一楞，說道：「二弟，你……」

李致中却目注陳紅蕚，歉笑道：「陳夫人，現在，我要鄭重向妳說明，當年那……那一宗……疑案，我大哥是完全無辜的。」

陳紅蕚冷然接問道：「那……難道是你？」

「不錯。」

李致中苦笑着，迅疾地解開自己的衣襟，呈現在羣俠眼前的，是一個殷紅的手印，和左乳下的一片胎記。那胎記與楊天佑胸部的胎記，不論是位置和形狀，都是完全一樣。

可以想見，李致中胸脯上的手印，是他那致命內傷的由來，但那一片胎記，却令人費解。

因此，入目之下，楊天佑與陳紅蕚二人都是臉色爲之大變。

半晌之後，楊天佑才長嘆一聲道：「二弟，你這胎記，也是那個什麼『巧奪天工』的外科醫生包文虎替你假造的？」

「是的，」李致中苦笑道：「他能將一個人完全改造成我的模樣，那麼，造一個假胎記，那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麼！」

接着，又苦笑道：「大哥，你要相信我，我雖然作下禽獸不如的事來，但那決不是我的本意，而是在神志昏迷狀態之下，所作出來。」

楊天佑蹙眉問道：「他們爲什麼要這麼作呢？」

李致中道：「那是爲了打擊你的聲望，當時，他們的武功還不能與你作對，只好在暗中鬼蜮伎倆來企圖毀滅你。」

陳紅蕚注目問道：「那你爲什麼不早點出面說明？」

李致中苦笑道：「我何嘗不想早點出面說明，我個人固已無面見人，但對於大哥的清譽，我是有義務替他洗刷的……」

楊天佑截口問道：「二弟是被他們軟禁住了？」

「是的，」李致中一挫鋼牙，說道：「他們一切都安排得那麼好，一舉毀滅了我和陳夫人不算，還使大哥也受到魚池之殃。」

楊天佑苦笑道：「二弟，嚴格說來，受魚池之殃的是你，因爲，他們的箭頭，本來是指向我的。」

陳紅蕚輕嘆一聲道：「這些都無關緊要了，還是繼續說下去吧！」

「對了。」楊天佑接道：「二弟，既然他們將你軟禁住了，那麼，你又是怎麼脫困的？」

李致中接道：「這個，說起來，就得多費一番唇舌了，當時，他們不但將我軟禁在天台山的一個天然石洞中，而且，還毀了我的功力。」

朱家鳳插口問道：「師父，那您現在的這一身功力，又是怎麼恢復的呢？」

李致中苦笑道：「這些，待會就要說到的。」

陳紅蕚蹙眉接道：「這就有點令人費解了，你的利用價值已經消失，爲何他們不殺死你，而偏要那麼麻煩，將你軟禁起來呢？」

「這也是有作用的。」李致中正容接口說道：「那就是說，如果一旦那個冒充我的人，身份被揭穿，或者是別有須要之時，還可以利用我來作爲人質，以收要脅之效。」

楊天佑點點頭道：「不錯，而事實上，他們也是這麼作了。」

李致中嘆道：「所以，當我出困之後，覃逸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也不揭穿，其原因，還是基於上述的理由，同時，那個假冒我的人，故意揭開我的身份，也是看透了覃逸的意圖，才故意激怒覃逸，以達他的坐收漁翁之利。」

楊天佑點點頭道：「二弟這分析，很有道理。」

陳紅蕚注目問道：「覃逸不揭穿你的身份的理由，已經說明白了，但你自己脫困之後，又有什麼理由，還要保持你的秘密身份呢？」

李致中長嘆一聲道：「當我剛剛脫困時，的確是有一股莫大的衝動，準備立卽

將這一秘密揭開來，但當我暗中瞭解了當前情況之後，又臨時改變了主意，我準備等到百日之後，再將這一謎底揭開。」

陳紅蕚接口問道：「爲什麼要等到百日之後？」

李致中輕輕一嘆道：「第一，是我大哥已經揹了十幾年的黑鍋，再揹上三個多月，也算不了什麼。」

楊天佑苦笑道：「事實上，我根本沒把它當作一回事。」

「第二，」李致中正容接道：「我默察敵我態勢，我方的實力，比較薄弱，尤其是他們那『離火神功』，我們沒法可尅制它。」

楊天佑接道：「所以，你才打算在百日之內，將『九幽寒煞』神功，傳給兩個娃兒之後，再表明自己的身份？」

李致中苦笑着接道：「大哥雖然說對了，但却只說對了一半。」

一直靜聽着的左映紅笑問道：「二叔，那另一半又是什麼呢？」

李致中正容接道：「諸位都能想像得到，我早已感到生趣索然，如非是一股復仇之火，在支持着我，我早就自殺在天台山上了。」

一頓話鋒，又長嘆一聲，說道：「所以，我那另一半的打算，就是等到兩個娃兒百日關期之後，再以我『解體傳功』的辦法，將我的全部眞力，分別傳給兩個娃兒……」

楊天佑截口一嘆道：「二弟，你用不着這麼傻的，只要你將當年事實眞相說明，我相信誰也不會責怪你的。」

陳紅蕚也是幽幽地一嘆道：「是的，我也想通了，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我們三人的不幸遭遇，固然是賊子們的惡毒安排，但退一步想，又何嘗不是冥冥中的造化小兒，在故意捉弄，所以，你應該想開一點，別老是朝角尖裏鑽。」

「對了。」楊天佑也正容接道：「所以，你必須摒除那些不正確的觀念，安心養傷，然後，咱們同心協力，完成衞道除魔的重責大任。」

李致中慘然一笑道：「多謝大哥和陳夫人，都能諒解我，但我却沒法原諒我自己，因爲，如所週知，在武林中，我是富於機智見稱，才獲得一個『通天秀士』的賀號，可是，我這個『通天秀士』，却是徒擁虛名，竟不能使自己不墮入敵人所安排的陷阱中……」

他的語聲，愈來愈微弱，顯然，那一粒靈丹的功效，已逐漸消失，而他也將接近油盡燈枯的時候了。

可是，那位能够救他一命的「地獄神醫」張勁秋，却還沒有趕來，而且，照時間推算，張勁秋也沒法於頓飯工夫之內趕來。

楊天佑入目之下，連忙將他扶住，並以右掌抵住他的「靈台」大穴，將眞力徐徐地輸入。

李致中淒然一笑道：「大哥，你這是徒耗眞力，也徒然延長我的痛苦。」

畧爲一頓話鋒，又强打精神地接口道：「現在，只剩下最後幾句話，不曾交代了，那就是有關我脫困的情形……」

楊天佑沉聲說道：「二弟，暫時別說話！」

「不！」李致中苦笑道：「大哥，現在不說，就永遠沒機會說了。」

左映紅旁觀者清，心知除非是張勁秋能及時趕到，否則，李致中這條命，是沒法挽救的了，因此，她輕聲地接道：「天佑，讓二叔慢慢說吧！」

李致中連忙接道：「多謝大嫂！」

楊天佑長長地嘆了一聲，李致中又娓娓地接了下去：「我那被囚禁的天然石洞，是百年前五行尊者修眞的一個別府，只因年代久遠，已沒法辨識。當時，我萬念俱灰，三番五次想要自了殘生，却又心有不甘。

「但前思後想，覺得活下去實在沒有意思，也永遠不會有復仇雪恨的機會。

「於是，在我被囚居的三個月後，下定決心，自了殘生，一頭向石壁上撞了過去，想不到這一撞，不但沒死，反而撞出奇蹟來了……」

楊天佑截口問道：「那石壁，是活動的？」

李致中道：「那石壁倒並非是活動的，但其結構並不結實，且由於年代久遠，經過風化而更形鬆弛，因此，我那使勁一撞，雖無撞得頭破血流，却撞進當年五行尊者修眞的洞府中。」

一頓話鋒，又幽幽地一嘆道：「我已沒法再……說下去，我想，諸位……也都能……想像得到了……繼志……家鳳……你們兩個過來……」

他的語聲，斷斷續續，已是越來越微弱。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强忍滿眶痛淚，徐徐偎了上來。

楊天佑虎目含淚，沉聲喝道：「娃兒跪下……」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連忙跪下去，同時顫聲叫道：「師傅……」

語聲哽咽，忍不住兩行熱淚，滾滾而下。

李致中又强振精神，分別拉住兩個娃兒的一隻手，淒然一笑道：「孩子，師傅很慚愧，只担個虛名，却沒實際傳授你們什麼……那小包裹中，是一本『九幽寒煞』的口訣，和一粒靈丹，那靈丹……不知道是什麼名稱，但我只服一粒，就……已恢復被廢除的眞力，你們兩人分服之後，一定會有很大助益的……」

頓住話鋒，喘息了一陣之後，又强振精神，扭頭向楊天佑說道：「大哥，小弟……最後一次請求，希望你能答應……」

楊天佑連忙接道：「二弟有話，請儘管說。」

李致中說道：「這兩個娃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璧人，我想，趁着我還……有一口氣在，將他們……的名份……定……定下。」

楊天佑夫婦與陳紅蕚同聲接道：「好的……」

「我也贊成……」

李致中淒然一笑道：「謝謝諸位！」

他，將陳繼志與朱家鳳二人的手掌叠在一起，含笑接道：「孩子，笑一笑。」

陳繼志，朱家鳳二人笑了，但笑得很淒涼，而且，又是一串眼淚，滾滾而下。

就在陳繼志，朱家鳳二人的凄凉一笑中，李致中已溘然長逝……

× ×

張勁秋畢竟是趕來了，但却是在楊天佑這一行人的回程中碰上的。

這些，似乎都是冥冥中早已安排，羣俠們除了暗中傷感之外，也都沒話可說。

一行人回到陳家之後，才將李致中那個小包裹打開，那粒靈丹，經過張勁秋這位大行家的鑑定，就是他張家嫡傳的「回天再造丹」。

那是由千年何首烏，冰蓮，雪藕，以及靈芝，朱果等罕見靈藥所煉成，練武的人服了一粒足能抵一甲子功力，也就難怪功力業已被廢的李致中，服過一粒之後，就能恢復原有的眞力。

不過，由於那些靈藥，都是可遇難求的天材地寶，別說是蒐集齊全，平時，想找到其中的一種，也極不容易。

也因爲如此，張勁秋雖然知道這「回天再造丹」的功效和煉製法，他自己，甚至於他的父親和祖父，都不曾煉製過。

目前這一粒，既然是由百年前的五行尊者所保有，足證至少也是百年以前，張家的祖先，所煉製的了。

陳繼志，朱家鳳既然有此奇遇，那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因此，羣俠們經過一陣愼重研商之後，決定以協助陳繼志，朱家鳳二人，閉關研練絕藝爲當前第一要務。

同時，爲了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並決定請伍夫人牛家菊也一同閉關，以便將她的「戊土眞煞」一併傳授，以增强「九幽寒煞」的威力。

至於對付幽冥教的日益囂張的氣燄，也就只好暫時避免正面衝突之一途了。

× ×

這是羣俠們暫時撤出蘇州城後的第三天。

整個蘇州城地區，已完全成了幽冥教的天下，這些以往只能在暗中活動的邪魔外道，如今却是張牙舞爪地，在公開活動了。

幽冥教教主覃逸，除了積極搜查羣俠們的下落之外，一面並在積極籌備，召開武林大會，以便自己能名正言順地，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

當然，羣俠們雖已暫時撤退，但他們的無形的精神反擊，還是不會放鬆的。

最有力的反擊，就是公開李致中的死訊，和當年陳家疑案的眞相。

這一來，楊天佑揹了十幾年的黑鍋，卸下來了，相反地，對於覃逸所使的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却爲武林同道所不齒。

儘管目前魔長道消，一般武林人物，懾於幽冥教的淫威，不敢公開評論，但暗中傳播的效力，却比公開評論更爲有效，也更爲快速而廣泛。

不過，可以想像到，像覃逸這樣的梟雄人物，是不會在乎別人對他的毀譽的。何況，又沒有人胆敢當面罵他。

約莫是二更時分，地點是蘇州郊外，那神秘的李家莊中，一間深入地下的密室內。

這間密室，一切陳設，都極盡豪華，別的不說，光是那嵌在室頂四角，那四顆大如鴿卵的夜明珠，就不難想見其餘了。

這密室內的陳設，雖然是極盡豪華之能事，但住在其中的主人，却顯得非常憔悴。

此人就是當今黑道上第一號魔頭，自封爲幽冥帝君的幽冥教教主覃逸。

他斜倚在一張寬大的雕花大床之上，正在閉目養神。

那柔和的珠光，那雕花大床上的錦衾綉被，越發襯托得他那蒼白的臉色，黯然無光。

這情形，很顯然，儘管三天前，他與李致中的那一場生死惡鬥，使得李致中傷重而死，但他自己所受的內傷，也並不算輕。

密室內，只有他一個人，除了他那輕微的呼吸聲外，沒有一絲別的聲息。

半晌，他翻了一個身，長嘆一聲之後，像夢囈似地自語着：「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不算毒，最毒婦人心，如今，我總算是親自體驗到了。」

隔壁房間內，傳來一聲嬌笑道：「教主，您應該好好的養傷才對，怎麼又發起牢騷來了？」

語聲清脆而又圓潤，有如珠落玉盤，悅耳已極，也冶蕩之至。

可是，聽在覃逸耳中，却似乎引起他的莫名憤怒，只見他胸部一陣劇烈起伏之後，才切齒怒聲叱道：「賤人！我待妳們不薄……」

那嬌媚語聲截口笑道：「我們待您也不壞呀！」

覃逸恨聲接道：「可是，妳們却背叛了我！」

「誰說的。」那嬌媚語聲接道：「您，不仍然是本教的教主麼？」

覃逸怒聲接道：「我不願意作傀儡，更不願過這種生不如死的生活，妳們還是殺了我吧！」

那嬌媚語聲道：「教主，好死不如賴活，人可只能死一次啊！」

覃逸憤怒坐了起來，怒吼着：「賤人，妳滾出來！」

那位假李致中，突然出現門口，陰陰地一笑道：「教主，您又在發脾氣了。」

覃逸冷哼一聲道：「與你不相干。」

假李致中徐徐走近床前，自行拉過一張椅子，面對覃逸坐下之後，才含笑接道：「教主的傷勢，固然與我不相干，但教主的生命，却還有借重之處，所以，我不能不關心。」

覃逸又自動躺了下去，徐徐張開雙目，冷笑着反問道：「這就是你不肯殺了我的原因？」

他的目光，是那麼黯深呆滯，與三天之前，那種精光四射的情形一比，眞是判若兩人。

假李致中笑道：「教主對我的誤解，實在太深了，我就是再心狠手辣，也不會殺您呀！」

覃逸接問道：「那你爲什麼乘我重傷之際，暗中廢了我的功力……」

假李致中正容接道：「教主，那是李致中的傑作，可與我這個假李致中無關，李致中送了老命，而教主您不過是毀了一身功力，兩相比較，您還是佔了莫大的便

宜，何況，您仍然是幽冥教的敎主哩！」

覃逸又哼了一聲，說道：「這三天中，我一直見不到你的面，你到底在攪些行麼鬼？」

假李致中笑了笑道：「屬下怎敢攪什麼鬼哩！只是因爲教主負傷，教內人心浮動，我不能不多費點神，去疏導，和安撫一番。」

覃逸漫應道：「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

假李致中點點頭道：「大致上都安排好了。」

覃逸苦笑一聲，說道：「只可惜我還不死……」

假李致中連忙接道：「不！您不能死，您不但仍然是教主，也還是我的老丈人，以後，借重您的地方還多哩！」

覃逸那蒼白的臉上，扭曲了一陣之後，才長嘆一聲道：「這也算是報應，我，對你推心置腹，將一切大權都交給你，想不到你却在暗中充實自己的力量，乘機計算我……」

假李致中截口笑道：「教主，您這話，未免有點不實在吧！」

覃逸怒聲道：「我的話，那一點不實在？」

假李致中含笑接道：「第一，教主是毀在李致中手中，怎麼說，也不能算是我乘機計算您。」

覃逸冷笑道：「可是，當時李致中並沒打算跟我拚命，是你故意揭穿他的身份，並用言語激怒他的。何況，當時如果你能適時與我聯手，我絕對不會落得像目前的慘景。」

假李致中苦笑道：「這眞叫作欲入人罪，何患無詞了。」

覃逸冷笑連聲地道：「我自信絕對沒有寃枉你。」

「就算是吧！」假李致中含笑接道：「也還有第二項不實在的。」

覃逸注目問道：「你說。」

假李致中漫應道：「至少那『推心置腹』四個字，就用不上。」

覃逸怒聲道：「爲了迎合你的嗜好，我連三個女兒的清白，都給你糟塌了，還不能算是推心置腹。」

假李致中接道：「那是教主爲了要我替您賣命的一種籠絡手段，眞要是推心置腹的話，就不致於將知機子的絕藝，還留上一手。」

覃逸「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些什麼啊？」

「這才是你暫時不殺我的原因。」

假李致中笑道：「教主別說得這麼難聽，我固然希望你能將那保留的一手交出來，但却絕對不是因爲這個原因，才暫時不殺你的，而且，這『暫時』二字，也用不上，只要你不自尋短見，我會永遠不殺你。」

覃逸那失神的雙目，深注着問道：「爲什麼？」

假李致中含笑接道：「教主天縱英明，這道理應該能想得到的，目前，我雖然是已名正言順地，正名爲副教主，而且，這些年來，我也的確是培植了不少心腹，但這一份基業，畢竟是教主你的，如果我貿然取而代之，難免不有人心懷不軌，而暗中搗蛋，所以，爲了防患未然，倒不如作一個副教主比較來得好。」

覃逸「唔」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是以副教主的名義，行使教主職權，『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和麻煩？」

假李致中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然後。」覃逸苦笑了一下道：「不露痕跡地，着手清除那些，你自己認爲有問題的人物？」

假李致中笑了笑道：「我知道，我的一切計算，都瞞不過教主您的明察。」

覃逸冷笑一聲道：「你打得好如意算盤！」

假李致中皮笑肉不笑地接道：「教主過奬了！」

覃逸長嘆一聲道：「事到如今，我也沒法怪你，只怪我自己瞎了眼睛，沒有知人之明。」

假李致中拈鬚微笑，說道：「教主這話，倒算是持平之論，也算得上是一針見血！……」

覃逸截口一嘆道：「李唐，你……你……你好深沉的城府。」

假李致中淡然一笑道：「多承誇奬！也多承教主提醒我是姓李名唐，因爲，這些年來，我已將自己當成眞的李致中，忘却自己的本來了哩！」

覃逸喟然長嘆道：「我將你由一個小小的香主，提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想不到你外貌忠順，內藏奸詐，不但不知感恩圖報，到頭來，反而來上一齣『迫宮』的醜劇。」

李唐（假李致中）突然語氣一沉道：「教主，請別將所有的責任，都推到我頭上，你爲何不反躬自問一下？」

覃逸輕嘆一聲道：「這三天來，我已經反躬自問過多少遍了，最大的錯誤，是我有眼無珠……」

李唐截口冷笑道：「恐怕不止這一點吧！你且捫心自問，你是眞的那麼對我推心置腹麼……」

覃逸截口接道：「我只差一顆心不曾挖出來給你了。」

李唐冷笑着接道：「爲了替你清除獨霸武林的障碍，我連自己的面目，都犧牲掉而改成別人的模樣，你曾經承諾過，事成之後，就叫那『巧奪天工』包文虎，仍然還我本來的，你還記不記得？」

覃逸點點頭道：「不錯，我是這麼承諾過。」

李唐冷笑一聲道：「那麼，我問你，包文虎爲何會突然失踪？」

覃逸苦笑一聲，道：「你問我，我去問誰？」

李唐接道：「你不認賬，可以不談，咱們先談別的。」

一頓話鋒，又冷笑一聲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這是古往今來，所有梟雄的一貫手法，你要效法他們，也未可厚非……」

覃逸訝然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故事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藝成下山，因兩年來都埋首在練習古洞壁上前人遺下的武技，是以衣衫破爛，鬚髮糾結，狀如乞丐，在踏進城門的一刹，值四川總督愛女乘轎出城進香，憐白雲飛潦倒，賜與碎銀，白雲飛却驚見絕色，一時呆若木鷄，迨清醒過來，轎子已遠出城外而去。白雲飛進客棧更衣沐浴後，策馬追踪，果在城郊寺院獲睹衞小姐隨侍丫環，白雲飛向其搭訕，並贈予瑪瑙蜜桃，未幾，衞小姐由寺內踱出，白雲飛向她申謝贈銀善意，投桃報以一顆珍珠後策馬便走，衞小姐聽知他叫白雲飛後，突縱身追去——

寒霧濃濃攏　玉人冉冉臨

夜色朦朧，淡淡的輕霧飄飛開來，籠罩着田野。

星月齊隱，沉寂的夜裏，沒有一絲聲音發生。

陡地，一盞紅燈高高地懸起，兩聲清脆的木梆聲響自霧中傳出。

兩更了，霧愈來愈濃，將四周的一切都隱蔽起來，夜！更加沉寂……

自濃霧裏，又是一盞紅燈懸了起來。

這時，一陣蹄聲低沉地響在濃霧裏，緩緩的向着紅燈懸掛之處而來。

夜霧濃郁中，好像空氣都已凝住了，是以這陣沉鬱的蹄聲傳得並不很遠。

「得得」「得得」輕輕的蹄聲中，陡地響起一聲嘹亮的吆喝聲：「是誰？」

蹄聲一停，馬上人答道：「是我，飛龍劍……」他話聲未完，便聽到一聲慘叫，隨着尖銳的笛聲響起，一陣箭雨射了過來。馬聲悲嘶，馬上騎士暴喝道：「誰叫你們放箭了？我是宇文龍！」

「哈哈哈！」一聲清越高昂的笑聲自他右側傳來，隨卽霧中閃起一道暗紅的光芒繚繞射去。

慘叫連連，箭雨頓時停止。

宇文龍一拔長劍，飛身躍向那紅光閃爍之處。但是他的身形方一落下，却沒有見到一點光彩，只聞一片撲鼻腥味。

他垂首一看，只見地上倒着四具屍體，每人都是咽喉之處中了一劍斃命，其他地方一點傷痕都沒有。

「嘿，好俐落的手法！」他暗自思忖着。

倏地，他劍刃一轉，一個大旋身，喝道：「是誰？」

霧中一片寂靜，沒有一點聲息，好一會，他深深地吸了口氣，暗忖道：「也許是我聽錯了吧？」

就在他這轉念之際，距他身前不足六尺之處，響起一聲沉喝道：「你並沒有聽錯，是我。」

飛龍劍宇文龍驟然之間，滑步移身，長劍一橫，護住了胸前，喝問道：「你是

誰？」

一圈淡淡的珠光自他眼前閃現，他看到那圈珠光裏，一個全身銀白的俊逸漢子挺然凝立着。

那人穿着一身銀白衣衫，在他手掌裏托着一顆核桃大的明珠，冷冷的凝視着宇文龍，默然不出聲。

宇文龍心中暗自吃驚，他藉着珠光將對方全身打量了一下，沉聲問道：「你到底是誰？」

那個銀衣人微微一笑道：「你到大眉山莊究竟有何事情？」

宇文龍冷哼一聲道：「這是我姨父所居之處，我有何來不得？」

他心中倏地掠過一個意念，喝問道：「你就是冷血劍客白雲飛？」

白雲飛點點頭道：「不錯，在下白雲飛，但是並非冷血劍客。」

宇文龍一怔，隨卽怒喝道：「我宮賢弟與你何仇？你爲何要將他一臂斬斷？」

白雲飛嘴角漾起一絲冷笑道：「像那等仗着父兄威勢到處爲惡之人，還能饒他一命已經是對他够仁慈了。」

飛龍劍宇文龍凝聲道：「你既然認爲自己劍法高明，現在我便領敎一下你的劍術！」

白雲飛暗忖道：「剛才進莊之時碰上歐陽空老烟虫，若非他說有證據顯示圍攻爹爹於青城之巔的是落月刀葛洪與殘星指官天鵬，我早就大殺一頓了，現在倒不妨陪他玩玩等歐陽空出來……」

他突地道：「我的寶劍出鞘，不見血痕定不歸鞘，你既不聽我的好言相勸，我只好成全你了。」

宇文龍挫身移步，悄然無聲地一劍急劃而出。

珠光一斂，白雲飛的身形立時隱沒於霧中，宇文龍劍尖一旋，斜閃開去，身形還未落地已自四個方位各自攻出一劍。

劍風颯颯，劃開濃霧，疾如電掣般的飛射而去。

白雲飛單臂一劃，詭異地攻出一式。

宇文龍耳聽風聲，劍刃抖處，一道淒迷的劍影排空繞出，頓時將白雲飛身形纏住。

白雲飛雖然不能看到對方出劍之式，但是這一連兩式劍招的犀利快捷，他却可以體會出其中精妙之處。

他一腳踢出，喝聲道：「好！這一式劍法不錯。」

宇文龍正待答話之際，對方那突如其來的一腿，已向下盤攻到，欺向他的「血倉穴」。

他吸腹錯身，劍柄一沉，倒撞對方脚脛。

白雲飛輕笑一聲，在對方劍尖之中脫了開去。

宇文龍沉聲喝道：「你再看看我的大漠『狂颷劍法』。」

他一連攻出八劍，都被對方空手讓過，這等情形眞是使他難堪，故而這一劍路一變，凌厲無比的搶攻而來。

劍風排激，將周圍丈餘的濃霧都掃了開去，凶猛凌厲，眞個有若大沙漠裏的狂颷……

劍氣逼人，冷風刺骨，白雲飛連閃對方五劍，已退出二丈開外。

他心裏暗驚，忖道：「想不到這宇文龍劍法如此淵博，且又如此狠辣，倒是一個可造之材……」

思忖之際，他陡地飛身躍起四丈，長劍一領，一道顫動飄忽的劍光急射而下。

宇文龍深吸口氣，雙腿斜分而立，上身微仰，劍刃排空擊出三劍。

三道劍幕剛一相叠，宇文龍只覺一股尖銳的勁道好似要鑽穿自己的身體一樣，撞擊在劍幕之上。

他沉猛地大喝一聲，挽劍斜挑，劍身錯開半個方位，往上揮去。

兩枝長劍磨擦而過，發出一聲尖銳而刺耳的聲音，宇文龍手中長劍的整個劍刃都彎曲起來。

他痛苦的呻吟了一聲，手腕一顫，又斜挑起半寸。

「叭」地一聲，他手上的長劍齊着劍柄而斷。

力道一空，他頓時往後一仰，幾乎栽倒於地。

白雲飛劍尖一掠，削過他的前胸，隨着劍式的運行，躍出兩丈開外。

宇文龍胸前一陣火辣，衣襟立卽散了開來，露出裏面的肌肉。

一道長長的劍痕劃過，他胸膛洒落鮮紅的血……

他咬了咬牙，道：「你那式是什麼劍法？」

白雲飛緩緩收劍入鞘，肅然道：「射日劍法第二式『日輪初現』！」

「射日劍法？」宇文龍喃喃唸了一下，道：「謝謝你沒有殺了我！」

白雲飛沉聲道：「我與你無仇無冤，絕不會將你殺死。」他頓了頓又道：「你是我所遇見過的劍客中，劍法最爲高强之人。」

宇文龍苦笑了下道：「敗軍之將何以言勇？」他兩道俊眉一揚宏聲道：「一月之後的今日我會在此等你，再次領敎你的射日劍法！」

白雲飛點了點頭，說道：「我會在此等你。」

宇文龍抱了抱拳，反身走入了濃霧之中。

白雲飛長長的呼了口氣，抬頭一看，只見大霧漸漸散去，已可看淸那三盞紅燈懸在那裏。

他暗忖道：「到底今日大眉山莊有什麼大事，要在外面遍佈暗樁？而且將莊中的主力全都集中於莊中大廳？他們不可能會因爲僅是防範我來莊裏……」

他站立在淡淡的輕霧裏，腦中思緒又移轉到當年父親的屍體擺在九天琴仙金筠音身邊，結果自己進入洞中而不能出去之事。

他暗忖道：「可知現在九天琴仙金筠音前輩到那裏去了？」

霧水濕濡他的臉頰，他伸手去輕輕擦掉，繼續忖道：「我這兩年來在洞裏渡過，怎知會有人冒着白雲飛的名字闖出個冷血劍客的名字，我眞不相信還會有人叫着白雲飛的……」

夜深靜寂，週遭無聲，他的思緒紛至沓來，從點蒼的覆滅想到師祖的被毒死以

及父親的被圍攻，使他心裏感觸到許多事情……

「唉！江湖中眞是充滿着神秘詭異之事，投身江湖的漩渦裏將永無法避免得了！」他嘆了口氣感慨地自語着。

陡地，一道人影急閃而來，自霧中傳來歐陽空那沙啞的聲音：「王八羔子的傻小子，你才進江湖幾天便對江湖厭煩了，我老人家七老八十的還在替你跑腿！」

話聲一落，反穿羊皮襖。一頭亂髮的歐陽空站立在他的面前。

白雲飛迎上兩步道：「老烟虫，怎麼了？」

老烟虫歐陽空深吸口氣道：「唉！差點我老烟虫沒能跑出來了！」他點起火石將手中烟桿的烟絲燃着，連吸兩口道：「星宿海那兩個老鬼不知什麼時候全都到了莊裏，潛入莊後的落日湖裏練一種奇門魔功，今晚莊裏的落月聽嚴密戒備，害得我幾乎不能脫身。」

白雲飛問道：「到底是否找到了？」

歐陽空點頭道：「我欠你二個條件，就算拚了老命也要辦到這件事呀！」

他自懷裏掏出一個布包交給白雲飛道：「這裏面是八大門派聯合致函落月，殘星兩個傢伙的私事函件，那次圍攻你老頭的整個情形都在裏面。」

白雲飛接過手中布包，珍重地放在懷裏。

歐陽空繼續嘀咕道：「我自兩年前不見你的行踪後，便到處找你，後來想到你一定會到大眉山莊，所以才潛入莊裏，可從沒想到你會在今日來此，也沒想到今日莊裏會有事故……」

他一拍腦門道：「哦！我忘了一件事，小子，快走吧！」

白雲飛詫異地道：「什麼？有什麼事這樣嚴重？」

歐陽空肅穆地道：「今晚可能是那兩個老鬼出關之日，而今晚也一定有外敵侵犯，所以我們還是別淌這混水……」

白雲飛詫異地問道：「有什麼外敵侵犯？」

歐陽空道：「你有沒聽說過海外三仙山之事？那海外三個仙山上住着三個百歲開外的老不死，他們有一個徒兒要在今晚來大眉山報仇……」

白雲飛皺眉道：「現在又有什麼老不死的？又有什麼徒弟？我根本就不曉得你說什麼？」

歐陽空嘆了口氣道：「中原武林百年以來即傳說在海外有三座仙山，每座山上都有一處懸穴中的翡翠宮，宮裏住着三個老人，他們已經練成了水火不侵的神仙境地……」

白雲飛搖了搖頭，道：「這個我可不相信……」

他話聲未了，遠處响起淸脆的鈴聲，和着輕柔的樂聲傳來。

白雲飛愕然回顧，只見濃霧之中，不知何時出現了兩排紅燈，正自冉冉而來。

他畧一顧盼。只見那兩排紅燈共有二十四盞之多……

歐陽空臉色一變道：「恐怕是那玩意兒來了！」

白霧如紗，紅燈緩緩懸空而來，在這深夜裏添上許多神秘的色彩……。

霧，淡淡的，如同一層白紗，籠罩着夜的林野。

輕柔的晚風吹過，在沉沉的夜裏，二十四盞紅燈，排成兩列，冉冉地向着大眉山莊而來。

白雲飛凝望着那神秘的紅燈，詫異地道：「這二十四盞紅燈來得眞是出奇，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歐陽空神色凝重地道：「這紅燈行列來的詫異，恐怕就是那海外三仙來……」

他話音未了，突地叫了聲：「不好，那樂音裏有鬼！」

白雲飛一愕，側首望着歐陽空。

歐陽空皺眉道：「那樂曲能動人心腑，我的心裏好像被刀割一樣……」

他倏地雙手捧着小腹，木然呆立。

白雲飛只見歐陽空就這一會兒，臉上便已現出了顆顆汗珠，肌肉不住地抽搐着，好像極痛苦。

他惶恐地問道：「你怎麼了啦？老烟虫……」

歐陽空閉上眼睛，搖了搖頭，跌坐於地，在盤膝行那吐納之功，顯然是要以內功來抗拒這陣細柔的聲音。

白雲飛心裏驚詫於歐陽空的痛苦樣子，暗忖道：「怎麼這陣樂音對我毫無影响？而老烟虫却如此的痛苦？」

他低頭忖思了一下，怎樣也想不出其中道理，於是他凝神靜聽着。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裏，那柔細的樂音却已經聽不到了，周遭又回復原先平靜。

他這時心裏一凜，忖道：「一陣樂音，來而無聲，去而無息，却能傷人內腑，的確可怕……」

猛然一看，那二十四盞紅燈已距離這兒不足四丈之遠，在輕紗似的薄霧裏，搖曳着懸在空中緩緩而來。

此刻，白雲飛已可看淸在霧中有兩列身穿白色羅衣，頭梳宮髻的少女手裏各持着一枝銀灰色的竹枝，挑着一盞紅燈緩緩的行將過來。

那些少女脚下輕靈，嬝娜地行走着，在白霧中看來好似仙女御雲而來，美麗至極。

白雲飛只覺這兩列少女來得詫異無比，看了以後，心裏不由自主的昇起了一股寒凜之意。

他深吸口氣，默默地望着那二十四盞紅燈自霧裏而來，一時之間，忘了離開。

驀然，他耳際响起了一聲嬌柔的話語：「喂！你是不是大眉山莊裏的人？」

這句話說來輕柔至極，彷彿是情人之間親蜜的絮語，聲音更是有似銀鈴搖曳，輕脆悅耳，動人心魄。

白雲飛「啊」地一聲，却沒有發覺這聲音來自何處，他四下一看，只見輕霧繚繞，已經漸漸散去，歐陽空仍自盤膝跌坐於地，沒有起來，除了那兩列少女外，周遭沒有其他的人影。

他腦海之中，立刻判斷出這聲音來自兩列挑着紅燈的少女行列中。

果然，他耳邊又响起了那個如銀鈴般的聲音道：「喂！你沒聽到我的話嗎？」

白雲飛大聲喝道：「妳是在與我說話嗎？」

「當然啦。」那兩列少女倏地停了下來，自二十四盞紅燈之下，兩個身高丈餘，披着紅袍的大漢扛着一頂軟轎飛快地行來。

那頂軟轎整個都是銀白色的，轎頂上有着一顆明珠，放射着靑瑩的淡淡光芒，映在轎上的絲絲流蘇上，泛着流歛而顫動的霞光。

就在白雲飛畧一錯愕之際，那兩個彪形大漢已經來到距離身前不足三尺之處。

窗帘一掀，露出一張美麗的臉孔，那坐在轎中的少女探首出來，道：「你一個人站在這裏，當然我是跟你在談話！」

白雲飛猛然之間見到那少女自轎中探首出來，一瞥之下，頓時使他整個理智都凝聚了，凝聚在那個少女的臉上。

那個少女美得簡直無法形容，在淡淡的珠光下，恍如來自廣寒宮的仙子一樣，美得驚人。

白雲飛凝視了一下，便被那個少女逼人的艷光所照而移開了眼睛。

他的心裏起了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這使得他不敢與那少女正面對視着。

那少女見到白雲飛這種表情，微微一笑道：「你不敢看我嗎？」

白雲飛一聽，只覺胸中熱血一陣汹湧，劍眉斜斜軒起，目光又凝聚在轎中的少女臉上。

那少女沒料到白雲飛會如此的逼視自己，她只見那兩個烱烱的目光裏，放射一股懾人的特殊神芒，使得自己心裏泛起了一種難以言喩的感覺。

他微微一怔，臉上掠過一個羞澀的表情，但在頃刻之間，她臉色寒凜如霜，兩道蛾眉豎了起來，叱道：「喂！你爲什麼這樣瞪着我？」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妳說我不敢看妳，所以我才看看妳，誰知現在妳又不准我看妳了，眞是豈有此理。」

那少女嬌喝道：「不准看，便不准看，快掉頭去。」

白雲飛沒想到這少女如此不近情理，他冷冷地瞥了那少女一眼，掉過頭去。

他這種表情使得那少女臉色頓時沉了下來。她那掀着窗帘的玉手微微一抬，食指一圈一彈，一溜指風，急勁的射到。

白雲飛飛快地旋身一閃，背後「命門穴」被那指風擊中，他倏然回頭，只見那個少女兩眼圓睜，詫異地望着自己。

他怒喝道：「妳這是幹什麼？」

那少女秀眉微蹙，櫻唇微張，怔怔地望着白雲飛，一時之間，話都說不出來。

白雲飛喝聲一了，便聽到歐陽空在背後叱道：「小子，你吼什麼？」

歐陽空朝他擠了擠眼，向前走了兩步道：「請問姑娘可是來自海外三仙山？」

那個少女眼中閃過詫異的神色，道：「咦！你怎麼曉得我是來自海外？」

歐陽空哈哈一笑道：「海外三仙雖然有六十餘年未履足中原，但是鐵笛大師的九孔鐵笛絕技，却依然傳誦於武林中，姑娘妳剛才所吹奏的不是他老人家的『降魔散曲』嗎？」

那個少女見到歐陽空推崇自己師父，不由得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中原尚有人能識得家師的成名絕技，眞是罕見之事……」她轉了下眼珠道：「不知道前輩大名如何稱呼？」

歐陽空呵呵一笑道：「我叫歐陽空，人稱大烟桿的便是！只不知姑娘妳……」

「哦！」那少女瞥了歐陽空手上拿着的大烟桿一眼，微微的笑了笑，然後才一掩櫻唇，輕聲道：「晚輩宇文璧玉……」

白雲飛一聽那少女雙姓宇文，正與剛剛離去的宇文龍同姓，不由得深深的注視了她一眼。

宇文璧玉瞥了下白雲飛，道：「前輩，他可是你的徒兒？」

歐陽空搖了搖頭道：「我可沒有這種福氣收他爲徒，他只是我的小友……」

宇文璧玉道：「怪不得他如此驕傲！」她又瞥了白雲飛一眼，道：「他雖然武功不錯，但是却仍舊不能闖過我的『紅燈大陣』，因爲他的驕傲使得他不能鑽入最深的武學堂奧！」

白雲飛冷冷地哼了一下，沒有說什麼，便被歐陽空以眼色止住。

他這一聲冷哼，使得宇文璧玉的臉色又凝凍起來，她也冷冷地道：「你若不信，可隨我進大眉山莊去看着紅燈大陣的厲害之處……」

歐陽空一見情勢不大對勁，忙道：「姑娘，妳且不要理他，他是個渾小子！」

白雲飛心裏掠過一種難以言喩的情緒，他在奇怪着歐陽空一向是敢說敢做之人，並不怕任何人，但是對於那神秘怪異的宇文璧玉，却是如此的恭敬，甚而有點諂媚了。

老烟虫歐陽空可不曉得白雲飛心中已在鄙夷着他，仍繼續道：「姑娘，除了鐵笛大師前輩，破玉子戈毅老前輩與大戰老神仙是否仍然……」

宇文璧玉淡淡一笑，道：「托福，家師伯們都還健在。」

歐陽空心中暗暗罵道：「王八羔子，這些老鬼的命比烏龜還長，到現在還沒有死，竟然活到兩甲子之久……」

這時白雲飛突地踏前一步，道：「在下一定要領敎妳那什麼『紅燈大陣』，看看海外三仙有些什麼了不得的絕技！」

宇文璧玉嘴角一撇，露出一絲鄙夷的神色，她一掀轎門，輕盈地躍了下來。

那兩個巨人恍如鐵塔樣，扛着軟轎，臉上毫無表情的木然挺着，對於這邊發生之事理都不理，僅是冷漠地望着白雲飛而已。

宇文璧玉躍到白雲飛身前四尺之處，冷峭地道：「馬上你可見到海外三仙山的獨門奇功了！」

她話聲一了，那兩列手持紅燈的少女行列中，當先的兩個少女飛躍過來，站在宇文璧玉身後。

這時周圍的白霧已經散去，穹空之中，懸掛着一彎鈎月，淡淡的月光洒下，映照在宇文璧玉身上。

她身穿一襲銀白羅衣，不知道用什麼東西織成的，被月光一照，泛起縷縷的閃爍銀光，耀人眼目。

銀色的月光，銀色的羅衣，襯托着她，好似來自夢幻之中，令人心底引起一絲遐想……

白雲飛儘管這時心裏討厭她那種冷漠

高傲的表情，但是却不由得不讚賞她的美麗絕倫。

他忖道：「她雖較夏馥萍和衞瓊霜更美，但是她這份美麗好像來自天上，不易使人接受，又加以她是如此冷峭，拒人於千里之外，更使得別人不敢接近她，這還不若衞瓊霜和夏馥萍更易使人了解……」

一想到夏馥萍，他便想到在百毒谷裏，眼見夏馥萍痛心地哭泣而去，那種悽艷的表情使他不由暗暗嘆息：「唉！為什麼她會是我仇人的女兒呢？」

於是，他強自抑制着自己的思想，不去想她。

於是，他又轉移視綫，凝望着站在面前的宇文璧玉，一瞥之下他不由怒道：「海外是蠻荒夷狄所居之地，還有什麼了不得的絕技？看妳這一臉的驕傲之色，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

他這兩句話與剛才宇文璧玉罵他的話完全相同，但是聲音嚴厲，語氣森冷，更較她為甚，直使那兩個手挑紅燈的宮裝少女臉色都為之一變。

歐陽空一聽，暗暗叫苦：「糟糕！這渾小子，又在使牛性子，若是有得罪了破玉子戈穀那老頭，中原又將鬧得鷄犬不寧了。」

他一見宇文璧玉臉色都氣得變靑，變的蛾眉也豎了起來，不由暗暗打了個寒噤，趕忙伸出手來攔住白雲飛，不讓他再說下去。

宇文璧玉顫聲道：「你……你竟敢說我們是蠻人……」

歐陽空打了個哈哈道：「宇文姑娘，妳不需如此生氣，我跟妳說過，他只是個迷糊蛋，別拿他的話當眞！」

白雲飛投過了一個鄙夷的神色，道：「在下所說之話，一切責任都由我自己負責，我絕不怕什麼海外三仙四鬼的！」

宇文璧玉氣得渾身發抖，道：「你說什麼？你……你再說一次。」

白雲飛冷哼一聲道：「在下雖不是什麼人物，但是絕不會在乎海外三仙……」

歐陽空大聲叱道：「王八羔子的，你不可以少說兩句？」

白雲飛冷冷地瞥了歐陽空一眼，道：「你還欠我一個條件是不是？」

歐陽空一怔，道：「是的，我答應你三個條件只兌現了兩個……」

白雲飛一揮手道：「好，那麼你聽着，現在我請你不要管我的事，立刻離開此地！」

他這下可是對老烟虫惱了火，原先在他的眼裏，歐陽空是一個遵守信義，一諾千金的老前輩。

現在他却認為歐陽空是個害怕強梁的老糊塗了，故而才會說出那種話來。

歐陽空臉色驟然大變，他怒罵了聲：「王八羔子！」但是他却又深深的嘆了口氣。

望着白雲飛那震怒的表情，他又暗自嘆了口氣忖道：「唉！你又怎曉得我的苦心呢？」

敢情七十年前江湖之中，各派林立，互不相讓，由於競爭的關係，各派武技日益精進，常有一二突出之士創出許多絕藝，一時之間興盛非常。

但是就在那年秋深之際，星宿海來了一對年靑夫妻，他們各以神妙怪異的武功，將武林中的九個大門派的掌門一齊殺死，而自此星宿海雙魔的凶名大噪。

那赤神足魔龍白也就是怒天尊者之師，而他的妻子碧玉琴魔也就是九天琴仙金筠音之師。

由於星宿海雙魔的橫行江湖，以致惹得居於東海之外的三個隱居的高手飄海西渡中土，以無上的絕藝將雙魔逐出中原。

那次的黃山大會，大戢禪師與破玉子戈穀聯手之下，在第二十八招上將雙魔擊敗，而鐵笛神尼則以一枝九孔鐵笛，吹出「降魔散曲」而使得碧玉琴魔的碧玉古琴七弦震斷。

自此雙魔回歸星宿海，而大戢禪師等三人則飄然乘桴出海。

從這一次三仙大會雙魔後，海外三仙之名震懾武林，雖然江湖上都曉得海外有三座仙山，但是却從沒有人到過，也沒有人再見過三仙重履中原了，這事也就漸漸被江湖中人所遺忘了。

却不料六十年後，海外三仙竟會有弟子來到中原，而且，還是與星宿海雙魔的弟子相約好，要在靑城外的大眉山莊裏比武。

這消息若是傳將出去，必定會使整個武林都為之震懾的。

歐陽空尚在習藝之際，便已聽見過海外三仙西來中原擊敗雙魔之事，故此深知厲害，而不願得罪宇文璧玉。

誰知白雲飛少年氣傲，竟會因為看不慣她的冷峭而與宇文璧玉發生爭執，而且還提出兩年前所約定的三個條件，非要他離開不可。

他望着白雲飛，深深的嘆了口氣，忖道：「我豈怕她？我是怕得罪了她而惹得海外三仙重履江湖，做出對中原武林不利之事，而掀起了大大的風潮，因為現在中原各派沒有任何人能擋住他們……」

在這個刹那裏，他的腦海之中，頓時想起在百毒會裏，白雲飛中毒幾至死亡，而苦因比丘尼不願施藥救治時所說的話來了。

在淡淡的月光下，他彷彿又看到了白雲飛額上眉心中的一點紅色印痕，發出駭人的怪異光彩。

一片血影在眼前擴散着，他臉色凝重地道：「我立刻便走，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逞一己之喜怒，而令整個武林為之發生變亂！」

宇文璧玉冷笑一聲道：「像這種頑劣之人，你對他如此好又有何用？完全是對牛彈琴！」

歐陽空拱拳道：「希望姑娘除了赴星宿海雙魔之約外，不要再另啓爭端，以不負令師伯等當年西來中原，衞道驅魔的聖舉。」

宇文璧玉默然點頭道：「我此來中原也就是為了應當年雙魔之徒怒天尊者古雷，恨天尊者秦重之約，併不是與中土武林為敵的，前輩放心好了。」

歐陽空道：「如果眞是這樣，那我就放心了。」

他一揚手中的大烟桿對白雲飛道：「我們就此再見……」他感到一陣黯然，低

聲道：「靑山不改，綠水常流，希望再次見到你時，能聽見你名震武林……」

白雲飛心中突地掠過一陣難過的情緒，他抱了抱拳，沉聲道：「謝謝前輩的多次照應……」

歐陽空突地又罵道：「王八羔子！你該叫我老烟虫，怎麼又叫我前輩呢？」

白雲飛一怔，立即喝道：「老烟虫！再見了！」

歐陽空哈哈大笑一聲，飛身掠起四丈，奔向黑夜之中，轉眼便消失蹤影。

笑聲飄落在茫茫的夜色裏，白雲飛依然茫茫地望着夜空，他的心裏升起了一絲後悔之意。

宇文璧玉嘲諷道：「哼！想不到你還是多情之輩？人都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還在傻傻的望着天空。」

白雲飛心裏正在蹩得難受，又聽到宇文璧玉冷峭的嘲諷，不由得怒火騰燒，俊目含煞的回過頭來。

他深吸口氣道：「我若不是看在妳是個女流之輩，一定……」

宇文璧玉傲然地道：「你還能對我怎樣？」

白雲飛怒喝道：「妳若是個男人，我一定殺了妳。」

宇文璧玉渾身一顫，兩眼之中突地掠過一股哀怨的神色，她低聲喃喃道：「我為什麼要使他說出這種話來？」

在這刹那裏，她才曉得自己之所以嘲諷白雲飛，是為了想要多聽他說幾句話，想要多看看他那種震怒的神情。

她想起在東海蓬萊島的海邊，整日裏都是波濤擊岸，怒潮飛濺，雖然島上有着許多馴和的野獸，但是她却一直嚮往着中原的繁盛情景。

許多次，她都想乘着木筏飄過大洋到中原來看看各地的風土文物。

因為她自幼被鐵笛神尼收為徒弟撫養，很受到師父的寵愛，所以就養成了她驕縱的性格。

但是不料在她奉命到中原找尋星宿海雙尊者，並要探尋自己身世之際，在大眉山莊外，遇見了倔強傲慢的白雲飛。

她可從未碰見有人敢當面直視她的，更不必說有人敢與她頂撞，所以她非常注意着面前這俊逸的男人。

當她凝望他時，心裏起了一股難以言喻的感情，這使得她想多與他說幾句話，多看看他臉上的神情。

但是當她刺傷他時，他也以言語來刺傷了她。

她的臉上泛起了一層幽怨的神色，彎彎的眉毛，輕輕的蹙起，這時，她是在後悔不該諷刺對方，而使得他說出那等兇狠的話。

白雲飛一見她那種幽怨淒艷的表情，心頭大震，忍不住心頭的悔恨之意。

他暗嘆一聲，忖道：「唉！我又何必與她計較呢？她只個被驕縱慣了的少女罷了！我又何必管她怎樣諷刺呢？我根本就不認識她，說出這麼嚴重的話幹嗎？」

他幾乎要走過去向她道歉，但是男子漢的自尊心使得他沒有這樣做，他僅瞥了她一眼，緩緩地走了開去。

他才走了幾步，宇文璧玉嬌喝道：「回來！」她眼睛瞪得圓圓的，怒道：「你這樣就走了？」

白雲飛回頭來，淡淡地道：「妳要怎樣？」

宇文璧玉道：「你只要能擋得了我的鐵笛九式，我便任你離去！」

白雲飛緩緩的轉過身來，深深地望了她一眼，道：「妳眞要我出手？」

宇文璧玉冷冷地一哼，道：「天下的男人，都不是東西，尤其你更是壞，今晚，我若不殺殺你的驕氣，眞以為海外沒有絕技了。」

白雲飛狂笑一聲，道：「好！我就讓妳見識一下中原的絕藝神功。」

宇文璧玉一抖手中細長的鐵笛，烏黑的長笛漾起一道淡淡墨黑的光芒，發出一聲尖銳的異響。

陡然之間，紅燈浮動，在黑夜之中散了開來，將白雲飛圈在裏面。

銀衫飄飄，宇文璧玉鐵笛一轉，緩緩點向白雲飛胸前而來。

她這一式看來緩慢已極，但是擊出的方位却是奧秘無比，將對方進逼的身形都封鎖住了。

白雲飛心頭一凜，腦海掠過許多招式，但是覺得任何一派的招式都不能在對方鐵笛之下發招，除了倒退之外，別無其他方法。

他雖是知道自己只要一退，對方笛招便有如江河倒瀉，緊接着而來，但是却被對方鐵笛逼住，只得退後一步。

宇文璧玉咀角泛過一絲微笑，鐵笛一沉，一聲低幽的笛音發出，湊着對方倒退之勢一式攻去。

白雲飛被那急響的笛聲攪得心裏一亂，簡直不能決定用什麼招式應敵。

他畧一猶疑，笛影千重，已經如山壓到。

急忙之間，他大吼一聲，雙掌急劈而出，一式「怒沉孤舟」排空擊去。

「嘿！這是華山的絕技！」宇文璧玉手腕一沉，鐵笛圈起一個小弧，點向對方腕脈而去。

白雲飛腳下一錯，道：「你再看我一式！」

他雙掌交拂，右掌陡然一立，中指斜斜一指點出。

一道指風，犀利地劃出，也是點向對方脈門而去。

宇文璧玉咦了一聲道：「這是少林金剛指。」

白雲飛狂吼一聲，以掌作刀，倏然反劈而出，去勢急勁，掌風呼嘯着擊向對方持笛之手。

宇文璧玉身形有似柳絮，飄昇而起，喝道：「這不過是關外天山派的千山掌法『橫嶺叠翠』罷了。」

白雲飛見自己每擊出一式，對方便可看出招式來源，不由得心中大驚，趕忙連退兩步，那式「橫嶺叠翠」未施出一半便廻掌於胸，一拳直搗而出。

宇文璧玉臉現驚容道：「這又是武當長拳第十一式。」她輕盈地一移身形，笛身一橫，平敲而出，笛音錯亂裏，浮起層層叠起的烏黑光浪，她詫異地道：「你到底是那一派的弟子？」

白雲飛低嘯一聲，雙足一蹬，迅捷無比的斜斜躍起一丈，避開那洶湧而來的層層笛浪。

他深知對方博通各種武功，而且手上持着的鐵笛，揮動之際，發出各種怪異的聲音，能擾亂對方的心神。

再加上她那奧秘怪絕的笛招，自己絕不能空手在對方鐵笛之下走過五招。

所以他趕快躍身而退，施出崑崙名震天下的輕功，閃過鐵笛，飛身躍開。

宇文璧玉輕叱一聲，有似紫燕翔空，帶着一條長長的光影，飛躍而上，往白雲飛射去。

白雲飛一覺笛音急響，追射而來，他長嘯一聲，雙掌一分，碩大的身形在空中一旋，美妙無比的轉了兩匝，又昇起一丈多高。

宇文璧玉輕喝一聲，笛身一抖，左掌往後拍出一股勁風，急射而起，原式不變的追擊而去。

白雲飛心頭一震，深吸口氣，雙足飛快地一曲，上身平翻而出，一道爍爍的淡紅光芒立即繞身而起。

長劍出鞘，劍光如水，一劍切去，正好擊在那急射而來的鐵笛上。

「叮！」一點火光爆出，宇文璧玉身形一沉，飄然落在地上。

白雲飛腳步方一站穩，便雙唇抿緊，肅然的站立在她的面前七尺之處，懷抱長劍，冷冷的凝視着對方。

宇文璧玉舉起手中鐵笛一看，只見笛身三寸之處，有着一道半寸長的劍痕。

她臉色驟然一變，幾乎要哭出來了，因爲這枝長有四尺的九孔鐵笛，是她師父成名的武器，從未受到一點損傷，遣下却被白雲飛的寶劍削裂一道劍痕，使得她心中難過無比。

臉容急速幻變之下，她咬了咬牙道：

「你好大的胆子，敢損傷我師父的鐵笛，我非殺了你不可！」

她將長笛斜斜舉起，臉色嚴肅地凝神注視着對方，緩緩地向前走了五步，寒聲道：「你看看我的降魔十八笛！」

白雲飛只見對方只行了五步，鐵笛已變化了許多部位，顯然宇文璧玉要以那降魔十八笛裏，最爲精湛奧秘的招式擊敗自己。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腦海中已閃過無數意念，最後還是預備以「射日劍法」來對抗宇文璧玉。

他忖道：「我就算再差，也能擋得她剩下的五招！」

意念未了，宇文璧玉的鐵笛已倏然點到。

眼前烏光一閃，那枝鐵笛將他身外的四個方位都已封住，一溜光影驟奔胸前「七坎」要穴。

白雲飛左手劍訣一舉，劍尖泛起一片寒颯光影，一式「旭日東昇」攻出。

劍笛一觸，立即分開，白雲飛倒退半步，上身斜傾半寸，狂吼一聲，劍光劃處，連續不斷的攻出三劍。

「日輪初現」，「后羿彎弓」，「九曲劍剔」，一連三式，劍氣激盪，風旋飛轉，有似波浪排空湧去，威勢懾人。

他剛才因爲先機一失，所以被逼得毫無反手之力，所以這下搶得一分先機，立即便展開一連串的猛烈攻勢。

宇文璧玉被那有似長江大河奔騰而來的層層劍氣，逼得立身不住，匆促之間，連退三步，鐵笛連出兩招，方始擋住對方長劍的攻勢。

她想不到對方武學有如此奧妙神奇的劍術。是以趁得一絲空隙，立即揮笛搶攻，截斷對方連環的劍勢。

白雲飛手持射日劍，神威凜凜的施出剛正沉猛的射日劍法，有似淵立嶽停的昂然挺立，一步都沒移動，將對方攻來的三記笛招齊都截回。

宇文璧玉沒想到對方守得如此緊密，劍式沉穩，劍路剛正，心志竟然不被笛聲擾亂，故而自己攻出的三笛都被擋回，她的銳氣頓時一挫。

白雲飛輕喝一聲，長劍輕靈地自偏鋒削出，順着對方鐵笛削去。

他這一式乃是峨嵋「流雲劍法」，劍式飄逸輕巧，與點蒼的射日劍法大不相同，是以劍路乍變，已攻入對方長笛之內。

宇文璧玉忽地一聲驚叫，那枝長劍已悄然而來，毫無聲息的欺入偏鋒，往脅肋攻到。

這在電光石火的剎那，她圈指一彈，一溜急勁的指風射出。

「叮！」劍刃泛波，發出一聲龍吟似的輕響，長劍盪開了四寸。

宇文璧玉滑步移身，自那狹窄的空隙裏欺身而進，鐵笛一勾一點，正好擊在白雲飛胸前「志堂穴」上。

但是就在這剎那中，白雲飛左手劍訣一分，五指張開，一招「金龍探爪」伸手扣出。

他們這些動作都是近身肉搏之招，是以迅捷無比，快速絕倫，剎那之間，白雲飛悶喝一聲退出五尺開外。

他左手五指正好抓住宇文璧玉的衣衫，隨着退後之勢，「嗤啦」一聲，已將她的銀衫撕開。

宇文璧玉一記鐵笛擊在對方身上，却不料對他毫無反應，畧一遲疑之下，身上衣衫，已被撕破了，露出裏面粉紅色的褻衣。

她的兩頰立即飛起淡淡的紅暈，掩着臉反身便走。

白雲飛雖然身上穿着毒門的寶物「銀鏤軟甲」，但是被宇文璧玉的一記鐵笛擊得幾乎吐出血來。

他驚駭之下，趕忙退出五尺深吸口氣，抑制住胸中激盪的氣血。

他知道，若非自己身上穿着那件軟甲，必定會當場吐血重傷，甚而經脈決裂而死。

「海外的武功眞是厲害！」這是他第一個念頭。

但是當他抬頭時，他的第二個念頭是：「宇文璧玉是天下第一美女！」

他的心中，被她那羞慚而嬌柔的紅暈引起了波動。

她那身穿粉紅褻衣，掩臉返身的表情，使得他心頭大震，在這時，他知道那種情形將是他一輩子都忘不了的。

就在他一怔之際，紅燈倏然浮動，錯綜雜亂一陣移走，一股浩瀚的勁道自四外

洶湧而來。

不容他再有第三個念頭，周圍有似一道鐵箍將他圈住，那漩激的勁道自每一個空隙裏洩了進來，他幾乎要窒息斃命。

陡然之間，他狂吼一聲，長劍痛苦地一劃，森森的劍氣有似風雷迸發，燦爛的劍芒閃爍生輝，耀人眼目。

他這一式乃是「射日劍法」裏第九招「斜陽耀耀」，在剎那之間，一招揮出，劍尖連發六式，激起無邊的劍氣，發出刺耳的聲音，而使劍芒交織輝映。

紅燈盞盞，飛盪開去，「嗡嗡」的劍氣裏，白雲飛六式劍路齊都落空。

他喘了一口氣，長劍迅捷地收了回來，身形移處，旋了一圈。

身外二十四個白衫少女，緩緩的移動身形，紅燈交幻，滿空恍如流蜜，分不清人影了。

他心中駭然，趕緊閉上眼睛，暗忖道：「怪不得她對紅燈大陣如此自信，這眞是厲害，竟能使人產生一種幻覺……」

「唉！」一聲深沉的嘆息自他身邊響起，直使得他心波盪漾不已，情緒頓時低落下來。

他睜眼一看，只見那二十四盞紅燈都靜懸空中，排成二排，那個軟轎已被放在地上，兩個抬轎的巨人雙臂交叉放在胸前，陪着宇文璧玉向着這邊走來。

宇文璧玉身上已披着一件銀灰披風，臉上掛着兩道淚痕嬝嬝的行來。

她走到白雲飛身前四尺之處站定，目光凝在他的臉上，怔怔的凝望着。

白雲飛心裏泛起一絲惜憐之情，他懷抱長劍也凝神的望着她。

四週靜寂，他與她對望了一會，還是忍不住掉轉頭去。

宇文璧玉緩緩道：「你是我一生裏遇見的第一個眞正的男子漢。」

白雲飛雙眉一軒，又轉過頭來望着她，他不知她爲什麼會說出這話來。

宇文璧玉幽幽地道：「但是，你也是我第一個最痛恨的男人！」她厲聲道：「我恨你！」

白雲飛心頭大震，恍如遇見雷殛，所有的思想都已經停頓，耳中嗡嗡作响，腦海裏不住的廻盪着這句話。

宇文璧玉眼淚簌簌地掉落下來，但是她的眼睛却一點都沒眨動，任由淚珠滾落在衣襟之上。

白雲飛眞不知道心裏是什麼味道，也是怔怔的望着有似帶雨梨花的宇文璧玉，連脚步都沒動一下。

宇文璧玉泣着道：「你是第一個傷害我自尊心的男人，我會恨你一輩子！」

白雲飛握了握拳，沉聲道：「我會記得妳這句話的！」他仰首望着蒼空，喃喃道：「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妳這句話！」

宇文璧玉舉起衣襟，擦了擦臉上淚水，悽然地笑了笑，道：「我也希望你能記得我這句話，這一輩子我都會恨你！」

白雲飛輕輕嘆了一聲，深深地望了宇文璧玉一眼，反身往黑夜裏走去。

他心情沉重無比，所以拖着的脚步也覺得沉重，緩緩的行了兩步，他聽到宇文璧玉叫道：「慢走！」

她冷冷地望着錯愕回頭的白雲飛，問道：「你還沒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白雲飛微微一愣，立即狂笑起來。

宇文璧玉細長的眉毛一掀，靜靜地望着白雲飛在狂笑。

笑聲飄落開去，好一會方始停止。

宇文璧玉淒然一笑，道：「難道我是這樣愚蠢，故而使你如此大聲嘲笑嗎？」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並不是嘲笑妳！只是笑我自己罷了！」

宇文璧玉眼中發出疑惑的目光，凝望衣袂飄飄的白雲飛，緩緩道：「你自己又有什麼地方值得如此狂笑！」

白雲飛道：「我到現在才發覺我與妳無怨無仇，而妳也對我毫無了解，我們却會發生這種恨不得要殺掉對方的意念，眞莫明其妙……」

宇文璧玉道：「你是笑我對你的名字都不清楚，却會說出那種話來？」她輕輕的嘆了口氣，道：「你可曉得有一句話，白頭猶新，傾蓋如故？」

白雲飛點了點頭，道：「這是說許多人認識了幾十年都只不過是點頭之交，而一些人在剛一認識，便有似故人相逢一樣，毫無隔閡，但是這與仇恨……」

宇文璧玉道：「這就是了，我一見到你，心裏便恨你，好像這種深沉的恨意是來自很久以前……」

白雲飛怔怔地望着那絕美的臉龐，心裏眞不知道是什麼滋味，腦海裏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空白一片。

宇文璧玉幽幽一笑，裙裾一擺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姓名呢？」

白雲飛搖了搖頭，喃喃地道：「我還沒弄清楚妳那句話。」

宇文璧玉長長的睫毛一陣眨動，輕聲道：「你慢慢想吧！終有一天你會想清楚的。」

白雲飛只覺她眼中露出一股奇異的情緒，在眼睫毛眨動裏，很快地便消失了。

他喃喃道：「總有一天我會清楚。」

宇文璧玉抬起頭來望了望蒼茫的天空，慢慢道：「快要三更了，這是一個長長的夜……」她驟然轉首道：「你仍不想告訴我？」

白雲飛呃了一聲，道：「在下姓白，白雲飛……」

宇文璧玉秀眉一揚，道：「白雲飛！好一個飄逸的名字，好一個富有詩意的名字！」

白雲飛咀角泛起一絲笑容，瞥了下那二十四盞紅燈，道：「妳的名字並不壞，宇文璧玉！」他微微仰首道：「我也會記得這個名字！」

他話聲一了，宇文璧玉冷冷道：「我不需要你記得我的名字，我只要你記得我在恨你便行了！」

白雲飛沒料到對方性格如此喜怒無常，他瞥了一下宇文璧玉那寒凛的臉色，心中突地泛起一片寥落蕭索的感覺。沒有再說什麼，他掉過頭去，走向黑夜之中。

望着白雲飛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的身影，宇文璧玉輕輕嘆了口氣，慢聲吟道：「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繆文與毛文琪返抵客棧後，毛文琪疲累過甚，一早就睡，繆文却爲金劍俠端木方正引往城郊，一夕傾談，兩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慨，繆文因自身肩負大仇，未便將身世坦告，端木方正諒解其苦衷，不予深究，互訂交而別。原來這繆文竟是十七年前慘死於三劍七鞭之陰謀下的仇獨遺腹子仇恕，他與端木方正分別後返抵寓所，驀見石磷，仇恕驚詢來意，石磷拆穿他的身份後，勸其體念他母親爲他取名恕的含義，仇恕以父仇不共戴天爲辭，石磷責其只知父仇不念母恩，並語侵仇獨，仇恕大怒向其責問——

廢祠驚異變　荒地遇奇人

石磷冷冷道：「你那父親麼——哼哼，不說也罷。」他與毛冰，自幼相處，鍾情極深，到後來一股相思，化爲泡影，對那仇獨，自然難免妬恨，只是他生性豁達，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是以心中雖有妬恨，却始終沒有將之現諸形色。

直至此刻，多年的積憤，才使他說出此話來，仇恕一聽，自是大怒，甚至他那始終不動聲色的俊目，却因憤怒而變得赤紅，猛地一拍桌子，怒視着石磷，沉聲道：「我父親可怎的？他老人家一生光明磊落，却爲小人們所算而死，石叔父，你與家母雖是知交，我仇恕也因之敬重你三分，但你言語之中，若再對先父有半分不敬，那麼——哼哼！就莫怪我姓仇的不知敬重尊長了。」

石磷冷笑道：「好極，好極，我倒要看看你怎地——」目光一抬，只見仇恕目光之中，滿含怨毒之色，心中一動，突地想起以前那「仇先生」的一生行事，不禁暗嘆一聲，中止住自己的話，暗忖道：「難道武林之中，又將出現一個行事莫測的魔頭嗎？」緩緩走到門口又回轉身道：「你既如此，我也不再多說，只要你心中還有幾分記得你母親的養育之恩就是了。」

仇恕冷冷道：「這個自然。」

目光四掃，瞥見桌上放着的茶杯，伸手端了起來。石磷冷笑道：「你毋庸端茶，我本要走了，只是我却要告訴你，以後夜間出去，先要熄滅燭火，關上門窗，若非我在你床上裝的鼻息沉沉，已然入睡的樣子，只怕隔壁的毛大小姐早已走進來查看了。」

仇恕心中暗道一聲：「慚愧。」口中却仍然冷冷道：「有勞閣下操心。」

石磷又自冷笑一聲，道：「我並無要你領情之意，你也毋庸謝我。」

仇恕道：「閣下要說的，只是這幾句話嗎？」

石磷道：「還有一言要奉勸閣下，閣下以後要隱藏身世，還得再化些工夫，單說自己是百粵富商之子，却是萬萬作不通的。」袍袖一拂，緩步走到門口，那知眼前人影一花，那仇恕已冷冷站在門前，沉聲道：「閣下說話，需得說得清楚些，話說一半就想走——」

石磷冷笑接口道：「我若全說出來，只怕你要感謝於我。」

仇恕鼻孔裏重重哼了一聲，石磷又道：「閣下雖是聰明人，別人却也不是呆子，那靈蛇毛臯能有今日之地位，豈是倖致，你年紀輕輕，和那『八面玲瓏』胡之輝又素不相識，出手就是數十萬兩銀子，若再無人疑心——哼哼，那當眞全都是呆子了。」

仇恕心中不禁又暗叫一聲：「慚愧。」口中却仍冷冷道：「疑心又當怎地？」

石磷暗中一笑，忖道：「當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口中却道：「疑心之下，就要探查，那『鐵騎神鞭』騎士，遍佈大河兩岸，長江南北，只要到粵東去稍一查問，便知道你這富商之子是冒牌的了。」

仇恕心頭一跳，沉吟半晌，却聽石磷又道：「只是那些『神鞭騎士』未到粵東，就被區區在下制死，閣下大可放心了。」語聲微頓，冷哼一聲，又道：「我如此做法，只是爲了你那母親而已，你也毋庸感激於我——哼哼，若是爲了你那父親的話，哼哼！我不說你心裏也清楚得很。」

仇恕軒眉怒道：「你對我施恩三分，日後我必報你五分，只是你言語之中，若再對先父有不敬之處，那又當別論，莫怪我要……」

語猶未了，門外突地傳入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聲，一面道：「你要幹什麼呀？那麼一清早，你跟誰發脾氣呀？」仇恕，石磷齊地一驚，只聽「篤篤」兩聲輕微的敲門聲，那嬌笑之聲又道：「我可以進內來嗎？」

仇恕腳步微錯，溜開五步，石磷却搶步走到門前，拔開門閂，一面笑道：「是文琪姑娘嗎？你倒起來的早。」

門外又是嬌聲一笑道：「不早啦。」隨着笑語之聲，閃入一個婀娜的人影，石磷定睛一覷，不禁連退三步，愕愕地望着這身材婀娜的女子，仇恕更是大奇：「她怎地會到這裏來？」

那女子嬌笑不絕，媚目一瞟石磷，便電也似的轉到仇恕面上，笑道：「奇怪吧，會是我，不是你那文琪妹妹。」輕移蓮步，走到仇恕面前，又自笑道：「你瞧你，臉都氣白了，幹什麼呀，告訴我，是誰欺負了你，讓大姐姐給你出氣。」

仇恕微一定神，心中閃電般轉了兩轉，面上亦堆上笑容，躬身道：「我當是誰，原來是百步飛花林仙子，昨日一睹仙姿，原已再也難忘，那知今日仙踪滋至，這眞叫小可喜出望外了。」

那嬌笑如鈴的「百步飛花」林琦琤又是「咯咯」一笑，輕輕伸出一隻白如玉葱般的玉指來，在繆文額角，輕輕一點說：「小兄弟呀！你這張咀可眞甜，甜得教我這老姐姐都有些受不了啦。」尾音拖得長長的，就像是滲了糖的花生酥。

仇恕微微一笑，又道：「不識林仙子之美者，是爲無目也，小可此言，實是出自肺腑，林仙子若說小可僅是嘴甜故意恭維，那倒是寃枉好人了。」

「百步飛花」林琦琤眼波一轉，嬌笑道：「你老姐姐老得都快掉了牙啦，還談什麼美不美哩，不過——」伸手一攏鬢髮，柳腰輕輕一搖：「武林中人倒是眞有不少人說你老姐姐美的，我總是以爲他們瞎恭維，今天你這麼一說呀——」她又輕輕一點仇怨額角：「我倒是眞有點相信。」

石磷目光四轉，鼻孔中重重「哼」了一聲，拂袖走到門口，那知身側突地香風嗖然，那「百步飛花」已俏生生地攔在身前，左手微曲，手背扶在柳腰之上，右手輕輕一指，嬌聲道：「你哼個什麼，是不是看不慣什麼人呀？」目光越過石磷，瞟到仇怨身上，又道：「小兄弟，告訴我，剛才你是不是和他生氣來着。」

仇怨心中一轉，突地「哦」了一聲，搶步走了過來，道：「小可忘了給林仙子引見了，這位就是——」

林琦琤「咯咯」笑道：「你不用引見，我早知道他是誰了，這些年來，我常聽說武林中有個流浪劍客，是武當弟子，叫石磷，整天的在江湖中東飄西盪，什麼事也不幹，是個怪人，我一聽就覺得『石磷』這名字很熟，却始終想不起是什麼人，今天一見，我才知道是他，多少年以前，我就在毛大哥家裏見過他的呀！」她掩口一笑：「那時候他整天地跟在我們毛大妹子身前身後亂轉，剛才我還以爲你們在吵架哩，原來你們是朋友。」柳腰一折，退後一步：「那我就不攔您哪。」

這「百步飛花」說起話來，媚眼如珠，但每一句話的尾音，却又拖的長長的，還帶着一些輕微的顫抖，讓人聽了，就像是吃了三斤滲了糖的花生酥，甜得都快起膩了。

但這些話聽到仇怨耳中，他心裏却不禁爲之怦地一動，忖道：「原來他和媽媽是……」抬眼一望石磷，只見他也正在望着自己，兩人目光相對，各各泛起一陣難言的滋味，不知是恨，是怒，抑或是另一種滿含溫情的情感。

只見石磷又自長嘆一聲，緩步走到門外。「成日東飄西盪……什麼事也不幹……身前身後亂轉……」這些話一句接着一句，不停地在他心中撞擊着，他只覺心中熱血沸騰，不能自已，暗自忖：「我是個怪人嗎？」

仇怨望着他瘦削的背影，消失在門外，目光轉處，却見那「百步飛花」林琦琤婀娜地走到桌旁，伸出羅袖，輕輕在椅子上一拂，側身坐了下去，秋波四轉，嬌笑道：「小兄弟，你把門關起來，倒杯茶給大姐姐喝，陪你大姐姐聊聊天。」

仇怨心中又閃電般轉了幾轉，嘴角便又泛出笑意，隨手帶上房門，一面喃喃着：「不知道文琪醒了沒有，她若醒了，一定會過來的。」

他話像是喃喃自語，自己說給自己聽，其實却是對這「百步飛花」說的。

林琦琤嬌聲一笑，道：「你看你，嘴裏一天到晚文琪文琪的，你就知道她醒了一定會過來的嗎？」玉手中方才拿起的空茶杯遞到仇怨手上。

仇怨含笑接了過來，一面道：「文琪若醒了，想必是一定會過來的。」

林琦琤秋波盪漾，笑道：「想必是一定會過來，這只是你一個人在這麼想罷了，人家可不這麼想。」

仇怨一愕，險些將茶杯裏的茶都倒得滿溢了出來，口中却笑道：「那麼林仙子您又怎麼想呢？」

林琦琤杏眼一睜，故意嬌嗔道：「你再這麼林仙子林仙子叫我，我什麼話都不告訴你了，讓你一個人去胡思亂想去。」

仇怨笑道：「那麼我叫什麼，您才告訴我一些話呢？」

林琦琤秋波又是一漾，櫻唇微微一抿，嬌笑道：「你……你就叫我……大姐姐，我麼……，就叫你小兄弟，這有多好，顯得又親近，又順口，不比那林仙子林仙子的好的多麼？」伸手接過了茶，淺淺啜了一口，晨光之中，她眼角雖然可看出一些魚紋，但那種嬌好的笑容，却像是使得這已半老的徐娘，不但風韻猶存，而且媚艷之態也未稍減當年哩。

她深深放下茶杯，「噗嗤」一笑，又道：「你別着急，讓大姐姐告訴你，你文琪妹妹醒了之後，不但沒有過來，而且早就走得不知到那裏去了。」輕輕搖了搖頭：「可憐，可憐！我們這位小兄弟，却還在這裏苦苦的等着她哩，唉——我說文琪姑娘呀，你走了怎麼也不說一聲呀？」媚目流波，瞬也不瞬地望在仇怨面上。

仇怨心中却爲之一驚！

「她會早就走了，她會不通知我一聲就走了，這又是爲着什麼呢？」搶步走到門口，想去看看，但心中一動，又自忖道：「這『百步飛花』想必不會騙我。」停下腳步，轉身走到桌前，心中疑雲大起，想來想去，又想不出那毛文琪爲什麼地走了。

這些天來，他確信她已墮入自己的情網，而且墜得那麼深，這天眞而純潔的女孩子，終日心中所想的，就是未來幸福的憧憬，她幾乎要不去見她師父，而隨着自己。

「但此刻她却走了。」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驚愕的事，仇怨心中，只覺彷彿失落了什麼，一時之間，竟空虛得很。

「未有所得，怎有所失？」他暗問着自己：「難道我曾覺得到過什麼，難道我已爲我所得的東西而感到可貴，不然此刻我爲什麼又會失落了什麼的感覺呢？而且這份感覺是如此濃厚。」

但他隨即又爲自己辯護：「我這不過在奇怪罷了，呀……難道她是因爲知道我在騙她，是以才走了的嗎？難道她已知道我是來尋仇的人？難道我之所以對她，無非是爲了想騙她的情感，來傷她父親的心嗎？」

這些問題，在仇怨心中，變成了一個難以化解的死結，他呆呆地愕了半晌，却聽「百步飛花」又是「噗嗤」一笑，道：「你看你，氣成那副樣子，來來，坐在這裏，讓大姐姐安慰安慰你，她走了就走了，有什麼關係，天下的女人又沒有死光！那毛文琪只不過黃毛丫頭一個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仇怨展顏一笑，忖道：「想來她並未因爲知道我的來歷而走，否則這林琦琤又怎會對我如此。」於是他臉上的笑容就越發開朗了。

客棧裏的人聲雜亂了起來，套牲口的聲音，趕車的聲音，店小二大聲地吆喝着：「趕路要趕早，遲了就熱了，若要吃早點，馬上就送到，行李莫少帶，店錢莫忘了，小費無所謂，有沒有都好。」林琦琤「咯咯」地笑着，和仇怨說着話，一雙秋波，像是春水般盪漾着。

她初出江湖之時，情竇初開，那時她師兄點蒼派的一代劍客神劍手謝鏗方才去世，她在一無管束的情形下，便已十分放蕩。

此後的一些時日裏，她雖也曾斂束幾年，但不久便又故態復萌，甚至變本加厲起來，武林之中稍不檢點的年青豪客，十人之中，總有三五人和這位「百步飛花」有過一腿，此事已成公開之秘密，但是大家都沒有掛在嘴上而已。

世間無論任何一個女子——尤其像她這類的蕩婦，見了仇怨這種英俊少年，可說沒有一人會不動心的。

而仇怨呢？他又怎會不知道這林琦琤的用意，他生具天性，對這種女子本極不恥，但却又自己告訴自己，這是個極好的機會，因之他便也作出一副無知的樣子，和這林琦琤歡談着，只是他心中却無時無刻不在暗問自己：「文琪怎會突地走失了呢？」

春日既升得漸高，店裏的小二輕輕敲了敲房門，輕輕走了進來，輕輕放下茶水，又輕輕走了出去，雖然極力控制自己，却還是不時偷偷向林琦琤瞟上兩眼，腹內暗自嘀咕着：「這小子艷福眞不淺，昨天晚上是個大姑娘，今天又換了個水蜜桃。」過了一會，又送進一壺茶來，爲的是想多看兩眼。

這原本是春天呀！在春天裏，連貓兒都會叫春哩！

等到店小二第三次進來，又走出去的時候，林琦琤微顰黛眉，却嬌笑道：「我留在這裏，就是爲了和你安安靜靜地談談話，可是——你看，這裏吵得死人，喂，我說兄弟，你要是沒有事，就陪你大姐姐逛逛，等會隨便找個地方喝上兩杯，然後……」她咯咯一聲嬌笑：「我最喜歡看你喝酒的樣子，昨天你喝了酒，臉紅紅的，就像……就像個大蘋果似的。」

於是仇怨算清了店錢，和林琦琤走出房門，一面笑道：「今天我陪大姐姐痛痛快快地玩一天，明天我可要趕到河北去，我爹爹有件生意在那裏，還等着我去料理呢。」

林琦琤抿嘴一笑，道：「今天我們玩過了再說，你要是眞讓大姐姐玩得痛快，明天大姐姐就當你的保鏢，陪你到河北去一趟。」仇怨側目一望，只見她雙頰竟已嫣紅，不禁心中暗罵一聲：「無恥的蕩婦。」面上却仍然笑容滿面地道：「有了大姐姐作我的保鏢，那我就放心了。」穿過迴廊，走出店門，陽光已曬滿地面，繆文含笑回顧，却見身側的林琦琤面色竟突地一變，沿着她的目光望去，只見街心一人旁馬而立，背脊挺得筆直，目光凜然望着自己，却是那子母雙飛「左手神劍」丁衣呢。

有風吹過，吹過這「左手神劍」的衣袂不住飛揚，但他的身軀，却生像是鐵石鑄成的，一動也不動，面目之上，亦是木然沒有表情，只有一雙眼睛，烱烱發着光采。

林琦琤面色微微一變，瞬即嬌笑如常，緩步走了過去，笑道：「丁四哥，你怎麼也來了，你不是和毛大哥一齊回杭州去了嗎？」

丁衣冷「哼」一聲，目光却仍然停留在仇怨臉上，仇怨暗中一笑，忖道：「這位左手神劍敢情是在吃醋。」

却聽丁衣冷笑一聲，道：「我就知道你是看中了這小子，是以才不肯和我們一齊回杭州。」林琦琤面色一沉道：「丁四哥，你這說的什麼話，我愛到那裏就到那裏，難道還有誰能管得了我嗎？」

丁衣目光一轉，面上竟堆出笑容，道：「七妹，你別生氣。」

仇怨暗中又一笑：「這位左手神劍，敢情竟有三分畏懼於她。」

目光一轉，只見林琦琤也已嬌笑起來，道：「那麼你來又爲的什麼？」

丁衣橫睨仇怨一眼，道：「毛大哥十日之後，在杭州城擺下英雄盛宴，這一次將南七北六十三省有頭有臉的角色都請到了，是以叫我來通知你一聲，大哥他……嘿嘿，他怕你玩得連正事都忘了。」

仇怨心中一動，連忙大步走了過去，先向丁衣當頭一揖，轉身却向林琦琤笑道：「林大姐既然有着正事，那麼小弟就告辭了，反正來日方長，日後小弟必定陪大姐痛飲三日。」躬身一揖，轉頭而去，只聽那「百步飛花」口中急道：「你……你……」下文却再也無法說下去，又聽得那「子母雙飛」道：「大哥在杭州等我們，這一次武林盛會，你錯過了豈不可惜。」

他心中既是得意，又是好笑，想那林琦琤臉皮再厚，也不會當着「左手神劍」拉住自己，這一次她被丁衣纏住，必也無法再來尋找自己，但自己以後若有用得着她之處，却可去找她，心中一轉，又想出一個主意，嘴角不禁泛起一絲微笑。

沿着街簷走過了這條街，回目一望，只見那商賈打扮的漢子果然已跟在自己身後，他手微一抬，打了個手式，那漢子便一聲呼哨，喊來一輛大車，跨上車轅，仇怨沉聲道：「駛出城去。」

那車夫馬鞭一揚，「吧」地落下，大車便走的更快，仇怨回首道：「昨天晚上我吩咐你的事，你可全都做了嗎？」

那商賈打扮的漢子，恭聲道：「小的已叫宋小刀連夜趕到杭州，大約不出三日，便有毛臯的消息。」仇怨「嗯」了一聲，那漢子又道：「那姓胡的胖子昨天在這裏折騰了一天，又弄了兩個粉頭喝酒，直到晚上才去，有三個『鐵騎神鞭』隊的傢伙出城往東走，陳鐵頭跟了去一看，這三個小子不知怎的，在城外全叫人給治死了，身上只有一處劍傷，顯見那動手的人手腳乾淨俐落的很，陳鐵頭查了一查，也不知道是誰？」

仇怨又「嗯」了一聲，心裏知道這必定就是那石磷弄的手腳了。

那漢子頓一頓，又道：「胡胖子一起更就走了，也是回杭州，至於公子叫小的摸那藍衣人的海底，小的却摸不清楚，昨天晚上跟在他後面才走了半條街，眼睛一

轉，他就不見了，公子，這人可眞扎手的很，我牛三眼混了這麼久，還沒見過這麼機靈的人。」

仇恕微微一笑，道：「此人的海底我已知道，你不用打聽了。」目光轉處，只見「牛三眼」面上滿是欽服之色，不禁一笑又道：「昨夜和我在一起的那女子，你可看到她的去處？」

「牛三眼」眼睛一張，像是不勝驚異地說道：「昨天她不是和公子一齊投店的嗎，她一直也沒有出來過呀！」

仇恕「哦」了一聲，雙眉微皺，心裏更奇怪！

「那麼她又到那裏去了呢？」

他俯首沉吟半晌，那「牛三眼」又自恭聲道：「現在小的還有五個弟兄在這裏都歇在城外的『曾氏家祠』，公子若是還有什麼吩咐，小的立刻就去通知他們。」

仇恕微微一笑，道：「這些日子，可辛苦你了。」隨手從懷入掏出一張銀票，看也不看，就交給了他，又道：「這點銀子，你就拿去買酒吧。」

那「牛三眼」眼睛一瞪，右手跨着車轅，左手一拍胸脯，朗聲道：「公子，你這是幹什麼，上次才給了一千兩銀子，我們兄弟幾個，怎麼用也沒有用完，這次你怎麼又給了。公子，我跟着你辦事，可不是爲你的銀子，我『牛三眼』雖然不是個什麼東西，但這麼多年來，我跟着梁上人梁大哥走南闖北，胳膊上站鷹，大腿上跑馬，也是條響噹噹的漢子，公子，你別看梁大哥叫我跟着你，錯非是你，要是換了個人，我『牛三眼』可也沒有這麼聽話，我梁大哥常說天下英雄，除了公子你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人了，我先還不信，可是，現在——嘿，我可信了，就憑你這種氣派——」

仇恕微微一笑，截斷了這草莽好漢「牛三眼」的絮絮之言，笑道：「這個自然我也清楚，只是這點銀子，你還是拿去的好，你雖不要，但你手下的兄弟可要銀子使呀！」終於將銀票塞在他手裏。又道：「我也想到那『曾氏家祠』去看看，隨便我還要找人帶個信，通知你那梁大哥和龍氏三兄弟一聲，叫他們十天之內，都趕到杭州去。」

那「牛三眼」胸膛一挺，道：「現在已出了城，曾氏家祠，就在前面不遠。」又喝道：「喂，小毛皐，你把鞭子重打兩下，讓馬跑得快一點。」回首笑道：「公子，我管這趕車的叫小毛皐，你看這花名取得可好，嘿嘿，你瞧這小毛皐鞭子揮得多響，打在馬身上，可傷不了馬的一根毛，只怕那大毛皐還沒有這一手哩。」

仇恕「噗嗤」一聲，笑出聲來，只聽那趕車的精神越發抖擻，「吧吧」連聲，將手中的皮鞭揮得山響，車馬果然走得更快了。

那「牛三眼」跨在車轅上，挺着胸膛，迎着撲面而來的春風，也像是非常得意，此刻他身上穿的雖仍是一身買賣人的打扮，但在他身上，卻從頭到脚再也看不出半分買賣人的樣子來了。

趕車的手中皮鞭再次一揚，口中「得兒」吆喝一聲，車馬便倏然停了下來。「牛三眼」刷地跳到地上，打開車門，一面聳鼻道：「好香，好香。這班小子想必不知從那裏又弄了條野狗來，公子，你吃過狗肉沒有，喝，那可眞香，不信你聞聞，我那幾個寶貝弟兄，又在那裏燉起狗肉來了，小毛皐，你停了車也來吃兩碗。」

仇恕微微一笑，心中卻自感慨：「屠狗之輩，雖是草莽小人，卻每多沒奢遮的義氣漢子，那些錦衣玉食的朋友，哼——」舉目四望，只見四下青葱一片，寂靜無人，就連地上都長滿了荒草，幾株殘楊敗柳之後，牆宇隱現，想必就是那「曾氏家祠」了。

春日郊外的空氣，自然是無比的清新，在這清新的空氣，卻果眞傳來一陣陣濃郁的香氣，仇恕微笑一下，道：「我常聽說百畜之中，狗肉最香，是以叫做香肉，但卻始終未曾吃過，今日我倒想嚐嚐這名滿天下的異味哩。」

「牛三眼」哈哈一笑，道：「公子，不是小的胡說亂道，你一吃了之後，管保連鷄鴨魚肉都不要吃了。那味道——嘿，嘖嘖！可眞教人連說都說不出來。」

這祠堂的土牆，灰土早已頹敗，那扇原來是朱漆的大門，此刻也因歲月的消失而變成土黃之色，門上的銅環，也銹得發黑了。

一走到門口，「牛三眼」就興高采烈地喝道：「嗨，你們別儘顧着吃狗肉呀，快出來看看，看是誰來了。」

仇恕一笑，那知祠堂之內，卻仍然寂無人聲，「牛三眼」皺眉低聲罵道：「這些狗頭，吃狗肉吃昏了呀？」一脚跨了進去，只見這祠堂的正堂上，升着一堆柴火，火上高高地架着三根木棍，棍上吊下一隻銅鍋，鍋裏熱氣騰騰，濃郁的香氣，也就是從鍋裏冒出的。

但是柴火的兩側，坐着的卻不是他意料中的人，而是兩個乾瘦的老者，鬍鬚都已全白，四隻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那隻煑着狗肉的鍋子，一人手裏拿着一個足可裝下三斤花雕的酒葫蘆，卻連望也不望這大聲吆喝着進來的「牛三眼」一眼。

「牛三眼」一望之下，不禁愕得呆站在地上，張開來的嘴吧，也吶吶地說不出話來，仇恕隨後走了進來，亦是爲之一愕，只見這兩個老人身上各各穿了一件襤褸的道袍，雖然滿是補釘，但卻洗得極爲乾淨，全白的鬍鬚，長長垂了下來，頭上的白髮，卻挽了個道髻，用根烏木插住。

「牛三眼」定了定神，才快步走了過去，唱了個肥諾，道：「兩位道爺，可曾看到我那五個弟兄走到那裏去了？」

這兩位裝束似道非道，似俗非俗的老者對望一眼，各各一笑，朗聲道：「你的兄弟是誰？」

「牛三眼」又自一怔，道：「我那些弟兄……嗯，一個高高瘦瘦的，身上穿着的是走方郎中的打扮，還提着一個藥箱，帶着一串虎撐，另一個滿臉鬍子的，穿的是黑布短打，另外一個肥肥胖胖的，挺着大肚子……」

那兩個老者一齊搖了搖頭，其中一個身軀較高，坐在地上都比另一個高着半個頭的枯瘦道人緩緩笑道：「施主所說的人，貧道一個也未曾看見！」

另一個老者笑道：「貧道清晨即來此，此地根本連半條人影都沒有，施主所說的人，只怕早已走了吧？」

「牛三眼」兩眼一瞪，突地喝道：「眞的嗎？」

那兩個老者卻只是微微一笑，再也不望他一眼，一人從地上取起一雙長達尺近的筷子，緩緩在鍋裏攪動着。

那「牛三眼」眼睛又一瞪，方想再吆喝兩句，那知肩頭突地一緊，硬生生被拖開三步，回頭一望，卻見仇恕目光之中，滿是懷疑之色，生像是見着了一些令他極爲驚異的東西。

他一入此間，便看出這兩個老者必非常人，「牛三眼」在那裏喝問，他卻遠遠站在一邊，凝目而望，只見這兩個老者，衣衫雖襤褸，手掌卻瑩白如玉，那身材較高的一個，手上留着指甲，竟長達兩寸，頂端微微捲起一些，他心中便不禁一動。

等到另一個老者取起筷子，攪動狗湯之際，他更發現一樣奇事。

原來這老者身軀本矮，那湯鍋卻吊得極高，按理說他伸手之處，本應够不着那隻鐵鍋，但他伸手之間，全身未動，手臂卻像是長了幾寸，仇恕心中更是大奇：「此地焉有此內家高手？」

此刻已將入夏，那「牛三眼」站在那堆柴火之旁，只是片刻，便已沁出汗珠來，但這兩個老者神態之間，卻安詳已極，半點也沒有熱意，這又是一件內家高手所特具的異常之處，仇恕身受當代頂尖幾位異人的調教，自是識貨已極，一見那「牛三眼」又要瞪眼發威，便搶步走了過去，將他拉了過來，那「牛三眼」混混沌沌，卻還不知道怎麼回事哩。

「波」的一聲，火堆之中，爆出一團火光，那老者手腕一翻，筷子一夾，便巧妙地將那團電射而出的火花挾住了，隨手拋在地上，又伸筷入鍋，攪動兩下，挾了一塊紅噴噴的香肉出來，一面道：「這肉像是已經熟了。」一面放入嘴裏，細細咀嚼起來。

仇恕微微一笑，將「牛三眼」拖到一邊，自己卻走了過去，躬身一揖，道：「老丈請了。」

那兩個老者齊地側顧一眼，道：「施主請了。」目光上下在他身上一轉，又自笑道：「可要嚐些香肉？」

仇恕目光一轉，一撩衫脚，席地坐了下來，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那兩個老者齊地一笑，一人將手中的長筷，緩緩伸了過來，仇恕隨手接過，竟然就老實不客氣地大吃大喝起來。

「牛三眼」眼睛瞧得發直，卻聽那瘦長老者又自笑道：「那位施主可要一併過來，隨意吃喝些。」目光轉向仇恕，又自凝目半晌，微笑一聲，道：「貧道一別江南，十有餘年，想不到江南人物，越發靈秀了，眞是可喜。」

那「牛三眼」咕噥着。

「這批狗才跑到那裏去了，眞是氣人！」大步走了出去。

那枯瘦老人微微一笑，道：「施主的這位伴當，倒是個熱腸男子——」語聲微頓，突地長嘆一聲：「只是世途奸險，人心難測，爲人也不要太過熱腸了，否則吃虧的卻是自己。」目光一垂，凝視着熊熊爐火，竟像是落入沉思裏，只是不知他在想着什麼而已。

仇恕心中一動，忖道：「這兩人武功極高，氣度又頗不凡，必定是大有來歷之人，但此刻混跡風塵像是在逃避什麼？」

鍋中肉湯，越煑越沸，越沸越香，那身材較高老人哈哈一笑，道：「往事已耳，恩之徒傷人意，你又何苦學那婦人女子，老是去想那些化解不開之事，這十餘年來，你歷遍山川，難道那長白積雪，黑龍玄冰，塞北黃砂，河西積翠，還未曾將你的心胸陶冶得開，來，來，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且飲一口。」

另一老人亦自哈哈一笑，以筷擊鍋，高歌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唉，憂思難忘，雖有杜康，卻又怎能解去我心頭之恨呢？」隨手一擲，手中的長筷，電射而出，「奪」地一聲，沒入牆內，幌眼便沒了踪影。

鍋中的肉湯，煑得更香了，一陣風吹來，吹得火焰斜斜地倒了下去。

仇恕暗嘆一聲，忖道：「狂歌當哭，壯士末路，這兩人看來光明磊落，卻不知心中有什麼恨事……」

念頭猶未轉完，大堂之下，突地傳來一聲驚呼，那「牛三眼」飛也似奔了進來，面上一片驚惶之色，急聲道：「公子，公子……你去看看，我那些兄弟，已遭了人家毒手了。」

仇恕驀地一驚，長身而起，向那兩個老者抱拳一揖，道：「失陪。」大步和那「牛三眼」走出廳外，只聽「牛三眼」又道：「公子，我看那兩個老道不是好人，這事恐怕就是他們做的手脚。」仇恕輕輕「嗯」了一聲，隨着他沿着土牆，走了半晌，只見祠堂後面，是個荒敗的院落，雜草叢生，磚石滿地，「牛三眼」一個箭步竄了過去，指着一叢荒草道：「公子，你看看，他們這是怎麼了？」雙手一抓，從荒草中拖出一個身穿短衫的虬髯大漢來。

仇恕大步行前，定眼而望，只見大漢全身血淋淋，腦袋兩側，竟光禿禿地少了雙耳，全身僵直，像是已沒了氣息。

那「牛三眼」雙目盡赤，又從四側的荒草堆裏，拖出四條漢子來，竟然一個個都是全身僵直，血漬淋淋，少了雙耳。

仇恕劍眉一軒，俯身一探，卻見這些人鼻息仍自未斷，畧一檢視，長嘆一聲，道：「不妨事，他們並未喪命，只不過是被個內家高手點中穴道而已。」疾伸雙掌，在這五條大漢身上，電也似地各各拍了三掌。這些漢子長長吐了口氣，竟都失聲呻吟了起來。

「牛三眼」恨聲道：「這一定又是姓毛的手底下那班孫子們幹的事，哼！有朝一日，那姓毛的若犯在我『牛三眼』手裏，我不將他碎屍萬段才怪。」

仇恕軒眉沉聲道：「你的弟兄爲我辦事，可有人知道？」

「牛三眼」連忙搖手道：「公子，我『牛三眼』是幹什麼的，這種事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說出來。」

仇恕微一皺眉，沉吟道：「這卻怪了……這難道是他們昔日仇家所幹的事嗎？但是……他們的仇家又怎會這種上乘的點

穴手法呢？」

「牛三眼」亦自深皺着濃眉，却見那五個漢子呻吟半晌，掙扎着爬了起來，一眼看到他，却失聲叫了起來，道：「三哥，你現在才來呀？……唉，我們被治得好慘呀！」

「牛三眼」跺脚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誰治你們的，快說出來呀！」又道：「這位就是公子爺，你快說出來，讓公子爺給你出氣。」

那五個大漢，「噗」地一聲，齊地跪到仇恕面前，仇恕目光一轉，和聲道：「先歇息一會再說也不要緊，牛三眼，你快出去弄些金創藥來……」那穿着走方郞中的瘦長漢子道：「金創藥小的箱子裏就有，不勞公子費心，只是……只是小的們這次不明不白地被人家削去雙耳，却實在……實在氣人。」

「牛三眼」又自跺脚道：「光說氣人幹什麼？是誰把你們整的這麼慘的，你們倒是說出來呀。」

那瘦長漢子說道：「那人是誰，我們也不認得，昨天晚上，倪老七買了五斤滷肉，又弄來三斤高粱，我們正在廳裏吃喝着……」

「牛三眼」接口道：「那人就跑來把你們治倒了是不是？」

那瘦長漢子點了點頭，隨又搖了搖頭，道：「本來還沒有，後來……後來倪老七說……」

「牛三眼」厲聲道：「說什麼？」那瘦長漢子眼角一瞟另一枯瘦漢子，接道：「倪老七大約是喝了酒，就說：『聽說我們那公子年紀雖輕，可眞有兩手，把那『靈蛇』毛臯的大女兒却……弄到手。』我就問：『你怎麼知道？』倪老七就說……就說……」

仇恕劍眉輕輕一皺，忙說道：「說下去。」

那瘦長漢子喘了一口氣，接道：「倪老七就說他親眼看到公子和那姓毛的女兒走進客棧，住在一間房裏，又說：『那姓毛的並且知道公子並不是眞的喜歡她，而是故意……』他話剛說到這裏，門外突地有人冷冷地一笑，我們大家都住了口，一齊回頭去望，只見門口突然多了一個穿着白袍子的女子，頭髮長長的，披到肩上，站在那裏動也不動，在月光下面望去，連半點人味都沒有。」

仇恕面色一變，只聽他接着又道：「我們大家不禁都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她一步一步地走了過來，走到跟前，我們才看出她面上竟是一片焦黃，又木又僵，一無表情，那裏是個活人，簡直就像個殭屍，我們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兩條腿都發軟了，連逃走的勇氣都沒有了。」

仇恕暗「哼」一聲，只見這五個漢子，目光之中，各各滿含驚恐之色，像是仍在被昨夜之事驚悸着。

那瘦子喘了口氣，又道：「小的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看到比那人再難看的面孔，當時……」那知他話猶未了，仇恕身後，突又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一步一步地，向他們走了過來。此刻雖是白天，仇恕背脊之上，也不禁泛出一陣寒意。

仇恕極其清楚地感覺到，這沉重的脚步聲，距離自己已越來越近，但是他却仍然像一座山巖般屹立着，連動彈都沒有動彈一下，因爲他確切的知道，一個人應付任何一種變化的發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鎭靜，堅苦的鍛練與復仇的意志，無比堅强的復仇的意志，使得他每一根神經，都像是鋼鐵一樣，若沒有足够猛烈的打擊，休想使得他鋼鐵般的神經震盪一下。

而此刻，這突然傳來的脚步聲，對他的打擊，顯然是不够猛烈的，起先，他雖也曾感到一陣悚懍的寒意。

但是，這陣悚懍的寒意，極快的便消失了，快的連他自己都彷彿沒有感覺到，當他抬起目光，看到站在他對面，正在一面喘氣，一面說話的枯瘦漢子，雖因這陣脚步而中止了自己的話，但面上却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恐懼之色，有的只是一些輕微的驚訝，因之，他知道自他身後行來的這人，並不足以令自己驚慌，因爲，假如一個人並沒有令世上其他任何一個人恐懼的話，那麼這個人，也就更不會令仇恕驚慌了。

何況，這個人的脚步聲是那麼沉重，沉重得即使一個白痴或者半聾的人也能清楚地聽得到，當人們要想加害另一個人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不會發出如此沉重的脚步聲的。

因之，當脚步聲越來越近的時候，他只是緩緩回過頭去，投以平淡的一瞥，他甚至在回過頭去之前，已能自信地猜想到：「一定是方才在大殿中那兩個奇異的道人，此刻已走了出來。」

那知——

當那枯瘦的漢子喘了一口氣後，說：「小的一生之中，從來也沒有看到比那人再難看的面孔，當時，當時——」就在他說到「當時」兩字的時候，他倏然中止了自己的話，因爲此刻他眼中，又出現了一個駭人的景象。

但是，他面上爲什麼沒有現出像他心裏一樣恐懼的面容呢？

因爲他雖然看到了這景象，却不曾眞的了解，這一來是因爲他嚇壞了，嚇得不能了解，但最主要的却是，此刻他已根本不知道什麼「恐懼」，恐懼是屬於神志的，而他的神志却已完全停止了作用，已完全地麻木了！

於是——

這可恨的，該咀咒的麻木，便使得仇恕又下了個錯誤的判斷。

他甚至沒有去望跪在地上的另四個人，以及站在他身側的「牛三眼」一眼，也根本沒有注意這些人面上的表情。

可是，就在他方自轉過頭去的時候，他微帶笑意的眼角輕輕一瞥。

這一切事都是在極短極短的刹那之間發生的——從那枯瘦漢子的中止說話，直到仇恕此刻的回轉頭去。

牛三眼面上的肌肉，是在恐懼而緊張的扭曲着，若不是因爲仇恕的鎭靜，這滿腔義氣，滿腹自傲的市井豪雄，準會不顧一切的驚呼出聲來，但是，等到他看到仇恕轉身一瞥的時候，他立刻知道這奇異的少年的鎭靜，也是有着限度的。

仇恕目光一瞥，心頭驀地一震，轉身、錯步，刷地擰轉身軀，厲喝道：「你是誰？」

暮春的陽光，尚未完全升至中天，從微偏東處斜斜地照下來，照在這雜草叢生，磚石滿地的荒野破落的院落裏。

就在這荒敗頹廢的院落裏，叢生雜草的泥地上，此刻正鬼魅般地站着一個長髮披肩，一身長袍的女子，此刻她已停下脚步，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春陽映着她的長髮，微風吹着她的袍角，她陰悽悽地笑了一下，但焦黃僵木的面目上，却沒有絲毫笑意，「牛三眼」機伶伶連打好幾個寒噤，一直到許多年以後，他還在和別人賭咒，賭咒說這女子是剛從墳墓裏跑出來的。

仇恕倏然轉身，一聲厲喝，却換得這女子的一聲冷笑。

他暗中一調眞氣，又厲喝道：「你是誰？此來何意？」

這長髮披肩，形如鬼魅的白袍女子，目光緊緊盯在仇恕臉上，這像是亘古以來都未曾移動過一下似的，她簡短而森冷地回答：「找你！」

「找我？」仇恕驚奇地重複一句，他想不出自己幾時見過這女子，也想不出自己幾時和這女子以及有關這女子的一切有過關連，這種面目，人們只要見過一次，便永生也不會忘記，他確信自己的記憶這次絕不會欺騙自己：「難道她也是那『靈蛇』毛臯的黨羽？」

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於是他戒備得更嚴密了，他沉着聲問道：「有何貴幹？」

這白袍女子又自陰悽悽一聲長笑，笑聲未住，突地閃電般旋身一掠，掠到這祠堂正殿的後面門戶前冷喝道：「出來！」

她動作之快，就像是白駒過隙，當人們方自驚異於她身形的轉動時，她又已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若不是人人都親自見到她方自這邊掠去，她就像是已在那裏站了幾個時辰似的。

仇恕劍眉微皺，暗忖：「怎地又憑空出來個如此怪異的女子，武功竟是如此之高？」

只聽這女子喝聲方住，祠堂正殿中突地傳出一陣陣大笑之聲，那身材頎長，面容清癯的白髮道人，在笑聲中漫步而出，目光閃電般瞧在當門而立的長髮女子身上一掃，却再也不望她一眼，筆直走到仇恕身前，含笑說道：「酒未終，筵未散，施主爲何就匆匆走了，不該，不該，大是不該，你我萍水相逢，頗覺投緣，且隨貧道再去喝兩口！」

他放聲狂笑，朗聲而言，一把拉住仇恕的肩膀，那詭異絕倫的白袍長髮的女子，他竟像是根本沒有看到。

仇恕心中一動，亦自含笑道：「道長如此抬愛，小可敢不從命。」回過頭，向那已自嚇得面無人色的「牛三眼」道：「你這個伴當，此刻穴道解開，血也止住，你替他們上些金創藥便可無礙，我且隨這道長進去喝兩口。」目光一轉，向那白髮道人微微一笑，他此刻竟也生像是不再感到那長髮女子的存在似的，任憑這白髮道人拉着自己的肩膀，向殿內走去。

當門而立的長髮女子始終沒有回過頭來，她筆直地站着，直到仇恕和那白髮道人又都走到她身後，她倏然轉身，仇恕只覺心頭微微一震，但面上却仍滿帶笑容，直到此刻，他還不知道究竟該如何應付這怪異絕倫，來歷不明的女子，而他在沒有決定自己下一個步驟該如何做的時候，面上永遠都帶着這種飄逸而不可以捉摸的笑容。

白髮道人哈哈一笑，道：「這位女施主怎地擋住貧道的去路，但請借過一步，讓貧道——」

長髮女子的目光就像是正在仇恕臉上生了根似的，除了仇恕之外，她再不向別處望一眼，白髮道人的話，她更是理也不理。「我不管你究竟是什麼人，也不管你這樣裝模作樣，鬼鬼祟祟是爲了幹什麼，但是——」

她生冷、緩慢、一字一字地說着，每一個字在她的舌尖滾動之下，從牙縫中迸出，就像是冰珠落在石板上似的，冰冷而簡短，任何人都無法從她的語句中，尋得任何一種喜、怒、哀、樂的一類情感。

此刻她語聲微頓，但絕不給別人插口的機會，立刻接着道：「以後你的手指要是再碰到毛文琪一下，我就斬斷你的手指，你的眼睛要是再望毛文琪一眼，我就挖出你的眼睛，而且——現在你要是還不停止你臉上這笑容的話，我就會叫你永遠都笑不出來！」

她冰冷地結束了自己的話，目光仍然望着仇恕，望着仇恕面上的笑容。

仇恕面上的笑容，果然消失了，她滿意地哼了一聲，那知她「哼」聲未了，仇恕却又縱聲狂笑了起來，他狂笑着道：「閣下說的話，小可一句也聽不懂，如果閣下不嫌麻煩的話，就請閣下再說一遍，小可爲什麼不能看毛姑娘一眼——」

他話聲未了，那白髮道人亦自縱聲狂笑起來，他狂笑着接口道：「貧道雖然置身方外，但讓貧道見了絕色美女而不望她兩眼，却也無法做到，除非——哈哈，除非這女子的尊容實在不敢領教。」

這白髮道人昔年縱橫武林時，本來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物，但後來他浪跡天涯，縱情山水，十年以來，早已將世上的一切名利之爭，禮教規範，都抛到九霄雲外，已是脫略形跡，不修邊幅的風塵隱士，是以他此刻方自會說出這種話來。

他此刻已隱約地感覺到這少年，這女子，都和自己有着些關係，但此刻他重返江南，原已將一切事都置之度外，是以他也不怕會牽涉到任何麻煩，他狂笑着說完了話，抬起頭，只覺這長髮女子目光一閃，果然已望到自己身上。

沒有一句話，甚至連一個字都沒有，這長髮女子突地冷笑一聲，電也似地伸出手掌，仇恕心中一驚，那知這女子右掌一伸、一落，「拍」地一聲，竟在自己左掌上打了一下，仇恕心中大奇，不知道這女子怎地突然打起自己來，只見她一雙手掌，春蔥欲折，瑩白如玉，他目光一瞬，那知這女子左掌一反，「拍」地又是一聲，竟在自己右掌上又着着實實地擊了一掌。

這兩掌掌聲清脆已極，仇恕與白髮道人俱都一怔，突地覺得一股無法形容的腥臭之氣，沖鼻而來，那白髮道人心中一動，只聽這女子「咯」地冷笑一聲，陰森森

地又自說道：「還不走！」

白髮道人目光連轉幾轉，笑容已歛，想是在努力思索着什麼，仇恕微微一笑，朗聲道：「小可正是要走，只是閣下擋住了去路——」他抬頭一望，只見這白袍女子面上仍是一無表情，但目光却開始活動起來，他心中一動，閃目望去，只見她目光之中，滿是矛盾痛苦之色，這種眼色是只有人們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欲望才會有的，他不知道這看來像是一無情感的女子，怎會有這種眼色。

他心中正自猜疑不定，却見那白髮道人突地大喝一聲：「毒龍掌！」

白袍女子冷冷一笑：「不錯！」雙掌一翻，「拍、拍」兩聲，雙掌閃電般又互擊一掌，白髮道人如見蛇蠍般，突地倒退兩步，仇恕又驚又奇，這白髮道人仍拉住他的臂膀，他只得隨着倒退兩步，一陣風吹來，方才那腥臭之氣，又自撲鼻而來，他只覺這白髮道人抓住自己臂膀的手，抓得越來越緊，突地手掌一鬆，仇恕眼前一花，這白髮道人身形一動，雙掌如風，刷刷刷，竟突地向這長髮女子攻出四掌。

掌勢如風，掌風虎虎，仇恕暗讚一聲，這白髮道人武功果然不弱，却見這長髮女子嬌軀的溜溜一轉，身軀倏然滑開五尺，突地放聲呼道：「你看到了嗎？這是他逼我動手的，可不是我有心破戒呀！」呼聲雖大，但却嬌柔清脆，那裏還是方才那種冷冰冰的聲音。

仇恕更驚更奇，心中一動，順着這女子的目光望去，只見她目光在右邊的土牆上一轉，長袖一拂，突地輕飄飄向白髮道人拍出一掌。

掌勢雖輕，但這白髮道人似是心存畏懼，竟不敢硬接她這一掌。

仇恕心念連轉數轉，正自舉棋不定，那知右面土牆上，突地緩緩升起一條人影來，輕輕說道：「師姐，我沒有看見！」

仇恕一驚，轉目望去，脫口呼道：「文琪，果然是你在這裏。」語聲未落，突地一股掌風，迎面拍來，這掌風又輕又柔，似是毫無勁道，仇恕全心意在望着方才自牆上現身的毛文琪，見到這一掌拍來，便也隨意拍出一掌。

眼看他這一掌就和白袍女子擊來的一掌雙掌相擊，白髮道人面容驟變，却已喝止不及，毛文琪縱身一躍，從牆上飄飄落下，突又幽幽一嘆，輕輕道：「師姐，我沒有看見。」

那白袍女子掌到中途，眼看就要拍上仇恕的手掌，聽到這句話突地手掌一縮，身形閃電般退到土牆邊，狠狠瞪了毛文琪一眼，厲聲道：「我是為你好，你還說沒有看見，明明是老道士先向我動手的。」

毛文琪眼簾一垂，目光望在地上。「我眞的沒有看見，何況……何況他也沒有先向你動手！」

白袍女子狠狠一跺腳，厲聲道：「你眞是沒出息，你知不知道人家怎麼對你，你這樣對他？昨天晚上我跟你說的話，你難道沒有聽見嗎？你說他不會武功，你看他是不是不會武功，他對你到底存着什麼壞心思，我雖然不知道，可是——可是，——」身形突地一轉，閃電般掠到那尤自伏在地上，已被嚇的呆了的五個人身前，目光一轉，出手如風，劈面抓住一個瘦小枯乾的漢子的頭髮，一把提了起來，這漢子驚呼一聲，已被她凌空提起，提到毛文琪身前，寒聲說道：「你問問這傢伙，他昨天晚上說的什麼話，哼！昨天晚上要不是你苦苦拉着我，我才不管什麼誓言不誓言，早就跑到你房間隔壁去，把那小子拖出來一刀宰了。」手腕一反，將那枯瘦漢子丟在地上，厲喝道：「你說，你說，你昨天晚上，說的是什麼話？」

這枯瘦漢子本已嚇得心神無主，此刻被她這一拉、一拖、一丟，只覺渾身宛如骨折，竟滾在地上殺猪般叫了起來。

仇恕呆呆地楞在當地，他雖然聰明絕頂，此刻亦不知該如何應付，那白髮道人目光四轉，見到這情景，也不知道其中究竟有什麼曲折，是以也呆呆地楞在那裏，只見毛文琪頭垂得越低了，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仇恕望上一眼。「師姐，我知道你對我好，我也知道他一直在騙我，可是，——可是師姐你眞的不能和人動手呀，若是被師父知道了——」

她幽幽長嘆一聲，中斷了自己的話，蓬鬆的秀髮在微風中飄搖着，一如土牆邊新生的、青綠的、幼小的春草。

白袍女子面上仍然沒有表情，可是仇恕看得出，她雙目中仇恨的光芒，已在慢慢微弱，正如地上那枯瘦漢子殺猪般的吼叫，已逐漸微弱一樣，她緩緩轉過身，然後突然又是一個閃電般的動作，掠到那白髮道人身前，冷冷道：「你認出了我是誰！可是，你是誰？」

白髮道人微微一笑，他的笑容雖然有些勉强，但那只是因為眼中的一絲淡淡的憂鬱，而不是為了恐懼或驚駭。

「十年以前，貧道已忘却姓名，不過——女施主若是堅持要聽的話！」他目光銳利地掃一眼，尤其在毛文琪臉上停留得更久。

然後他輕輕吐了口氣，一字一字地說道：「貧道就是巴山道士柳復明！」

毛文琪秀髮一顫，飛快地抬起頭來，仇恕心頭亦為之一震，筆直地望向這白髮道人，然後這兩人目光俱都一轉，相遇，毛文琪秀髮又自一顫，垂下眼簾，飛快地垂下頭去，仇恕不知怎地，心中忍不住要暗嘆一聲，却聽「巴山道人」又道：「貧道如果老眼不花，那麼女施主想必是『屠龍仙子』的首徒——」

白袍女子冷笑接口：「不錯，我就是慕容惜生！」

柳復明突地放聲狂笑起來。「難怪女施主方才不等貧道出手便不動手，想必是女施主昔年戒殺立誓尚未到期。」他笑聲一頓，目光一轉，突地「嗯」了一聲：「但想來女施主可以再開殺戒之日，已不遠了。」

慕容惜生冷笑道：「正是，等到那一天——」

柳復明狂笑：「等到那一天，貧道必定親至女施主那裏引頸待戮，女施主只管放心好了。」

慕容惜生又自冷笑：「好極。」微一旋身，已自掠到仇恕身前，仇恕微笑：「閣下要說什麼，不必說出小可也知道了，不過，小可要告訴閣下一句，小可與令師妹之間的事情，閣下絲毫無權干涉。」他語聲未了，突地旋身一掠，電也似的掠到毛文琪身前，緩緩道：「文琪，你說是不是？」柳復明一驚，直到此刻，他才看到這少年竟有如此身手。

慕容惜生一驚，她也想不到這始終未動聲色的少年，竟會突地有如此一着。

毛文琪一驚，她的心忐忑了，像鉛也似地直落下去，又像羽毛似地飛揚起來，她不敢抬起頭，也不知該怎樣回答。

仇恕輕嘆一聲：「文琪，我對你怎樣，你也該知道，別人的閒話，你為什麼要聽？為什麼要信？難道——」

慕容惜生一掠而來，輕輕推開毛文琪，又掠到仇恕身前，她目光閃動着，像兀鷹一樣：「你眞的喜歡文琪？」

仇恕垂下頭，他垂下頭只是為了不讓自己眼中的神色給對方看見，然後他也像是費了很大力氣似的，先吐了一口長氣，然後說：「我可怎會騙她！」

慕容惜生閃動着雙目，目光又自一亮。「好！」她說話的語氣又開始變得簡短而冰冷：「我把她帶回去——」

仇恕生硬的問：「你把她帶回去？」

慕容惜生頷首冷笑，接道：「半年之後，你再來找她，這半年——哼，我會知道你更多些。」她轉身拉起毛文琪的手，刷地，像燕子般地掠上土牆，衣袂飄飄，話聲梟梟，她和毛文琪已俱都消失在土牆外面，土牆的盡頭處，似乎還留着毛文琪一聲輕輕的嘆息。

仇恕仍然站在牆下，望着土牆的盡頭，彷彿在暗自低語：「半年？唉——半年已足够了。」他自嘲的微笑一下：「半年之後，那慕容惜生戒殺立誓大約已破了，是以她才叫我半年之後去找她們，那時她就不必像今天一樣有這多顧忌。」

他冷笑起來，暗忖：「可是，她却不知道，半年之後，我也不會有今日這麼多顧忌了。」今日，他不止一次有動手的衝動，想將這師姐妹兩人傷在自己掌下，那麼，她們就永遠不會說出他的秘密了。

可是，他却忍住了，這一來是她們所知道的秘密並不多，再來是他沒有十分的把握能將她們擊斃，還有一個原因，他自己雖不願承認，但却是事實，他已對他仇人的女兒，生出一些情感。

於是他忍耐着，直到最後慕容惜生說要將毛文琪帶回去，他生硬地追問了一句，知道她要將毛文琪帶回去的地方是屠龍仙子那裏，是以他放心了，至少在這半年裏，毛文琪不會見着她的爹爹，那麼「靈蛇」毛臯也至少在這半年裏不會發現自己是會武功的。

但此刻，他站在牆下，聽到毛文琪那一聲輕輕的嘆息，他却開始有了一份無法解釋的悵惘，他開始覺得有些對不起她，對不起這純眞而多情的少女，雖然，為了她父親的罪惡，她必須付出許多她不該付出的代價，但無論如何，她這份情感是純眞而聖潔的，任何人玩弄，冒瀆了這種純眞而聖潔的情感，都是一種罪惡，一種不可寬恕，卑鄙絕頂的罪惡。

他垂着頭，聽到院落又開始有了各種聲音，也聽到那粗魯，但却懇誠的「牛三眼」，從驚駭中恢復過來，不住地咩罵道：「這小娘兒，眞有點邪氣，倪老七，你怎地這麼膿包，在娘兒們面前窮吼些什麼，眞是丟公子的人，哼，也丟了我『牛三眼』的人，大鬍子，快去把倪老七扶回來罷！」然後，仇恕感到一隻溫柔的手，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無言地拉着他，走入正殿，正殿中的火光未熄，肉香仍濃，熊熊的火光邊，亦仍自坐着那個身材畧矮，狂歌喜哭的白髮老人。

他手裏也仍然拿着那雙木筷，在緩緩攪動着鍋裏的肉汁，深沉的目光，隨着自己的筷子緩緩攪動，這老人心中總像是有着什麼心事，方才外面的一切變化，他都像是沒有聽到。仇恕默默地隨着柳復明在火旁坐了下來，老人看了他一眼，緩緩道：「怎地去了這麼久？」

仇恕茫然一笑，他心裏在暗中猜測：「莫非這老人就是青萍劍宋令公！」十七年前，「巴山劍客」柳復明，「青萍劍」宋令公一齊在江湖中失蹤的事，他也知道的，這兩人對他是恩是仇，他也分不清楚，只聽柳復明笑道：「方才我在外面遇着一個人，你且猜上一猜，此人是誰？」

這老人淡淡一笑，緩緩道：「茫茫衆生，衆生茫茫，我認得幾人？我一人也不認得，你教我如何猜法。」挾起一塊香肉，放到咀裏，細細咀嚼，生像是無論此人是誰，都不關他事，他也絕不會放在心上似的。

柳復明拿起火爐邊一個中州罕見，塞外却極通常的羊皮酒囊舉到頭上，他伸手一揑，一綫烈酒，自酒囊中激射而出，他抬起頭，一滴不漏地喝到咀裏，哈哈大笑幾聲，朗聲說道：「此人你我雖俱不認得，却是你我一個故人之女，哈哈——此人就是那『靈蛇』毛臯的女兒，她雖沒有說出，但我却已猜到！」

仇恕一愕：「他怎麼猜到的？」但隨即恍然：「想必是他方才已聽到那漢子對我說的話，是以兩下一合，便猜着了。」只見那老人雙目一張，目中突地現出異光，但瞬又垂下眼簾：「毛臯是誰？唉——往事已矣，毛臯我也不再認得了。」撥了撥鍋中肉汁：「火將熄，肉將冷，你還是快些吃罷……」

柳復明又自哈哈一笑，生像是沒有聽到他的話，仍自接着道：「你可知道我們這故人之女已拜在何人門下？」他語聲一頓，知道必定得不到答覆，是以立刻接道：「她竟又拜在那『屠龍仙子』的門下，你可記得你我在崑崙山下聽到的那段故事，哈哈——我今日竟遇着了那慕容惜生，還和她對了兩掌，她果然不敢破了十年之戒，看來崑崙一派，近年來雖已無昔日之盛，但却仍未可輕視呢！」

那老人目光又自一亮，長長「哦」了一聲，仇恕却已忍不住問道：「這『屠龍仙子』究竟是誰？道長在崑崙山下聽到的又是何事？」

柳復明轉首望了他一眼：「說起那『屠龍仙子』，倒的確是位女中奇人，數十年前，她本是個獨行女盜，武功絕高，但却嗜殺，黑白兩道，無論是誰，只要撞在她的手裏，被她輕輕拍上一掌，立時便是骨化魂飛之禍，竟從來無一人能够逃得活命的。」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到來參加品刀會的刀客血刀陰太平，繼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之後，遭人暗算。翌日一早，白天星不知用何方法竟把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的斷腸簫弄到手中，偕同張弟前往豆漿店，當衆吹奏，這一着，當然把正爲失簫而忿怒至極的岳人豪引了來，他向白天星責問簫從何來，並向白天星挑戰，白天星不願與鬥，却激惱了一旁的張弟，挺身應鬥，雙方動手前，白天星從張弟的姿態上看出張弟身手不凡，實際張弟在刀法方面的火候竟比他想像的高明得多，雙方交手只二招，張弟已嚐到一舉成名的滋味——

酒罎藏劇毒　語意蘊玄機

當張弟神智完全回復清醒之後，他才突然發覺，他們已不知於什麼時候，又回到了白天星的這間破屋子。

白天星坐在一張矮櫈子上，正翹着二郞腿，倚在門框上喝酒。

張弟盡力思索，對適才發生的一切，仍是一片糢糢糊糊；那一陣歡呼之聲，似乎依然縈繞在他的耳際；但他已記不起關百勝的那把刀，是怎麼還給那位怪刀的；他甚至記不起回到這間破屋的經過。

隱隱約約之間，他只記得一張面孔。

那張雜在人羣裏的面孔，有着一雙明明亮亮的大眼睛，那雙明明亮亮的大眼睛裏，充滿了欽羨景慕之色……

噢，他漸漸記起來了。

不錯，然後他又看到了另外一雙眼睛，一雙充滿了惡毒和妒恨的眼睛。

奪魂刀薛一飛！

奪魂刀薛一飛當初當時就站在莫青青身旁，這位奪魂刀當時的一雙眼睛，就如蛇信子一般，在他和莫家那小妞兒兩人臉上，不斷的閃來閃去，最後帶着一臉不懷好意的冷笑，轉身走了。

還有呢？

噢，對了！他也看到了另一個女人。

消魂娘子楊燕！

消魂娘子楊燕當然也在盯着他瞧，想到這女人當時的那雙眼睛，張弟一顆心突然騰騰跳動起來。

那不是一雙眼睛！那是兩團火！

可以將任何男人燒成飛灰的邪火！他眞希望今後最好永遠別再見到這個魔鬼似的女人；他更希望莫家那小妞兒，當時沒有注意到那女人盯着他瞧的神情。

是的，那妞兒當時也許沒有留意。

但是——白天星呢？

他忍不住抬頭朝白天星望去。

白天星酒已喝光，正捧着一隻空碗，在望看他微笑。

張弟臉一紅道：「我——」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你贏了！贏得乾淨俐落。」他笑了笑，又道：「關百勝的那把刀，的確不錯，當時用的如果是你自己的刀，相信岳人豪的一顆腦袋，一定不會滚得那麼遠。」

張弟訥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白天星道：「你不是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張弟臉孔又紅了！

他突然發覺，他想問的竟是一句問不出口的話！他難道能問白天星當時有沒有留意到消魂娘子楊燕在偷偷盯着他瞧？

白天星眨眨眼皮道：「什麼意思——怎麼不說了？」

張弟搖搖頭道：「沒有什麼，我的意思……只是說……只是說……」

白天星道：「說什麼？」

張弟掙了一下，才定下神來，岔開原題道：「我是說——我不知道，這樣一來，會不會又爲你添上麻煩。」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恰恰相反！」

張弟呆了呆道：「你說什麼？恰恰相反？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道：「這意思就是說：我的麻煩本來很多，這樣一來，就少得多了！」

張弟眨着眼皮道：「我還是聽不懂你的意思。你能不能再說清楚些？」

白天星忽然歛起笑容，長長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今天勝不了這個姓岳的，他們爲了證實我究竟是不是他們所猜想的一品刀，一定還會想盡方法，攷驗我，試探我。現在呢？現在他們什麼方法都可以省下了！」

張弟道：「爲什麼？」

白天星皺了皺眉頭道：「這麼簡淺的道理，你也不懂？」

張弟突然道：「我明白了！你意思是說：我們向外宣稱是師兄弟，如今連我這個做師弟的，都能使得一手好刀法，師兄是何許人，自是不問可知。你要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白天星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張弟也嘆了口氣道：「我只覺得今天這個姓岳的，死的太不值得，他要不是那樣令人難堪，我說不定也就忍下了。」

白天星忽然又露出了笑容，微笑着道：「你是不是以爲今天殺錯了人？」

張弟皺眉道：「這斯出口傷人，固然太不應該，但罵人並不犯死罪，再說，這事我們其實也有不對的地方……」

白天星道：「我們錯在那裏？」

張弟道：「你如果不拿走他的簫，他脾氣再壞，也不會找到我們頭上來，這事可以說是你所引起，我們怎能怪別人。」

白天星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拿走他的簫？」

張弟一楞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爲的就是要把這斯從七星莊中引出來！」

張弟道：「幹嗎要引他出來？」

白天星道：「引出來教訓教訓！」

張弟道：「誰教訓誰？是你教訓他？還是讓他教訓你？」

白天星道：「由你教訓他！」

張弟不禁又是一楞道：「你已料定我今天必然會代你出手？也料定我必然會勝過他？」

白天星道：「這是如意算盤，但並不

一定有把握。」

張弟有點着惱道：「今天要如果死的是我，你怎麼辦？」

白天星道：「這種機會不多。」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笑笑道：「一品刀的朋友沒有幾個，像這樣的朋友，更是少之又少。正因爲知友難得，所以他希望他的朋友人人長壽，如果他的朋友死了，他一定會覺得比自己死了還難過！」

張弟沒有心情開玩笑，皺了皺眉頭，又道：「我今天若是始終忍住不出手，最後你打算如何收拾殘局？」

白天星道：「只有一個方法。」

張弟道：「什麼方法？」

白天星笑了笑，道：「就是你後來用的那種方法！」

張弟愕然道：「你是說——即使我不出手你最後也不會放過這個傢伙？」

白天星又笑了一下，說道：「我如果放他過去，又爲什麼要花這麼多心機引他出來？」

張弟仍不怎麼相信道：「爲什麼當時我一點也看不出你有動手的意思？」

白天星笑道：「這種機會當然以你爲第一優先。如果被你看出來了，你又怎肯動手？」

他笑着又說道：「這就是一品刀的一貫作風，無論做什麼事，決不使對方掃興。歡喜罵人的人，我就讓他罵個够；歡喜生氣的人，我也總是儘量讓他氣個痛快。等他發洩完了，再瞧我的！」

張弟眨着眼皮道：「你跟這姓岳的過去有仇？」

白天星道：「沒有。」

張弟道：「那你爲什麼要這樣想盡法子整他？」

白天星道：「我討厭他的簫——討厭他這支簫上的花樣太多！」

張弟道：「你過去也聽他吹過簫？」

白天星道：「只聽過一次。」

張弟道：「這是多久的事？」

白天星道：「兩年前。」

張弟道：「在什麼地方？」

白天星道：「杭州西湖。」

張弟忍不住想笑。岳人豪現在吹的簫，都令人忍受不了，兩年前的技術，自是不問可知。

在西湖那種地方，當你遊興正濃時，忽然傳來一陣比鬼哭還難聽的簫聲，那種滋味當然不大好受。想想白天星當時居然忍受下來，沒有立即發作，這份涵養已算是不錯的了！

張弟忍住笑，問道：「當時——」

白天星淡淡接道：「當時他比我現在吹得還好！」

張弟呆住了！

白天星道：「我的意思，你現在該明白了吧？」

張弟口吃似的道：「你……你……意思是說，這廝簫吹得難聽，是故意裝出來的？這廝……他……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因爲這根本就是個不須回答的問題。

如果沒有這種難聽的簫聲，馬立和苗天雷怎會走出七星莊？如果馬立和苗天雷不出七星莊，你叫暗處那名刺客又怎麼下手？

張弟也輕輕嘆了口氣道：「這樣一說，我就安心多了，原來我並沒有寃枉殺錯好人。」

白天星又嘆了口氣，緩緩道：「你人是沒有殺錯，只可惜殺的不是時候。」

他頓了頓，又道：「這當然也怪不得你，你這尚是第一次與人交手，何況對方又是個棘手人物，能不傷在對方刀下，已算是微天之幸，當然無法要你掌握得恰到好處，只傷不死，留下活口。」

張弟怔怔然，露出迷惑之色道：「依你意思……」

白天星緩緩掃了壁上那支斷腸簫一眼，說道：「這位降龍伏虎刀，本身也是一名刀客，他既參予了這次的陰謀，在陰謀集團中，份量之重，想像可知，我本來打算——」

張弟道：「打算怎樣？」

白天星神色一動，忽然微笑道：「如果我的耳朵沒有毛病，我們好像有客人來了。」

× ×

他們果然來了客人！

客人只有一個。

一個粗粗壯壯，高高大大的漢子，突然含笑於門口出現。

這漢子身高八尺以上，拳如小鉢，兩隻手臂上黑毛叢生，一看便知道練有一身上乘的硬功。

他臉上雖然帶着笑容，但笑容並不怎麼好看，這種人顯然只有在板着面孔時，才能顯出他的氣派。

笑雖是一種美德，但並不一定適合於每一個人。

至少不適合於眼前這個高大粗壯的漢子！

這漢子不僅笑起來不好看，一身服裝也很刺眼；刺眼的原因是因爲料子太好。

上等綾羅披在一座烏塔上，總是好看不起來的。

但天底下的事往往就是如此蹩扭。

喝得起酒的人，並不一定會喝酒；會喝酒的人，却並不一定有酒喝。

穿衣服好看的人，不一定買得起好衣服；穿衣服不好看的人，說不定却能一次買下一爿綢緞店！

破鍋配破碗的機會多得很，才子並不一定配佳人。

白天星和張弟當然都認得這個漢子是誰。

原來這漢子正是七星鎮上的二號人物；七星莊總管，虎胆賈勇！

白天星趕緊起身陪笑道：「原來是賈總管，請進來坐，請進來坐。」

虎胆賈勇，「進來」是「進來」了，但並沒有「坐」。

因爲屋子裏能坐的東西只有兩樣：一張爛椅子，一張舊床！

這兩樣東西虎胆賈勇無論坐到那一樣上面去，恐怕都難逃支離破碎之厄！

白天星跟進來，又道：「總管光臨，有何見教？」

虎胆賈勇仔仔細細打量了張弟兩眼，才轉向白天星道：「適才鎮上發生的事，我們廖三爺已經知道了。」

白天星露出惶恐之態道：「這件事還望——」

虎胆賈勇手一搖，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不，你們誤會我的意思了！」

白天星道：「哦？」

虎胆賈勇道：「廖三爺已經知道這件事其錯不在你們。」

白天星道：「哦？」

虎胆賈勇道：「徑刀關百勝大俠回去把事情的經過，說得很清楚，大家都認爲這次無論換了什麼人，都難免要起衝突，那位降龍伏虎刀岳大仁兄實在太囂張了，這種人可說罪有應得，根本不值得加以同情……」

白天星忽然揷口道：「廖三爺他老人家有沒有問及我這支簫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虎胆賈勇點頭道：「問過。」

白天星道：「我——」

虎胆賈勇又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但他老人家聲明，這只是他的好奇，說與不說，全在於你。因爲他老人家相信，這支簫你絕不是偸來的。如果你是偸來的，絕不會還敢明目張胆的叫人看到！」

白天星深深嘆了口氣道：「你看人家廖三爺多明事理！」

他很快的接着又說道：「他老人家既然如此信得過我白某人，我白某人倒要把話說個清楚。」

虎胆賈勇點點頭等着。

這位虎胆別看賣相粗鹵，像個莽夫，說起話來却極有條理，口齒也十分清楚。

他不消三言兩語，便叫白天星願意自動說出獲簫經過，更可見他在掌握人心方面，顯然也有一套功夫；廖三爺用這樣一個人當總管，不是沒有道理的。

白天星像訴苦似的接下去道：「事情是這樣的，今天早上我一打開門，就看到了這支簫。當然，簫自己沒有兩條腿，也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但憑良心說，我不知道這是誰在搗鬼，我甚至不知道它就是那位岳大俠的東西！」

虎胆賈勇又點了點頭，表示他完全相信。

白天星最後帶着祈求似的語氣道：「所以，賈總管回去之後，還望在廖三爺面前，替白某人說幾句好話，已經死了三位刀客，現在又出了這件事，萬一引起誤會，我們師兄弟可担當不起。」

虎胆賈勇臉上，忽又露出那種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笑容道：「你們知道我如今趕來，是爲了什麼嗎？」

白天星道：「不知道。」

這是眞話，他的確不知道。

但另外有件事，他却知道。

這位賈大總管忽然找上門來，絕不會有什麼好事情！

這世上有一種人，就像蝗虫一樣，無論在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出現，都不會帶來好事。

虎胆賈勇便是這種人！

虎胆賈勇又笑了笑道：「我是爲你們報告一個好消息來的！」

白天星不覺一怔道：「好消息？什麼好消息？」

虎胆賈勇指指張弟道：「我們廖三爺認爲這位張兄弟年紀輕輕的，就有這樣一身好武功，實在十分了不起！」

白天星道：「賈總管好說。」

張弟臉上一點表情沒有。

這本是他最歡喜聽到的話，但因爲這些話是出自廖三爺之口，聽起來就一點味道也沒有了！

他不歡喜廖三爺這個人。

他如今不僅對廖三爺沒有好感，就連十八刀客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因近日連串的事件的發生而大打折扣。

他已不再嚮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爲一名刀客了！

成了刀客，又怎樣？

做第二個快刀馬立？做第二個狠刀苗天雷？還是做第三個降龍伏虎刀岳人豪？

只聽虎胆賈勇接着道：「所以，他老人家認爲，這位張兄弟已够取代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的地位而有餘。」

白天星道：「那裏，還早，還早。還差得遠！」

虎胆賈勇道：「岳人豪是死在他的刀底下，總是事實。」

白天星道：「那不過一時僥倖而已！如果那位岳大俠當時不托大，最後的勝負存亡，還難說得很！」

虎胆賈勇說道：「我只是奉命轉達廖三爺的意思，接受與否，還得你們自己決定。」

白天星道：「哦？」

虎胆賈勇道：「廖三爺的意思是這樣的：今天出場的刀客，是流星刀辛文炳，明天是飛花刀左羽，後天是開山刀田煥，再接下去，便是原定的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了，……」

白天星道：「這個次序我記得。」

虎胆賈勇道：「他老人家說：只要這位張兄弟願意，到了那一天，他便可以頂替降龍伏虎刀岳人豪遺缺出場！」

白天星大喜道：「好啊！」

張弟狠狠瞪了他一眼，白天星只當沒有看到。

虎胆賈勇又道：「廖三爺還說：「如果這位張兄弟願意，他甚至現在就可以收拾一下，從今天開始，便列席大會！」

白天星搔搔耳根子道：「我這個師弟脾氣怪癖得很，這個……咳咳……我可就要……就要跟他商量商量了！」

虎胆賈勇拱拱手道：「好！就此一言爲定，我聽你們的回音。」

× ×

白天星送走虎胆賈勇，回到屋中向張弟嘻嘻一笑道：「恭喜，恭喜！」

張弟冷冷地道：「恭喜誰？」

白天星笑道：「當然是恭喜七星刀的新主人！」

張弟哼了一聲道：「你把我當三歲的小孩子？你以爲我會相信眞有人能得到那把七星刀？」

白天星道：「你是例外。」

張弟道：「什麼叫例外？」

白天星道：「別人不能，你能！」

張弟忍不住又哼了一聲道：「你平常

武林軼聞

少林與太極

賽三丰

拳術以之鍛練身心，培育勇氣，實爲無上之良法。我國拳術傳之已久，黃帝發明摔角，漢唐之時拳術相繼發明。郭頤李道子，許宣平，皆一時之宗師。後魏孝明皇帝太和年間，達摩大師自梁適魏，面壁於「少林寺」創十八羅漢拳。經數百年後，有「覺遠上人」變化增益，乃有「五拳」之發明，（五拳）就是龍，虎，豹，鶴，蛇，「龍拳」旨在「練神」注重清靜變化；「虎拳」旨在「練骨」，注重起落有勢；「豹拳」旨在「練力」注重縱跳撕搏，「鶴拳」旨在「練精」注重穩準狠凝；「蛇拳」旨在「練氣」，注重施展靈活。與三國時「華陀」所創之「五禽圖」（虎，豹，鹿，猿，鳥，）大致相同。皆是取法於鳥獸魚虫的特長，以補助人之不足。

拳術於元明時代，日見興盛，至於清初尤特別興盛。因清廷入關殺戮過甚，天下英雄羣起抗暴。秉之明朝遺老想恢復故國，乃假出家之名，作爲掩護，借「少林寺」傳授武術，廣收天下英才，以爲抗清之用，故此武術特別興盛，「少林寺」之名因而弘揚於全國。

爾時清廷貴族顯官時遭刺殺，人人自危，於是貴族們想出兩個對策。一是用重金聘請武師或餌以高官，看家護院，着子弟投拜爲師，學技自衛。二是創立派別，以分化「少林派」之力量。自此乃有「少林派」「武當派」之分別。

「武當派」奉張三丰爲祖師，因張三丰修道於「武當山」之故，「少林」門中少數生徒見異思遷，多有叛少林而趨「武當」者，以致兩派對立，互相殘殺。而「太極拳」南派傳人甘鳳池，與「少林派」同爲反清之領袖，由此可證「武當派」非張三丰所創，皆後人揑造，假張三丰之名以號召。張三丰學拳於「少林寺」修道於武當山，觀鵲蛇門後，感蛇無利爪，與鵲門而不傷，端賴其行動變化靈活的本能，致鵲之剛勁無用武之地，本此論而修正「太極拳」，張三丰覽鵲蛇門修正「太極拳」，因其精於「少林拳」，由淺而深，精益求精，方能有此成就，如苟非通拳術，雖觀鵲蛇相門，焉能想到「太極拳」。各門拳法皆爲拳術名師以作戰的經驗，本其心得而發明，但未有無師自通，不懂拳術而能發明拳術者，不讀書而能著書立說者，此必無之事，由此可知張三丰之「太極拳」，不過是少林拳之脫胎，再參加道家導引之術而已，與少林之理論出於一轍，並無二致。再就近代「太極拳」名師而言，則何人不是先練「少林」，後練「太極」，如楊露蟬，吳鑑泉，孫祿堂，皆是對於「少林」有相當造詣，後再練「太極」，由剛而化柔，由有而化無。否則輕飄無着，如萍浮水，想化柔爲剛，由無力化爲有動勁，沉非很長的時間，百倍的功夫，不克爲功。

拳術之道，勿論何派何門，皆以鍛練身體，克敵致勝爲目的，以能制人而不受制於人爲本，後人發，先人至，出力少，而收效大，借力乘勢，四兩破千斤，爲其技巧，其練法雖有不同，有由柔而剛者，有由剛而柔者，有長而短者，有由短而長者，是殊途而同歸，百川終滙海，俗謂天下「八勢」是一家。或謂「太極拳」是內功，「少林拳」是外功。豈知有內必有外，有外必有內，俗謂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內臟不壯，而筋骨何恃，凡爲一完整之體，必內外兼修。修內以健外，練外以壯內，是不移定理。「太極拳」有五要，一曰心靜，二曰身靈，三曰氣斂，四曰勁整，五曰神聚。「少林拳」有六合，內三合爲精氣神，外三合爲手眼身。是皆內外兼顧而不偏廢。其用手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虛虛實實，彼不動，我不動，彼一動我就動。「少林」「太極」皆如此。「太極拳」是以柔克剛，「少林拳」是彼剛我柔，剛在他力前，柔乘他力乏，彼忙我靜待，智拍任君鬥，此皆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也。「太極拳」是由沾粘而懂勁，「少林拳」是沾粘連隨，「太極拳」是不頂不抗，「少林拳」是不丟不頂，「太極拳」是進退顧盼，「少林拳」是遮前蔽後，護左架右，「太極拳」是走化，「少林拳」是閃轉騰挪，「太極拳」是沉肩垂肘，含胸拔背，氣沉丹田，虛靈頂勁，尾閭中正，「少林拳」是頭要端正身要直，仰俯傾斜必戒除，腰是蛇行腿如鑽，眼似流星手是電。「太極拳」所講的有氣則無力，無氣則純剛。「少林拳」則謂氣沉丹田莫呆滯，浮躁怒暴不相宜，有此三氣必無力，無有和平剛不柔。或謂「少林拳」的步法多大弓大馬，是犯了「太極拳」所謂雙重則滯之弊，殊不知「少林拳」初練多大弓大馬，以練腿力，久之則非弓非馬，怎麼順勁怎麼發，「太極拳」所有的步法，「少林拳」有過之無不及。我國幅員之大，風俗習慣不一，語言因地而異，省與省殊縣與縣別，名稱之不同，多因斯而異。又兼武人多不能文，其所記載者多假手於人，非異於音韻，即異於語言，故多意同而名稱不同，由上種種推之，「少林」「太極」，並無分別，實有廢除派別，打破門戶之見的必要。

武林軼聞

律論說什麼，我都相信。惟有這一次，我恐怕只能以兩個字來表示我的感想。」

白天星道：「那兩個字？」

張弟道：「抱歉！」

白天星大笑道：「恰恰相反！平常我無論說什麼，你都可以不信；惟有這一次，你則非信不可！」

張弟瞪着眼睛道：「爲什麼這一次我非信不可？」

白天星道：「還記不記得，我們剛才開頭時說的那一段話？」

張弟道：「記不得了。我的記性不好，爲了省事起見，你最好重說一遍！」

白天星微笑道：「剛才，你問我：你殺了姓岳的，會不會爲我多添麻煩？我說：情形正好相反，麻煩不僅不會增多，反而會因此減却不少。理由是：由於你的表現，事情已很明顯，他們大可省下各種方法，而不必再去證實我是不是真正的一品刀！」

張弟道：「是的，我記得——但這跟我一定能獲得一品刀又有什麼關係？」

白天星笑道：「道理完全相同。」

張弟道：「怎麼說？」

白天星道：「這就是說：如果由你獲得了那把七星刀，他們又可以省下很多方法，而由旁人代勞！」

張弟道：「省下很多什麼方法？」

白天星道：「要命的方法！」

張弟眨着眼皮道：「你意思是說：七星刀是個禍根，無論誰獲得它，都不會有好下場？」

白天星歛去笑意，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不是因爲一個人只有一條性命，否則爲了證實我的說法，我倒真想慫恿你去試試……」

張弟眼珠子轉了轉，忽然道：「不對，你這種說法，還是有問題！」

白天星道：「什麼問題？」

張弟又瞪起眼睛道：「誰有資格獲得那把七星刀，只有廖三和四位大會見證人有權決定。你總不會以爲姓廖的和四位大會見證人，全部都是這次血案幕後的共謀之一吧？」

白天星道：「我說過全部沒有？」

張弟道：「那麼，除了那位冒牌的一品刀之外，你認爲其餘幾人之中，誰跟誰涉有嫌疑？」

白天星道：「我也從不以認爲來決定一件事情。」

張弟道：「那麼你平時決定一件事情，根據的都是什麼？」

白天星道：「事實！」

張弟道：「那一類的事實？」

白天星道：「合乎常情的事實，以及違反常情的事實！」

張弟道：「如今有那些事實，違反了常情？」

白天星道：「包括鬼影子陰風在內，在短短四，五天之中，七星鎮上已經死了五個人，除了降龍伏虎刀岳人豪是死在衆目睽睽之下以外，其餘幾人，可說全都死得不明不白。如果換了你是這次品刀大會的發起人，你會怎麼做？」

張弟想了想道：「我——我也許會宣佈大會暫時停止，等這一連串血案有了交

代，再繼續舉行。」

他頓了一下，又道：「更說不定，我會因此改變這次品刀大會舉行的方式。」

白天星道：「如何改變？」

張弟道：「我也許會將那把七星刀改作緝凶的賞格。誰能破得了血案，誰就可以成爲這把七星刀的新主人！」

白天星頭一點道：「不錯，如果換了我，我也會這樣做，這也正是我認爲合乎常情的做法！」

他目光微抬，望着張弟道：「現在，你能不能告訴我，姓廖的對這一連串命案，除了虛應故事，貼出一張告示外，他還做了些什麼？」

張弟默然不語，隔了片刻，才道：「那麼，你是不是說，我們只要遠離那把七星刀，就可以不捲入這個是非的漩渦？」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緩緩說道：「是的，這樣我們至少可以多活幾天！」

張弟皺起眉頭道：「你這個人，怎麼老是好話不說，時時刻刻儘往一個死字上想？」

白天星忽然露出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壓低聲音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你可不許告訴別人。」

張弟道：「什麼秘密？」

白天星低聲一字字道：「這就是一品刀的長壽保命之道！」

張弟道：「時時刻刻想到死？」

白天星道：「不錯！一個人只要一想到死亡，就會發覺活着是多麼的可貴；一個人只要知道生命的可貴，就一定會比別人活得更久些！」

× × ×

一個時時刻刻想到死亡，真的會比別人活得更久些嗎？

這種話當然無人相信。

但是，這世上有很多事，硬是難說得很。

很多有道理的話，並不一定就會帶來什麼保障；而一些沒有道理的話，却往往比金科玉律還要來得靈驗！

鬼影子陰風，快刀馬立，狠刀苗天雷，血刀陰太平，降龍伏虎刀岳人豪，他們誰想到自己會死？

他們沒有想到——他們死了！

鬼刀花杰呢？他是第一個担心自己可能會步上馬立和苗天雷後塵的人。而這位鬼刀，直到現在，却依然活得好好的！

這幾個鮮明的例子，難道是假的？你還能說你不相信？

不過，如今什麼人不相信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另外那十三位尚未出場的刀客究竟信與不信！

× × ×

七星廣場上，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只是，如今每個人的心情，顯然已與大會剛開始時，有了極大的變化。

如今，再沒有人去關心登場的刀客說些什麼了。

第一天，快刀馬立說：使刀的第一要訣是快！他們鼓掌。

第二天，狠刀苗天雷說：使刀的要訣，不僅要快，而且要狠！他們又鼓掌。

結果呢？

結果，「快」和「狠」，都是空話，

最後事實證明，就算兩人說的不是空話。他們實際上也不是目前江湖上「最快」和「最狠」的兩把刀！

他們快別人更快，他們狠別人更狠。

所以如今看熱鬧的人，事實上不是來看這些刀客如何「現身說法」，而是爲了來看一個「活的刀客」怎樣變成「死的刀客」。

今天應該出場的刀客，本來是血刀陰太平。

血刀的意思，原是說這位陰太平只要刀一出鞘，敵人難逃血流五步的命運。只可惜這位血刀過去雖使別人流過不少血，但昨夜流的血，却是他自己的！

排名在血刀陰太平之後的是流星刀辛文炳。

今天出場的刀客，便是這位流星刀！

今天出場的這位流星刀，對於刀法方面，會不會提出什麼新的見解呢？

如今廣場上恐怕誰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大家如今趕來，顯然只是爲了應個景兒；今天的高潮節目已經過去，大家等待的是明天！

等明天看看這位流星刀的屍體將在什麼地方出現？

會不會又是一種新的死法？

由於此刻廣場上看熱鬧的人，人人心情輕鬆，並不期待什麼，一些賣零食的小販，生意也就好了起來。

生意最好的，當然是酒担子。

酒担子共有六副，賣的都是白酒；每副酒担子四週圍，都擺滿了客人。

老吳的酒担子還歇在老地方。

白天星向老吳的酒担子走過去時，老吳正跟一名酒客結帳。另一名面孔紅通通的漢子，似乎正喝到欲罷不能的骨節眼兒上，他來不及等老吳算好帳替他添酒，自己拿起酒瓢，掀開桶蓋，伸手便舀。

白天星笑了。

他最欣賞的，就是這種人，和這種喝法。

不喝就是不喝，要喝就喝一個痛快！

老吳帳已結好。

紅臉漢子把瓢還給老吳，老吳舀了一大碗，遞給白天星，大家已經成了熟人，根本用不着交代。

張弟道：「我去替你買麥雀。」

白天星道：「好！」

他口中應着好，人却含笑望着那個紅臉漢子。

紅臉漢子喝酒的方式，眞是嚇人。

只見他兩手捧着酒碗，頸子一仰，骨都骨都，幾乎連氣都沒有換一口，便在霎眼之間，將滿滿一大碗酒，喝得點滴都不剩。

白天星笑着轉向老吳道：「這是第幾碗？」

老吳道：「第六碗。」

白天星道：「眞是海量！」

紅臉漢子酒量雖然不錯，一連喝下六碗之後，似乎也差不多了。

因爲他沒有再添第七碗。

白天星道：「貴姓？」

紅臉漢子沒有理睬。

白天星道：「府上那裏？」

紅臉漢子打了個酒呃，仍然沒有望他一眼，酒碗放下之後，伸手從腰包裏摸出一串青錢，瞪着老吳，等着算帳。

老吳捏捏指頭道：「唔，六碗——六七四十二，零的不算，你就給四十個大錢好了！」

紅臉漢子數數錢串上的錢，差不多也就是這麼個數兒，於是便連錢串一起放在酒担子上，身子一轉，便待離去。

白天星忽然攔着道：「兄台留步！」

紅臉漢子止步回身，緊綳着面孔道：「幹什麼？」

白天星送出手上那隻酒碗道：「欽佩兄台海量，我請兄台喝酒！」

紅臉漢子道：「無緣無故的，我爲什麼要喝你的酒？」

白天星笑笑道：「知音難逢，見面便是有緣，碗把酒算得什麼？」

紅臉漢子道：「我要喝我自己有錢，用不着你請！」

白天星道：「說這些話多難聽？來，來，賞個臉，賞個臉！」

他口裏說着，又把酒碗朝對方送去。

紅臉漢子偏身讓開，瞪眼道：「他媽的這算什麼意思？」

張弟已買來兩大串烤麥雀，看見白天星硬逼那紅臉漢子喝酒，忍不住從旁插咀道：「人家不喝就是不喝，你爲什麼一定要勉强別人喝？」

白天星道：「他不喝，你喝？」

張弟點點頭，手一伸道：「好！拿來。我喝就我喝！」

白天星道：「喝死了也沒有關係？」

張弟哼了一聲道：「當然沒有關係。我就不信一碗白酒能喝得死人！」

白天星忽然轉向那紅臉漢子，嘆了口氣道：「你瞧，這種小伙子多好打發！今天我若是也像他一樣，你伙計不就功德圓滿了嗎？」

紅臉漢子臉色微微一變，突然向後一步步退去。

白天星仍然端着那碗酒，一步步緩緩跟了過去道：「要走，可以，留下一句話來，咱們就算交個朋友，否則，對不起得很，請喝了這碗酒再走！」

這時，將近午正，正是廣場最嘈雜的一段時間。

他們說話的聲音不大，動作也不過火，所以這時雖然擠在人堆裏，却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白天星緩緩向前移上一步，又道：「對了，我們就這樣慢慢的退出去，不要驚動別人。萬一驚動了別人，對我固然沒有好處，對你伙計似乎也很不利。等我們離開這裏，找個沒有人的地方，我們不妨再互顯勸酒的本事，且看看這一碗酒，到時候究竟是你喝還是我喝！」

紅臉漢子臉上的血色慢慢消失。

白天星又跟過去一步道：「你伙計可以放慮，但最好不要拖得太久。井老闆店裏存貨不多，而且木料也很差，相信你伙計一定可以想像得到躺在那種棺材裏的滋味。」他放低聲音，注目道：「這是誰的主意？」

紅臉漢子喉結滑動了一下，但沒有能力發出聲音來。

（未完）

新穎俠義中篇連載

搏命揚子江（大結局）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步超陷身在乾德門的陷阱，身負重傷，命在頃刻之際，幸岳金鱗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把馬步超救出重圍。乾德門爲了這次的失手，竟被謝魁在酒中下毒，殺之滅口。春雲奎臥病在床，戲班因爲出了鐵海棠的命案，奉命停演，全班面臨斷炊命運，桑二紘乘機再舊事重提，要春雪紅答允謝魁的婚事，春雪紅眼看父親乏醫療治，全班中人面臨厄運，迫得忍痛答允，不過提出條件，桑二紘往見謝魁，代雪紅提出條件，謝魁答允，桑二紘趕回戲班，而醫院救護車跟着來到，春雪紅送父親入院——

護花闖虎穴　鋤惡解囹圄

由醫院回來，雪紅腦子裏一片空白。

父親住進了大醫院，按說她的心情應該開朗了，可是她臉上却絲毫也沒有笑容，想着卽將面臨的一切，她眞樂不起來。

天上飄着細雨！

由窗內望出去，雨絲映着別室的燈光斜斜的落在瓦上，匯成一股主流，淅淅瀝瀝的落下來。

她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落寞，又似有無限情傷，單調，惆悵，和緊扣着她內心的一種思慕和歉疚！

她不止一次的打算推門步出，走到那一角的那間小房子裏去——

可是心裏老像是在顧慮着甚麼似的！眼看着那間小房子——岳金鱗所居住的那間房門「吱呀！」的一聲推開來！

春雪紅緊張的站起來——

步出房門的是老周，他手上打着把油紙大花傘，快步向廊子這邊跑過來！

雪紅忍不住看了一下几上的小鬧鐘，時針指在九點正的位置上——心中一種說不出的衝動，使得她忽然拉開房門，闖了出去。

老周正跑過來，見狀停住脚，驚奇的叫了聲：「春老闆！」

春雪紅臉紅了一下，說道：「你上那去？」

老周怔了一下，道：「找張元春下棋去！怎麼，春老闆有甚麼關照麼？」

雪紅看了那邊房子一眼道：「屋子裏還有誰？他在不在？」

這個「他」當然指的是岳金鱗——

老周點着頭，說道：「余三？在在！一個人悶着在喝酒呢！我這就去給你叫他去！」

「用不着——我自己去！」雪紅說着拿起牆邊上的一把傘撐開來。

她臉色微紅着，盪漾着一派春情！

老周更驚訝的打量着她，這個班子裏上上下下都在傳說春雪紅和余三要好的事，老周當然也不是瞎子，平素也看出了一些！

可是那只是一種揣測，也只不過限於雪紅對余三的一種表面關懷罷了——

像今天這種雨夜會情人，孤男寡女獨處一房的例子，老周還是第一次看見，難免心裏大爲驚奇，兩隻眼睛盯着雪紅的背影，可老看直了眼了。

雪紅走了幾步，回過身子來，老周仍在好奇的看着她，雪紅這麼一看他，他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剛要轉身回去——

雪紅喚住他道：「老周！」

「是，春老闆——」老周答應着忙走過去！

雪紅一隻手理了一下頭髮，臉色緋紅着，可是她却直說出來，道：「你下棋幾點鐘回來？」

「這……我也不知道，總得個把鐘頭吧！」

「今夜晚，你就不用回來住了！」

「這……？」

雪紅掏出一個小手絹包，打開來，把其中包着的兩塊大頭拿出來，遞與老周道：「到外面找個小旅館住一宿，這些錢給你留着用吧！」

眞想不到她竟會說出這些話來，老周又是一怔，頓時就明白過來，由不住咧咀一笑，神秘的道：「春老闆我明白，我明天白天再回來，這錢用不着你收着吧！」

雪紅道：「不！給你收着吧！」

「不不……」老周連忙道：「我用不着……」

兩個人推拒了一會兒，雪紅只好收回來——

她輕輕嘆了一聲，道：「老周，你一個人知道就好了，外人面前可別嚷嚷！」

老周點頭道：「春老闆你放心，你對我們底下人好，我老周那能不知好歹？再說余三也是個好人……他這幾天巔三倒四的，心裏可一直在惦着你呢！」

雪紅兩汪眼淚，在眸子裏打着轉兒，點點頭道：「我知道——」

身子一扭，就撐着傘去了。

老周看着她的背影，輕輕喟嘆了一聲，心裏說不出的羨慕，又有種說不出的喜悅——

他也準知道，今夜此刻，雪紅的自荐枕蓆，投懷送抱，余三是萬萬無力拒絕了，這一齣「神女夜會襄王」，八成是註定了，只是這麼一來，所引起的種種，似乎並非單純，後果又將如何，可又就不是老周這顆呆板的頭腦所能弄清楚的了！

×　×

推開房門的時候……

岳金鱗果眞正在喝着悶酒——他放下酒杯，頭也不抬一下，兩隻手撐按着桌子，哼了一聲，道：「這麼快就下完了？」

他指的是「下棋」，顯然的是把春雪紅當成了老周了！

雪紅不吭聲的收下了傘，把門關上，插好了栓，慢慢走過來！

她一直走到了他身邊站下來！

岳金鱗敞着上身的小褂，依然是頭也不抬，桌子上，散置着一包鹵菜，半瓶高粱。

他已經有了三分酒意！

「酒」這種東西，明面上是最能消愁的好玩藝兒，其實却是更能增愁的帮兇禍害！正所謂「借酒澆愁愁更愁」！

「酒自亂性」這句話，也誠然有故，絕非沒有根據！

岳金鱗顯係內心岔集了無限心事，意圖借酒來暫時麻醉一下自己，想不到，爲此却另外生出了一件事端，當眞是始料非及！

春雪紅緩緩伸出一隻手，搭在了他肩上！

岳金鱗身子發出了一下輕微的顫抖，驀地抬起了頭，當他發覺到面前站立的不是老周，而是春雪紅時，禁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是妳——雪姑娘……？」

他慌不迭的由位子站起來，可是春雪紅軟酥酥的一雙手，却用力的又把他按了下去！

「姑娘……這個地方，我不是告訴妳不要來嗎……？」

「可是我還是來了！」

雪紅平靜的說着，一面緩緩坐下來。

她伸手由他面前拿過酒杯來，把杯子裏剩下的半杯酒一仰而乾，却嗆得咳了起來！

岳金鱗大吃一驚，說道：「妳這是幹甚麼？」

雪紅看着他，凄然的笑了一下，又要伸手去拿酒瓶子，岳金鱗一把搶過來，大聲道：「幹甚麼折磨自己？」

雪紅怔了一下，微微一笑，放下了酒杯道：「是我折磨自己，還是你在折磨自己？嗯——？」

「我……」岳金鱗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是悶！」

雪紅道：「爲甚麼？」

「爲——？」岳金鱗看着她苦笑了一下，搖搖頭。

「我的事你都知道了？」

「知道一點！」

「你心裏怎麼想？」

「我——」岳金鱗冷冷一笑道：「這是你們春家的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關我一個外人甚麼事？」

「眞的不關你的事？」

「是妳自己答應的？」

「嗯！」雪紅慢慢的垂下了頭。

「爲甚麼？」忽然他像瘋了似的撲過來，用力的抓住了她一隻手：「妳爲甚麼要這麼做？爲甚麼要答應嫁給那個姓謝的？爲甚麼？」

春雪紅忽然眼圈一紅，苦笑着道：「幹嘛談這些！金鱗，你相信緣份這兩個字吧？」

「緣份？難道妳和那個謝老頭，有緣份？」

「我不是說跟他有緣，而是說跟你沒有緣份！」

岳金鱗怔了一下，苦笑道：「也許是吧！」

「但是，最起碼，我們今天晚上有緣份……」

說時她已把身子依偎了過去，岳金鱗一驚，道：「不——」

「爲甚麼不？」雪紅一雙玉腕已攀在了他頸項之下，她甜甜的笑道：「自從第一面看見妳的時候，我就喜歡上你，現在我才發覺出我更愛你……」

岳金鱗喉節動了一下，說道：「姑娘

……妳不應該！」

「爲甚麼不應該？」雪紅道：「這是我自己甘心情願的，我既然能够捨身嫁給我一點都不愛的謝魁，當然更能够獻身給你！」

「妳打算……怎麼樣？」

雪紅忽然落下了兩行淚，道：「我愛你——」

她把身子緊緊偎上去——兩個人擁抱在一塊。

摸索之中，兩個人緊緊的糾纏着。

在一片喘息裏，岳金鱗忽然坐起道：「這裏不行！老周就要回來了！」

雪紅披散着一頭秀髮，燈焰裏，她可人的臉上泛着一片紅潮，說不出「欲喜又羞」的一番模樣！

她用行動，答覆了她的決心！

閃爍的光影裏，她脫下了上身的一件小衫——

立時，現出了她的一抹酥胸，血紅色的小肚兜兒，輕輕兜在玉般潔白的胸腹之間！

她眼神那般神聖的注視着他，咀唇却又似蕩女那般的輕佾——

總之，那是任何人也無法抵擋的一番色情！

岳金鱗看着看着，眸子裏的光采，忽然像是燃着了的一團熊熊烈火！

他原來已坐了下去的身子，倏地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雪紅把僅有的一襲紅色肚兜也褪了下來，她赤裸的身子，均勻得像是象牙彫塑出來的一般圓白，在閃爍的光影裏，凸凹分明，勾劃出女性最完整無缺的胴體美！

岳金鱗既非聖賢，當然無能抗拒！

燈焰乍吐的一刹——

他們已緊緊的擁在了一起——

緊接着一隻女人的手伸出來，扭下了煤油燈的捻子，屋子裏一下變黑了。

剩下的是紙窗上微弱的一些些亮光，和惱人，迫人……永遠也下不完的一天春雨！

×　×

兩輛黃包車先後在謝家大門前停了下來，第一輛車上下來的是桑二紘，第二輛車上下來的是打扮得樸素的春雪紅！

桑二紘一跳下車，就跑過來掺扶着春雪紅，道：「來！姑娘我扶着妳，用不着怕，一切都有舅舅我呢！」

春雪紅似乎已經決定了，態度上顯得很大方，她用手推了桑二紘一下道：「我自己會走，姓謝的他也不是老虎，我怕他幹甚麼？舅舅你去叫門去吧！」

桑二紘遲疑了一下，對於雪紅這種鎭定的神態，確實是有點出乎意外！

但是這番詭詐，他心裏有數，難免總會有點做賊心虛，臉上也就在在的顯出一派不自然！

他答應着跑過去，剛要去敲門，遂見謝家的保鏢馬二開門自出。

桑二紘一抱拳堆笑道：「馬兄，辛苦……辛苦，請回一聲，就說我們姑娘來拜望謝爺來啦！」

馬二瘦削的臉上，帶着神秘的微笑，向着春雪紅欠身道：「春老闆，我們五爺正在候着你呢！請！」

雪紅看了桑二紘一眼，後者點頭示可，二人遂即同着馬二步入大門！

大鐵門只開了一扇小小便門，二人步入之後，只見正廳前站着謝五爺的另一個保鏢周同！

桑二紘照例又抱拳問了聲好，始同着雪紅走近客廳！

客廳一角，堆置着皮箱行李，好像是要搬家的樣子，幾個男女僕人忙進忙出！

雪紅看在眼睛裏，却也不便多問！

周同領着二人來到了二樓，到了謝魁一間精緻的書房裏，隔着房門就見謝魁正在整理着書桌內的文件，一樣樣的放進一個黃皮手提箱裏——

他一眼看見雪紅，大喜過望的張開兩隻手，道：「春小姐，啊——歡迎！歡迎！請坐，請坐，這裏太亂了！來！我們換個房子！」

周同忙過去推開書房另一面的隔牆，現出了鋪有漂亮地氈的一間內客廳。

謝魁嘻嘻一笑，道：「請！請！」

雪紅頓了一下，遂即大方的步入！

桑二紘跟在雪紅身後也走了進去，周同就站在門口！

「春小姐，妳來得正好……」謝魁哈哈一笑道：「揚子江號小火輪，四點鐘開，怎麼樣，東西都準備好了沒有？」

雪紅驀地一驚，迅速的轉頭向桑二紘道：「舅舅，這是怎麼回事？」

桑二紘極其尷尬的說道：「這……這是……」

謝魁哈哈一笑，挿口道：「怎麼，春小姐還不知道？桑二紘，你也是……到了這個時候你還瞞着她幹嘛？」

雪紅大吃一驚，猛撲過去，用力的抓住了桑二紘的一雙肩頭，道：「舅舅……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瞞着我甚麼了？你說……你說！」

桑二紘臉色一陣子蒼白，勉强鎭定的作出笑容道：「是這麼回事……雪紅，五爺就要到重慶去，打算帶着妳一塊去……」

「你……」雪紅差一點昏了過去，她睜大了眼睛，道：「那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孩子！早要告訴妳，只怕妳就不來了！」

「你說謊……你騙我，騙我……」

她邊說邊泣，兩隻手用力的往桑二紘身上搥打着，桑二紘原本矮小瘦枯，又是個駝背，那裏吃得住雪紅這番搥打，只見他頻頻後退，不勝狼狽，差一點摔倒在地上！

他喘息着跑開一旁，啞聲哭道：「孩子……誰叫舅舅我太窮了……妳好好跟着五爺過日子吧！」

雪紅呆了一呆，蒼白的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道：「我明白了……舅舅你是把我給賣了……」

桑二紘作出一種卑賤的笑容，吶吶不能出口。

一旁的謝魁嘿嘿一笑，道：「一點都不錯，十根大條子把姑娘妳就給出售了！十根條子！」

他呵呵一笑，信手由桌上拿起一個看來十分沉重的黃綢子方包兒，向着桑二紘

拋過來！

桑二絃接過來，連連哈着腰，却連雪紅正眼也不敢看上一眼，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雪紅大喊道：「舅舅，你等着我！」

她大步跑過來，却被站在門口的周同橫身阻住——

雪紅倏地回過身子來，大聲向着謝魁嚷道：「姓謝的，你好陰險，你打……算怎麼辦？」

謝魁一笑道：「春雪紅……妳心裏放明白一點，妳現在已經是我的人了——」

「你……胡說！誰答應你的？」

「妳舅舅。」謝魁哈哈一笑，說道：「你舅舅把你用十根大條子賣給了我了，馬上我就得帶妳上重慶去！怎麼，妳高興吧！」

「你是做夢——」

暴出冷門的，春雪紅嬌叱了一聲，兩隻手往腰上一叉道：「姓謝的，你弄錯了。不錯，我本來是打算嫁給你的，那是我心甘情願，今天看了你這份德性，姑奶奶我變卦了，就是不嫁給你，看你怎麼樣？你不是給了桑二絃十根條子嗎？那叫活該，他既然能做出出賣親人的事情來，已經不配是我舅舅，你看着辦吧！對不起，我失陪了！」

說完大步就向外走。

站在門口的周同，原以爲春雪紅一個弱女子，還不是由人擺佈，萬萬想不到，竟然會有如此一副嘴臉倒眞是嚇了一跳！

非但是他奇怪，就連自負見過許多市面的謝魁都大吃了一驚——

春雪紅大步外闖，站在門口的周同當然不依，橫身就擋，春雪紅一時情急，甩手就打。叭！叭！就是兩個耳光！

周同怒叱了一聲，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正要掄掌打下。

謝魁却叱道：「住手！」

春雪紅得隙，猛力的又在周同臉上摑了兩掌。

「姓謝的！」她掙開周同的手，一跳而出道：「你不讓我走我就死給你看！」

謝魁冷森的道：「妳想拿死來嚇唬我麼？五爺可是不吃你這一套！」

「那我就死給你看——」

她是劍及履及，說到做到，當時身子一衝，直向窗前奔去，她兩隻手用力的推開了窗戶，正要躍身跳下的當兒，謝魁及時的發出了一聲暴叱——

「慢着！」

春雪紅冷笑着回過臉道：「怎麼？」

謝魁沉聲笑着，慢吞吞的走過來，說道：「春小姐，妳一定要尋死，我可也不想攔着你，不過在妳死前，我可得提醒妳一聲——」

「你說吧！」

謝魁望空中打了個哈哈，道：「妳應該想到妳生病的父親——」

春雪紅果然爲之一怔——

「是不是？」謝魁冷漠的道：「莫非妳就撒下他一個病老人不管了？」

「我……」春雪紅眼淚汪汪的道：「我……管不了他老人家了……」

說完禁不住痛泣出聲，却已失去了尋死的勇氣。

謝魁嘿嘿一笑道：「怎麼樣，我就知道春小姐妳是一個難得少見的孝順女兒，妳當然捨不得拋下生病的老爸爸一個人活着受罪！」

雪紅正在哭泣，聞言蛾眉一挑道：「你少給我戴高帽子，老實說，你打算怎麼辦吧！」

「春小姐，妳又幹嘛生這麼大的氣？」謝魁冷冷的道：「我的話已經說得再清楚沒有了，我謝魁生平還沒有這麼遷就過女人，妳不要惹我生氣，生氣可是對妳沒什麼好處！」

雪紅擦了一下臉上的淚，道：「我爹現在在醫院怎麼樣了？」

「在醫院？」謝魁咳嗽了一聲，道：「大概你還不十分清楚，令尊在醫院裏住不舒服，我已經把他老人家給接到家裏來了！」

「接……到你家裏？」

「不錯——妳要不要看？」

「我要去看……看！」

「好，一句話！」

謝魁向着門口的周同一揮手道：「讓開門！」

周同閃身讓開，雪紅撲了出去，大聲叫道：「爹——」

「咳！大姑娘妳用不着急！」謝魁說：「妳爸爸在我這裏享福得很！來來來，我帶妳瞧瞧！」

說着率先步出，帶着她往右面拐進去，就聽見一個人咳嗽，一面嚷道：「雪紅……雪紅……是紅兒麼？」

雪紅聞聲激動的撲前，推開一扇門，即見春雲奎高臥病榻之上。

父女乍見，悲喜交加！

雪紅急於要知道父親的病情遭遇，忍不住撲過去，二人抱在一團。

「爹！你怎麼會來到這裏？」

「這可是人家謝五爺好心……」春雲奎老淚縱橫的道：「孩子……謝五爺可是我的大恩人呀！」

雪紅怔了一下，回頭看了謝魁一眼，面現冷笑，因怕觸及老父悲懷，她暫時並不把謝魁之詭詐道破。

「孩子……班子裏上下都還好麼？」

「還好！」春雪紅點點頭，噙着淚說：「您的身子……？」

「好像好一點……了！」

邊說他邊自咳嗽。

一旁的謝魁一笑道：「老太爺氣喘得厲害，不宜多說話，叫他多休息吧，春小姐，我們還是到外面說話！」

雪紅見父親大體不差，心裏才算放了一半，當着父親面前她不好與謝魁說話。

當下她趨前道：「爹，您老人家好好休息吧，過一會兒，我再來看您！」

春雲奎連連點着頭，他喘得很厲害，確實不宜多說話，這一陣子心裏很舒坦，滿以爲這個未來的女婿，對自己很孝順，對雪紅也很疼愛，有錢又有勢，女兒能嫁過來，也算是有福了。

×　×

退回到原來的內客廳裏，春雪紅冷着臉向謝魁道：「你到底是怎麼打算？」

「那就要看妳了——」謝魁笑得很陰險的道：「春小姐，如果妳肯聽話順從我



，妳父親的病，由我負責醫理，要是妳不肯……」

雪紅冷笑道：「我不肯，你又敢怎麼樣？」

「哈哈——」謝魁大笑了幾聲，臉色一沉，道：「一個生病的人，隨時都會死的！」

「你……敢？」

雪紅大吃了一驚，她怎麼也想不到，對方竟然敢公然對父親存心下毒手。

謝魁冷森的一笑道：「春雪紅，在宜沙地面上，妳聽說過有我姓謝的不敢做的事麼？我老實告訴妳，妳父親的生命可全操在你的手上，妳自己可要放明白點！」

雪紅一時嚇呆了，她慢慢垂下頭一言不發。

謝魁嘿嘿一笑，走過去，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子，道：「乖乖的跟我走吧！」

雪紅用力掙扎着道：「上那去？我不去——」

「妳不去？」謝魁仍然用力的抓住她的手，冷笑一聲道：「妳非去不可！」

右手一掄，「噗！」的一掌擊中在雪紅頸項後方，春雪紅那裏當受得住他如此的一記重擊？只覺得一陣子天旋地轉，頓時就昏了過去。

×　×

桑二絃心懷鬼胎的走進了四合院，左右看了一眼悄悄的向着自己房子走進去。

一角——岳金鱗正自狠狠的用着眼睛盯着他。

桑二絃進門之後，遂即匆匆的提起事先備好的一個皮箱，他甚至於連門也不敢開，遂即由窗戶翻了出去！

窗外是生滿雜草的一片空地，由此而前，只須走上一刻鐘即可到達公路邊上。

桑二絃心裏想着，只要能攔上一輛車，不論是往南或是往北先上去再說。

身上沉甸甸的十根大條子，可眞有點燒的慌，一想到這裏，他忍不住獨自個兒的笑出了聲音來。

他這裏提着箱子，低着頭，正自有一步沒一步的往前走着，忽然聽見身後好像傳過來一陣脚步聲。

桑二絃做賊心虛，倏地回過頭來，不由頓時一愣，大驚道：「余三——你幹什麼跟着我？」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岳金鱗竟然綴上了他！

其實這個戲班子裏，已經沒有什麼人再能控制他，使他稍微感到頭痛的人，也就是這個余三！

從他們第一次見面之後，彼此心裏都有數，那就是對方這個人，絕對不是自己喜歡那一型的，以後歷經種種事故之後，更顯得格格不入。

這時，桑二絃乍見余三跟在自己身後，情不自禁的嚇了一大跳。

其時，岳金鱗已來到了他的眼前。

桑二絃定了一下神，乾咳一聲，道：「這不是余三麼，你…跟着我幹什麼？」

岳金鱗冷冷一笑道：「我是想問你，春雪紅到那裏去？怎麼沒看見她回來？」

桑二絃又是一怔，道：「是……謝家留她吃飯……你管得着麼？」

岳金鱗搖搖頭道：「我不信！春老闆是不會一個人在他那裏吃飯的！」

桑二絃扳着臉道：「混蛋，我們家的事，你管得着麼？」

岳金鱗冷冷的道：「桑二絃，你給我說實話，雪紅姑娘到底怎麼樣了？否則，今天你休想走出這片荒草地！」

「你……混蛋——」

桑二絃別瞧人頭不濟，脾氣還眞不小，這類人平素欺軟怕硬，奉上壓下，他眼睛裏看得上像岳金鱗這樣的一個揀場的！

當時怒吼了一聲，把手上的箱子往地上一放跳過去照着岳金鱗臉上舉拳便打。

岳金鱗是何等樣的身手，焉能會被他打中？

只見他手腕子一翻，已刁住了桑二絃落下的拳頭。

桑二絃只覺得對方那隻手上彷彿猝然加上了千百斤的神力，一時之間，自己那隻手幾乎連骨頭一齊都爲之折斷了一般，只疼得他凸目怒睛，連聲的怒叫了起來。

「說！」岳金鱗怒聲道：「雪紅姑娘到那裏去了？」

「你……你敢！」

桑二絃嘴裏叫着，倏地分出了左手，用力的向着岳金鱗臉上抓來！

岳金鱗一聲冷笑，右手一振，只用了三成力，桑二絃矮小的身軀已被摔出去。

足足摔起了有一丈高，噗通！的一聲落了下來。

桑二絃又是一聲慘叫，他在地上爬着，還沒來得及爬起來，岳金鱗已閃身而進，一抬腿「噗！」地一聲踩在了他背上。

這一脚岳金鱗可畧微加了幾成力道，正好踏在他背後的駝峯之上。

桑二絃痛得殺猪似的叫了起來——

「余三……余三……快放下脚……噯唷，噯唷……有話好說，有話好……！」

「瞎了你的狗眼！」岳金鱗冷笑着道：「你還眞當我姓余？」

說時足尖一翻，咕嚕！的一聲，已把桑二絃身子翻了個轉兒，變成了面上背下之勢。

桑二絃這時連續被踩，早已喘不過氣來，只翻着一雙死魚眼，打量着岳金鱗道：「你……到底是誰？……」

「我姓岳，岳金鱗！」岳金鱗怒聲道：「漢陽鶴齡堂的命案就是我幹的——」

「啊——」桑二絃頓時嚇得面無人色，全身打起抖來。

岳金鱗厲聲逼問道：「說，春雪紅到那裏去了？」

桑二絃吶吶道：「這……我實在不清楚！」

「老小子——」岳金鱗嘴裏叫了一聲，足下用力一踏，桑二絃「哇——」的一聲大喊，由嘴裏嗆出了一口鮮血來。

「噯唷——」桑二絃大聲咳道：「岳大……爺饒命，我說……我說……」

「快說，如有一句瞎話，我馬上要你死——」

「是是……」桑二絃邊喘邊道：「……雪紅被姓謝的給強留了下來……我也沒辦法！」

「我不信，你是玩的什麼把戲？姓謝的給了你多少錢？你老小子居然把親外甥女都給賣了！」

「天……地良心！」桑二紘聲嘶力竭的道：「我可以……對天起誓！」

岳金鱗早先踩踏他身上時，已覺出來有一包物件，這時心裏起疑，就彎下腰來，伸手去掏，桑二紘頓時掙扎着用手來護，奈何岳金鱗這般神力，只一把已把他藏在前衣內的那包金條奪在了手中。

桑二紘大叫道：「還我的金子——是我的金子……」

岳金鱗在手裏掂了掂，也就知道了一個大概！

「老小子！你眞是連禽獸也不如的東西，不用說你是把雪紅姑娘給賣了？」

「我……是謝五爺賞給我的……岳大爺你還給我吧……我可以分一點給你！」

岳金鱗冷冷一笑把金子揣在了懷裏。

桑二紘猛力的想爬起來，却被岳金鱗用力一脚又踏在地上。

「還我的金子——還我的金子——」

桑二紘聲嘶力竭的叫着：「這是我的棺材本兒，誰也不能動……還給我，還給我……」

「我還問你，鐵海棠鐵老闆是怎麼死的？你說！」

「那是謝五爺玩的手段……不干我的事呀！」這句話可就等於招了口供。

岳金鱗聽在耳中，禁不住發出了一聲冷笑，他眸子裏冒射着閃閃兇光。

「好！那麼我再問你一句——」

「我一定說，一定說！」桑二紘臨死還忘不了那包金子，乞求着道：「我說了以後，你把金子還給我！」

岳金鱗忍不住怪笑了一聲，頻頻冷笑道：「雪紅姑娘現在可在謝家？」

「在……啊不……」桑二紘想起來，道：「他有一條船……在碼頭上，謝五爺要坐着它上重慶，雪紅多半是陪着他一塊去！」

岳金鱗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點點頭道：「好計！」

說完鬆下了踏在桑二紘身上的那隻脚，大步就走。

桑二紘死裏逃生，無奈他一心想着那包金子，看看到手的東西，如何捨得下？

這時眼看着岳金鱗要走，大叫了一聲，跟着撲上來——

「姓岳的，還我的金子來——」

撲身一把，抱住了岳金鱗的雙腿，岳金鱗乍然一驚，倏地回過身來！

桑二紘大哭着道：「我的金子——我的金子！」

岳金鱗冷笑一聲道：「無情無義的小子，饒你不得！」

話聲出口，右手五指箕開着，似同一把鋼鈎般的向外遞出，「噗！」地一聲，已印在了桑二紘前胸之上！

這一掌，岳金鱗算是施出了全力！

桑二紘怪嘯了一聲，矮駝的身子被擊得平飛了出去，足足飛出去兩三丈以外，「叭！」地一聲倒在了地上，頓時吐了幾口血，當場昏了過去！

× ×

岳金鱗一口氣來到了碼頭上，問清了屬於謝魁所有的那條小火輪，「揚子江」號——

但只見，那條船遠遠停在江心裏，此刻是升火待發，汽笛一聲聲的鳴着，烟囪裏冒着大股的濃烟！

却有一艘機帆船離開岸邊，向江心馳去！

岳金鱗三脚兩步的趕到岸邊，用力一躍，落向那艘帆船的船板之上，船上滿船都裝的貨，岳金鱗落身其上，竟然無人知曉！

這艘船「拍拍！」有聲的直向前往，距離着江心的那艘「揚子江」號小火輪也就越來越近！

岳金鱗橫倚船舷，目不交睫的盯視着——只覺得滿腔熱血在胸內打滾——

浪花翻打着船板，他的心也同浪花一般翻湧着。

小火輪貨已裝竣，一名船伕正自雙手來回的收着繩梯——

不知何時，岳金鱗已縱身入水！

在翻起的一個浪濤裏，岳金鱗已泅到了小火輪旁邊，並且迅速的抓住了正待上升的繩梯。

他兩隻手極爲輕快的一陣子攀抓，已順着繩梯緣身直上！

那名收取繩梯的漢子，在發覺到有人攀登上船時，大吃一驚，嘴裏大叫道：「那來的一個野小子！下去！」

說到「下去」二字時，他雙手拉着軟梯向外用力的一抖！滿打算着這麼一抖之力，對方無論如何，勢必非栽下去不可。

可是事情竟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

眼看着繩梯上那個全身水濕的岳金鱗，在他用力一抖的當兒，整個身子拋空而起——

那漢子方自一喜，張開的嘴還沒有完全收攏的當兒，空中的岳金鱗，夾着一片風雨，已躍上了船身！其勢絕快，令人目不交睫！

那漢子姓方單名一個威字，本是機房裏的一個二管輪，一身肌肉長得牛般的壯，乍見此情，嚇得怔了一下，緊接着一彎腰，已操起了一截鋼鍊——這玩藝兒在船上是常見的東西，總有一二十斤重，掄開了丈許方圓之內，就別打算能有人進來！

方威手裏抓着這根鏈子，不容分說，摟頭蓋頂的直向着岳金鱗當頭打下！

鋼鏈子「嘩啦！」的一聲落了下來，却被岳金鱗伸手給抓在了手裏！

雙方都像蠻牛般的喝叫了一聲，緊接着其中一人球也似的飛在了空中，噗通！一聲落在了江裏——這個人當然是方威！

岳金鱗此刻一身是胆，舉手間輕取方威，毫不遲疑的向船艙內奔進。

這艘「揚子江」號的小火輪，原是謝魁屬下航運公司來往附近江漢碼頭的一艘小輪渡，謝魁自從與四川搭好綫，走私鴉片之後，就決心要這條船加入行列，走運黑貨！

今天也就是這條船的處女之航，謝魁親自坐鎮，想不到在汽笛三鳴之後，竟然會殺出岳金鱗這樣一個要命的煞星！

最先發現方威落水的是船上的兩名搬伕——侯老三和汪大海！

兩個人正自把一塊油布，搭蓋向貨箱之上，乍見此情景，侯老三首先驚叱一聲，汪大海先是一怔，遂自大聲叫道：「小心，這小子衝着我們來啦！」

一面說順手操起了船上的一截長竿，長竿一頭帶着鋒利的尖鋒和鋼鈎，原本是用來勾搭貨籠用的。

汪大海乍見岳金鱗這麼全身水濕的一條大漢向自己撲來，一時慌了手脚，當時兩隻手平端着鈎竿，潑刺刺的瞧準了岳金鱗前胸之上，猛扎了過去。

岳金鱗身子一閃，避開了竿鋒。

汪大海大吼一聲，掄扎爲掃，却把丈八長的竿身，橫着向岳金鱗腰身上猛掃了過去！

「哧——」竿身上帶出一股子疾風！

岳金鱗哈哼一聲，身子霍然向下一矮，左手驀抬，「噗！」一把已搶搭在長竿的竿身之上！

在國術動手上來說，岳金鱗所施展的是一個「黏」字訣，無論對方的兵刃長短，一經被他手黏着，再想脫開，那可就難比登天！

「去你的——」

長竿一掀，汪大海「噗通！」摔了個四脚朝天！

猛可裏急風一縷，直向着岳金鱗腦後襲到。

岳金鱗倏地反過身來，黑忽忽的一物件——多半是一柄板斧，已臨面前！

岳金鱗一上步，左手抄出，在空中一掄一轉，「呼！」的一股子急風，不知他怎麼一來，那柄鋒利的斧頭，却轉了個方向，反倒朝着發斧的來處反擲了出去！

「噗哧！」一下子，鋒銳的斧刃正砍中侯老三的肩窩之上，一時間鮮血怒濺！

侯老三大叫了一聲，一個咕嚕跌倒在地，可是他却依然能爬起來，帶着身上的斧頭，直向艙內奔去！

岳金鱗當然容他不得！

他手裏尙持着那根鈎竿，腿一上步，鈎竿一摔，緊接着快速的抖出去！

看上去，這種身手就像北平天橋雜耍園子裏賣藝的耍的大竿子一般模樣！那根鈎竿一下子抖了個筆直，只聽得「噗！」的一聲，正好扎在了侯老三背心之上，登時扎了個透心穿！

侯老三慘叫一聲，倒在了地上，當場一命嗚呼！

一旁的汪大海嚇得大叫了一聲，道：「不好啦，殺人啦——」

嘴裏叫着反身就跑，偏偏脚下不聽使喚，一連摔了兩個觔斗！

當他第三次爬起來的時候，眼看着岳金鱗凶神附體般撲來時，他自知不敵，却又後退無路，一時情急，帶出一聲長叫，自向長江裏投身而墜——

「噗通！」一聲大響，水花濺起來老高！

岳金鱗扔下手裏的長竿，只聽得一個人冷笑着說道：「好小子，你是怎麼上來的？」

岳金鱗回身望去，只見謝魁身着一身紡綢褲褂，高高的站在艙房鐵欄桿旁邊。

他的兩個隨身保鏢馬二和周同一左一右侍立兩側。

三個人像是老早就在這裏，已經看了老半天的樣子，謝魁嘴裏咬着一截雪茄烟，瞇着眼，那麼慢條斯理的一口噴着烟！

「給我好好的拾掇他，要捉活的！」

馬，周兩個人各自答應了一聲，雙雙騰身而起，由一兩丈高的樓艙上翻落下來，落在了岳金鱗左右！

岳金鱗前進了一步，冷笑注視着謝魁道：「姓謝的，你這個披着人皮，專門不幹人事兒的傢伙，今天是你的死期到！」

「放肆！」謝魁用力把手裏的雪茄烟摔下來！「你就是春家班那個揀場的余三吧？」

「不錯！就是我，只是我不姓余！」

「你叫什麼？」

「你少爺姓岳，岳金鱗！」

「岳金鱗？」——謝魁陡然吃了一驚：「是漢陽岳家琵琶門的？」

「不錯！」岳金鱗冷冷一笑道：「老頭兒，你是有點兒見識！」

「放肆！」謝魁喝叱了一聲，上下打量着他道：「岳天波是你什麼人？」

「是先大伯父！」

「岳雲程呢？」

「是先叔父！」

謝魁冷冷一笑，單手一按面前的鐵欄桿，呼！地一聲掠過了面前鐵欄桿，整個身子像是一隻大鳥般的落在了岳金鱗當前正面——

「這麼說我們不是外人了！」謝魁笑着道：「天波兄雲程兄，當年與我可以說是生死的弟兄，那時候有你沒有你還不知道呢！」

岳金鱗怔了一下，可是他決定的事，不容易被人三言兩語就打發走！

「這麼說，我倒要稱呼你一聲謝老前輩了！」

「哈哈……來來來……小兄弟，咱們到裏面談去！」

「不！」岳金鱗冷冷的道：「老前輩既然抬出了在下兩位過世的叔伯，在下不得不賣個交情，只請老前輩你交出一個人，在下撥頭就走！」

謝魁嘿嘿一笑，道：「是誰？」

「春雪紅！」

「啊——？」謝魁皺了一下眉，道：「你說的是唱旦角的那個春雪紅？」

「老前輩何必明知故問！」

「哼！」謝魁冷笑一聲，道：「她怎麼會在我這裏？」

「她一定在你這裏！」

謝魁怒目看了他一眼，道：「我說不在就不在！」

「那麼，可容許在下搜一搜！」

「你太放肆了！」

「老前輩也太胆大非爲了！」

只聽見「叭！」地一聲脆響——謝魁握碎了一個核桃！——顯然他內心氣到了極點！

「小夥子！」謝魁一對杏仁眼珠子，一瞬不瞬的注視着他，怒聲道：「你的功夫不錯……」

「老前輩誇獎！」

「只是你可不是愚叔我的對手！」

「我並沒稱呼你是我的叔叔！你也不必自謙！」

「嘿嘿……」謝魁把握着碎核桃的那隻手合向另一隻手，兩隻手用力一搓，張開口，就嘴一吹，「呼！」的一聲，揚起來一片粉末。

雖然是一手小把戲，可是內行如岳金鱗者看在眼中，心裏不禁暗吃一驚，很顯明的，這個謝魁身上有紮實的功夫，多半是內家掌上功夫。

岳金鱗心裏雖然一驚，但是他識者不懼，却也不會被對方這手功夫就嚇回去！

「老前輩錢大勢大，應該本諸一個練武者的教條，多做些有益人羣的善事，這類有損德譽的事，實在不宜再爲！」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目注着謝魁，正待進一步點穿他的醜形，謝魁却冷冷一笑，插口道：「岳金鱗，你眞的要跟我作對？」

「這要看你怎麼個想法了！」岳金鱗冷笑着道：「你與桑二紘狼狽爲奸，上下串通的鬼伎倆，瞞得過別人，却是瞞不過我！」

「胡說！」謝魁一驚道：「桑二紘編排了我些什麼？」

「他什麼也用不着編排！」岳金鱗往前走一步，道：「你們串通好，謀殺鐵海棠的案子犯了。」

「你……放狗屁！」

「你聽狗屁！」岳金鱗一點虧也不吃的道：「洛陽警署的馬督察也險些喪命在你手裏，你販毒走私，迫良逼姦，你殺人放火，天下的壞事都讓你一個人幹完！」

謝魁大吼一聲：「給我拿下來——」

身子向後面一抽，左側的馬二首先撲了上去，這傢伙手上早已執着一截短鐵棍，身子一撲上來，呼呼呼一連就是四下子！

四棍都走了空招！

他的第五棍還沒有打下來，岳金鱗施展了一個旋風腿，「卜！」的一脚，正好踢在了他的手腕子上，直把他手裏的短棍踢飛出手。「噗通！」落向水面！

馬二一驚，抖擻精神的撲上來，施出全身解數，連連向着岳金鱗進招，只聽得「砰砰叭叭」一陣子拳脚交接之聲。岳金鱗只是施展着封手，甚至於站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就把馬二凌厲的一套拳脚封殺乾淨。

驀地，一旁觀望的謝魁高叱一聲道：

「退——」

他雖然看出了不妙，出聲示警。却也慢了一步！

只聽見「砰！」的一聲，第一拳搥在了馬二前胸。馬二的身子被打得跳起了三尺，整個的躺了下來。

在同一個時間裏，岳金鱗竄身而進，馬二方自爬起一半，已吃岳金鱗當胸一把抓起，緊接着第二拳、三拳、四拳，密如貫珠的擊中在他全身各處。

眼看着馬二滿臉爆開了大片的血花，他的手一鬆，馬二噗通倒下來，八成是一命歸陰，再也爬不起來了！

只不過三四拳，就活生生的打死了一個人，即令自炫武功了得的謝魁，看在眼睛裏，也由不住爲之戰胆心驚！

另一面的周同，看在眼睛裏兩隻手往小腿肚子上各一探手，已拔出了一對小囊子！

這種俗稱「手插子」七首，每一支都約有尺把長，窄細的刀鋒，畧畧呈弧度而微有彎曲，一經入肉，眞能把人腸子給勾出來！端的是厲害無比！

周同兩把手插子一經拔出，只見他兩隻手彎子向後一挫，倏地折了個凌空的觔斗，人已到了岳金鱗面前！

這小子大概看出來岳金鱗不是好惹的，心裏一上來就存下了三分的仔細——

是以在他身子剛一躍起的當兒，兩七首亦同時向上翻出去——「哧——」刀光一閃，岳金鱗向後一個踉蹌。

周同這一手「環手遞刀」還眞不含糊，岳金鱗錯在一時大意！

只聽得「哧！哧！」兩聲，兩口刀的刀尖，已在他兩處肩窩上，留下了鮮紅的兩道刀痕！

周同一招得手，「呼！呼！呼！」一連又遞出了三刀，刀刀奇險，可惜的是一刀也沒有傷着了對方。

鮮紅的血，像是兩條赤鍊蛇般的由岳金鱗兩肩處淌了下來！

周同赤紅着一雙眼，狠玩着他手裏的一對短刀——

就在一個狠命的「推」的勢子裏，兩口刀的刀鋒，交叉的架在了岳金鱗的頦頸之上，不幸的是岳金鱗的一雙手也交叉的抓着了他的一雙手——

一旁的謝魁臉上大爲緊張！

他的一隻手，卽時的探進腰間，食指一挑，已把一支大號左輪手槍，握到了手裏——

可是斜刺裏飛來的一口刀，却是又快又準，「噹！」的一聲斜穿着左輪槍的扣鐶上，一逕的飛出了數丈以外，落向江水之內！

謝魁突然抬頭，目光所及，正是極刺目的一刹那——

周同手中的另一口七首，正自深深的刺入自己的咽喉之內——他不得不這麼做，因爲岳金鱗的一隻手强迫着他非刺向自己不可！

——他的屍身，連同着閃亮的刀身，大股的鮮血，慢慢的向下萎縮着。

這時候，岳金鱗却把他凌人而含有殺機的一雙眸子，轉向謝魁！

兩個人對看着——

各人脚下都移開了一些，只是，雙方都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誰也不讓誰欺進一些！

船身在波浪裏微有起伏，兩個人的身子就像釘在艙面上一般的結實！

——！一艘木舟，在老少二人的力搖之下，快速的向着小火輪接近過來！

站在船頭上的那個瘦長漢子，顯然就是那位漢陽警署當差的馬步超！

他身後尙跟隨着四名武裝警察，就在木船一接近小火輪的片刻，一羣人已迅速的循着船上搭下的軟梯，爬上了大船！

馬步超指揮着四名警察，相繼向艙內奔進！凡是這條船上的人，一個不能少，都要扣押起來！他自己却緩緩的向着謝、岳二人身邊走過去！

謝魁大吃一聲，怒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麼來的？」

「姓謝的，你的案子犯了！跟我往局子裏去一趟吧！」

「你是誰？」

「你會不認識我？」馬步超冷冷一笑，臉上現出了怒容，冷冷的道：「承蒙手下留情，得逃活命，在下在你漢陽警署當差，姓馬！」

「馬步超——」謝魁脫口說出，這時深悔失言。

馬步超抱拳一笑，道：「正是在下！姓謝的，你一連串的命案都抓在我手裏，這次你害我不成，你死定了！」

「放屁！」謝魁挺了一下肚子，怒聲道：「你有什麼證據？」

「證據？」馬步超冷冷一笑道：「春家班的桑二紘。還有你府上的花匠小黃，把你的一切罪狀都招了！」

謝魁臉色一陣子發青，怒聲道：「桑二紘血口噴人……小黃他又知道個屁？」

「他是什麼也不知道，不過經過他的手，却爲你先後埋過兩具屍體——」

「……」

「屍體已經挖出來了！」馬步超冷笑着道：「一具是乾德門的，還有一具却是府上的女管家曼嫂的，局子裏正要聽你的解釋！」

謝魁臉上一陣子變色，忽然大吼一聲，向着馬步超身前撲了過去，同時間擧拳就打！

一連兩拳，俱爲馬步超封住——

馬步超雖然封架住他的拳，却因重傷新愈，體力不足的緣故，足下向後踉蹌不已，現出很吃力的樣子。

謝魁再出第三拳，馬步超右臂一擋，身子益加的搖幌不已——

看到此，岳金鱗上前一步，冷笑道：「姓謝的，我們是有約在先，你不要亂了規矩！」

說時出勾手，向下一搭，已搭在了謝魁的肩上，向外一旋手，謝魁身子不由自主的打了個旋兒，一下子旋了出去。

可是姓謝的究竟不同於一般身手，只見他倒下的身子，在地面上一個旋轉，已迅速的躍起！

就見他雙手向外一分，只聽得骨節上一串子密响之聲，謝老頭一時情急之下，竟然施展出當年不曾示人的一套「東風快拳」！

他眸子裏含着無比的怒火，赤紅的臉上帶出少見的猙獰表情，不停的發着「桀桀」怪笑之聲。

岳金鱗却也不敢怠慢，在他反身凝睇的當兒，兩隻手向胸前一抱，已拉開了「琵琶手」這門武林罕見武功的架式！

謝魁和馬步超，兩個人都可稱得上是當今國術界上的高手，見識也不謂不廣，可是對於岳金鱗所施展的這種正宗「琵琶手」武功，却是只聽言傳，還是第一次眼見。

却只見岳金鱗環抱當胸的一雙手掌，旋踵之間，却如同扇面般的向外展開來！

像是武當的「醜八仙」，又類似少林的「迷踪步」，總之，看上去有一種說不出的朦朧之感！

在一片朦朧霧影裏，岳金鱗已然投身而近！謝魁大吼一聲，首先出拳！他這一套「東風拳」，昔日絕少施展，但是每一施展，必能奏功，可謂之從來不曾失過手，可是今天顯然有些失常！

但只見兩個糾纏着的人影，在不算寬敞的甲板上時進又退，拳風呼呼，人影重重！這一陣子鏖戰，足足交手了有一刻鐘之久！

岳金鱗這一活動，兩肩上刀傷，固是鮮血淋漓，反觀謝魁却也是氣力不濟，喘成了一片，全身汗下，腦門上像是開鍋的蒸籠一般，蒸騰着一團霧氣！

看看謝魁的一套「東風拳」已近尾聲，仍未能傷着岳金鱗一根毫髮！

猛然間，岳金鱗的一隻手兜在了謝魁的前胸上——

謝魁神色一變，像是負傷不輕，他還來不及抽招換勢，岳金鱗的一式鐵琵琶手，重若千鈞的已揮打在他背脊樑上！

「砰！」的一聲大响，有如一記千斤棍，謝魁痛呼一聲，頓時倒在了地上，由於下沉的勢子過份猛烈，竟然把他兩排前齒全數碰落在地，血沫噴濺得滿地都是。

謝魁掙扎着想爬起來，却是無論如何也力不從心，再者，他背脊被岳金鱗鐵琵琶手重擊一下子，已然折斷，謝魁尙不知曉。這時他意欲站起，彎身之際，觸動了傷處，禁不住狼也似的發出了一聲慘叫，全身一陣子抽動，頓時痛昏了過去！

一旁的馬步超見狀，看着岳金鱗冷冷一笑，說道：「余兄弟，好功夫，佩服！佩服！」

岳金鱗心中一動，因爲對方明明已經知道自己的眞實身份，何以在此要緊關頭，反以訛名稱呼？

他心中一驚，目注對方，正不知對方是何居心，却見兩名警察已跑過來。

馬步超指着地上的謝魁，道：「姓謝的在這裏，把他給鎖起來帶下去！」

然後他微微一笑，向着岳金鱗抱拳道：「余老弟，這一次多虧你事先帮忙，要不然這干人犯早已逃之夭夭。將來論功頒獎，少不了兄弟你的一份！」

岳金鱗又是一怔，望着他正不知如何是好，却只見四名武裝警員，已押解着十數名船上工作人員一一步上木舟！

却見一名警員走近，向着馬步超行了個禮道：「報告督察，船艙裏還有個姓春的女人，自稱是春家班唱戲的那個春雪紅。好像是被謝魁綁上來的，請示發落！」

馬步超微微點頭道：「她說的不錯，這件事由我處理，你們下去吧！」

那名警員行禮退下之後，馬步超才向着岳金鱗一笑，說道：「這件事，我想就有勞余老弟你了，愚兄公務在身，暫時失陪了！」

說罷抱拳欲退！

岳金鱗實在蹩不住這個悶葫蘆，當時上前一步，道：「姓馬的，用不着給我鬧這一手鬼吹燈，我就是岳金鱗，你就公事公辦吧！」

馬步超冷冷一笑，回過頭來，說道：「岳金鱗已畏罪自殺，那件案子就可以了啦！你又何必硬充什麼好漢，是不是！兄弟？」

邊說邊自向着岳金鱗擠了一下眼睛，逕自攀梯自去——却剩下岳金鱗已驚又喜的站在甲板上只有發楞的份兒！（續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編者·

民初遊俠傳

朱 羽·文
盧 令·圖

曉山風雲（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譚道要求白玉樓，可否將約晤馬正風算賬的日期押後一天，俾馬正風能够完成爲民族，爲正義的艱巨工作，白玉樓堅決拒絕，因他認爲馬正風絕對無法與武瑤軍的爪牙頡頏，他要的是活的馬正風，不是他的屍體，譚道無奈，只好嚴厲警告白玉樓不可傷害到馬正風的兒女，便怏怏而去，馬巧妞聽到革命軍的策反首領已自北洋軍的監牢被救了出來，因恐那首領會來曉山會晤馬正風，萬一爲武瑤軍密探所知，後果不堪設想，勸馬正風立即搬家，馬恐引起他人懷疑，巧妞說可藉牲口被人殺害爲理由而搬——

＊＊＊＊＊＊＊＊＊＊＊＊＊＊＊＊＊＊＊＊＊＊＊

爲國家民族　捨私怨情仇

馬正風臉上的開朗神色就好像是冬日的陽光，很快地又被濃密的烏雲遮蔽。他聳起了眉頭，憂心忡忡地道：「巧妞！別太樂。妳的秦叔叔只怕再也回不到曉山鎭上來了。」

「爹！」馬巧妞不禁失聲驚呼：「你怎麼說這種話呢？」

「唉！」馬正風連連地搖頭嘆息。「妳太不了解人心的險惡啦！張團長的衞隊幹麼要將妳的秦叔叔從大牢裏劫出去？無非是想殺人滅口，死無對證。如今弄巧成拙，張團長反而未經審問就槍斃了，那批張團長的心腹死黨一定會拿妳的秦叔叔出氣。他那裏還活得成？唉！能落個全屍就算不錯啦！」

馬巧妞面色發白，啞口無言，她的美夢，她的計劃，以及她想爭取表現的機會，就在這一瞬息間完全幻滅了。

她有氣無力地道：「那麼，我們也不必搬到別家客棧去？」

「不必啦！一動不如一靜。」

「爹！我想去躺一會兒，突然覺得好累。」

「巧妞！」馬正風撫着她那柔軟的頭髮，慈祥地道：「別洩氣！明兒夜裏還有重要的活兒幹，爹還需要妳帮手呢！」

「爹！」馬巧妞笑了，慘淡而畧帶勉强地笑。「我會盡力的。我真的變成大人了，即使你不在跟前，我也會幹得很好。」

「行啦！」馬正風滿佈皺紋的面孔上綻開了燦爛的笑容。「有妳這一句話，我今兒夜裏一定會睡得十分舒泰的。」

馬巧妞撲進了她父親的懷裏，喉間像是被甚麼東西卡住了，淚水如泉湧般奪眶而出，很快地就浸濕了馬正風的衣裳。

× × ×

好久沒有調脂弄粉，小桃紅面對粧鏡時不禁有些茫然，脂太濃，粉太厚，黛眉描得兩邊不對稱，那一頭煩惱絲是怎麼梳也梳不順。乾脆一盆水洗掉重來。重來，她已沒有那種興緻了。

面色是蒼白的，眼囊浮現了黑青，咀唇畧顯乾焦，面頰上不知道甚麼時候還生了幾個小黑點。瞧着生氣，小桃紅像一陣風似地捲離了粧台，和衣躺上了床榻。

一根烟捲兒，燃出了滿室迷霧，她又將自己沉入幻夢之中。

幻夢是美妙的，是無限制的，她想得到甚麼，她就擁有甚麼，甚麼人也奪不去。然而她的後腦却隱約地觸覺到枕頭下那個硬東西，那支殺人的槍告訴她幻夢並不存在，她是活在一個殘酷的現實裏。

篤篤篤！窗戶上有人輕敲。

「誰？」她霍地從床上翻身而起。

「老相好！」窗外的人低聲回答。

小桃紅生張熟魏，朝秦暮楚，接觸過不少男人，却沒有一個老相好，也沒有誰够資格作他的老相好。

那聲音有點熟，印象却不深，使她無法估透這人是誰。有一點她却非常明白——這人不走大門，却翻後院敲窗戶，可不太尋常。她先瞧瞧門，門得牢牢的，這才打開了窗戶。

一個人越窗跳了進來，落地輕巧無聲，頭上一頂范陽帽壓得低低的，待小桃紅關好窗戶之後，那人才以一根指頭將帽子頂了起來。那張面孔有些憔悴，眼睛裏也畧顯疲態。但是小桃紅却一眼認了出來，是秦子豪。

「你？」小桃紅吃驚地退後了一步。

「嚇着妳了？」秦子豪和善地問。

「我昨天分明看見你被徐成龍帶走了……」

「哦！難怪妳吃了一驚。」秦子豪找張櫈子坐了下來，兩腿伸得直直的，看來，他似乎非常疲累。「放心！我是人，不是鬼。徐成龍將我關進了大牢，本來該直着走進去，橫着抬出來的，

結果却不是那麼回事。……唆！麻煩妳給我倒杯茶。」

「行！」小桃紅摸摸茶壺。「涼啦！我喚店家沖點熱的來。」

「別費事，」秦子豪連忙阻止她。「涼的也湊合，只要能解渴就行。」

小桃紅也不爲他倒茶了，乾脆將茶壺，茶杯交到秦子豪的手裏。

秦子豪一連乾了三杯涼茶，滿足地吁着長氣。

小桃紅疑惑地問道：「你說徐成龍將你關進了大牢？」

「沒錯……」

「那麼，你可見着三白了？」

「別急，我就是爲這樁事來的。」秦子豪又倒了一杯涼茶，慢慢地喝，顯然是在拖延時間。

小桃紅察顏觀色，心頭不禁一涼，語氣不由自主地冷了下來：「大概是帶來了壞消息。別耗時間，直截了當地說吧！」

「小桃紅！妳教我怎麼說呢？」秦子豪婉轉地透露。「我看得出，妳忍辱偷生，就是爲了那個希望，如今，那個希望一旦……」

「是不是三白死了？」小桃紅的語氣森冷迫人，神情更是猙獰可怖，一刹那間，竟然變了另一副模樣。

秦子豪不敢正視那張面孔，也可以說是不忍看那副絕望痛苦的神色。他背轉身子，輕應着：「嗯！死了！」

根據秦子豪的想像，小桃紅會衝過來，撕打，吼叫，暴跳，痛哭……却想不到她是異常的平靜，只是輕淡地問了一句：

「多少日子的事？」

「好幾個月了。」

「好幾個月了？」小桃紅的聲音畧微提高了一些。

「嗯！販毒，死罪，幾個同夥一起上了法場。三白拉一手好胡琴，經常給徐成龍吊嗓，姓徐的賞了他一副薄皮，比起那些草蓆裹屍的同夥算是好命了。」

小桃紅許久沒有出聲，只是狠狠地吸着烟，烟蒂快要燒到她的手，而她却毫不自覺，突來的悲慟，似乎已經使她麻木。秦子豪看看不忍，伸手將她指縫間的烟蒂拿了下來。

然而小桃紅又點起了另一支烟，她妄圖以香烟來刺激她麻木的神經，其實却使她更有迷醉的感覺，在烟霧迷漫中隱約出現的那張臉顯得格外憔悴。秦子豪不想再停留下去，說了一聲：「我走了。」

「你到曉山來是很危險的，是不是？來了就該多坐一會兒，多聊聊，怎麼就走了呢？」小桃紅說話的聲音嗲聲嗲氣，那種硬裝出來的嬌媚勁兒，讓人聽了格外的不受用。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妳托了我，我得給妳答覆。」秦子豪說到這裏，連連冷笑了幾聲：「嘿嘿……曉山鎭上只不過埋伏了幾個北洋軍的鷹爪子，就是龍潭虎穴，我也要闖的。」

「你眞是個漢子！」小桃紅挑起了大姆指，紅紅的指甲已經被烟油薰黃了。「比起我們的三白，眞不知道强了多少，販賣鴉片，賺坑人錢，到頭來還不是害了自己？……對了！你替我打探三白的消息是有條件的。說吧！現在要我怎麼辦？」

秦子豪有氣無力地道：「甚麼都不需要了……小桃紅！妳好像很累，臉色很難看呢！好好睡一覺，三白已經死了，妳還活着，而且妳還要活好多好多年，這樣糟蹋自己是不行的啊！」

「別老是將話題套在我頭上，」小桃紅嬌媚地笑了，現在，她的笑容已經非常自然了。畢竟她是在風塵中打過滾的人，能够很快地將悲慟與不快收藏起來。「說說譚道，你不是說……？」

不等她說完，秦子豪就連連地揮着手道：「我方才就說過，一切都不需要了。妳現在要作的，就是如何爲自己打算，如果妳到曉山來，是爲了三白，那麼，現在該走了，走得愈快愈好。」

「不！」她用力地搖搖頭。「我還不能走。」

「這裏還有甚麼值得妳留戀的？」

「我要找機會報恩。」

「報恩？妳欠了誰的恩情？」

「徐成龍。」

「他？妳欠他的恩情？」

「嗯！他畢竟送了三白一床蘆蓆，在他來說，已是天大的仁慈，怎能不報？」

秦子豪凝視着那張變化無常的粉臉，緩緩地道：「小桃紅，妳不要作傻事。」

小桃紅輕巧地笑道：「我已經作了許多年的傻事，現在再也不會傻了。對了！我還沒有請教你貴姓，妳能告訴我嗎？」

「我姓秦……」

「秦先生！我也欠你的情，說吧！我能爲你作甚麼？我一定要爲你作一件事，那樣我才會安心。而且我也看得出，你現在很需要別人幫忙。」說到這裏，小桃紅走到秦子豪面前，拉起他的手，緊緊地用兩手握着。懇切地道：「我不是一個好女人，但是我有一顆善良的心，請相信我，不管有多麼重要的事，都可以托付我。」

「好吧！」秦子豪用另一隻手搭在她的肩頭上，緩慢地道：「妳剛才說，要報答徐成龍的恩情，那麼，是妳去找他？還是……？」

「他會來。」

「何時？」

「今天。」

「那麼，我請妳將他交給我。」

「交給你？」小桃紅吃驚地問：「爲甚麼？」

「不要問爲甚麼。妳方才說過，不管任何重要的事都可以托付妳，那麼，我就托妳這件事。」

「好……」

「從現在起，妳將後面的窗戶打開一扇，徐成龍來了之後，立刻將窗戶關攏，但不要楔上，如果他夜裏來，妳就將燭台移到窗前，妳明白了嗎？」

「明白，完全明白。只是我不明白你爲甚麼……」

「別問下去，這是爲妳，爲我，爲每一個中國人。」

小桃紅一句話也沒有說，緩緩地轉動身子，靠進了秦子豪的懷裏，多年來，她多麼渴望有這麼一個溫馨而又安穩的懷抱可以投靠，而她心裏明白：這是夢想。

× × ×

幾乎每個人都說譚道待在曉山不走，是在等待武瑤軍和徐成龍的利刀，這種話一旦聽多了，就連譚道自己也有這種想法了。那不是出於心理上的畏懼，而是由於對環境的深刻認識。不過這種險惡的情勢並不能將他迫走。當他堅定了一個信念時，是不會輕易動搖的。

然而，捱時間的滋味也挺不好受。

儘管目前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作，也值得作，而他却對任何一件事情都插不進手。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他只有作一件最無聊的事——回到客棧蒙頭大睡。

人是有思想的動物，一旦身心靜下來時，思維就開始活動。因此，譚道想蒙頭大睡的願望並沒有達到。

他想得很多，想他自己的過去，想未來，想別人，也想別人的事。最後他將思索力集中在馬正風的身上。

白玉樓一口咬定他要找的滅門血案的元兇就是馬正風，而馬正風却說他從來沒有出過關。譚道並非百分之百相信馬正風的話，而是以他的看法，馬正風作這件滅門血案的份量似乎還不够，被害人畢竟是瀋陽地面上的一霸。

譚道想到這裏，突然從床上坐了起來，他決定和馬正風詳細談一談，萬一其中有誤會……他一隻脚剛伸進鞋子裏，忙又縮了回來。因爲他想到了白玉樓的警告，更想起了他對白玉樓所作的承諾，這個時候去找馬正風密談，必然會引起白玉樓的誤會，那樣反而會將事情弄得更糟。

他們二人明天一大早要見面，若有誤會，應該會當面弄清楚的。他正要再度和衣躺下去，房門却敲響了。

他將背脊靠在床欄上，拉起被角蓋住腹部，將左手留在被子裏，右手安詳地擱在床緣。那是一副意態懶慵的神態，也是一個隨時可以拔槍出擊的戰鬥姿勢。一切妥當，他才提高了嗓門喊道：「請進，門沒有上門。」

譚道空擺了半天陣仗，進來的是范秀雲。於是他不便窩在床上了，立刻穿鞋下了地，和聲問道：「有事？」

「是爺爺教我來的，」范秀雲勾着頦子，撫弄着辮梢。「我……我不知道你在睡覺養精神。」

「沒關係，來，喝杯茶。」譚道一提茶壺，倒不出半滴水來，又忙道：「我去叫店家沖茶。」

「不用張羅了，」范秀雲連忙阻止他，粉臉兒微微一揚，又勾了下去。「爺爺說，要……要托你一樁事。」

「甚麼事快說吧！」

「爺爺說……」范秀雲似是鼓足了勇氣，才將頭兒昂了起來。「鎭上免不了一場兵災之刼，要我到舅舅家裏去避一避。我一個人上路他老人家不放心，爹派了兩個鄉勇護送，爺爺也不答應。他老人家說……說……想麻煩你送我一趟。」

「妳舅舅住在那兒？」

「石塘。」

「石塘？沒聽說過。有多遠？」

「一百七十里地。」

「一百七？」譚道不由自主地嚷叫起來，發現范秀雲驚得倒退了一步，才連忙壓低了聲音：「多早晚上路？」

「黑了天就走。」

「就算駿馬吧，也得明兒日升前才能到。那我甚麼時候才能趕回來？」

「我就知道你不會答應，」一顆眼淚滾到了范秀雲的腮邊，她抽噎地道：「其實，我也不願離開爹跟爺爺。你找爺爺去回掉吧！」

譚道一時沒有說話，他似是在思索甚麼，良久他才問道：「妳爺爺在那裏？」

「在家廟裏。」

「走！我去見見他。」

夕陽含山，晚霞將曉山塗上了一層金光，長街上的綵燈串聯成一條長長的火龍，到處都有鑼鼓聲，雖然離開迎神賽還有一個對時，然而濃郁的賽會氣氛已經瀰漫在每一個角落裏了。

范氏家廟的朱漆大門，虛掩着，譚道剛一走上台階，大門就打開了。范松站在門邊，語氣沉靜地說道：「我知道你要來的。」

譚道沒有說甚麼，一步跨進了院落。

「秀雲！妳去收拾行裝跟馬四，」范松邊說邊關上了大門。「我和譚小哥說幾句話兒。」

譚道早就打好了主意，不等范松開口，就搶着說道：「老前輩用心良苦，晚輩感激不盡……」

范松那兩隻空茫的眼瞳眨了眨，緩緩道：「小哥！我就知道這招『拋磚引玉』之計在你面前生不了效，長順偏說行。既然被你識破了，咱們就敞開來聊。小哥！老朽有責任爲你們譚家保存一脈香烟……」

「連老前輩也認爲我待在曉山早晚都免不了一死？」

「生死二字對一個行走在江湖道上的人來說，原本算不了什麼。但是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若是死在武瑤軍和徐成龍的暗算之下，那太不值得。」

「因此許多人都勸我一走了之，想不到連五爺您也有這種想法。」說到這裏，譚道語氣突然一沉：「不過，我却不能走，彭淑娥是爲何而死，五爺，您最明白，我如果在這時走，將使我的良心不安。」

「唉！」范松沉重地嘆息了一聲。「你的心境我完全明白。以你個人的安危來說，你是早些離開曉山爲妙。然而，這裏還有許多人，許多事都需要你留下來，所以老朽想出了一個兩全之策。明爲送秀雲離鎭，你在暗中半途折回，神不知，鬼不覺……」

「五爺！」譚道近乎憤怒地咆哮道：「我要保持光明磊落的行動，不想作一個偷偷摸摸的人。」

「小哥！」范松的語氣深沉有力：「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的不計生死，敢作敢爲，究竟是爲了求萬世不朽之英名？還是爲了替千千萬萬的人謀福？」

譚道楞了一楞，才低聲回答：「不用我回答，五爺應該看得很透澈。」

「不錯，我看透了你。你捨生入死，不是爲了揚名立萬，是爲了千千萬萬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同胞。既然如此，又何必堅持你的英雄主義？爲什麼不適應環境修改你作人處世的原則？什麼叫光明磊落？什麼叫偷偷摸摸？那不在於行動的表現，而在心中的一念，你可明白？」



下期預告

新穎俠情中篇連載故事：

長嘯

蕭逸・著

蕭逸君繼「拚命揚子江」後，集武俠之大成以最新姿態為本刊撰著本篇故事，內容新奇，風格獨特，故事脫俗，文筆流暢，下期起在本刊連載刊出，敬希垂注。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三：

紅綾刦

高皐・著

本故事內容描述侯門千金，仗劍走江湖，尤其是書中女主角，抱着一個小兒，在險惡江湖中，與風起雲湧的黑道惡勢力爭鬥，寫來入木三分，作者能深入透徹，用生花之妙筆，淋漓盡致，纏綿，哀感，頑艷，令你閱來血脈俱張，實撰著者之精心作品，由下期起隆重刊出，特別推荐。

譚道敬畏地恭聲說道：「五爺教訓得極是。」

范松道：「我不夠資格教訓你，說來慚愧，現在，我能活着，可以說是得自你的賞賜……」

「五爺休要如此說。」

「這是事實。在江湖道上，以怨報怨，以德報德，是千古不變的律法。令尊死在我手，縱使他有一萬條該死的罪名，他也該死於天譴，死於王法。我殺了他，我就是兇手。你千里迢迢前來找我，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應該在初三那天死在你的手裏，然而現在我還活着，這不是你的賞賜是什麼？」

「五爺，求您不要說了。」譚道的聲音充滿了痛苦。

「小哥！我們之間還有許多話沒有說清楚。誰也不知道我還能活多久，所以我們應該聊個痛快。」

「好！」譚道垂下了頭，說道：「我在聆聽。」

「我自從封刀歸隱之後，已發誓不過問人間事。是誰使我破壞了誓言？是你。」范松抬起手來指着譚道，語氣堅定有力地說下去：「從初三之後這段生命是你賜予的，我要這段生命活得更輝煌，更有意義。」

「五爺！您……」

「你聽我說，」范松揚手打斷譚道的話。「我並不希望你就此離去。對於令尊的死，我還要給你一個交代。」

「五爺！你已經交代過了。」

「那不算交代，那只是說明了一個事實。你屈服於一個『理』字，放棄了替父親報仇的念頭，但是你心中始終有抱恨的感覺，……」

「我沒有那種想法，」譚道抬起頭來，以他那清澈的目光注視着眼前的盲人。「說眞的，當我看到您的所作所為時，我甚至以我曾經有過尋仇的念頭為羞。先父死在五爺之手，而且死得很慘，但我並不恨您。我認為那是天意，老天爺借您的手謀殺了天道不赦的罪人。五爺！這是我的眞心話。」

「孩子！你太了不起了！」兩行老淚從范松那雙空茫的眼眶裏淌出來。「若是江湖中人個個如你，就永遠不會有殺戮了。孩子！你的心地純良，思想崇高，愈是這樣，我愈是應該給你一個交代。」

「不！五爺！希望不要使我的良心負担太重……」

「孩子！我們的話就在這兒打住吧！待會兒你就送秀雲離鎮，半路上你再折回來，回來後你在那兒住？如何藏掩你的行蹤，長順會給你安排的。」

譚道必恭必敬地道：「我完全聽五爺的吩咐。」

范松那隻枯槁的手摸上了譚道的臉頰，以暑顯顫抖的聲音說：「孩子！你要好好的活着，你爹過去在江湖上的名聲太壞，要靠你去為他挽回來。」

「五爺！我全明白……」譚道的聲音已經哽咽，他強忍住，沒有讓那兩行英雄淚擠出眼眶。於是，譚道就懷着滿腔熱血，為了范五爺及全鎮人的安全，就恨恨的離開曉山鎮去了。

（續完）


陰、狠、毒、辣，致使多少人喪生！
酒、色、財、氣，弄得人傾家蕩產！
名作家
馮嘉 精心傑作
經已出版
爆炸狂人
戴歷
火島明珠
馮嘉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情節緊湊．曲折
內容超凡脫俗
萬勿錯過
部部珍品
本本精華
黑社會要操縱大賽車的賽果……飛車英雄與惡勢力鬥爭，重振昔日的威風……一個美麗的少女為了復仇，不惜獻出處女之寶……情節的推展快過高速賽車，使你沒空喘氣
飛輪太保
馮嘉著
血嶺亡魂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逃亡女神
馮嘉著
新潮奇俠故事
風雨逃狠
戴歷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